

Aiyoku  
No Eustia

# 稗翼的 尤斯蒂娅

第一卷

原作: August

# 秒翼的尤斯蒂娅 第一卷

Aiyoku No Eustia

## 基本信息

原作：August

编剧：榊原拓

插图：べっかんこう

实体书文档制作：

枫音乡的来客 (bilibili)

请不要再来 (bilibili)

V1.0.0-2025.1.16

## 技术参数

成品尺寸 14.8cm×21.0cm A5

字数 224千字

版次 2025 年 1 月第 1 版

PDF 版本 1.6

页数 440

色彩模式 RGB



使用协议



发布网站



@请不要再来

NEKOBOKK

## 字体使用声明

本书/文档（含封面以及内文文件）

使用了以下字体：

OPPOSans 2.0

MiSans

宋体

思源宋体

香萃刻宋

Chillax

以上字体均为免费可商用字体。

本书/文档未使用任何付费字体或不可(免费)商用字体。

## 温馨提示

本书/文档为免费分享，仅供个人学习交流，禁止用于商业用途。

若发现商用售卖的情况，请善用举报按钮。

本书/文档全部内容均在 知识共享 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

中国大陆 (CC BY-NC-SA 3.0 CN)

许可协议 下提供。





# 目录





# 序言

悲剧往往是“不合理”的，不过，也没有这么多“不合理”可以合适地形容那临近的悲剧了。

那一天，这个城市与许多人的生命一起随大地崩塌了。

性别，年龄，人性，地位，经济力……

任何牺牲者，如沧海一粟，没有任何区别，只是发生在那一刹那的一件事，便无情地夺走了他们的生命。

为何必须得死亡？

无尽的死亡，对这个世界有意义吗？

回答是没有，死亡，即是身处此地的人们被上帝命中指定的结局，没有生的轮廓，只有汪洋般的丧失感。

这即是，被后世人称作为《大崩塌》的悲剧。

从那次灾难至今，这个城市被酸雨和销烟所笼罩。

从上至下，污染了城市的渠水、河流，不久淤塞了整个城市的生态，使之成为人间牢狱。

没有除去愈加扩大的污水的策略，生者即如囚犯，仅剩无力的喘息。

究竟得等到何时，这个城市才能迎来晴日的洗礼？



# 第一章

## 起始，命运的相逢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居七八。  
世间的万物皆被装缀着不公的色彩。  
没错，就像——  
十几年前的那一天，  
在都市的角落，同许多的生命共同消逝一般。  
没错，就像——  
从十几年前的那天起以来，  
无数的生命被那无法逃脱的污泥囚禁一样。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居七八。  
世间的万物皆被装缀着不公的色彩。  
没错，就像——  
如今，这一天。  
这些天，街道不曾下雨。  
所以，那浸湿地面的，定是那些女孩们流落的鲜血无疑。  
我蹲在充斥着铁锈味般恶臭的小巷中，悠闲地如是想着。  
耳旁再次响起象征着某个女孩子死去的声音。  
再一次——  
再一次。  
女子们被肢解成单纯的肉块。  
我任由流下的血浸满全身，屏住自己的呼吸。  
祈求自己能拥有从猎人手中逃脱的幸运。

直到刚才，我们还坐在去往娼馆的马车上。  
而这之中的某些人，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  
不，应该把“某些”换成“几乎所有”才更为恰当吧。  
恐怕，不久之后我也会变成小巷中血腥的装饰品。  
我是为了得到这种死法，才辛苦苟活至今的吗？  
来个人告诉我啊——  
谁都好。  
来人啊！！

少女：「呃……？！」  
漆黑的物体充斥了我的整个视野。  
我很快意识到，那是只很大的脚。  
必须要出声求救。  
可是，耳中却只能听到自己的牙关不停交战的声音。  
我是如此的无助。  
逃跑也好，道歉也罢。  
就连抬头看一眼将要杀掉我的人的面孔都做不到。  
少女：「……被杀」  
会被杀。  
会被杀！！  
来自内心深处的冰冷预感，渐渐地在体内蔓延开来。  
少女：「不，不要……」  
浮游都市，《诺瓦斯·艾蒂尔》。



《特别受灾地区》——

通称，《牢狱》。

是被险峻的峭壁环绕，与世隔绝的，都市的最底部。

年轻人：「放开我！」

年轻人：「我只是在帮那个女人而已！」

年轻人：「你们没听到吗？！」

年轻人：「她是受骗才会被卖到娼馆来的」

年轻人：「用肮脏的手段把钱借给她父母的，就是你们这些家伙吧？！」

年轻人：「给我说些什么啊」

男人声嘶力竭地叫着。

作为对他的回应，我在他身上把麻绳又缠了一圈。

真有精神啊。

明明被抓前还只能害怕地颤抖，在被抓的现在就又喧闹起来了。

再怎么说明，这也是个想和娼妇私奔的男人啊……

嘛，那种事怎么都好。

凯伊姆：「这些话等到了娼馆再说吧」

正在桌旁整理账簿的奥兹停下手头的工作，抬起头向我看来。

奥兹：「这不是凯伊姆先生吗，辛苦了」

奥兹：「委托已经完成了吗？」

凯伊姆：「啊啊，是这家伙没错吧」

奥兹用只要接触到就能杀人般的眼神在男人脸上扫过。

奥兹：「没错，就是这个人」

凯伊姆：「是么」

我把男人交给了奥兹。

这样委托就完成了。

毫无新意，司空见惯的委托。

年轻人：「你，你们要对我做什么」

奥兹：「……」

奥兹用一个眼神，就让男人闭上了嘴。

然后，向我这边转过身来。

奥兹：「抱歉啊，总是麻烦你去做这些无聊的事」

奥兹：「都怪我们这边的年轻人太没用」

凯伊姆：「客套话就免了」



奥兹：「这还真是失礼了」

奥兹：「喂，来个人」

很快，一个手下便应声就从娼馆内部走出。

光头男人：「是」

奥兹：「凯伊姆先生做完工作回来了」

光头男人：「是，是，那个……」

奥兹：「我是要你拿些酒来，这个蠢材！」

奥兹扔出的烟灰缸砸中了手下的额头。

鲜血四溅。

凯伊姆：「不用这么麻烦」

凯伊姆：「我接下来要去《菲诺列塔》」

奥兹：「喔唷」

奥兹：「既然如此，我就不留您在这里喝难饮的劣质酒了」

奥兹斜眼看着正捂住额头呻吟的手下，轻描淡写地说道。

凯伊姆：「用这些钱去买药」

我将几枚铜币扔在那个手下的身前。

奥兹：「凯伊姆先生，不用对他们这么好」

凯伊姆：「无妨」

凯伊姆：「话说回来，那个要落跑的女人呢？」

奥兹：「我把她交给那些年轻人了，现在应该正在体会人生的严苛吧」

奥兹：「正好，趁此机会凯伊姆先生也来享受一番如何？」

奥兹脸上露出阴惨的笑容。

这个男人虽说很优秀，但也有这种施虐的嗜好。

年轻人：「你，你们这些家伙，要对她做什么？！」

沉默的男人触电般猛地开口说道。

奥兹给了他一拳。

一击即倒。

奥兹毫不留情地向男人的脸上踩去。

年轻人：「咕……呃咳……」

折断的牙齿伴着血泡被吐出。

这份白色在鲜红色的液体中格外显眼。

年轻人：「你们以为做出这种事……卫兵会坐视不理吗……」

奥兹：「啊啊，不会坐视不理的」

奥兹：「应该会拿出你的钱包，和我们商量该如何来瓜分吧」

年轻人：「那，那种事……」

这在牢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奥兹：「怎么，头一回来牢狱么？」

男人点了点头。

奥兹：「为了被骗的女人而来到牢狱，真是个规矩人啊」

奥兹：「……前提是，被骗的人不是你」

年轻人：「你说……我被骗了？」

年轻人：「那，那是怎么回事？！」

奥兹：「不用急，今天晚上会好好告诉你的」

奥兹抓起男人的脸。

为引诱客人的怜悯之心而装纯，是娼妇的惯用手段。

双亲被骗而借钱，结果作为抵押而将自己卖到这里，这是典型的说法。

如果只是头脑发热而成为常客也就罢了，这次的男人热血过头，居然想出了要带女人私奔的计划。

虽然女人半开玩笑地予以拒绝，但不知天高地厚的这家伙还是拉着她逃跑了。

不过，想要逃脱追击本来就是不可能的任务。

但即便如此，这种事情还是会一再的出现。

说谎的女人和被骗的男人。

在娼馆街，这是令人看到生厌的日常的风景。

凯伊姆：「我要走了」

奥兹：「好的，下次再麻烦您」

奥兹：「之后吉克先生会将谢礼交给您的」

凯伊姆：「啊啊」

我背向奥兹走出娼馆。

虽说是已经做惯了的工作，但托从一大早就开始搜索的福，喉咙还是相当的渴。

去菲诺列塔来一杯吧。

菲诺列塔是建在娼馆街入口附近的酒馆。

也是我除了在自己家以外，呆的时间最多的地方。

店长是梅尔特。

曾经是娼馆街最有人气的娼妇，被赎身后成为了酒馆的主人。

凯伊姆：「……？」

从远方传来微弱的歌声。

是关所广场的方向。

对了。

今天有觐见圣女的仪式。

当代的圣女伊莲——

俗称《盲眼之圣女》，据说即使在历代的圣女中，人气也是数一数二的。

广场上的人估计相当多吧。

虽然我也想去看看她长什么样，不过要在人潮中挤来挤去就免了。

还是老老实实地去菲诺列塔喝烧酒吧。

正当我这样想着的时候，一个身影自小巷的那头走来。

凯伊姆：「艾莉斯」

艾莉斯：「啊，凯伊姆」

一路小跑着跑了过来。

艾莉斯：「正好，我还想要去找你呢」

艾莉斯：「没想到凯伊姆会主动出现……这是命运吗？」

凯伊姆：「显然不是吧」

艾莉斯：「啊，是么」

艾莉斯挑了挑整齐的双眉，微微地哼了一声。

虽然是个相当引人注目的美人，但她这个将亲切二字丢入无底深渊的性  
格，为自己扣了不少的分。

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那潭水般的双瞳。

在漆黑的瞳孔中，完全看不出感情的波动。

艾莉斯：「喜欢我的眼睛吗？」

艾莉斯：「如果想要的话就给你吧？」

凯伊姆：「用不着」

艾莉斯：「啊啦，可惜」

艾莉斯带着不知是开玩笑还是认真的表情说道。

凯伊姆：「那么，找我有什么事」

艾莉斯：「梅尔特的钱好像被偷了」

凯伊姆：「钱被偷了？都几岁了还这么没用」

艾莉斯：「不要对我说啊」

凯伊姆：「那家伙，该不会说要让我去抓那个小偷吧？」

艾莉斯：「就是这样」

凯伊姆：「笨蛋吗」

在牢狱里，小偷的数量和星星一样多。

而且也没有证据，没有比这个更麻烦的工作了。

凯伊姆：「如果是小钱的话，就当做是买个教训吧」

艾莉斯：「说起来，被盗的是这个月的上纳金」

凯伊姆：「你说什么？」

艾莉斯：「用这些钱买教训，也太过奢侈了呢」

《不蚀金锁》的上纳金数额非常庞大。

说到底，不缴纳上纳金的店会变得很不妙。

凯伊姆：「知道了，我去找」

凯伊姆：「小偷的特征呢？」

艾莉斯：「男孩子」

艾莉斯：「……而且，背后有翅膀」

艾莉斯：「虽然姑且是藏在身后，但是仔细观察的话是很明显的」

凯伊姆：「羽化病吗」

《羽化病》就是患上这种病的人的通称。

说是感染者的背后会长上翅膀，不久后便会迎来死亡。

为了防止感染人数的扩大，国家在约10年前设立了《防疫局》——通称《羽狩》。

他们的工作就是将患者保护并送入称为治愈院的隔离设施。

羽化病是相当的难治之症，从没听说过有人能痊愈归来。

凯伊姆：「和羽狩竞争啊」

艾莉斯：「那些人可是毫不留情的，所以即使是为了那个孩子，也要赶快抓到他」

被《羽狩》看到的话，那个孩子在被保护起来的同时，钱也就会被揣进他们的腰包了。

单是偷了东西被抓起来就够麻烦了，这下子就更是烦上加烦。

凯伊姆：「注意到他逃窜的方向了吗？」

艾莉斯：「广场那边」

艾莉斯：「虽然刚才《不蚀金锁》的人去追了，不过多半是……」

凯伊姆：「偏偏还是广场吗」

艾莉斯：「今天是觐见圣女大人的日子」

凯伊姆：「我知道」

凯伊姆：「尽量找找看就好」

没想到，会因为这样的展开而看到圣女的模样啊……

我向广场跑去。

路上满满的都是行人。

多到让人难以跑起来的程度。

广场那边肯定会更加拥挤吧。

不蚀金锁成员：「凯伊姆先生，凯伊姆先生」

一个男人叫住了我。

是曾经见过的《不蚀金锁》的人。

不蚀金锁成员：「您已经和艾莉斯大夫见过面了吗？」

凯伊姆：「啊啊，所以才会追过来的」

凯伊姆：「看到小偷了吗？」

不蚀金锁成员：「没有，他向广场那边逃了过去，今天这么拥挤，我们也只能放弃了」

不蚀金锁成员：「不过，我也只是刚好在店里所以才追了过去，并不是受人所托」

不蚀金锁成员：「我已经准备撤退了」

不蚀金锁成员：「凯伊姆先生还要继续追吗？」

凯伊姆：「啊啊」

做完情报交换之后，我和男人道别。

凯伊姆：「和我想的一样啊……」

在牢狱中最大的广场上，聚集着看不到尽头的人群。

就算是来参见圣女祈祷，这人数也太多了点吧。

自然，我也找不到逃跑的孩子。

是混杂到人群中了吧。

如果已经从广场上脱身了的话，就更难发现了。

只好赌他还在这里了。

我先移动到了一个视野良好的地方。

从这里，一眼就可以看到人群的变化。

广场开始沸腾起来。

抬头望去，原来是在天台之上出现了一个人影。

但是，与周围的期待不同，现身的是一名中年的神官。

骂声四溢。

神官则是笑着摆正衣领。

神官：「从现在开始，举行谒见的仪式」

神官：「在参见那位大人之前，我希望牢狱的诸位再次思考这个《诺瓦斯·艾蒂尔》存在的意义……」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是无聊的套话。

对于每个活下来的人来说，这都是段不堪回首的过去。

这个世界，是在很久以前由神派遣的天使所创造的。

藉由天使的帮助，人类获得了伟大的繁荣。

如果人类怀揣着感谢之心向神祈祷奉献也就罢了，但将这份恩赐忘却的他们触怒了神灵，使得天使被召回天界。

结果，世界便被混沌的洪流所吞噬。

无数生命的消逝，让余下的人们幡然醒悟，他们请虔诚的圣女向神祈求宽恕。

而作为祈求的回应，神让一个都市浮于上空而被拯救。

那就是这里，《诺瓦斯·艾蒂尔》。

神官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把这几句话说完。

神官：「初代圣女伊莲大人，便是用这崇高的祈祷之力，令《诺瓦斯·艾蒂尔》浮在空中，拯救了我们的祖先」

大叔越说越带劲。

神官：「这之后的几百年来，传承了初代大人力量的历代圣女伊莲大人，让这里留在了空中」

神官：「这座都市是被圣女大人守护的人类最后的圣域，而我们则是被选召的虔诚的信徒」

神官：「感谢圣女伊莲大人，同时，向她献上祈祷！」

华丽的吹奏乐响起。

寂静在原本充斥着喧闹的广场中扩散开来。

在人群视线的焦点处，

代替走下的神官，四名卫兵出现在天台。

他们用一丝不苟的动作走成两列，向天台两端移动。

所有人都屏气凝神，凝视着卫兵们无趣的动作。

广场上一片寂静。

耳中所响起的，唯有鹰击长空之声。

不久，(圣女)就要出现了。

这个令街道漂浮，能让与信仰相距最远的牢狱的人们沉默的存在，就将出现在我们面前。

正当我紧张地咽下唾液之时，

在漆黑的天台深处，闪起了一道光芒。

光芒渐渐地变亮，让我看到了它的出处——身着一身纯白的圣服的少女。

不，光芒并不只是来自于圣服。

少女的每一寸肌肤，头发，甚至她本身的存在，都缠绕着一层清澈的白光。

——那就是，

——第 29 代，圣女伊莲。

《盲眼之圣女》，出现在阳光之下。

光的颗粒散落在随风摇曳的秀发上。

没有掩藏在圣服之下的肩膀与胳膊，透明清澈宛若非人一般。

微带羞怯的紧闭的双眸下，是那最高级的雕刻师以生命为代价镌刻出的容颜。

在这个充斥着色欲与贪婪的牢狱中，她实在太耀眼了。

圣女微微地吸了一口气。

圣女：「不忘感谢与祈祷，神才会拯救我们」

圣女：「与我一起，向神虔诚地祈祷吧」

广场上欢声雷动。

圣女没有回应喧嚣的人声，而是静静地合上双眼面向广场。





虽然感觉有些冷淡，但总比像个傻瓜似的笑着向这群人挥手要强。

她掌握着这条街道，还有在这条街上生活的人的命运。

比起揽得人气，她更想要为了街道的继续存在而献出全力。

也是为了不让《大崩落》的惨剧再度发生。

十几年前的那场悲剧。

虽然在我脑海中的记忆已经相当模糊，但哪怕只是稍有触及，不快的感觉都会在胸口蔓延开……

凯伊姆：「……」

这时我才想起，现在不是我在这里看圣女的时候。

女声：「———嗯？！」

一个异样的声音混在了欢声之中。

围观的女人：「羽，羽化病人？！」

围观的中年人：「喂，谁去叫下羽狩」

人群中，突然裂开了一个圆形的空白地带。

身处圆圈中心的是一名少年。

这就是那个小偷吗。

惊慌的观众：「你这家伙不要靠近我，要是传染了可怎么办」

粗鲁的观众：「你这小鬼赶快滚开」

环视周围，短暂的发呆后，察觉到当前事态的少年立刻跑开了。

穿过前行的人群，消失在街道的阴影中。

凯伊姆：「接下来」

我也该干活了。

我将少年的特征印在眼里，然后追了上去。

能够这么早就发现他，真是相当的幸运。

应该和圣女干上一杯呐。

我一边奔跑，一边向天台望去，心中暗暗地吟诵着祈祷的话语。

圣女：「发生什么事了？看上去似乎很嘈杂」

随从：「似乎是某个人逃跑了……具体的我也不是很清楚」

神官：「圣女大人，继续待在天台上可能会出事，请您先回到室内吧」

圣女：「不用在意我，比起那个，我更关心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神官：「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

圣女：「……是吗」

正当圣女的脸上露出失望神色的时候，一个男人在她身后深深地行了个

礼。

男：「恕我僭越，请准许我说明状况」

男：「在来觐见的人群中出现了《羽化病》的患者」

男：「围观的群众因而产生了骚动」

男：「现在，《防疫局》已经派遣了部队。我想不久之后，他们就会安静下来了」

男人沉稳地说道。

声音处处透露出理性，便是这样冷静的声音。

圣女：「羽化病……」

男：「怎么了？」

圣女：「没什么」

圣女：「辛苦了，你的名字是？」

男：「属下是在防疫局任职的，鲁基乌斯·迪斯·米利尤」

鲁基乌斯再次躬身行礼。

神官：「噢噢，阁下就是鲁基乌斯卿吗，我听说过你的传闻」

神官：「阁下是在工作上相当出色的人呢」

神官大张双手对男子加以赞赏。

鲁基乌斯：「不敢当」

鲁基乌斯：「话说回来，这次是属下警备工作的失职。让圣女大人见到这不成体统的一面，请您见谅」

圣女：「即使是目不见物的我，也能感受到聚集于此的民众数量之多。警备工作难以展开也在情理之中」

鲁基乌斯：「属下不胜惶恐」

鲁基乌斯：「接下来属下还要回到岗位上，在这里就先告退了」

圣女：「鲁基乌斯先生」

鲁基乌斯：「属下在」

圣女：「你是怎样看待羽狩的工作的呢？」

神官：「圣，圣女大人」

神官震惊于圣女所使用的“羽狩”这个称呼防疫局的蔑称。

而且，还是当着鲁基乌斯本人的面。

鲁基乌斯：「防疫局的工作是国王陛下赐予的重要职务。属下非常荣幸能够为这个都市的繁荣尽一份微薄之力」

神官：「不，不愧是鲁基乌斯卿，相当优秀的想法」

圣女：「是吗。辛苦你了」

或许是因为不满意鲁基乌斯回答的缘故，圣女的回复也显得没什么诚意。

随从：「圣女大人……」

鲁基乌斯：「……」

鲁基乌斯用沉稳的眼神制止住随从的圣职者，向圣女摆正了姿势。

鲁基乌斯：「那么，属下就回岗位去了」

从羽化病的少年纷乱的足音中，可以听得出相当的疲劳。

显然，他并没有想到我会捷足先登吧。

少年惶恐地回头看了一眼后，微微露出安心的表情，双手拄在膝盖上。

凯伊姆：「辛苦你了」

我从侧面藏身的小巷中现身。

羽化病患少年：「欸？！」

凯伊姆：「逃到贫民区是个不错的想法」

羽化病患少年：「你，你是，羽狩吗」

凯伊姆：「不是」

羽化病患少年：「什，什么啊……混蛋，不要吓我啊」

少年的表情恢复了生气。

凯伊姆：「我对令你受惊这件事致以歉意」

凯伊姆：「作为回报，麻烦你把从店里偷的钱交出来吧」

羽化病患少年：「钱？你在说什么？」

少年虽然做出装糊涂的表情，但他的手却不自觉地伸向了腰际。

那里应该是藏有利器吧。

这种孩子比半瓶醋的大人性质更坏。

倒不如说，有很多人正是以这些孩子作为顾客出售杀人的武器。

比方说从前的我。

凯伊姆：「你要找的腰上的东西，掉在你身后了」

羽化病患少年：「哎？」

在少年变了表情的那一瞬间，

羽化病患少年：「呃呀」

他被我自侧面一脚踹飞。

我从倒下的少年腰中抽出一把小刀。

羽化病患少年：「你……你这混蛋」

凯伊姆：「……」

我抓住他的头发，强行将其拉起。

凯伊姆：「把偷的钱交出来」

羽化病患少年：「我不知道你在……咕」

在他说完之前，我就将他的头按在了地面上。

羽化病患少年：「你，你说是我偷的……有什么证据吗」

少年向前吐了口唾液。

换来了脸部再与地面又一次的亲密接触，以及鼻血渐渐的流出。

凯伊姆：「你还挺倔的啊」

凯伊姆：「不过，给我听好了」

凯伊姆：「你偷的那些钱，是要上缴给《不蚀金锁》的上纳金」

凯伊姆：「而且，钱的主人是从前和吉克颇有渊源的女人」

羽化病患少年：「吉克？」

凯伊姆：「他是《不蚀金锁》的主人，这么说你就明白了吧」

羽化病患少年：「哎？哎？怎么会……」

少年终于理解了事态，身体因为恐惧而颤抖。

凯伊姆：「再问你一遍，钱在哪里？」

羽化病患少年：「是，是，是，在我的怀里」

少年将手伸向怀中，掏出了一个沉重的皮袋。

凯伊姆：「你没有擅自拿掉一部分吧」

羽化病患少年：「是，是的」

我松开抓住少年身体的手。

羽化病患少年：「那，那个，您是《不蚀金锁》的人吗？」

凯伊姆：「算是吧」

羽化病患少年：「我什么都可以做，请您一定要帮帮我」

凯伊姆：「抱歉，我并没有兴趣去帮助他人」

羽化病患少年：「我什么……什么，都会做的……」

少年一边恳求着，一边向我伸手。

羽化病患少年：「我一直都是生活在下层的」

羽化病患少年：「可是，不知何时染上了羽化病……背后长出了翅膀……」

羽化病患少年：「被寄宿工作的店赶了出来，只得流落到牢狱这里」

羽化病患少年：「因为肚子实在是饿的不行了，所以才会偷这些钱的」

少年凑过身来，用混杂着鲜血与眼泪的表情说道。

羽化病患少年：「我明明没有做任何坏事……为什么……会遇到这种

事……」

凯伊姆：「谁知道」

羽化病患少年：「呜……呜呜……接下来，要对我做什么？」

凯伊姆：「我要把你带到组织那里」

羽化病患少年：「怎，怎么这样」

凯伊姆：「不过，那样做的前提是你不是羽化病人」

凯伊姆：「组织也没有笨到把羽化病人招待到家里的程度」

羽化病患少年：「那么，是要放我逃走吗？」

凯伊姆：「我要让你学到教训」

我一脚踹到少年的脸上。

虽然对孩子施以暴力不是我的个性所在，但该给的教训还是不能少。

如果不让他知道对《不蚀金锁》的钱出手会有怎样的下场的话，我这边会很困扰。

凯伊姆：「如果换做是组织的制裁，至少要有断条胳膊的觉悟」

凯伊姆：「你的运气不错」

羽化病患少年：「唔……啊，是的……」

凯伊姆：「滚」

少年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保持着正对我的姿势，一步接一步地缓缓后退。

羽化病患少年：「非常感谢」

很精神地说完后，就快速地跑开了。

他能从羽狩的追捕下逃到哪里呢。

……恐怕，不久之后就会被抓住吧。

羽化病患少年：「唔啊？！」

挑了条小路跑开的少年像是撞到了隐形的墙壁般倒了下来。

男：「到这里就结束了，羽化病人」

一个有着阴暗眼神的男人自路旁走出。

5名男子跟在他的身后出现在少年面前。

从服装上来看，是一队羽狩。

男：「确认他的翅膀」

在那个看似队长的男人的号令下，羽狩们很快压制住了少年。

我可不打算和这些家伙把酒言欢。

趁着还没被卷入麻烦的事件之前，赶快离开这里吧。

羽狩的指挥官：「那边的那个人」

一个声音在背后响起。

凯伊姆：「……有什么事？」

羽狩的指挥官：「可以稍微让我问几句话吗」

凯伊姆：「……」

如果做出无谓的反抗，有可能会被怀疑自己隐藏着羽化的病症。

变成那样的话，就会 24 小时处于监视之下了。

这里还是老实点对吧。

凯伊姆：「啊啊，无妨」

羽狩的指挥官：「感谢您的合作」

队长殷勤地致以谢礼。

而在他的眼前，少年的衣服已经被他的部下们扯破。

在瘦骨嶙峋的裸露后背上，长有纯白的羽翼。

红发的羽狩：「副队长，确认翅膀的持有了」

羽狩的副队长：「保护他」

羽化病患少年：「不要……请原谅，我……」

羽狩的副队长：「我们只是要带你去治愈院治疗羽化病，不是什么应该感到害怕的事情」

羽化病患少年：「可是，可是」

羽狩的副队长：「没关系的」

羽化病患少年：「……哥，哥哥」

充满迷茫的少年向我发出无力的声音。

羽狩的副队长：「你是羽化病人的亲属吗？」

凯伊姆：「只是路人而已」

凯伊姆：「顺带一提，我也没有打算找你们的麻烦」

羽狩的副队长：「前几天，有个和你说了同样的话的人，在我们背向他的瞬间对我们发动了袭击」

羽狩的副队长：「我的一个部下就此永久失去了半截胳膊」

凯伊姆：「我表示同情」

我张开双手，表示自己并无敌意。

凯伊姆：「我马上就会消失的，这样就没问题了吧？」

羽狩的副队长：「嘛，不要这么慌张」

副队长看着羽化的少年。

羽狩的副队长：「你与这个人是什么关系？没有被他殴打吗？」

羽化病患少年：「没，没有」

羽狩的副队长：「如果对我们保持合作，你就可以在治愈院得到优先的治疗」

羽化病患少年：「……」

少年向我瞥了一眼后，很快做出无辜的表情。

羽化病患少年：「那个人，是《不蚀金锁》的组织成员……」

羽化病患少年：「突然说让我拿出钱来，我刚一拒绝他就打我」

瞬间判断出应该取悦羽狩的少年大声地说起半真半假的经过。

将自己的委屈，以及我对他做了多么不合理的事，绞尽脑汁地将这些话编造而出。

时而还不忘抽抽鼻子。

真是人小鬼大啊。

羽狩的副队长：「原来如此……」

羽狩的副队长：「那位少年说你是《不蚀金锁》的一员，不知此事是否属实？」

凯伊姆：「当然不是」

凯伊姆：「我只是从那里接受工作而已，并不是他们的成员」

羽狩的副队长：「你的意思是说，少年在说谎吗」

凯伊姆：「啊啊」

凯伊姆：「如果你们和组织有关系的话，只要问问我是不是那里的成员就能明白事实了吧」

羽狩的副队长：「就算我去询问，也无法从他们那里得到事实」

羽狩的副队长：「《不蚀金锁》的那些人一向都不对我们合作，我对此深感困扰」

凯伊姆：「真是辛苦啊」

羽狩的副队长：「说的是啊」

羽狩的副队长：「其实，砍下我部下胳膊的似乎也是组织的成员呢」

副队长用长刀砰砰地敲了敲我的胳膊

是打算为部下而对我复仇么。

羽狩的副队长：「无须如此警戒，我只是想在看守所向你咨询一些事情而已」

羽狩的副队长：「如果能够知晓牢狱与组织的事情，我们也可以尽可能



地对更多的羽化病人进行保护」

羽狩的副队长：「那和整个街道的和平也是紧密相关的吧？」

副队长的笑容中，夹杂着某种污浊的气氛。

没想到会演变成这么麻烦的情况啊。

最坏的情况下，我有可能不再有机会重获自由。

凯伊姆：「我知道，你们有逮捕干扰狩猎羽化病人的权力」

凯伊姆：「但是，我没有对你们做出任何干扰，为什么要对我如此纠缠不休呢」

羽狩的副队长：「那些话，我们会在看守所对你详细说明的」

凯伊姆：「……」

在这里起争执的话，就会被羽狩加害。

就算能从这里脱身，今后只要碰面就会产生纠纷也是摆明的事情。

就算逃跑，也没有好的结果。

正当我想要打圆场的时候，刚才的气氛一瞬间产生了转变。

发生了什么事……

??：「我认为，那位先生是正确的」

耳边突然响起了一个能够将这阴暗的气息一扫而空的声音。

羽狩们一起回头。

而在他们视线的焦点处，

伫立着一位女性。

在端正的容颜下，代表着强烈意志的双眉十分显眼。

身体的柔软与紧紧包裹在其身上的羽狩制服，两者显得十分的不搭配。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女性的羽狩。

羽狩的副队长：「队长，这是得到《不蚀金锁》情报的好机会」

而且还是队长呢。

我曾经听说过，在会遇到很多危险的羽狩队伍中，有着只从卫兵中选拔不怕死之人的编制。

这个女人会被任命为其中的队长，说不定在其漂亮的面孔下藏着一颗相当扭曲的心。

羽狩的队长：「兰格副队长，就算是为了获得情报，也不能做出恫吓的发言啊」

兰格副队长：「我并没有打算去恫吓他……」

羽狩的队长：「告诉我那个被砍掉胳膊的队员的名字」

羽狩的队长：「我会去探望他的」

兰格副队长：「那个是……」

副队长咬了咬嘴唇。

原来如此。

把莫须有的嫌疑强加在他人身上，确实是羽狩惯用的工作手段。

羽狩的队长：「我知道，你一直在为有所收获而努力工作」

羽狩的队长：「但是，正因为我们的工作是为民众提供帮助」

羽狩的队长：「所以就更不能损害人与人之间的信赖」

兰格副队长：「我会铭记在心」

副队长向我投来一个锐利的眼光后，还剑入鞘。

羽狩的队长：「这位先生，我的部下失礼了」

凯伊姆：「只要不再对我来一次就好」

我微微扬了扬手，作势准备从这里离开。

羽狩的队长：「请稍等」

凯伊姆：「有什么事？」

羽狩的队长：「我想确认一件事」

羽狩的队长：「你真的不是《不蚀金锁》的成员吗？」

凯伊姆：「真的」

凯伊姆：「如果我说是的话，你有什么打算？」

羽狩的队长：「我听过传闻，说他们是用依靠暴力而得的钱在生活」

凯伊姆：「……这样啊」

凯伊姆：「如果能有收获就好了啊」

我再次挥手，背向羽狩们走开。

就算组织的人真被找到，羽狩们能得到的答案估计也和我这里的相差不多吧。

真是奇怪的女队长。

离开了被夕阳染红的小巷。

打开挂有花环的木质大门。

熏人的酒气与嘈杂的声音一同自里面涌出。

梅尔特：「欢迎光临」

我来到柜台，梅尔特对我报以微笑表示欢迎。

她把其他客人撇给雇佣的女生，摆出一副专属这边的架势。

梅尔特：「辛苦了」

梅尔特：「抱歉，又拜托给你了个这么麻烦的工作」

凯伊姆：「没什么，比想象中完成得容易」

梅尔特：「那就好」

梅尔特：「这是我的一点谢意」

我毫不犹豫地将递过来的酒一饮而尽。

烧酒的热度在身体中蔓延。

凯伊姆：「味道有些变化啊」

梅尔特：「啊，被发现了？」

梅尔特：「最近，没能到手什么好的原料呢」

凯伊姆：「去拜托吉克如何？」

梅尔特：「话是这么说，但是总不能用店里采购的这种小事去麻烦他吧……」

凯伊姆：「那希望你也不要来麻烦我」

梅尔特：「那是两码事」

梅尔特：「再说，凯伊姆是靠着工作来生活的吧」

梅尔特：「而且，自己的钱被偷了这么害羞的事，向凯伊姆以外的其他人都说不出口」

凯伊姆：「反正，也已经传到吉克的耳朵里了」

梅尔特：「这是面子问题啊，面子问题」

说着，露出促狭的笑容。

凯伊姆：「嘛，算了」

我把从少年那里拿回来的皮袋放在柜台上。

凯伊姆：「这样就好了吧？」

梅尔特：「这是钱包呢」

梅尔特检视着口袋里面。

梅尔特：「嗯，东西没少」

梅尔特：「太好啦—这个月的上纳金，我可全部都放在里面了呢」

梅尔特：「如果没有找到的话，说不定就又会送到娼馆里了呢」

凯伊姆：「在那边不是来钱更快吗？」

梅尔特：「啊啦，你是说我还很有魅力吗？」

凯伊姆：「只是客套话而已」

梅尔特：「欺负人」

梅尔特用指尖弹了我的额头一下。

因为常常被这样对待，所以我也没打算去闪躲。

梅尔特：「总而言之，今天帮大忙了」

梅尔特：「谢礼嘛……」

凯伊姆：「就记在帐单上吧」

梅尔特：「了解一盛谢惠顾了哦？」

门铃响起。

喧哗瞬间安静下来。

进来的人是吉克。

是掌控着牢狱的组织之一，《不蚀金锁》的头目。

不仅组织的成员，就连店内一般的客人也对他以注目礼表示敬意。

吉克露出自来熟的笑容开口说道。

吉克：「各位继续吧」

仿佛停滞的时钟重新转动了一般，店内恢复了热闹的气氛。

凯伊姆：「噢」

吉克：「抱歉，今天拜托你去做了无聊的工作」

凯伊姆：「不用介意」

吉克轻轻点了点头，在我右边坐了下来。

凯伊姆：「逃跑的男人怎么样了？」

吉克：「嗯？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

嘛，和娼妇落跑的下场除此之外也别无二物了。

吉克：「有什么想知道的事吗？」

凯伊姆：「不，没什么」

吉克：「那个无聊的家伙，完全没有趣味呢」

吉克：「真希望他也替我负责清扫的部下也考虑考虑」

凯伊姆：「真是灾难啊」

吉克：「比起那个，我听说了哦。你去追羽化病人了啊」

凯伊姆：「消息真灵通」

吉克：「梅尔特也注意点」

吉克：「你丢钱不是已经一回两回了」

梅尔特：「好的一我会注意的」

梅尔特用戏谑的姿势作势道歉。

梅尔特：「吉克还是平常的点单吧」

梅尔特：「凯伊姆要再来一杯吗？」

我们用眼神点头示意后，梅尔特开始准备起酒来。

这期间，吉克已将雪茄点着。

然后吸了一口。

悠然地吐出烟圈后，吉克取出一个纸包放在柜台上。

吉克：「这是抓捕逃跑男人的报酬」

凯伊姆：「下次有什么事再告诉我」

我将纸包收入怀中。

用不着确认其内容。

因为吉克从未因为报酬的多少而让我失望。

梅尔特：「来，久等了」

梅尔特在我们前面放下两个陶杯。

我们各自拿了自己的那份。

凯伊姆：「话说回来梅尔特，为什么会被那种孩子偷到钱？」

吉克：「让我猜猜看」

吉克：「是那个吧，看某个特立独行的男人入迷了，所以就有了空隙？」

梅尔特：「可惜—」

梅尔特：「事实恰恰相反，是那家伙一直在纠缠我」

凯伊姆：「完全把你当成新进的女佣了么」

梅尔特：「我从前可是很有名的，不会被当成这种下人吧」

梅尔特：「……而且，我没法对对我这么钟情的人发火啊」

凯伊姆&吉克：「你傻啊」

梅尔特：「异口同声呢，不愧是兄弟」

凯伊姆：「别用这种称呼，怪恶心的」

吉克：「说得没错」

说着，吉克突然停下了动作。

吉克：「……说起来……」

梅尔特：「怎么了？」

吉克：「有件事我一直很在意，我和凯伊姆，哪个是哥哥啊？」

凯伊姆：「你也说这么无聊的话题」

吉克：「不，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吉克：「梅尔特，事实是怎么样的？」

梅尔特：「啊～是怎么样的呢～」

梅尔特半开玩笑地比量着我们。

梅尔特：「我忘记了」

吉克：「骗人」

梅尔特：「我说真的」

梅尔特：「嘛，如果想起了的话，就算是写在遗书上我也会公诸于众的」

吉克：「喔唷」

吉克：「那么，我就不能比你先死了啊」

梅尔特：「蒙你费心」

梅尔特：「顺带一提，有传言说吃过我们这里的料理后可以长生不老哦？」

吉克：「好，来两份炖菜，记得加腊肠」

梅尔特：「多谢惠顾」

微微一笑后，梅尔特去厨房传达点单。

凯伊姆：「吉克……」

吉克：「啊，不好了」

虽然吉克做出一副后悔的表情，但他肯定早就知道梅尔特的用意。

在和我们插科打诨的时候，承担着众人的吉克似乎也能因此而放松一些。

凯伊姆：「话题扯远了」

梅尔特：「什么话题来着？」

凯伊姆：「关于为什么你的钱会被偷这件事」

凯伊姆：「丢钱的时候以你来说，应该不会全无察觉吧？」

梅尔特：「算是吧，被偷的时候确实也想过要抓住他」

梅尔特：「但是，我注意到了那个孩子背后的鼓起呢」

凯伊姆：「所以就不由自主地放他逃跑了？」

吉克：「就算你向羽化病人施恩，也不会得到任何回报哦」

梅尔特：「我知道」

梅尔特：「正因为知道，所以之后才会拜托凯伊姆去将钱取回的」

梅尔特：「可是，呢……」

梅尔特的视线在一瞬间阴沉下来。

梅尔特：「果然还是很矛盾呢」

梅尔特：「明明是自己放他逃跑的，之后又拜托别人去抓他」

梅尔特：「但是，在那一刹那……应该说是，突然露出了真心吧」

梅尔特：「真的，只是自我满足而已」

我无法理解梅尔特感情的细腻之处。

凯伊姆：「对于那个孩子来说不是很幸运么」

凯伊姆：「在被《不蚀金锁》抓到之前，就被羽狩保护了」

凯伊姆：「现在应该已经躺在治愈院的床上了」

吉克：「如果被我们抓到的话，嘛，至少也会断掉一根胳膊吧」

凯伊姆：「比起失去胳膊，这不是个很好的结局吗」

吉克点了点头。

吉克：「多亏梅尔特的一念之善，那个小子的胳膊被救下来了」

吉克：「对我来说，不能去管教他稍微有点可惜就是了呐」

吉克看着我会心一笑。

凯伊姆：「我姑且是给了他两三拳」

吉克：「你这不是很善解人意么」

梅尔特：「没有帮他的忙啊」

凯伊姆：「你给我用常识考虑考虑」

梅尔特还是知道牢狱令人厌恶的法则的。

她也十分清楚，没有人会去救并非自己家人的羽化病患者。

恐怕就连她自己看到羽化病人在眼前被带走，都不会伸出援助之手吧。

但是，梅尔特还是会用她那怜人之心为不幸的人们感到忧伤。

梅尔特：「本来，就算羽化病人不被羽狩带走而导致羽化病扩散，在牢狱里死亡的理由也要多少就有多少」

梅尔特：「事到如今多一个病人，也不会有什么改变的吧」

梅尔特：「那么，那些羽化病人为什么就不能和我们一起开心地生活呢」

吉克：「像梅尔特这样思考的人少之又少」

凯伊姆：「就算早晚會死去，为了今日的苟活而努力拼搏也是人之常情」

梅尔特：「我知道」

梅尔特：「别介意，我刚才只是顺口说说」

说着，梅尔特低下的目光中露出笑意。

这家伙从很久以前开始就有博爱主义的基因。

当然，像那样伟大的博爱精神已经基本上都无疾而终了，而她本人亦知道这点。

梅尔特：「辛苦了，艾莉斯」

艾莉斯：「嗯」

用不可爱的声音随口回应后，艾莉斯理所当然般地在我左边的座位坐下。



梅尔特什么都没有问，就开始准备起茶来。

梅尔特：「多亏你去帮忙叫凯伊姆了呢」

艾莉斯：「不客气」

艾莉斯：「我从店里出去以后不久就看到他了，这是我们被命运之绳紧紧相连的证明呢」

凯伊姆：「那还真是糟糕」

艾莉斯：「用不着这么害羞的」

凯伊姆：「用茶堵上你的嘴吧」

艾莉斯：「好」

梅尔特：「司空见惯的风景呢」

梅尔特不失时机地将茶端了上来。

凯伊姆：「你在那之后去做什么了？」

艾莉斯：「去莉莉乌姆照顾患病的女孩子了」

艾莉斯：「好像是毒品上瘾，费了很大劲才止住她的胡闹」

艾莉斯把洁白的胳膊放在柜台上。

在那里有着很明显的数处赤红的抓伤。

艾莉斯：「希望你能好好管理下自己店里的娼妇呢」

吉克：「抱歉啊」

吉克：「为表歉意，就让我来给艾莉斯诊疗一下吧」

艾莉斯：「去死吧」

艾莉斯冷冷地闪过刻意露出猥琐表情的吉克。

梅尔特：「是什么药？」

吉克：「是最近上市的一种药」

吉克：「虽然中毒的可能性很低，但只要中毒便会一发而不可收拾」

艾莉斯：「知道了」

吉克：「虽然我也许没有时间去管教她，不过我还是会注意的」

艾莉斯：「毒药的主人是吉克吗？」

吉克：「《不蚀金锁》不卖药，这是从先代定下的规矩」

吉克的声调微微上扬。

艾莉斯：「抱歉，开玩笑的」

吉克：「关于药的出处，这边也会调查的」

吉克：「如果有什么传闻的话记得告诉我」

艾莉斯：「知道了」

艾莉斯：「麻药中毒的人真麻烦呢，又不能完全治好」

艾莉斯：「既然要悄悄地打，那也就悄悄地去死不就好了」

在娼馆的时候，我看到过无数个麻药中毒的女人。

会采取的对策就有多饮水来冲淡体内的毒素这种连基本都算不上的  
治疗法。

如果让她们停止吸毒，放着不管的话大概会自杀，也会令店铺受到处分。

对于身为医生的艾莉斯来说，应该是她最不想对其诊察的患者吧。

一个男人悄悄走了过来。

是吉克的心腹，奥兹。

奥兹：「吉克大人，抱歉打扰你开心的时光」

吉克：「怎么了」

奥兹：「请将耳朵凑过来」

奥兹在吉克的耳边低声说了些话。

吉克：「……知道了」

吉克：「凯伊姆，一会到娼馆来一趟」

凯伊姆：「啊啊」

吉克从座位上站起。

吉克：「噢，我都给忘了」

吉克把硬币放在柜台上。

是几枚金币。

吉克：「让这里的大家都开心一下」

梅尔特：「收到」

吉克：「我走了」

奥兹：「好」

两个人从店内走出。

看到他们离去的梅尔特大大地吸了口气。

梅尔特拍了拍手。

店内安静了下来。

梅尔特：「大家静静，有个好消息」

梅尔特：「今天有个『大人物』要请客哦」

数秒的沉默。

然后，

店内欢声雷动。

多数客人都知道那个大人物所指是谁。

在各个座位上，与对吉克的赞同时，响起了干杯的声音。

虽然客人有15人之多，但3枚金币足以让所有人都醉倒在桌下。

艾莉斯：「吉克还是一如既往的大方」

梅尔特：「果然，头目就应该像这样呢」

凯伊姆：「他的做法是继承先代的」

梅尔特：「又来了又来了」

梅尔特：「他想要赶上先代还早了十年呢」

凯伊姆：「有些太严厉了吧」

艾莉斯：「说起来，吉克有什么事」

梅尔特：「既然要叫上凯伊姆，再怎么说也不是什么小事吧？」

凯伊姆：「说得也是」

对以暗杀为生的我有话要说。

内容也就大致是如此吧。

艾莉斯：「我期待看到你光荣负伤的样子」

凯伊姆：「不要为人的不幸祈求啊」

梅尔特：「来，喝完这杯就去加油工作吧」

新的烧酒被放在我面前。

凯伊姆：「啊啊」

我将其一饮而尽。

凯伊姆：「我走了」

艾莉斯：「加油（受伤）吧」

梅尔特：「一路走好」

我背向两人走出酒馆。

今晚的娼馆街比平常来得更加热闹。

视线中可以看到很多生客。

女：「呀——！」

一个女人发出娇声跑了过来。

女：「呐，凯伊姆凯伊姆凯伊姆」

这个拥有过剩行动力的人是莉莎。

莉莎：「我难道没有魅力吗？」

表情相当的有魅力。

——虽然脑中这么想，但是我可不会特意把这么麻烦的话说出口。

凯伊姆：「突然之间怎么了？」

莉莎：「因为因为因为，明明这么热闹，却只有我没有接到客人」

莉莎：「亏我还对他们说，我会用超绝的技巧让他们舒服得如同化作夜明的流星般呢」

凯伊姆：「那个台词太糟糕了」

莉莎：「哎一什么啊，这可是我昨天花了一晚上考虑出来的呢」

凯伊姆：「去睡觉，不要用你那空空如也的脑袋去考虑这种无聊事」

莉莎：「好过分？！」

凯伊姆：「你看看周围，今天有很多新客人吧？」

莉莎：「嗯～～」

莉莎：「啊，你这么一说还真是」

凯伊姆：「他们心里都很紧张，不可能被你这种强拉的手法钓上钩吧」

莉莎：「这样啊，是不想欲仙欲死吗？」

凯伊姆：「不，没有男人不会希望那样的」

凯伊姆：「不过，强来是不行的。去让他们被温柔地包容着化作流星吧」

莉莎：「原一来如此」

莉莎：「凯伊姆肯定很有娼妇的才能哦」

凯伊姆：「没有」

凯伊姆：「好了，你赶紧去赚钱吧」

莉莎：「收到—」

莉莎精神满满地回答后，就啪嗒啪嗒地跑开了。

莉莎：「呐—那边的大哥哥，和我一起化作星光吧—」

这家伙。

非要用这么麻烦的说法么。

莉莎：「呀」

大胡子醉汉：「好疼」

突然，莉莎与一个男人相撞。

虽然男人刻意摆出派头，但从那虚浮的脚步可以看出他相当的醉意。

莉莎：「好疼疼，对不起」

大胡子醉汉：「这不是道歉就能了事的事吧，大姐—」

大胡子醉汉：「哟，穿得相当清凉啊，喂」

男人的表情浮现出带有攻击性的兴奋。

还真有那种爱找麻烦的人啊。

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恶劣的事，我也不能放着那边不管。

大肚子的醉汉：「喂—怎么了？」

大胡子醉汉：「这位小姐特意往我身上撞呢」

大肚子的醉汉：「喂喂喂喂，你是要做什么」

莉莎：「呜哎—所以我都说对不起了啊」

莉莎梨花带雨地向两个男人道歉。

周围的行人都漠不关心地走过。

莉莎：「对，对了。作为冲撞的补偿，我会给您提供很好一的服务的，怎么样？」

大胡子醉汉：「是免费的吧？」

莉莎：「那个……这，这姑且也是工作……免费就太」

大肚子的醉汉：「真是的，娼妇就是这种人。钱，钱，钱，完全没有做人的诚意」

大胡子醉汉：「好—你这家伙。我给你钱，你现在就在这里给我服务」

男人把倒在地上的莉莎的脚踢开。

然后，扔了两三枚硬币到地上。

莉莎：「这，这该怎么说呢，稍微有些过了吧，在这里做很害羞的」

大胡子醉汉：「你除了晃腰以外还有用得着脑子的地方吗？别说这种像个人说的话啊」

大肚子的醉汉：「啊啊？这些钱不够么？」

另一名客人又扔了几枚硬币。

大胡子醉汉：「来，赶快把脚张开让我干，你们最喜欢这种事了吧？」

莉莎：「是，是认真的吗……这些人」

原本装出傻笑的莉莎表情不再轻松。

原先蓦然走过的行人们也渐渐开始在这里驻足。

大肚子的醉汉：「赶快做」

不少起哄者也仍了钱进来。

硬币击中莉莎的脸和身体后，落到地面响起清澈的声音。

莉莎：「呃……」

莉莎的肩膀屈辱地颤抖着。

凯伊姆：「喂」

大肚子的醉汉：「啊？」

凯伊姆：「即便是娼妇，也有不能出售的东西」

我一拳击中男人被酒精染红的脸。

大胡子醉汉：「咦」

再一拳击中另一个人的腹部。

大肚子的醉汉：「咕……」

大胡子醉汉：「唔……」

两人像两只毛虫般躺在地上蠕动着挣扎。

一时半会应该起不来了吧。

莉莎：「凯伊姆先生，太迟了太迟了太迟了」

凯伊姆：「都是你闯出的祸吧」

莉莎：「话是，那么说，可是」

凯伊姆：「赶快回莉莉乌姆去」

莉莎：「唔，嗯。谢了，凯伊姆。再见」

莉莎跑开了。

而与此同时，一帮不知从哪里出现的乞丐围过来，开始争抢地面上的硬币。

同时也没有放过瘫倒的醉客，毫不留情地搜刮着他们的怀中。

久留无用。

漂浮的紫烟与甜美香醇的空气。

酒馆莉莉乌姆的空气，静滞宛如可以停止时光的流逝。

原本坐在椅子上闲视天花板的女孩子慢悠悠地向我看来。

凯伊姆：「阿伊莉斯，不去接客没问题吗？」

阿伊莉斯：「这是批评吗？」

凯伊姆：「不想被说就去接客啊」

阿伊莉斯：「那么，就和我玩吧，这样我也就有客人了」

凯伊姆：「我可是很贵的哦」

阿伊莉斯：「啊哈哈哈哈哈」

阿伊莉斯：「去死」

面无表情地说出了危险的字眼。

并非玩笑，也非真心，只是随口一说而已。

这孩子就像空气中飘散着的烟雾一般。

要让人评价的话，这家伙大概对谁都是同样的态度。

凯伊姆：「库罗蒂雅呢？」

阿伊莉斯：「工作中」

凯伊姆：「了不起，你也去学习学习啊」

阿伊莉斯：「到刚才为止已经连续接了三个人」

阿伊莉斯：「今天也有两个人预约」

阿伊莉斯：「如果更受欢迎的话，身体会吃不消」

凯伊姆：「恕我有眼不识泰山」

凯伊姆：「赎身的日子也将至了吧？」

阿伊莉斯：「笨蛋，能赎身的话谁还会去工作啊」

阿伊莉斯：「就算再过五年，也只是沧海一粟」

工作到能够赎身的娼妇十分稀少，能回到自由世界的一百人中都不见得有一个。

基本上，女孩子们最终大多是因为患病或精神崩溃，而在娼馆里充满霉菌与恶臭的狭小房间中死去。

娼馆也认为人气不高的女性只是单纯的消耗品，绝不会出钱为她们治疗。

在这注定无法得以拯救的现实面前，娼妇的反应大概分为三类。

像库罗蒂雅那样，拼命地侍奉，期待着某日会被哪个中意自己的人赎身；

像莉莎那样逃避着不去面对现实；

以及像阿伊莉斯这样放弃努力。

虽然也有极少数的女人说会把做娼妇当成天职，但那也只是跳入火海前头脑发昏的胡言乱语罢了。

阿伊莉斯：「……然后，喜欢说教的凯伊姆有何贵干？」

我向上一指。

阿伊莉斯：「请便」

凯伊姆：「我走了」

我从柜台的侧面离开，走上客人禁止使用的楼梯。

阿伊莉斯：「凯伊姆」

凯伊姆：「怎么」

阿伊莉斯：「你帮了莉莎个忙吧」

阿伊莉斯：「她刚才说了，下次要为你服务」

凯伊姆：「这就足够了」

阿伊莉斯：「你这家伙是阳痿么」

毫无感情地说完后，阿伊莉斯再度恢复成凝视天花板的状态。

吉克：「不动客人的行李是先代遗留下来的法规，与此有关的家伙全部杀掉」

吉克：「收尾的工作就交给你了」

奥兹：「是，我知道了」

奥兹在恭敬着低头的同时看到了我。

奥兹：「这不是凯伊姆先生么」

凯伊姆：「打扰了」

奥兹：「那么，我就此告退」

向我微微行了一个注目礼后，奥兹走出房间。

凯伊姆：「又要铲除谁了么？」

吉克：「啊啊，反正想要自杀的人也多到让人困扰」

吉克：「我想应该不会暴露的」

在吉克眼神的催促下，我毫不犹豫地坐了下来。

吉克从木箱中取出烟卷，用小刀刻着烟嘴。

吉克：「来一支如何？这是从上层来的好货，相当美味」

凯伊姆：「算了吧」

吉克：「真浪费」

丝毫没有感到不快的吉克用手指夹住烟卷。

吉克：「那么，我就开门见山地说了，有工作要拜托给你」

我用眼神催他快说。

吉克：「今天晚上，本来到这里的马车没有抵达，我希望你去看看情况」

凯伊姆：「你有这么多部下，为什么非要找我？」

吉克：「这是重要的货物」

吉克：「虽然都是些娼妇，但基本都是从上层那里调配来的」

凯伊姆：「不得了的一车货啊」

在上层买来的人身为娼妇都相当受欢迎。

的确是很重要的货物。

吉克：「这是我很中意的一批订货，花了很多钱才排除万难搞到手的」

吉克：「所以，知道今天晚上取货的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

吉克闭上嘴，开始慢慢地将烟卷点燃。

吉克：「如果是单纯的事故倒还好，如果和《风销》有关就麻烦了」

《风销》是和《不蚀金锁》在牢狱二分天下的的组织，头目是个叫做贝尔纳德的人。

凯伊姆：「那些家伙，连抢夺娼妇的勾当都干吗？」

吉克：「如果是想找《不蚀金锁》的麻烦，他们什么都会做」



吉克：「没想到我们居然这么惹人厌恶，我开心得眼泪都出来了」

凯伊姆：「原来如此」

吉克：「所以，才会拜托你」

和那些家伙扯上关系是件相当麻烦的事。

如果把这件事交给《不蚀金锁》的年轻人去做，很可能会令事态变得更糟。

只能接受这份工作。

凯伊姆：「知道了」

凯伊姆：「告诉我马车的预定路线」

吉克：「帮太忙了」

吉克拉开抽屉，从里面取出地图。

吉克：「一直以来都麻烦你了」

凯伊姆：「真难得，怎么了？」

吉克：「总有这种感觉」

就算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吉克，恐怕也对这次的工作有相当不好的预感。

绷紧精神吧。

凯伊姆：「咱们是从先代开始的生死之交，不用在意这种小事」

吉克：「啊啊，兄弟」

牢狱是让上层与下层的人皆闻之而色变的地方。

而在这前方就是牢狱的最深处。

在这里，杀戮是再正常也不过的事情。

凯伊姆：「……」

我闭嘴忍耐着空气中沉淀的恶臭，沿着从吉克那里得来的线路摸索前行。  
路上没有行人。

但是，在小巷阴暗的窗户缝中，可以不时地感受到猛禽类的锐利视线向我投来。

如果不是习惯了这类工作的人的话，恐怕这些视线就足以令他们吓破胆了。

肌肤久违的战栗感令我突然想起了过去。

在以暗杀为生的时候，我每天都会像这样走在小巷中。

为了找到目标的破绽，甚至曾在下水沟里埋伏两昼夜之久。

那个时候，我完全没有想过做那些事是否体面，只一味地去谋求着生存。

即使不曾再杀人的如今，身体也依旧镌刻着那时往事的回忆。

说到底，我并不是因为自己的意愿而去从事这份工作的。

只是，如果不选择当杀手的话，现在就只能像个男妓一样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

没有选择的余地。

那时的情景久违地在脑海中浮现。

我根本不用为自己的生存方式而感到自责。

像个笨蛋一样。

凯伊姆：「……」

现在不是感伤的时间。

正当我将意识拉回现实的时候——

不远处传来夹杂着湿气的微弱的击打声。

是某个人被殴打的声音——

话虽如此，这声音也很像是马车踏过湿烂泥土的声音。

凯伊姆：「……」

在转了几个弯后，道路变得狭窄，空气的沉淀物也愈发浓厚。

拜两旁高耸的建筑物所赐，月光几乎照不到这里。

在一片模糊的黑暗中，鲜血的气味不断流出。

十之八九，是死亡的气息。

是被谁杀掉的呢。

被害者是吉克所说的，那些买来的女孩子们么。

混杂着沉重而咸湿的声音，一个慌乱的气息传入我的耳鼓。

其声宛若野兽。

那家伙正在因为杀戮而兴奋吧。

这种想法在脑海中一掠而过。

凯伊姆：「……」

我绷紧身体，准备应付将至的战斗。

脑海中反复地模拟着自己成功的景象。

经过这种仪式之后，我的精神与肉体就会成为当之无愧的杀手。

这并不是什么特别的技术。

而是在工作前，经由固定的动作，触动精神中类似开关的东西而转变成另一人格。

这是《不蚀金锁》的先代教授给我的，行之有效的作法。

我拔出小刀。

被刻意加工成不会反光的刀身，静静地融入黑暗之中。

凯伊姆：「（要去了）」

当我正要向惨剧的舞台飞奔而至的那一刹那，

强烈的光照亮四周。

然后瞬间收缩。

仿佛无事发生一般，小巷再次被黑暗所笼罩。

凯伊姆：「怎么会，有这种事……」

那个光芒的颜色……

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那一天——

那是在《大崩落》之前，笼罩着整片天空的强光。

是与《终焉之晚霞》相同的色彩。

凯伊姆：「怎么会……」

难道《大崩落》再次降临——

在思考之前，强烈的恐怖感便化作重物压得我抬不起头来。

呼吸变得慌乱。

视线失去焦点。

这是足以让我忘却一切的存在恐怖感。

冷静下来。

如果会因为这种状况就产生混乱，我的命早就没了。

我在腹部贯注力量，梳理着紊乱的呼吸。

正在那时。

凯伊姆：「呃唔！」

在反射性地后仰的我的鼻尖旁，某个东西一闪而过。

不知是拳头亦或是钝器。

不过，确实是抱持着杀意的攻击无疑。

如果我的反应慢上半拍，头就已经不会再连接在身体上了。

我重整姿势，等待着下一次的攻击。

凯伊姆：「……」

可是，却看不到对手的样子。

我连忙环顾四周，却只看到在远处的小巷中，仿佛被黑暗吸进去般的瞬间闪过的身影。

那究竟是什么人。

恐怕是个相当机敏的家伙。

勉强能够看到的就只有一个漆黑的身影。

不久，我感到左脸有种湿润的液体。

看来是被什么割到了。

总之，能留下这条命就已经很幸运了。

我品味着指尖血液的咸涩，打起了精神。

凯伊姆：「好」

用不着去确认。

黑色的人影究竟在小巷的深处做了什么。

我想象着这之后将要面对的惨状，向小巷的深处进发。

凯伊姆：「唔……」

不断涌上的呕吐感刺激着我的中枢神经。

原以为自己已经习惯尸体，结果还是太过天真了。

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惨状。

我咬住嘴唇，试着梳理震惊的头脑。

小巷已经全部被鲜血所染色，原本就污秽的街道和墙壁更满是漆黑。

两边的墙壁上，肠子、断肢、头发……宛如人体器官的展览会一般。

石阶上仿佛刚下过雨般，点缀着清澈的水渍。

在半浸于其中的肉块，犹如满汉全席的料理般奢侈。

尸体大概是五六人份吗……

我一边警戒着周围，一边检视着尸体。

我首先翻过抱住马车残骸的男人的上半身。

凯伊姆：「这家伙……是吉克的部下啊」

也就是说，其它的尸体就是吉克买来的女人了。

虽然我不觉得她们会对娼妇的生活抱有多大的期待，但再怎么怎么说也没有想过自己会是这种死法吧。

从没有痛苦就死去这点看来，说不定比成为娼妇还要好一点。

我确认着已经变成肉块的女人们的数量，悠闲地如是想着。

卡哒

一个声音传来。

声音的出处是堆放在墙壁边上的木材的阴影。

凯伊姆：「有什么人在那里吗」



.....

.....

没有回应。

我举着小刀确认声音的正体。

在那里，倒着一个少女。

仿佛在祈求着谁的帮助一般，保持着向前方伸出手去的姿势。

而且很不可思议。

虽然衣服已经破破烂烂，但肌肤却几乎没有受伤。

是逃过了那个杀手的魔爪吗。

凯伊姆：「.....」

首先要确认其生死。

我向少女的脖子伸手。

凯伊姆：「?!」

她的身体突然发光。

凯伊姆：「这，这个颜色.....该不会.....」

少女的身体上，闪耀着《终焉之晚霞》的光辉。

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身体会发光。

不，等等，说到底人类是不会发出光芒之类的。

这只是我的错觉。

而在困惑的我的眼前，

包裹着少女的光芒，仿佛生物一般聚集在她的后背。

然后——

化成了小小的翅膀。

凯伊姆：「是……羽化病人吗」

但是，我也没听说过翅膀会发光这件事。

究竟，是什么。

在脑中一片混乱的我面前，少女的光芒渐渐减弱。

凯伊姆：「喂，你还活着吗！喂！」

少女：「……」

她的胸膛上下浮动。

虽然或许还有别人逃生了也说不定，但现在确认的生还者只有这个少女。

我想把她带到艾莉斯那里看护，然后得到事件的情报。

但话虽如此，带着羽化病人到处走的话，很有可能会成为羽狩的目标。

该怎么办？

在这里放着不管的话，估计就会被小混混或者野狗糟蹋了。

凯伊姆：「……」

可恶。

艾莉斯：「这是什么？」

艾莉斯看着躺在床上的少女说道。

凯伊姆：「捡回来的」

艾莉斯：「你又不是小孩子，不要看到什么都往回捡啊」

凯伊姆：「这是吉克拜托给我的工作的一环」

艾莉斯：「那么，你把她带到(娼馆莉莉乌姆)不就好了？」

凯伊姆：「虽然那也是种办法……你看这个」

我把捡回来的少女翻过身来。

在肩胛骨的附近，生长着一对作为羽化病发病证明的白色羽翼。

虽然和手指差不多大，但形状和鸟的翅膀没什么太大差别。

艾莉斯：「啊～……」

艾莉斯露出露骨的嫌麻烦的表情。

凯伊姆：「运到那里会很麻烦」

艾莉斯：「所以你就打算代替吉克把灾祸引到自己身上？即使是朋友也做得太过了」

凯伊姆：「我也有想要确认的东西」

艾莉斯：「就算是这样，如果被羽化病传染了该怎么办？」

凯伊姆：「你可以这么想」

凯伊姆：「除了羽化病以外，足以致死的病症也要多少有多少，事到如今……」

艾莉斯：「好的好的，你也和梅尔特是一个意见呢，我知道了」

凯伊姆：「你没有必要勉强自己陪我」

凯伊姆：「就像你说的那样，羽化病可能会传染」

艾莉斯：「医生是必要的吧」

艾莉斯伸出手指戳了戳我的脸。

艾莉斯：「受了很重的伤呢，发生了什么事？」

凯伊姆：「我正准备报告这件事，你能去帮我把吉克叫过来吗？」

凯伊姆：「我要看守这家伙」

艾莉斯：「治疗优先」

艾莉斯露出炽热的视线，打开了随身携带的医疗箱。

凯伊姆：「你看起来很高兴啊」

艾莉斯：「怎么会呢，是你的错觉」

艾莉斯：「……啊，这个伤口，伤的真厉害。是被什么砍的？」

凯伊姆：「果然，我还是去找梅尔特帮我治疗吧」

凯伊姆：「……呃？！」

艾莉斯一指戳上我的伤口。

艾莉斯：「你以为我是为什么才当医生的？」

艾莉斯：「很快就能处理好，别说多余的话」

姑且不论大脑的构造，艾莉斯的医疗手腕是没话说的。

没过多久，治疗就干脆地结束了。

艾莉斯：「因为伤口很浅，所以我想不会留下伤疤」

艾莉斯：「真可惜，没法往你脸上贴金了」

艾莉斯轻松地开着玩笑，开始整理医疗箱。

艾莉斯：「那么，我就去叫吉克了」

凯伊姆：「拜托了」

艾莉斯从我家走出。

凯伊姆：「变态医生」

艾莉斯：「我可都听到了」

从门外传来不爽的声音。

暂时就先在这里等吉克出现吧。

吉克：「希望是个美人呐」

凯伊姆：「但愿能回应你的期待」

我用拇指指了指躺在床上的少女。

吉克：「噢，看上去很值钱啊」

吉克：「不过，我喜欢更加棱角分明的脸」

艾莉斯：「没有人问吉克的爱好」

吉克：「不要说得那么过分嘛」

吉克：「难得长得这么美却说这种话，不是很浪费吗」

吉克露出苦笑坐在桌上。

吉克：「接下来，首先先让我听听经过吧」

凯伊姆：「啊啊」

我把接受委托之后发生的事情一一向他汇报。

从闭上眼的吉克身上，可以看到明显的怒意。

毕竟是部下和买来的女人都被杀了，没有不怒之理。

凯伊姆：「……就是这么回事」

吉克：「……」

吉克闭着眼一言不发。

只是从怀中取出烟草，用纸卷起抽了起来。

艾莉斯特别调和出的烟草，似乎有镇定精神的功用。

将那有着辛辣气味的烟草抽掉一般后，吉克把烟头按在鞋底将火熄灭。

吉克：「情况我知道了」

凯伊姆：「我会把和组织相关的东西都回收的」

我把从吉克部下的尸体那里拿来的遗留品递了过去。

那是一把定做的小刀。

还有就是雕刻着组织徽章的名牌。

组织的每个成员都会随身携带的东西。

凯伊姆：「抱歉，我一个人无法处理那么多尸体」

吉克：「啊啊，这边会予以清理的」

吉克沉默的视线落在小刀上。

吉克：「奥兹」

门立刻被打开，奥兹走了进来。

吉克：「这家伙有老婆和孩子吧」

奥兹：「有两个女儿」



吉克：「把这个小刀交给她们」

吉克：「还有，至少给可以让她们不会忍饥挨饿的钱」

奥兹：「我知道了」

奥兹走了出去。

吉克：「真是悲哀啊」

吉克小声嘟哝。

凯伊姆：「从被害的情况来看，应该和《风铸》无关」

吉克：「那些家伙不会杀死那些女人，而是会把她们带到自己店里去工作」

吉克：「无论如何，至少不用再管那边的事了」

说着，走近睡着的少女。

艾莉斯：「她的意识还没有恢复」

吉克：「什么时候能好？」

艾莉斯：「天知道」

吉克：「你是医生吧」

艾莉斯：「都说不知道了」

艾莉斯：「去献上一个吻如何？说不定就能醒了」

吉克：「少罗嗦」

吉克的鼻息略显紊乱。

吉克：「那么，准备拿这个沉睡的公主怎么办？」

凯伊姆：「在她开口之前先放在我这里」

凯伊姆：「总不能把羽化病人放在你那边吧」

吉克：「我只是来确认委托工作的情况，你没有必要特意为此而麻烦」

凯伊姆：「我有要问这家伙的事」

艾莉斯：「关于你说的那道光？」

凯伊姆：「啊啊，那确实是和《终焉之晚霞》同样的色彩」

吉克：「我才不信」

凯伊姆：「也是啊」

凯伊姆：「艾莉斯，你听说过羽化病发病的时候身体会发光的传言吗？」

艾莉斯：「恕我孤陋寡闻」

艾莉斯：「无论怎么想，我都觉得那只是凯伊姆的错觉」

那个时候，我的确十分紧张。

但我不觉得那是错觉。

凯伊姆：「总而言之，试着问问这个女的吧」

吉克：「交给你了」

吉克：「不过，如果被传染上羽化病的话，你打算怎么办？」

凯伊姆：「我和梅尔特想法相同，不用太介意」

吉克：「噢，真了不起啊」

吉克：「我可没有那么崇高的觉悟，和这家伙也尽量不想碰面」

吉克：「相对的我要说一句，如果问出什么情报的话，之后的事情就交给我们来处理」

艾莉斯：「你要怎么做？」

吉克：「把她处理掉」

吉克：「反正羽化病人也当不了娼妇，因此而被羽狩缠上就麻烦了」

艾莉斯叹了口气。

艾莉斯：「那这个早晚要被处理掉的孩子还用治疗吗？」

凯伊姆：「我还有很多话要问她」

艾莉斯：「嘛，那倒是没错……」

艾莉斯在娼馆街中是相当于中心轴的存在。

在都很贫穷的娼妇中，几乎没有像艾莉斯那样积极的医生。

这也就是她作为医生而被人尊敬的原因。

吉克：「收下这份谢礼吧」

艾莉斯：「我不需要钱」

吉克：「那么，就给你一天凯伊姆的自由使用权」

艾莉斯：「成交」

凯伊姆：「不要擅自把我卖出去啊」

吉克：「这也不错嘛，肯定会被为温柔对待的，是吧？」

艾莉斯：「放心交给我吧」

凯伊姆：「能放心就怪了」

这些家伙究竟是怎么瞬间把话题从工作上扯到那里来的啊。

和他们沟通真累。

吉克：「嘛，细节到此为止」

吉克：「从那个女的口中问到什么再叫我把」

吉克把一个布袋扔在桌上。

从传来的声音上看，里面内容物的分量着实不轻。

吉克：「这是工作的谢礼」

凯伊姆：「是不是有点多了」

吉克：「如果去的人不是你的话，我们伙伴的葬礼就会再增多一个了」

吉克：「这是你应有的报酬」

背过身去的吉克摆过手后就走了出去。

艾莉斯：「果然，这个还是要放在家里啊」

凯伊姆：「直到问出情报为止」

凯伊姆：「你不介意吗？」

艾莉斯：「不介意才怪」

艾莉斯：「不过，反正我说什么也都没用吧？」

凯伊姆：「你这不是知道么」

凯伊姆：「不愧和我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交道」

艾莉斯：「就算被你这么夸奖，我也不会感到高兴」

用生气的眼神瞪了我一会后，艾莉斯呆呆地叹了口气。

艾莉斯：「嘛，我也会尽自己可能来帮忙的」

凯伊姆：「没有必要连你也被卷入麻烦之中」

艾莉斯：「做事做到一半不是我性格」

艾莉斯：「那么，明天开始我会来做饭的」

自顾自地决定后，艾莉斯就从房间走了出去。

然后突然停下了脚步。

艾莉斯：「呐，凯伊姆」

凯伊姆：「什么事？」

艾莉斯：「不要让像我这样的女孩子的数量再增加了」

凯伊姆：「我知道」

凯伊姆：「问出情报以后，我会让吉克处理掉的」

艾莉斯：「那就好」

艾莉斯：「凯伊姆总是在奇怪的地方狠不下心来」

凯伊姆：「这话是什么意思？」

艾莉斯：「没什么，请保重身体」

艾莉斯没有回答我的提问，直接从房中走出。

和她的来往，从很久以前开始就是这样了。

从为艾莉斯赎身到现在已经过了将近十年，直到如今，她也依旧待在我的身边。

究竟要过多久，她才能去向只属于自己的人生迈出一大步呢。

凯伊姆：「……接下来」

我也休息吧。

总之，姑且先把少女的脚和床锁在一起。

再确认门窗的锁与身上的装备后，我坐在椅子上裹上毛毯。

少女的胸膛规则地上下浮动着。

虽然应该不会被她要什么阴谋诡计，但今天晚上还是不睡觉会比较安全。

我凝视着摇曳的灯光，精神微微放松。

脑海中，再次浮现那个沉睡着的记忆。

啊啊。

是这片天空啊。

是我曾无数次梦到的天空。

在小的时候。

抬头看到那缀染着紫色的天空的我，只是感慨着它的绚丽。

完全没有察觉到，在下个瞬间，下层的一部分便被消灭成虚无。

在崩落的那时，我究竟在想着什么，又在做着什么呢。

在我的脑海中，完全没有相关的记忆。

能够想起的只有，

强烈的地震，

巨响，

还有人们的悲鸣。

然后——





这份不快的感觉令我睁开眼睛。

或许是因为看到那片光的原因，今天一直在思索着《大崩落》的事情。

我再次闭上眼睛。

凯伊姆：「……」

《大崩落》。

家人，朋友，

讨厌的男人，稍稍恋慕的少女，

富人，穷人，善人，恶人。

所有的人们，都没有区别地掉到了下界。

仿佛经历过火灾与杀戮一般，就连尸体都不曾残存下来。

从悬崖向下眺望，只能看到被薄雾与漆黑的混沌所笼罩的下界。

我无法去确认家里房屋的残骸。

是因为这个吧。

小时候的我，完全不相信自已已经失去了所有，只是呆呆地瘫坐在地上。

那之后，我究竟是怎么到达牢狱这里的呢。

不知不觉中，我已经在娼馆中干活了。

被《不蚀金锁》的先代看中而成为暗杀者。

而现在则是娼馆街的保镖。

没有人能说出，人生的下一秒会发生何事。

或许人生会一落千丈，也或许会做出在无数个平行世界中最好的选择。

我知道的只是，拜《大崩落》所赐，我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大崩落》甚至改变了这座城市的样子。

本来，这座城市只是贵族住在上层，而民众则住在下层的，唯二的区域。

但是，伴随着崩落的地震令下层的一部分下沉，生成了一段地势更加低下的区域。

那就是牢狱。

名字的由来很简单。

在沉下的地基四周天然而生的悬崖断壁之下，人们很难从这里进出。

在《大崩落》之后——

牢狱中满是倒塌的房屋、伤者，还有死去的人们，救助的物资完全不够。

当然，也不能指望治安的维持。

牢狱完全陷入了无秩序的混沌状态。

但是，这片混乱意外地很快在一个势力的带领下恢复平稳。

那就是《不蚀金锁》的兴起。

他们在满目的荒芜与废墟上，为人们制定了规则。

同时，也很早地构造出用绳索和笼子来从下层获得物资的系统，独占了物流。

同时，为了牢狱的复兴而尽力，多数人都参与到了家园的建设中。

在不曾经历过的灾害面前束手无策的国家领导者失去了权力，牢狱变成了《不蚀金锁》的王国。

话虽如此，以仁义而著称的《不蚀金锁》的先代，也就是吉克的亲生父亲——

波尔兹·古莱德，也没有将国家的官员赶跑。

即使实质上和他们对立，但表面上还是委托他们来进行牢狱的治安管理工作。

当然，那是在他们经过充分的调教之后的事情。

在直到《不蚀金锁》王国完成的过程中，不服从他们的集团也都成为了那样的存在。

无论对于哪个组织来说，《大崩落》之后的混乱都是他们扩大势力的最佳时机。

而让这些家伙顺从我们，就是我和吉克的工作了。

挡我者，杀，杀，杀，杀……尽皆杀掉。

虽然为此也遇到过几次濒临死亡的危机，但在和吉克的彼此帮助下，我们总算排除了万难。

即使不再从事暗杀工作的现在，我也会去帮他的忙，正是因为我们从那时开始就结下的深厚羁绊。

嘛，应该说成是孽缘更为恰当。

即使是为了吉克，也要让她赶快把情报吐出来。

从窗外射入的晨曦，刺激着眼睛的深处。

结果，少女的身体一次都没有动过。

肚子好饿。

桌上只有干面包与极少的干肉。

虽然能够稍微减缓胃袋的悲鸣，但却不足以让我恢复通宵的体力。

有人在敲门。

凯伊姆：「是谁？」

艾莉斯：「你的艾莉斯」

.....

.....

.....

.....

艾莉斯：「抱歉」

凯伊姆：「知道就好」

打开门，后背照射着强烈晨光的艾莉斯正站在那里。

凯伊姆：「通宵后看到的你是个美女呐」

艾莉斯：「我什么时候都是美女」

毫不做作地说完后，艾莉斯走进屋子。

凯伊姆：「不会有点太早了吗」

艾莉斯：「不会」

与日出同时出现是艾莉斯的习惯。

艾莉斯：「吃这个吧」

凯伊姆：「噢」

艾莉斯递过来的布包中，装着尚温的鸡肉香草派。

凯伊姆：「这不是很棒吗」

这个和红酒很搭。

我把酒倾入杯中，快速地将派塞入口中。

香草与肉的香味同时涌入鼻腔。

趁着这份感觉还没有消失的时候，我喝了一口红酒。

派的盐分与甘甜，再加上红酒的酸涩融为一体，落入我的胃袋之中。

我呼了口气。

凯伊姆：「醒过来了」

艾莉斯：「吃过我的料理后有精神了吗？」

凯伊姆：「梅尔特的调味一如既往的绝妙啊」

艾莉斯：「嗯？」

凯伊姆：「你还以为能瞒过我吗？」

艾莉斯很不擅长做饭。

艾莉斯：「屈辱」

凯伊姆：「话虽如此，我还是很感谢你的这个点单」

艾莉斯：「用不着勉强自己来安慰我」

不开心地说完后，艾莉斯开始诊察床上少女的样子。

艾莉斯：「热度……没有」

艾莉斯：「脉搏也……没有」

凯伊姆：「喂」

艾莉斯：「开玩笑」

凯伊姆：「你傻啊」

凯伊姆：「那么，实际状况如何？」

艾莉斯：「虽然比昨天情况要好，但还是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会醒来」

凯伊姆：「这样啊」

真困扰啊。

和预想中的不同。

艾莉斯：「既然我已经来了，你就稍微休息下吧？基本上没怎么睡吧」

凯伊姆：「我不怎么困，还是去散步换换心情好了」

艾莉斯：「注意身体」

凯伊姆：「我很快就回来」

我拿起一片干肉放入口中后走出房间。

在普通的街道上，一日之计在于晨。

但，这里的早晨却漫步着夜晚残留的痕迹。

睡眼惺忪地走在回家路上的客人和娼妇。

野狗与老鼠贪婪地啃食着散落在街道上的呕吐物。

足以掩埋精液味道的，强烈的恶臭。

这就是贪恋着夜晚的人们，其欲望化为现世之物的结果。

对于不分目标照耀着万物的晨曦来说，是称得上残酷的景象。

女：「啊啦，这不是凯伊姆大人吗」

凯伊姆：「库罗蒂雅吗，好久不见」



路旁传来的声音的主人，是莉莉乌姆的头牌。

库罗蒂雅：「很抱歉，前些天在店内未能和您打招呼」

凯伊姆：「我只是找吉克有点事而已，不在意」

凯伊姆：「工作结束了吗？」

库罗蒂雅：「是的，刚刚结束，送客人回家了」

凯伊姆：「每天晚上能这么充实比什么都好啊」

库罗蒂雅：「托您的福，大家对我都很关照」

库罗蒂雅露出清澈的笑容。

即使在这个时候，她的眼神中也完全不见阴霾。

库罗蒂雅：「虽然平常的时间并不是很宽裕，但如果凯伊姆先生有兴趣的话，我肯定会留出时间来的」

库罗蒂雅：「不来赏光吗？」

库罗蒂雅捋了捋头发。

展露出深透入骨的魅力。

凯伊姆：「要和你共度良宵，需要更加闲适的时间」

库罗蒂雅：「啊啦，那么，我会充满期待地等着的」

凯伊姆：「那就这样」

库罗蒂雅开口叫住了作势离去的我。

库罗蒂雅：「啊，如果可以的话，请收下这个吧」

她取下身上一朵装饰的花，挂在我的身上。

库罗蒂雅：「虽然已经在我身上带过，但它的香气是非常好闻的」

库罗蒂雅：「我想，肯定能治愈您的疲劳」

凯伊姆：「我看看」

我深吸一口气，感受着沁人心脾的香味。

就像库罗蒂雅一样醉人。

即使在这污浊的空气中，也不曾丧失其光辉。

凯伊姆：「心情的确冷静下来了」

库罗蒂雅：「很高兴您能这样说」

库罗蒂雅优美地低头。

凯伊姆：「再见，辛苦了」

库罗蒂雅：「好的。请好好休息，凯伊姆大人」

我背向库罗蒂雅走开。

和那边的便宜女人果然不同

她直到我走到街道尽头之前，都一直挥着手目送我离去。

.....

如果那是真心流露的话，就没什么比这更好了。

凯伊姆：「抱歉，店还没开业就来打扰你」

梅尔特：「啊啦，难得会在这个时间来呢」

梅尔特：「只能招待些简单的东西，这样可以吗」

凯伊姆：「无妨」

梅尔特：「喝酒吗？」

凯伊姆：「我刚醒就过来了，拜托给我生姜茶」

梅尔特非常利落地将茶端了出来。

梅尔特：「啊啦，那朵花……哎一嗯一哦一」

凯伊姆：「不要说像个大叔一样的话」

梅尔特：「不光是艾莉斯，就连库罗都不放过，你肯定会被谁从背后刺一刀的」

凯伊姆：「别扯上库罗蒂雅」

凯伊姆：「那家伙在晚上是个大 S，这样的可不是我的菜」

梅尔特：「她在这方面是职业的，什么要求都能满足你哦」

凯伊姆：「那倒也是」

梅尔特：「什么啊，对她那个在意。明明都有我这样的女人了」

凯伊姆：「抱歉，那咱们就久违地来一发如何」

我越过柜台抓住梅尔特的胳膊。

梅尔特：「现在吗？」

凯伊姆：「讨厌？」

梅尔特：「……真没办法呢」

梅尔特：「那么，就在柜台上脱掉衣服吧」

凯伊姆：「你傻啊」

梅尔特：「啊哈哈，抱歉抱歉」

被反过来摆了一道。

梅尔特：「再这么开玩笑会被艾莉斯生气的」

凯伊姆：「让她生气去」

梅尔特：「啊，好残酷」

梅尔特：「你也知道那个孩子对你的执念吧？」

凯伊姆：「或许吧」

梅尔特：「不要说得这么冷淡啊」

梅尔特：「今天的早饭也是昨天晚上艾莉斯拜托我做的哦」

梅尔特：「我说要亲自拿给凯伊姆的时候，还露出了一副讨厌的表情呢」

凯伊姆：「因为，那家伙不是很喜欢梅尔特啊」

梅尔特：「明明我还很喜欢艾莉斯的，真无情呢」

梅尔特：「教教我该怎么和她沟通吧」

凯伊姆：「更没法和她沟通的我上哪知道去」

梅尔特：「明明都为她赎身了」

凯伊姆：「那都是过去，过去」

和那家伙的纠葛太过复杂，不想和别人讨论。

梅尔特：「真无聊呢」

凯伊姆：「再说，要说被赎身的话梅尔特也是吧」

凯伊姆：「你也想想那时候的事情啊」

梅尔特：「我啊」

梅尔特：「……嘛，都是过去的事了」

凯伊姆：「就是那么回事」

为梅尔特赎身的是《不蚀金锁》的先代。

除此之外我对此也并不感兴趣。

梅尔特：「然后，怎么样了，那个孩子」

梅尔特：「背后长着这个吧？」

梅尔特张开双手，模拟着翅膀呼扇的样子。

凯伊姆：「刚发病一天，现在艾莉斯正在照看她」

梅尔特：「如果她醒来以后想要吃什么东西的话，不用顾忌跟我说吧」

凯伊姆：「谢了」

凯伊姆：「接着……」

我把杯里留着的生姜茶一饮而尽后，从座位上站起。

梅尔特：「要回去了？」

凯伊姆：「啊啊」

梅尔特：「那么，我也睡觉了」

在柜台上放了几枚铜币后，我走出酒馆。

少女声：「呀啊？！」

凯伊姆：「……」

看来麻烦醒过来了啊。

艾莉斯则正在对床上的少女霸王硬上弓。

艾莉斯：「别、闹、了、赶、快、躺、下」

少女：「请、不、要、这、样、做」

艾莉斯：「我，说过，我是，医生了吧」

少女：「骗人，会进，地狱，的哦」

少女拼命地抵抗着要将她按倒在床上的艾莉斯。

凯伊姆：「正在调戏中吗？」

少女：「咦？！」

看到我到来的少女小小的悲鸣声上扬了。

而艾莉斯不失时机地制住了少女脱力的双臂。

少女：「好痛好痛好痛好痛」

艾莉斯：「凯伊姆，太迟了」

凯伊姆：「抱歉」

凯伊姆：「你还会对胳膊用的关节技啊」

我走近床，代替艾莉斯压住少女。

艾莉斯：「这是职业病，身体已经很熟悉了」

艾莉斯站起身子，整理着乱蓬蓬的头发和衣服。

艾莉斯：「真是的，胸前居然还挂了朵花，是去转换什么精神了啊」

凯伊姆：「什么都没做，只是刚好遇到库罗蒂雅，花是她给我的」

艾莉斯：「哎，库罗呢……」

凯伊姆：「别用这种眼神瞪着我，真麻烦」

我把心情不佳的艾莉斯丢在一边，转而面向少女。

或许是已经认命了的缘故，她停止了抵抗，只是一脸害怕地看着我。

凯伊姆：「话先说在前头，我们不打算害你」

凯伊姆：「还有，这个女人是货真价实的医生」

少女：「您，您是？」

凯伊姆：「我？娼馆街的万事屋」

少女：「万事屋是做什么的呢？」

凯伊姆：「什么都做」

少女：「什么都做啊，原来如此……」

少女：「也，也就是说也会做强暴的事情喽？！」

凯伊姆：「给我安静点」

我把少女丢到床上。

少女：「呜呜……」

艾莉斯：「把她惹哭了」

凯伊姆：「你闭嘴」

艾莉斯：「闭上了」

我拿过椅子摆在床前。

少女仿佛是要守护自己的身体般，紧紧地抱着毛毯。

凯伊姆：「你知道自己被卖来牢狱了吗？」

少女：「是，是的……」

凯伊姆：「是和你处境相同的那些女人一起坐在马车上，没错吧？」

少女：「……是，的」

凯伊姆：「那之后发生了什么事？」

少女：「……」

凯伊姆：「我问你发生了什么事」

少女：「那，那之后……那之后呢……」

少女：「那个……那个……那之后……」

凯伊姆：「……」

少女紧张的脸上沁出汗水。

过度的害怕与紧张甚至令她没有力气转头。

看来要费一番功夫了。

凯伊姆：「我再说一遍，好好听着」

凯伊姆：「坐上马车之后发生了什么？如果记不住的话，就老实说自己记不住」

我努力地用温柔的说法问道。

少女：「唔……」

少女：「那个……坐在马车上看不到外面……只知道它一直在跑……突然，有了很大的晃动……」

凯伊姆：「然后呢？」

少女：「……」

激动的少女停止了呼吸。

有如薄薄花瓣般的嘴唇丧失了血色。

凯伊姆：「然后呢？」

少女：「回过神的时候，我已经倒在了地上……四周……」

凯伊姆：「四周？」

少女：「唔，啊……」

少女：「啊，啊，啊……」

少女的身体颤抖着。

强烈的痉挛令她的上下牙关不停地打战。

凯伊姆：「周围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

少女：「不，不行……我不，知道……稀……呜……」

少女：「呜……稀……咕……呜，呜……」

那是副即使在看惯了尸体的我眼中都无法忍受的光景。

对于这个小女孩来说刺激太强了吧。

凯伊姆：「……」

正在我这样想着的时候，脑中的直感向我发出警告。

表情，态度，声音……虽然无法判断，但总有种无法释然的感觉。

这是从小的时候就在牢狱的底部杀人的自己的直感。

我需要取得她某种程度的信赖。

这里就慎重行事吧。

艾莉斯：「变成这样的话，能说的话也说不出来了」

凯伊姆：「没办法」

艾莉斯抚摸着仍然在颤抖的少女的后背。

艾莉斯：「不要紧，不要紧了」

少女：「呜……呜，呜……」

即便如此，颤抖仍然无法立刻停止。

凯伊姆：「交给你了」

艾莉斯：「被强加了麻烦的事呢」

就算嘴上不胜其烦地这么说，艾莉斯还是努力地试着让少女冷静。

在少女的呼吸终于平静下来之后，问话再度开始了。

凯伊姆：「我们是把你买来的娼馆的相关人士」

凯伊姆：「刚才也说过，你可以放心，我们不打算害你」

艾莉斯：「是这个人帮助把倒在路上的你捡回来的」

少女：「帮助了……我？」

少女睁开眼睛。

艾莉斯：「总而言之，现在就好好休息吧」

少女：「好的」

看来紧张感稍微解除了。

幸好有同性在场。

艾莉斯：「来，躺下吧」

在艾莉斯的催促下，少女躺回了床中。

少女：「呃呃？！」

少女跳了起来。

少女：「嗯？啊咧？」

将手放在自己的后背，慌张地摸索着。

这家伙还不知道，那里已经长出了一个新的部位吧。

凯伊姆：「是这里」

我将少女的手引导到那小小的突起处。

少女：「哎？哎？……哎？」

少女用求救般的眼神看着我们。

艾莉斯与我相顾耸肩叹气。

凯伊姆：「是翅膀，你得了羽化病」

少女：「哎……」

是因为刚才的说法而太过震惊了吗。

少女只是呆在那里，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

少女：「不要……」

凯伊姆：「？」

少女：「不要……不要……」

少女：「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啊啊啊——！」

少女从床上滚落，向大门冲了过去。

少女：「呀啊」

然后重重地摔倒了。

连自己的脚已经被绑住这个事实都没能发现，看来内心动摇的很严重啊。

少女：「不要……救救，我……」

少女试图爬离束缚着她的床，向门口伸出手去。

我抓住了那只胳膊。

少女：「欸？！」

凯伊姆：「别担心，我们不会把你送到羽狩那里」

少女：「你，你在骗我」

艾莉斯：「我说真的」

虽然很麻烦，但这里还是要适当地扯谎。

凯伊姆：「这家伙是医生，知道羽化病是很难传染的」

少女：「唔，唔……可是……」

凯伊姆：「或许你已经忘了，不过你可是被娼馆买下的身份」

凯伊姆：「如果逃走的话，就要有被那里抓到的觉悟」

凯伊姆：「就算这样你也要逃吗？」

少女微微地摇了摇头。

凯伊姆：「给我老实地睡觉」

胳膊被放开后，少女无力地坐回床上。

艾莉斯哄着她入睡。

看来总算是冷静下来了。

这份工作比教育乳臭未干的小屁孩还费劲。

艾莉斯：「我让她喝下了镇静剂」

艾莉斯：「我想这样就应该能安静个半天左右了」

凯伊姆：「帮大忙了」

凯伊姆：「我现在要去吉克那里」

凯伊姆：「顺便也要去昨天的现场看一眼，暂时是回不来了」

艾莉斯：「了解」

轻轻挥了挥手后，我从房间中走出。

凯伊姆：「打扰了」

我推开厚重的木质门扉。

房间内充斥着烟卷的香气。

吉克：「哦」

凯伊姆：「那个女的醒了」

吉克：「有什么收获吗？」

凯伊姆：「没有，看来还需要一段时间」

凯伊姆：「一说到被袭击的场景，她就哭了出来」

吉克：「看起来现场的状况相当凄惨啊」

吉克：「去清理的奥兹报告的时候，恨得牙痒呐……」

吉克：「而且也吃不下饭，饭钱倒是因此而省下来了」

吉克毫不有趣地嗤鼻一笑。

凯伊姆：「刚才艾莉斯让她睡着了。嘛，暂时先观察一段时间吧」

吉克：「知道了，在她一五一十地招出来之前就拜托给你了」



凯伊姆：「话说，有犯人的线索了吗？」

吉克：「照奥兹的说法，似乎是『怪物』的手笔」

凯伊姆：「怪物吗……的确，那些尸体的惨状不是一般人能弄出来的」

吉克：「不，奥兹的这个『怪物』的说法并不是在打比方」

吉克：「那些人似乎是被某种非人的生物杀掉了」

凯伊姆：「如果那种东西真实存在的话，请一定要让我见识见识」

凯伊姆：「奥兹也开始嗑最近流行的那个药了吗？」

吉克：「不，我是说真的」

凯伊姆：「？」

桌子上摆着的，是一根黑色的羽毛。

没有光泽，巨大的漆黑羽毛，到处附着着已经干掉的鲜血。

吉克：「在现场发现了这个」

凯伊姆：「这是乌鸦的羽毛吧」

吉克：「或许是那样」

吉克将烟卷点燃。

贪婪地吸了两口，感受过醉人的香味后，终于开口说道。

吉克：「最近有个传闻，说是一只黑色的怪物正在到处杀人」

吉克：「事实上，在这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发现了很多具凄惨的尸体」

凯伊姆：「我倒是没听说过」

凯伊姆：「有确实看到过黑色怪物样子的人吗？」

吉克：「至今为止还没有」

吉克：「不过，在尸体的旁边发现了与这个相仿的羽毛」

凯伊姆：「所以就认定是黑色怪物干的了？」

凯伊姆：「居然会相信这种童话，一点都不像你」

吉克：「我没有相信，但是，也不打算予以否定」

吉克：「能够断定的，就只有这份谣言，这根羽毛，还有人类所无法制造的凄惨尸体而已」

正如吉克所言。

事实就应该当做事实来看待。

凯伊姆：「那么，我也再去趟现场看看」

吉克：「哈哈，相当的热心啊」

凯伊姆：「只是想看看天色明亮时的现场而已」

犯人是不是怪物先姑且不论，那里是我差点被杀掉的地方。

必须去确认有没有能与犯人联系起来的事物。

吉克：「嘛，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啊」

吉克：「虽然奥兹已经基本上打扫干净了，不过只是去看看又没什么损失」

凯伊姆：「啊啊」

我微微扬手走出房间。

一群孩子正聚在一起争夺着剩饭。

在毒品的效用下被幻象所吞噬的男人。

穿着满是破洞的内衣，指着人们抽风般大笑的女人。

在我眼前闪过，勾出内心记忆的，便只有这一幕幕毫无新意的景象。

在上层和下层无法容许存在的惨状，在这里却是最平常的存在。

我来到了昨天晚上被袭击的地方。

距离惨剧的现场还有一小段距离。

会不会找到有关犯人的线索呢。

探索了一段时间以后，没有任何明显的收获。

接下来是杀人现场。

在转角处就已经能闻到扑鼻的腥臭。

仍然残留在小巷中的血液及肉片，正在被老鼠们甜美地啃噬。

看来，虽然奥兹只进行了最低限度的清扫，但也并没有遗漏的地方。

无论是能够显示受害者身份的东西，还是显示犯人身份的东西，都没有被留下来。

没有收获吗。

凯伊姆：「？」

背后不详的预感让我猛地回头。

小巷中似乎正好有人走了进来。

是个女人。

和这边的人相比，身上太过干净了。

而且，走路的方式也满是破绽。

仿佛是来游山玩水一般地，不停张望着环顾四周。

与这个地方太不相称了。

在确认我的样子以后，她快步向这边走来。

女：「那个，不好意思」

没有映上阳光的洁白面孔。

纯朴的眼瞳凝视着我。

牢狱里不存在拥有这种眼神的人。

女：「我有些事想要询问，不知您是否有时间」

凯伊姆：「啊啊」

女：「在这边没有看到什么奇怪的东西吗？」

凯伊姆：「你是说什么时候的事？」

女：「从昨天夜里到现在」

凯伊姆：「在那边散落的血肉不奇怪么？」

女：「哎……」

少女看向四周。

然后立刻因为恐惧而颤抖。

女：「啊，啊，啊……这，这些是，真正，的……」

凯伊姆：「是真货。没有人会搞这种过于恶趣味的恶作剧」

凯伊姆：「那么，想要找的就是这些东西吗？」

女：「不，不是的……虽然，这些也很异常，但我要找的东西和它们有少许的不同」

是想探究某件事情吧。

说不定，这个人和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有什么关系。

凯伊姆：「你究竟在找什么？」

女：「我，我也不是很清楚」

凯伊姆：「……」

这家伙是笨蛋么。

凯伊姆：「你是从哪里来的？」

女：「对不起，我不能说」

凯伊姆：「哈啊？」

女：「我知道自己的无礼，对此我深感抱歉」

少女的动作十分刻板。

这女人真不知所谓。

稍微改变下进攻的方式吧。

凯伊姆：「昨天，有六个人在这里被杀了」

女：「哎？」

凯伊姆：「我受官员所托来调查这件事」

凯伊姆：「所以，才会因为你奇怪的问题而产生警惕。抱歉吓到你了」

女：「是这样啊，辛苦您了」

少女低头行礼。

完全相信我了啊。

凯伊姆：「如果，对这个事件有什么头绪的话，我希望你能告诉我」

女：「我是刚刚才从您那里得知，这里发生了那种事件的」

凯伊姆：「那么，你是为什么而在这里的？」

女：「这是主人的命令，我也不知道详情」

凯伊姆：「你的主人是谁？」

女：「那个……」

凯伊姆：「不能说吗？」

女：「是，是的，十分抱歉」

少女露出打心底里抱歉的表情。

看上去并非演技，而是真正地在为此而感到困扰。

我已经快发疯了。

凯伊姆：「那么，如果对这个事件有什么头绪的话，不管是什么都好，请告诉我」

女：「所以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女：「只是来看这里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东西而已」

凯伊姆：「拜托了」

女：「真的，我没有说谎」

邋遢的男人：「没错—那位小姐是非常正直的呢」

胖男人：「说谎的，是那边的小哥哦」

小巷中响起新的声音。

两个小混混出现在我们眼前。

女：「这，这是怎么回事？」

邋遢的男人：「什么受官方所托，肯定是信口开河的谎话嘛」

胖男人：「在牢狱里，可没有会调查杀人案的官吏啊」

邋遢的男人：「那边的那个小哥可是把小姐你骗得不浅呐」

女：「怎，怎么会」

凯伊姆：「饶了我吧，骗你的是那边的男人才对」

女：「哎？哎？」

少女用困惑的视线来回打量着我和小混混的表情。

邋遢的男人：「这里就是有这种坏家伙在，很危险的哦」

胖男人：「我们会把你带到安全的地方的，来，快过来吧」

小混混向少女伸手。

我抓住了那只胳膊。

胖男人：「啊啊？」

咚嘎

鲜血四散，男人倒在地面上。

我给了他的鼻子一拳。

女：「请，请不要行使暴力」

邋遢的男人：「混蛋！！」

另一个人拔出小刀挥舞着。

不过，动作却完全不入流。

我折断了他的胳膊。

邋遢的男人：「噢，噢，噢噢噢噢噢……」

女：「你做了什么」

少女生气地瞪着我。

为什么要责怪我啊。

凯伊姆：「如果放着他们不管的话，受伤的人可就是你了」

女：「那些先生是要来帮助我的……」

凯伊姆：「你这么想的根据是？」

女：「那个……」

女：「但，但是，行使暴力是肯定不对的」

凯伊姆：「算了」

心情真糟。

放着这家伙不管回娼馆街去吧。

女：「你要去哪里？」

凯伊姆：「去哪都和你无关吧」

凯伊姆：「既然你觉得那些男人是好心要帮你的话，就留下来看护他们来报恩吧」

我背向少女。

女：「啊」

这女人真麻烦。

本来还以为能从她嘴里得到什么情报，结果却只是白忙了一场。

女：「……」

凯伊姆：「……」

女：「……」

凯伊姆：「……」

背后有人跟着我。

我转过身去。

凯伊姆：「你想干什么？」

女：「那，那个……」

少女低下头去。

虽然想要从喉咙里发出声音，但却只有身体在不停地颤抖。

凯伊姆：「有话快说」

女：「那个……」

女：「请你带我……到大路上去」

凯伊姆：「为什么？」

女：「那个……」

是因为迷路了，还是因为害怕呢。

女：「我，我好……害怕」

凯伊姆：「听不见」

女：「我好害怕」

凯伊姆：「说清楚点」

女：「我好害怕！」

少女的声音响彻小巷。

凯伊姆：「哎」

凯伊姆：「跟着我走的话，说不定会被做很糟糕的事哦」

少女摇了摇头。

女：「我，我相信，您不是会做坏事的人」

凯伊姆：「你是笨蛋么」

毫无根据地就把别人当成好人。

但也总不能放着她不管。

我再次背过身去。

真麻烦，赶快给她带完路然后撤退吧。

凯伊姆：「我也会经过大路」

女：「啊……」

我们在污浊的空气中缓缓前行。

正当快要走到大路上的时候，一个很少见的东西映入我的眼帘。

是一架漆黑色的马车。

女：「我到了」

身后传来安心的叹息声。

少女从我身旁经过，向马车跑去。

右手轻轻地敲了敲车体后，门微微地开启。

少女与车里的人说了些什么事后，向我这边转了过来。

女：「主人想要对您致谢」

凯伊姆：「嚯」

疑似圣职者女性的主人么。

我警戒着走近马车。

女：「赠君一言」

凯伊姆：「哈？」

我可不需要什么忠告。

她以为自己是哪国的大人物啊。

主人：「你……」

我不由自主地被这铃音般悦耳的声音所吸引。

主人：「你关照了我的随从」

主人：「你受累了」

受累了，吗。

看来似乎是个地位很高的人。

我还以为她会继续说下去，但对话却到此就为止了。

凯伊姆：「你是……」

门被关上了。

凯伊姆：「喂」

女：「真的非常感谢」

仿佛遮挡着问话般，少女站在我的前面。

凯伊姆：「无须多礼。你的主人究竟是谁？」

女：「请恕我无可奉告」

拒绝回答的少女低头致歉。

女：「这是我们的谢礼，虽然有些少，但还是请您收下」

少女拿出一个小皮袋。

凯伊姆：「没有必要」

女：「这是主人送给您的」

凯伊姆：「……」

少女露出困惑的表情。

女：「非常感谢您」

少女擅自地行了一礼后，就将皮袋放在了地面上。

然后，坐到了赶车人的旁边。

女：「失礼了」

在轻轻的车轮声中，马车向前行进。

我大致扫视了一边车身，但却并没有看到纹章之类的装饰。

这驾车刻意去掉了装饰。

坐着那种车的家伙，来到牢狱——而且是杀人现场，究竟有什么事要做。

凯伊姆：「哎呀哎呀」

我捡起掉在地上的皮袋。

虽然能够感受到沉甸甸的重量，但其大小却似乎与硬币不符。

假币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说不定那个女人其实是个很难对付的角色。

我确认着袋中的内容物。

凯伊姆：「这些是……」

好久没有看到过实物了。

这是比看惯了的金币大上两圈的硬币。

《圣铸金币》

一般不会用来流通，而是作为教会的赏赐所使用的特别硬币。

果然是教会的相关者么。

突然，我想起了坐在马车里的女性的声音。

我曾经听过那个声音。

而且还是在最近。

凯伊姆：「怎么会……」

难道是圣女吗？

我回头看去，马车已经消失在视野之外。

向吉克大概报告完情况后，我返回家中。

少女：「吓啊？！」

又开始了啊。





艾莉斯：「别、闹、了、赶、快、脱、掉」

少女：「请、不、要、这、样、做」

艾莉斯：「别什么、都给我、抵抗啊」

两个半裸的女人纠缠在一起。

这些家伙在干什么呢。

凯伊姆：「你们就不能稍微安静点么？」

艾莉斯：「啊，凯伊姆」

少女：「呀啊！」

少女为了遮住身体而拼命地挣扎，但却逃不过艾莉斯的魔爪。

平坦的胸部基本都露出来了。

凸显的肋骨诉说着贫穷的营养状态。

少女：「请让我遮上」

少女：「话，话说，你也全被看光了」

艾莉斯：「正如我所愿」

少女：「不感到害羞吗？！」

艾莉斯：「因为已经被看过无数回了」

凯伊姆：「没看过」

这家伙脑子又犯病了。

少女：「你或许不介意但是我可不行」

艾莉斯：「废话少说」

凯伊姆：「太吵了，你们两个」

少女：「哇噢」

我把床单向半裸的两人扔去。

凯伊姆：「拿这个遮一下」

艾莉斯：「明明很开心」

凯伊姆：「别唧唧咕咕了」

两个人蠕动着用毛毯盖住身子。

凯伊姆：「先给我说明下状况」

艾莉斯：「这个孩子身体很脏，我想给她擦擦」

少女：「请从一开始就这么说」

凯伊姆：「艾莉斯，别什么事都惹麻烦出来」

艾莉斯：「真是的，说得好像是我的错一样」

艾莉斯露出「真拿凯伊姆没办法呢」的苦笑。

她是在等我吐槽吧。

凯伊姆：「罢了，赶快换好衣服」

我走到外面。

不久之后再进房间，两人已经换好了衣服。

少女在床的一角抱膝而坐。

凯伊姆：「换上正经的衣服以后，看上去还是相当不错的啊」

艾莉斯：「喜欢这个孩子吗？」

凯伊姆：「你好歹也是个医生，拜托不要总是说些废话」

我无视掉艾莉斯，转身看向少女。

凯伊姆：「你肚子饿吗」

少女：「啊……哎……」

身体僵硬的少女向我看来。

虽然还有些稚气未脱，但已经是个相当的美人胚子了。

只是，

因为恐惧与不安而露出的谄媚的眼神。

脸上自动浮现出的做作的微笑。

这是心理上还没有从奴隶身份挣脱出来的人的表情。

凯伊姆：「我问你是不是饿了」

少女：「是……是的」

少女总算点了点头。

一向很细心的艾莉斯，已经用木盘子装了食物放在床上。

少女一动不动地盯着盘子。

能够听见她的喉咙咽下唾液的声音。

凯伊姆：「在吃饭前我有话要问你」

凯伊姆：「在你被袭击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什么光？」

少女：「光……」

少女的表情微微显露出胆怯。

凯伊姆：「有什么印象吗？」

少女：「虽然，感觉上好像是看到过什么东西……」

少女：「但只要一想起来……就会感觉非常害怕……」

凯伊姆：「稍微加点油」

凯伊姆：「能想出来的话，就可以吃饭了」

少女：「呜……好的」

少女歪了歪眉毛。

没有血色的额头沁出一层薄薄的汗水。

凯伊姆：「怎么样？」

少女：「嗯……那，那个……」

凯伊姆：「……」

我观察着少女。

上次问这个同样问题的时候，这家伙的回答就有让我不能释然的感觉。

这次强行给她加诸紧张感试试。

凯伊姆：「给我想起来」

少女：「对，对不起……我，我……」

凯伊姆：「想起来」

凯伊姆：「再这么糊弄下去，你会后悔的」

少女：「嗯……唔……咕……」

少女：「呜，咕……」

少女用手掩嘴。

凯伊姆：「吐出来也无妨」

艾莉斯：「已经够了」

艾莉斯：「今天就让她休息下吧？」

凯伊姆：「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温柔了？」

艾莉斯：「我只是觉得，这么硬来的话，能想起的事情都会变得想不起来了，仅此而已」

这是身为医生的艾莉斯的说法。

姑且听从她的话吧。

凯伊姆：「……知道了」

凯伊姆：「嘛，渐渐地总能想起来的」

少女：「……对不起」

少女露出沮丧的表情。

不过，注意力很快就跑到了面包那边。

凯伊姆：「……」

虽然没有确切的证据，但她果然有什么地方在瞒着我。

如果这家伙只是在装作忘记的话，是什么理由让她这样做？

我试着稍稍思考。

少女：「……」

一道炽热的视线投在我的身上。

明明刚才还是一副要吐的样子，还真是个现实的家伙啊。

凯伊姆：「吃吧」

少女：「……呃！」

少女毫不犹豫地开始大快朵颐。

凯伊姆：「别把床弄脏了」

少女：「嗯，嗯」

艾莉斯：「一边点头一边还在往外撒」

凯伊姆：「真是的」

饥饿可以简单地夺取一个人的所有感情。

仅仅为了极少食物，强者便会施加暴力，弱者则会出卖人格。

这是牢狱中日常的风景。

尤其最近更是饿殍遍野。

看起来，随着物价的逐年上涨，人数也多了起来。

用吉克的话来说，这个问题似乎不只在牢狱中发生。

整个城市都笼罩在饥饿的黑云中。

发生了什么变故吗。

把食物倒入腹中的少女，仿佛断电般睡了下去。

是想要在明天把重要的事都想起来吧。

有人在敲门。

吉克的声音：「呜呼呼，是人家，快开门」

出现了一个令人倒胃口的家伙。

无视之。

吉克的声音：「好一啦，别欺负人家了啦」

少罗嗦。

艾莉斯：「我去看看」

凯伊姆：「用不着管他」

艾莉斯擅自动了起来。

艾莉斯：「约好的暗号是？」

吉克的声音：「凯伊姆和艾莉斯卿卿我我，凯伊姆和艾莉斯卿卿我我」

艾莉斯：「答得很好」

喀嚓

吉克的声音：「让・您・久・等・了～」

凯伊姆：「去死」

梅尔特：「啊啦，怎么说得这么过分呢？」

梅尔特从某个笨蛋身后露出头来。

凯伊姆：「你也在啊」

梅尔特：「在哦」

艾莉斯：「有什么事？暗号必须和我对上才行」

梅尔特：「艾莉斯和梅尔特卿卿我我」

艾莉斯：「客人请回吧」

梅尔特：「不要那么冷淡嘛」

吉克和梅尔特走进房间。

艾莉斯一边威吓着梅尔特，一边站到我身边。

吉克：「这家伙说要来看看情况，所以就跟过来了」

梅尔特：「打扰到你们了吗？」

凯伊姆：「没有」

凯伊姆：「不过，女的睡着了哦」

梅尔特：「没关系，我只是来看看她长什么样子的」

梅尔特观察起床上的少女来。

梅尔特：「啊啦，这不是很可爱吗」

梅尔特：「不能当做商品真浪费呢」

吉克：「就是这样」

吉克：「翅膀是来到牢狱以后才长出来的，也不能向他们要求退货」

梅尔特：「身体的状况呢？」

艾莉斯：「吃完饭就这么睡了」

吉克：「问出什么了吗？」

凯伊姆：「毫无收获，这次事件似乎让她精神有些错乱」

梅尔特：「遭遇了很可怕的事情，这也是没办法的吧？」

吉克：「艾莉斯，你没有能恢复记忆的药吗？」

艾莉斯：「有倒是有，不过吃完药后什么都想不起来变成废人的可能性比较高」

梅尔特：「那种东西到逼不得已的时候再用」

虽然梅尔特心肠很软，但也没有说不让我们用。

吉克：「不能做些什么吗？」

艾莉斯：「我想，她只是因为遭遇事件而一时间有些混乱」

艾莉斯：「消除了紧张与不安之后，自然而然就能想起来了」

吉克：「那么，就让我用华丽的按摩来为她缓解紧张吧」

梅尔特：「吉克的手法一点也不舒服呢」

吉克：「为什么总是要这么伤害我啊」

凯伊姆：「不过，说是要消除紧张，具体应该怎么做？」

梅尔特：「首先先说些温柔的话如何？凯伊姆，能做到吗？」

凯伊姆：「就是要做个绅士么」

梅尔特：「怎么样？」

凯伊姆：「这女的醒来以后你就知道了」

梅尔特：「真有自信呢，那么，这个孩子叫什么名字？」

凯伊姆：「艾莉斯，名字是？」

艾莉斯：「不知道」

瞬间回答。

梅尔特：「真是优秀的绅士淑女呢」

梅尔特摊手摆出无可奈何的姿势。

梅尔特：「嘛，总而言之，想让她放下心来，首先就要让她知道自己不会被加害」

凯伊姆：「我刚才就在问具体应该怎么做了」

梅尔特：「我想想……」

梅尔特：「试着陪她出门走走怎么样？」

梅尔特：「然后给她吃些美味的食物。啊，当然是在我的店里了」

吉克：「这样可能确实能排解压力」

凯伊姆：「你要我和羽化病人开开心心地去约会吗？」

凯伊姆：「外出的时候发生什么事该怎么办？」

梅尔特：「发生事件的话才是最好的时机吧」

梅尔特：「被华丽地救下以后，少女的心就被抓住了哦。女孩子对值得依靠的男生最没辙了」

艾莉斯：「顺带一提我也是」

凯伊姆：「无用的情报」

吉克：「什么一啊，我们会给你应援的。加油吧」

凯伊姆：「只是加油的话狗也能做到」

吉克：「你在哪里见过会加油的狗？哎哎？什么时候看到过？」

我用拳头封住了他的嘴。

梅尔特：「所以，在女孩子受到危险的时候，就成为拯救她的英雄吧」

凯伊姆：「嗯，那我走了」

艾莉斯：「我不允许凯伊姆去做危险的事情」

凯伊姆：「好，那你就代替我去……」

艾莉斯：「不要」

凯伊姆：「你这家伙，太没责任感了吧」

艾莉斯：「不用这么夸奖我」

艾莉斯露出开心的笑容说道。

吉克：「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总之去试试看吧」

吉克：「路上把她吃掉也无妨」

凯伊姆：「女人已经够多了」

艾莉斯：「这可是新情报」

凯伊姆：「别对我每句话都吐槽」

吉克用指尖敲了两下桌子。

吉克：「说真的……」

吉克：「对于我这边来说，毫无疑问是希望引出尽可能多的情报的」

凯伊姆：「你以为我都几岁了，还让我去看小孩啊」

吉克：「你可以这么想，这是在对重要的线人进行监视」

梅尔特：「噢—很有建设性的意见嘛」

艾莉斯：「凯伊姆可以的，你只要想做就能做到」

从这些家伙的话里完全感觉不到诚意的存在。

梅尔特：「不管是不是营业时间，都可以来我这里吃饭哦」

梅尔特：「我也可以成为女孩子的玩伴呢」

虽然很麻烦，但我也很想知道有关那时一闪过的光芒的情报。

如果在我的强迫下，女孩子忘记了原本该记得的事情的话，那比她从一开始就什么都想不起来还要更糟。

有能在一旁监视着不让她惹出乱子的人当然是最好了。

凯伊姆：「真没办法」

我不情不愿地答应下来。

凯伊姆：「为保险起见我确认一下，知道这女的是羽化病人的就我们四个吗？」

吉克：「啊啊」

。凯伊姆：「知道了，注意不要让这件事被更多人知道」

艾莉斯基本上不会和我们三个之外的人说话，梅尔特的口风严密也毋庸置疑。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梅尔特：「那么～凯伊姆准备什么时候搞定这个女孩子呢」

凯伊姆：「麻烦事越早完越好」

梅尔特：「哈～哈，还真是有自信呢」

梅尔特：「那么，我就在店里恭候大驾」

艾莉斯：「我也回去了，照顾小孩很累」

吉克：「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咔嚓

三人走了出去。

真是一帮吵闹的家伙。

少女：「唔，唔～嗯……」

少女翻了个身。

就因为这家伙的记忆不能马上恢复，害得我也要做那么多麻烦的事。

凯伊姆：「真是的」

我坐在椅子上，干饮着没有下酒菜的果酒。

凯伊姆：「呼……」

果酒的酸涩在口中蔓延。

明天去梅尔特那里买些新酒吧。

我注视着睡着的少女。

……这家伙也是吗。

自惨剧中生还。



没能死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和我是同类。

即使是现在，在梦中也在痛苦地探求着吧。

为什么自己要遇到这种事情。

将自己卷入的悲剧究竟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

回答很简单。

既无理由，亦无意义。

听起来很荒唐吗？

没错，就是这么荒唐。

无论是哭泣还是笑对，不讲理的诸事都不会从这世上消失。

所以，人们就必须学会坚强，直到可以让自己忍受这种种荒谬的事。

不去探索理由或意义。

而是，直面眼前的事实，学会不去执著于此的坚强。

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得出这个结论。

这家伙，又要多久才能寻觅到自己的答案呢？

梅尔特：「那么，我就在店里恭候大驾」

艾莉斯：「我也回去了，照顾小孩很累」

吉克：「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咔嚓

少女：「……」

除了被称作凯伊姆的男人以外，其他人都离开了。

这些人似乎都很想从我这里得知昨天夜里发生的事情。

虽然姑且装作没有想起来的样子——

不过，果然还是应该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们吗。

可是，如果都说出来的话，我会被怎么对待呢。

是要在工作之前先问清我的底细吗？

不，应该不是那样。

现在的我已经是羽化病人。

已经不能做什么工作了。

这样说来……

我应该会被丢掉，然后被羽狩带到什么地方去吧。

应该是这样。

少女：「（不要……）」

我不想再受到更多的痛苦了。

没错。

我不能把自己所知的事情告诉他们。

假装忘记，尽可能拖延时间，观察一下这个叫做凯伊姆的人吧。

或，或许他是个好人也说不定。

少女：「……」

虽然知道按理说来这是最好的选择，但我的心里还是有些不舒服。

因为我欺骗了这个叫做凯伊姆的先生。

明明一直被人利用而生活至今，在利用他人的时候却仍是如此的难过。

明明必须要做些什么的。

啊啊……

果然，命运注定我只能拥有一个不幸的人生呢。

少女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

少女：「嗯嗯～睡得好饱」

少女：「哈啊……今天天气真好」

露出平和的表情眺望窗外。

她是刚睡醒，把自己的处境给忘了吧。

凯伊姆：「醒了么」

少女：「咦？！」

少女在床上跳了起来。

慌张地环顾四周后，原本开朗的表情瞬间黯淡下来。

少女：「对了……这里是……」

凯伊姆：「睡得舒服吗？」

少女：「啊……那个……」

少女：「真，真对不起，我这种人睡在了您的床上」

少女深深地低下头。

凯伊姆：「没关系」

凯伊姆：「比起这个，我想知道你休息得怎么样」

少女：「哎，是的……十分舒服」

少女：「感觉就好像浮上云霄一样」

是想要讨好我吗。

但是，就算是奉承话这也过头了。

凯伊姆：「那就好」

尽管觉得很可疑，我也还是向她露出笑容。

虽然很麻烦，我今天还是必须要取得这家伙的信任。

凯伊姆：「这里有水，至少洗把脸吧」

少女：「哎？」

凯伊姆：「讨厌吗？」

少女：「不，对不起」

凯伊姆：「我出去等着，洗完了就敲敲墙壁告诉我」

少女：「非，非常感谢」

少女来不及掩饰微微发呆的表情，就连忙低下头去。

收到信号后，我返回房间。

凯伊姆：「清爽了吗？」

少女：「啊，是的」

少女：「那个，毛巾……我会给您洗好的」

凯伊姆：「不用在意那种事」

少女：「不，把我弄脏的东西洗干净，是我的本分」

凯伊姆：「相当的卑屈啊」

凯伊姆：「用不着这么顾虑」

少女：「那个……好，好的……对不起……」

我从困惑的少女手中拿过毛巾与脸盆。

这个女人似乎有不管什么事都要道歉的习惯。

果然是久经人使唤的类型。

凯伊姆：「抱歉，之前对你过于粗鲁了」

凯伊姆：「你应该觉得很不可思议，为什么我会突然对你这么好吧」

少女：「那，那种事情……」

少女目光下沉。

没有否定的态度，就表示她肯定了我的说法。

所以我才要编这段话出来。

凯伊姆：「对你温柔的理由很简单」

凯伊姆：「我从前也有过很糟糕的经历」

凯伊姆：「只要想起那时候的事……就不由得会感到难过」

我试着用同样的境遇来打动她。

虽然没有说出具体的情况，但这也并非是在骗人。

少女：「您也是……吗」

凯伊姆：「啊啊」

少女抬眼窥视着我。

在发现和我的目光相对以后，连忙将眼神移开。

是在观察我的表情吧。

凯伊姆：「不过，被人用您来称呼听着很不舒服」

凯伊姆：「我叫凯伊姆，你呢？」

少女：「我……？」

少女：「我被人叫做缇娅」

缇娅：「本名好像是尤斯蒂娅，但我也不是很清楚」

凯伊姆：「这不是你的真名吗？」

缇娅：「因为我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

凯伊姆：「有养父母吗？」

缇娅：「那个也不大清楚……」

缇娅：「侍奉过的人倒是有很多」

洗完毛巾以后，我将温热的茶水递给缇娅。

凯伊姆：「冷静点」

缇娅：「啊，是的」

凯伊姆：「别烫伤了」

缇娅点了点头，将嘴凑到杯子上。

缇娅：「……很好喝」

缇娅：「我从出生到现在，头一次喝到这么好喝的茶」

凯伊姆：「是吗，你也会区分味道的好坏啊」

缇娅：「啊，虽然不懂太难的事情，但是我还是知道什么美味的」

缇娅柔和地笑着。

说实话，这个茶着实不怎么样。

应该是想要讨好我吧。

而且，从出生到现在头一次的这种说法，实在是太过分了。

凯伊姆：「头一回来牢狱吗？」

缇娅：「是的，之前都住在上层」

缇娅：「啊，当然，我指的是自己所侍奉的主人」

凯伊姆：「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回答只有一个微笑。

就算没有回答，我也能够想到。

既没有亲父母也没有养父母，一直在为他人工作而谋生。

结果，又因为某个原因被卖给吉克，成为娼妇。

虽然是有些不走运的人生，但并没有悲惨到令人同情的程度。

话虽如此，我姑且还是得装成一个好人。

凯伊姆：「很不容易啊」

缇娅：「呜」

我刚伸出手，缇娅就把头缩了回去。

用战战兢兢地眼光，浑身颤抖地看着我。

凯伊姆：「我不会打你的」

缇娅：「……对，对不起」

连头也不能碰，吗。

我算是知道了，到现在为止她究竟都受到了怎样的对待。

我把手放下，放弃了摸她头的想法。

凯伊姆：「今天试着出去走走吧？」

缇娅：「哎？」

凯伊姆：「也可以顺便去吃饭」

缇娅：「可是……我长着，翅膀」

凯伊姆：「这种程度的大小不会被注意的」

凯伊姆：「我带你去一个店里吃好吃的东西」

缇娅：「好吃的，东西……」

少女轻轻地低声重复道。

目光散向不知名的远方。

凯伊姆：「想吃吧？就这么决定了」

我解开绑住缇娅双脚的锁。

缇娅：「啊，请，请稍微等下」

缇娅：「我，没有钱」

凯伊姆：「不用担心」

凯伊姆：「你只要不说话跟着我就好」

缇娅：「可是，带我这种人去店里吃饭太浪费了」

缇娅挥着手，仍旧有所顾虑。

凯伊姆：「没关系。要出发了」

缇娅：「可是……可是……」

凯伊姆：「真啰嗦」

缇娅：「唔……」

缇娅：「我，我知道了」

我用了个稍强硬的说法令她顺从了。

真是相当的典型啊。

啪嗒

我们来到了娼馆街。

缇娅一边迷茫地四处张望，一边在我身后保持离我两三步的距离走着。

像只迷路的小猫。

凯伊姆：「感想如何」

缇娅：「稍微，有点害怕」

凯伊姆：「这是牢狱最常见的风景」

凯伊姆：「还有更过分的，孩子和老年人一个个瘫倒在路旁的场景，要不要去看看？」

缇娅：「不，不用了……我受不了那种事」

凯伊姆：「是吗」

缇娅：「话，话说，这里有很多漂亮的店铺呢」

缇娅：「我们是要去哪里呢？」

缇娅没话找话地与我搭话。

周围的店铺，基本上都是娼馆。

她似乎不知道这里是做那些事情的地方。

凯伊姆：「这个嘛……是在那边」

我指着莉莉乌姆。

缇娅：「那个最气派的店吗……一定很贵吧」

凯伊姆：「从服务质量的角度来考虑已经很便宜了」

缇娅：「是，是这样吗」

凯伊姆：「是个好店哦，有很多有个性的女人」

缇娅：「哎？」

凯伊姆：「教养也相当的好」

缇娅：「哎？哈？那个？」

凯伊姆：「那是你本来应该在那里工作的店」

缇娅：「啊啊」

了解。

露出这样表情的缇娅，认真地低下头去。

凯伊姆：「这边都是那种店」

缇娅：「知道了……」

凯伊姆：「吃饭是在前面，我一个熟人的店里」

凯伊姆：「要走了」

我首先迈开脚步。

但是，缇娅却没有跟上来。

凯伊姆：「喂」

她低着头一动不动。

看来是受到打击了啊。

凯伊姆：「抱歉，玩笑开过头了」

缇娅：「不，没关系的」

声音完全不像没关系的样子。

凯伊姆：「来，去吃完好吃的东西就能打起精神了」

正当我这样催促着缇娅的时候，

视野中出现了一个讨厌的存在。

一个穿着制服的男人，正一边巡视着周围，一边向我们这边走来。

是羽狩。

缇娅：「那个是……羽……」

缇娅：「我，我该怎么办……」

凯伊姆：「不要在意」

缇娅：「好，好，好，好的……」

缇娅的脸上完全丧失了血色。

身体也好像坏掉的人偶般一动不动。

这样下去，或许会被怀疑而接受盘问。

凯伊姆：「如果不想和那些家伙扯上关系，就装得平静点」

凯伊姆：「如果被他们盯上的话，当场衣服就会被扒下来了哦」

缇娅：「那样是……强暴吧」

凯伊姆：「他们的上司似乎允许这种行为」

凯伊姆：「知道了吗？你只要被他们盯上，这一辈子就完了」

缇娅：「可是，可是」

凯伊姆：「即使感到害怕也给我笑出来」

凯伊姆：「如果做不到的话，我就把你丢在这里」

缇娅：「好，好好，好的」

缇娅：「诶，诶嘿……诶嘿嘿」

凯伊姆：「……」

虽然表情看上去像个涨坏的面包，不过也算及格了。

凯伊姆：「要走了」

缇娅：「诶嘿嘿」

羽狩离我们已经很近了。

用锐利的眼神打量着我们。

目光相对。

我自然地移开视线。

凯伊姆：「……」

缇娅：「……」

我们与羽狩擦肩而过。

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虽然身体有种被视线侵犯的感觉，但也仅此而已。

我没有考虑多余的事情，一味地向前走着。

我用余光确认缇娅的行动，她正拼命地摆出冷静的表情走在我的旁边。

消瘦的羽狩：「那边的两个人」

从背后传来冷峻的声音。

一股寒意自后背涌出。

没有感叹自己的不走运的功夫。

首先要打破现在的局势。

凯伊姆：「……」

我下定决心后转头。

眼中看到的是，羽狩正将莉莉乌姆的三人叫住的场景。

看来，目标并不是我们。

库罗蒂雅：「请问您找我们有什么贵干？」

消瘦的羽狩：「有件事要问你们」

消瘦的羽狩：「我听到传言，说这边藏匿着羽化病人，你们知道些什么吗？」

库罗蒂雅：「在娼馆街，吗……」

库罗蒂雅：「对不起，我没有听说过那样的事情」

消瘦的羽狩：「真的吗？」



库罗蒂雅：「当然了，我怎么会欺骗羽狩大人呢」

消瘦的羽狩：「这边得到保护的羽化病人比预计中的要少很多」

消瘦的羽狩：「会有这种情况，只可能是你们说谎了」

库罗蒂雅：「又在说笑了」

消瘦的羽狩：「不，说到底，你们的工作本来就是魅惑男人吧？」

羽狩和三人攀谈起来。

看起来，他只是在和女性搭讪而已。

应该不是个尽忠职守的家伙吧。

莉莎：「不不不不，请放心，那种事绝・对・没・有」

莉莎：「我们会欺骗的，就只有客人，还有『好男人』哦」

消瘦的羽狩：「你说什么？！」

羽狩气色一变。

凯伊姆：「莉莎那家伙，真喜欢斗嘴啊」

缇娅：「是熟人吗？」

凯伊姆：「算是吧」

换做平常我就去调停事态了，但是现在这里有缇娅在，我也不能有所行动。

库罗蒂雅：「对不起，请原谅她的胡言乱语」

在美人的低头道歉下，羽狩的气势也稍有减弱。

作为最后一击，库罗蒂雅微微抬眼偷看着羽狩的表情。

不愧是库罗蒂雅，每个动作都经过相当的计算。

消瘦的羽狩：「唔，哼。算了」

消瘦的羽狩：「那边的你们呢？有没有听到过什么传闻？」

阿伊莉斯：「我哪知道，蠢货」

凯伊姆：「……」

缇娅：「哇……」

不愧是阿伊莉斯。

马上就把刚刚要平静下来的气氛都破坏掉了。

消瘦的羽狩：「你这家伙，没有身为娼妇的自知之明吗」

阿伊莉斯：「见鬼去吧」

消瘦的羽狩：「噢，噢……」

这句绝话令羽狩的身体因愤怒而颤抖。

库罗蒂雅慌忙解释。

库罗蒂雅：「这个孩子一直生活在牢狱里，不知道该怎么讨好大人」

库罗蒂雅：「之后我会好好教育她的」

库罗蒂雅再次低下头去。

阿伊莉斯：「……」

而在她旁边，身为导火索的阿伊莉斯则在看着我们这边。

凯伊姆：「缇娅，走了。继续留在这里会受牵连」

缇娅：「可是，那边不是您的熟人吗」

凯伊姆：「虽然认识，但她们不是羽化病人，即使放着不管也没关系」

缇娅：「可是，可是……」

缇娅一脸不安的表情看着我。

凯伊姆：「她们比你机灵一百倍，被耍的是羽狩那边」

缇娅：「哈啊……」

凯伊姆：「比起那个，你先守护好你自己吧」

凯伊姆：「你现在有功夫去担心别人吗？」

缇娅：「没有……可是……」

凯伊姆：「走了，肚子好饿」

缇娅：「啊……」

我首先迈开脚步。

缇娅本来想开口说些什么，但到底是什么没有说，只是沉默地低下头。

凯伊姆：「有话就说」

缇娅：「啊，不，不用了」

缇娅顾虑着说道。

嘴上虽然这么说，但脸上却还是一副欲言又止的表情。

真是个麻烦的女人。

凯伊姆：「无需顾虑，我不会生气的，你说说看」

缇娅：「好，好的……」

缇娅：「那个，请问哪边比较好呢？」

缇娅：「是在娼馆工作，还是成为羽化病人呢」

凯伊姆：「……」

一句废话。

一般来想，肯定是染上羽化病更糟糕吧。

不过，现在必须要讨好她才行。

凯伊姆：「患上羽化病要更加糟糕吧」

缇娅：「说……说得也是呢」

缇娅的表情微微开朗起来。

她自己应该也知道，不管是哪个选项都是半斤八两吧。

凯伊姆：「不管哪个都很糟糕」

缇娅：「唔……说得，也是呢」

凯伊姆：「嘛，总之努力吧」

缇娅：「没关系的，我已经习惯忍受辛苦的生活了」

说着，缇娅露出平和的笑容。

不可能真的习惯。

说到底，如果习惯的话，就不会觉得那是辛苦的事了。

缇娅的话中有着决定性的矛盾。

如果不对自己那样说的话，就无法再忍受住那日复一日的痛苦了吧。

缇娅：「我命中注定要遭受很过分的对待」

缇娅：「所以，我不会去在意每件事而放弃努力的」

凯伊姆：「这么想就能开心了呐」

缇娅：「……是的」

虽然脸上满是微笑，但回答却饱含叹息。

这家伙，也想要得到幸福……就算不幸福，至少也想要拥有一个平凡的生活吧。

正因为这种想法难以实现，她才会给出这种回答。

说是荒唐也好什么也好，这个世上就是有这种无力的现实。

如果无法改变的话，就只能去接受它。

仅此而已。

在将要开始营业的店里，暂时还看不到客人。

梅尔特停下手头的准备工作，露出开朗的笑容看着我们。

梅尔特：「啊，来了呢」

我用单手打着招呼，把背后的缇娅拉到身前。

梅尔特：「早安，小姐」

梅尔特：「我叫梅尔特，是这里的主人哦」

缇娅：「我，我叫缇娅，请多多关照」

梅尔特：「我和凯伊姆交往很长时间了」

梅尔特：「他的弱点我全都知道，如果他欺负你的话就告诉我」

梅尔特：「我会教你三秒钟就让他道歉的方法哦」

凯伊姆：「用不着说这种无聊话」

缇娅：「凯伊姆先生，那个……」

缇娅做出观察着自己后背的姿势。

凯伊姆：「我已经告诉梅尔特了」

梅尔特：「别担心，我不会向羽狩告密的」

缇娅：「非，非常感谢您」

缇娅：「不过，真的很抱歉」

缇娅：「您与我这么亲近，如果因此而被传染上羽化病的话，我该如何是好呢」

凯伊姆：「你做了什么需要道歉的事吗？」

缇娅：「唔……不，没有做」

凯伊姆：「那么，就不用道歉」

梅尔特：「没错，不要介意待在这里就好哦」

缇娅：「好的……谢谢您」

梅尔特：「来，在座位上坐下」

梅尔特：「我让你尝尝菲诺列塔引以为豪的料理」

我与缇娅并肩在柜台边上坐下之后，梅尔特拿出了菜单。

缇娅：「有很多看起来很好吃的料理」

梅尔特：「不用在意价格，想吃什么随便点」

缇娅：「好的……那个……」

缇娅：「那个，这边的秋波…是要1 0 0 0 金币吗？」

梅尔特：「嗯？就是秋波哦」

梅尔特闭上一只眼睛。

缇娅：「这个价值一千枚金币吗？」

梅尔特：「没错」

梅尔特再一次眨眼。

缇娅的脸色发青。

缇娅：「那，那么，我也要付一千枚金币……」

缇娅：「啊，两次的话，应该是必须要付两千枚吗？」

梅尔特：「呵呵，我自愿送出的秋波是免费的」

缇娅：「哎？这是怎么回事？」

凯伊姆：「不管是谁，都付不起一千枚金币的吧？」

凯伊姆：「也就是说，这是不出售这件商品的意思」

缇娅：「哈，哈啊」

缇娅：「那么，为什么要记在菜单上呢？」

梅尔特：「因为我在开这家店之前是娼妇，所以会被客人要求做很多事，而且不只是抛个媚眼而已哦」

梅尔特：「然后，凯伊姆就对我说，如果困扰的话，就把做这些事的價格写清楚」

梅尔特：「在这之后，向我提出奇怪要求的客人也减少了哦」

缇娅：「非常辛苦的经历呢」

梅尔特：「倒也称不上辛苦」

梅尔特：「只是，我已经不会再为钱而去卖笑了」

缇娅：「真的是意味深长的一份菜单呢」

梅尔特：「因为里面饱含着凯伊姆的心意呢」

梅尔特：「别看他这样，其实他对娼妇也很温柔哦」

凯伊姆：「我只是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罢了」

梅尔特：「不用这么害羞哦」

梅尔特促狭地笑着。

凯伊姆：「来，缇娅，决定好要吃什么了吗？」

缇娅：「啊，不，还没有」

缇娅的视线回到菜单中。

但是，

缇娅：「那个，不管哪个看上去都很好吃，我决定不下来」

凯伊姆：「总有喜欢的东西吧？」

缇娅：「不，不管是哪个我都没有吃过……对不起」

梅尔特：「啊啦」

梅尔特：「那么，就来一份今日推荐的料理吧？」

缇娅：「啊，好的，谢谢您」

凯伊姆：「这边要烧酒」

梅尔特：「好的一」

姑且先拿到了酒。

柜台的座位很高。

眼角的余光中，可以看到缇娅够不到底的脚在半空中摇晃。

或许是因为对料理的期待很高的缘故，摇动的旋律看上去相当开心。

缇娅：「梅尔特小姐真是个温柔的人呢」

凯伊姆：「事实如何呢，要不要去试着问问本人？」

缇娅：「怎么会呢，我不会问的」

梅尔特：「我可是已经听到了哦？」

做着料理的梅尔特回过头来。

缇娅：「啊，对不起」

梅尔特：「没关系，我的温柔……可是能让哭泣的孩子都停止吵闹哦」

缇娅：「果然，说中了呢」

凯伊姆：「你是笨蛋吗」

我不由得叹了口气。

缇娅：「我是笨蛋」

缇娅：「虽然我没有聪明到能理解很难的事情，但简单的事情我还是知道的」

缇娅：「比方说，眼前的人是不是个好人」

凯伊姆：「嚯。那么你看我怎么样？」

缇娅：「那，那个……」

缇娅侧眼看着我。

很明显的在选择适当的词汇。

缇娅：「那个，我想你是个好人」

凯伊姆：「根据是？」

缇娅：「我的眼睛。看到坏人的话，眼中的感觉也会有所不同」

凯伊姆：「经验之谈吗」

缇娅：「啊……不……是的」

缇娅：「能从外观看我的想法吗？」

瞬间，缇娅窥视着我的表情。

凯伊姆：「嗯？」

缇娅：「啊，没什么」

缇娅慌忙低头。

她似乎在对我进行观察。

被不知是好是坏的男人拉着到处走，这也是理所当然的行为。

凯伊姆：「就算能分清善人与恶人，自己的处境也不会有什么改变吧」

缇娅：「因为这个世上都是些无可奈何的事啊」

就算想避开最坏的情况，人们也没有去选择哪怕只能变得稍微好一点的

处境的余地。

我也有这种经验。

缇娅：「总，总而言之，凯伊姆先生是个好人」

凯伊姆：「又绕回去了吗」

缇娅：「我的眼光是不会出错的」

凯伊姆：「天知道」

凯伊姆：「如果我是好人的话，这个世上基本上就没坏蛋了」

缇娅：「你做过什么坏事吗？」

梅尔特：「他已经让无数的女孩子为他哭泣了哦」

梅尔特从厨房冒出来一句多余的话。

缇娅：「那是坏人的行为，你明明都有妻子了」

梅尔特：「哈？」

凯伊姆：「你指谁？」

缇娅：「你的夫人」

凯伊姆：「我是单身」

缇娅：「啊咧？那艾莉斯小姐是？」

凯伊姆：「她什么都不是，只不过曾经被我赎身而已」

缇娅：「赎身？」

梅尔特：「就是把娼妇从客人手中买下来」

缇娅：「那么，艾莉斯小姐就是只属于凯伊姆先生的了」

凯伊姆：「不对」

缇娅：「可是，她常常会到你家里去……」

梅尔特：「算是吧，发生过很多事」

梅尔特端出料理。

是放入了鸡身上各种部位的肉炖出的汤。

梅尔特：「来，趁着还没凉下来快吃吧」

缇娅：「哇啊啊……」

缇娅的视线一动不动地盯在料理上。

缇娅：「好厉害，里面有这么多材料」

梅尔特：「不用客气，赶快吃吧」

缇娅：「好，好的」

缇娅用力地点点头，满怀期待地看着我。

凯伊姆：「怎么了？」

缇娅：「那个，请问我可以开动吗？」

凯伊姆：「虽然不知道之前都是什么情况，但现在你用不着一一来征求我的许可」

缇娅：「可是，那个……只有我一个人这么奢侈，总感觉很过意不去」

缇娅：「和我一起工作过的那些人也一直都在饿着肚子」

凯伊姆：「不要在意这种细节」

凯伊姆：「就算你过意得去，他们也不会因此而填饱肚子」

即便如此，缇娅还是相当的踌躇。

不久之后，终于下定决心般地大大地吸了口气。

缇娅：「对不起，我开动了」

缇娅拿起木制的勺子。

然后，一言不发。

专心致志地重复着将鸡汤送入口中的动作。

梅尔特：「吃相真不错呢」

凯伊姆：「好得让人伤感呐」

梅尔特：「我很喜欢这种类型的顾客哦」

梅尔特：「凯伊姆，吉克，还有艾莉斯。你们那种吃饭的方式都太冷淡了」

凯伊姆：「我可学不来这家伙的吃法」

梅尔特：「我知道啊」

两人不自觉地注视缇娅。

正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缇娅把勺子放在了桌上。

缇娅：「……我吃饱了」

缇娅：「我头一次吃到这么美味的饭菜」

凯伊姆：「你过去不是在上层当仆人吗？」

缇娅：「是的，所以虽然很多次看过美味的菜肴，但是自己却从来没有吃过……」

说着，露出一副悲伤的表情。

看来虽然身为上层的用人，但待遇却相当的悲催啊。

凯伊姆：「原来如此」

梅尔特：「要再来一碗吗？」

缇娅：「哎，那个……那个……」

缇娅开始烦恼起来。



眼神在按着的肚子和空掉的碗之间游移。

缇娅：「我已经吃得很饱了」

梅尔特：「啊啦，我都已经准备好第二碗了呢」

凯伊姆：「你的表现完全看不出饱这个字」

缇娅：「唔……」

凯伊姆：「不用勉强自己忍耐」

缇娅：「我，我可是淑女呢」

凯伊姆：「别废话，老老实实地吃吧」

可能是因为我这句话的关系。

那之后缇娅什么都没有再说，只是专心地大快朵颐。

缇娅：「多谢款待」

食欲旺盛的淑女露出满足的笑容，结束了用餐。

梅尔特：「怎么样？」

缇娅：「非常好吃」

缇娅：「尤其是最后的那个烤苹果」

梅尔特：「整烤苹果是我们店的名产哦」

缇娅：「我好感动」

缇娅：「光是叉起它就已经让我按耐不住了，放到嘴里以后，已经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缇娅：「感觉至今为止的人生好像在脑海中转了一圈」

那就是所谓的走马灯吧。

缇娅：「苹果上用的材料，是黄油、砂糖，还有桂皮对吗？」

缇娅：「感觉还有几种材料」

梅尔特：「呵呵呵，那个就是秘密了」

缇娅：「唔……」

缇娅皱起眉头思考着。

缇娅：「是红酒……还有胡椒，吧」

梅尔特：「正确，真亏你能尝得出来呢」

凯伊姆：「你会做料理吗？」

缇娅：「只要是家务活，不管什么都做过」

凯伊姆：「啊啊」

缇娅是下人啊。

自然会做家务了。

缇娅：「说起来，最开始喝到的那个汤……」

梅尔特：「如果有兴趣的话，我带你去看看材料吧？」

缇娅：「好的，请务必让我一看」

梅尔特把缇娅带进厨房，开始进行有关料理的授课。

看来可以安心地喝会酒了。

但是，我的想法太天真了。

梅尔特：「想要了解牢狱的料理，就要首先了解这里的市场」

拜梅尔特的废话所赐，我又陷入了陪逛市场的窘境。

我倒是希望她能的精神从料理上移一点到羽狩上去……

不过，在龙蛇混杂的市场里，羽狩的监视也相对较松。

被发现的可能性应该很小。

缇娅：「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

凯伊姆：「无妨」

缇娅：「可，可是……果，果然还是回去吧」

缇娅：「我还是觉得很过意不去」

这种对话已经是第三回了。

看来她对于自己占用了我时间的这件事，抱有相当的歉意。

凯伊姆：「反正已经到这里了，就去看看吧」

缇娅：「可是……」

凯伊姆：「别介意了」

缇娅：「对不起」

缇娅终于打消了顾虑。

费了我一番功夫。

凯伊姆：「但是，没想到你对料理这么热心啊」

缇娅：「做饭不精就会挨打，所以我一直都有拼命地学习」

凯伊姆：「以后不用勉强自己去做料理」

缇娅：「这已经成为我的习惯了」

缇娅：「不做些工作的话，总觉得有些不安……」

凯伊姆：「是因为害怕被骂吗？」

缇娅无言地点头。

已经习惯承受暴力的人，是无法这么轻易摆脱这份阴影的。

她的身体会记住那份恐惧与痛苦。

缇娅：「啊，这里有卖肉的」

凯伊姆：「去看看吧」

缇娅：「好的，谢谢」

缇娅窥视着肉铺的帐篷。

一边嗯嗯地点着头，一边浏览着摆在货架上的商品。

缇娅：「这么说可能有点不礼貌，但是这里的品种很少呢」

凯伊姆：「即便是这样，和我小时候比起来已经好很多了」

凯伊姆：「从前什么都没有卖的」

缇娅：「为什么呢？」

我指向前几天圣女在那里演讲的建筑物——

也就是关所。

凯伊姆：「在关所里面，有着唯一的连通下层与牢狱的楼梯」

缇娅：「是的，我来牢狱的时候也是从那里经过的」

凯伊姆：「那个是在《大崩落》的几年后才建成的」

凯伊姆：「如你所见，牢狱的四周都被悬崖所包围」

凯伊姆：「没有这楼梯，就没办法正常往来吧？」

凯伊姆：「人们无法往来，货物自然也不能流通。光靠绳子和筐所能运送的东西终究很有限」

凯伊姆：「你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能够产生贸易吗？」

缇娅：「不能，呢」

缇娅：「凯伊姆先生从《大崩落》的时候开始就已经在牢狱了吗？」

凯伊姆：「啊啊」

缇娅：「是段非常痛苦的回忆吧」

脑海中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虽然和缇娅说起的时候很轻描淡写，但实际的情况却不是仅仅用痛苦这两个字就可以形容的。

化为瓦砾的街道。

满地的伤者与尸体。

肆无忌惮的掠夺。

只是想想就会丧失食欲。

凯伊姆：「我想不起具体的情形」

缇娅：「呵呵，那就和我记不住自己被打过多少回是一样的呢」

被以奇怪的方式同情了。

凯伊姆：「你之所以会记不住，是因为你脑子太笨吧」

缇娅：「好过分」

缇娅：「别看我这样，内心深处也是有坚信不疑的信念的」

凯伊姆：「喔，心灵还真是纤细啊」

缇娅：「那当然了」

缇娅满足地说道。

缇娅：「啊，那个店铺是做什么的呢」

凯伊姆：「别突然转变话题啊，真是的……」

凯伊姆：「那个是水果店，然后是面包店，再往前是酒家」

缇娅：「可以去看看吗？」

凯伊姆：「随便你」

缇娅：「对不起」

凯伊姆：「用不着道歉」

凯伊姆：「有道歉的工夫，还不如用来为下次能够不再道歉而努力」

缇娅：「是的，对不……」

缇娅将刚要说出口的话咽回腹中。

然后，仿佛对自己深刻在体内的这个习惯感到羞耻般地苦笑着。

缇娅：「去面包店吧」

缇娅：「那边的店铺是做什么的呢？」

缇娅：「里面有好多只鸡呢」

凯伊姆：「……」

缇娅：「好香啊」

凯伊姆：「……喂」

我们一个接一个地逛着店铺。

虽然我已经相当地厌烦，但缇娅却依旧步履轻盈。

凯伊姆：「你这家伙真有精神啊」

缇娅：「对不起，累了吗」

凯伊姆：「不要紧，接下来去哪个店？」

现在的工作就是要讨她的欢心，这里必须老实地作陪。

缇娅：「那一带是卖什么的呢？」

凯伊姆：「那里多是杂货店，也有卖服装和化妆道具的店铺」

缇娅：「哇啊……」

凯伊姆：「要去看看吗……」

凯伊姆：「虽然我想这么问，不过看来是不行了啊」

缇娅：「哎？」

抬头望去，不知何时天空已经布满厚重的乌云。

凯伊姆：「下次再去杂货店吧」

缇娅：「知道了，请一定要带我去哦」

凯伊姆：「啊啊」

在我们进行着这些对话的时候，雨水淅淅沥沥地落了下来。

雨下大了。

我和缇娅都被淋成了落汤鸡。

裤子上满是溅起的泥土。

凯伊姆：「真倒霉」

缇娅：「对不起，都怪我拉着您到处跑来跑去」

凯伊姆：「不，是我没有注意到天空的异常」

在暗杀的时候，天气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换做平时肯定会注意到的细节，今天却莫名其妙地被我遗漏了。

是因为缇娅人畜无害的举动而放松警惕了吧。

凯伊姆：「要走了」

雨下得更大了。

我们冲到一个宽大的屋檐下避雨。

雨水在小巷中汇成黑色的小河，屋顶上落下的无数水流激烈地冲击着地上的水洼。

缇娅：「呵呵，完全湿透了呢」

凯伊姆：「别感冒了」

缇娅：「没关系的」

缇娅：「从前的的工作基本上和天气没什么关系」

缇娅：「因为主人心肠很坏，越是下雨就越喜欢让我出去买东西」

缇娅：「而且，因为下雨而晚归就会挨打」

缇娅用轻描淡写的口吻说出这番话，似乎并不是在表明自己的不幸。

想象着缇娅曾经度过的每天，脑海中就不由自主地回忆起自己的过去。

这和我在开始暗杀的工作之前——

在娼馆那时的生活是相同的吧。

心情好差。

正当我想要叹气的时候，附近传来了脚步声。

什么人正在向这边走来。

高挑的男人：「妈的，今天真是太背了」

肥胖的男人：「别发牢骚了快走吧，马上就能避雨的地方了」

缇娅：「呵呵呵，那边的人也很辛苦呢」

凯伊姆：「啊啊」

高挑的男人：「不光被娼妇耍了，还被这破路弄得一身脏。啊—真不爽」

肥胖的男人：「这是你自作自受。如果在上面的时候成绩好的话，也不会被送到牢狱来吧」

高挑的男人：「我可是自愿来这里的」

高挑的男人：「我向上头请求，请一定让我到最严酷的地方工作」

肥胖的男人：「哈哈，别扯了。你又不是菲奥奈大小姐」

似曾听闻的声音。

凯伊姆：「难不成……」

回过神来，男人们的身影已经变得很大。

凯伊姆：「是羽狩」

缇娅：「哎哎？！怎，怎么会」

我望向惶恐不安的缇娅的后背。

在紧贴着的湿透的衣服下。浮现出一对小小的翅膀形状。

太糟糕了。

肥胖的男人：「在那里避避雨吧」

高挑的男人：「好」

缇娅：「凯伊姆先生，该，该怎么做……」

凯伊姆：「少啰嗦」

我一个人可以很容易逃脱追击，但现在缇娅也在这里。

隐藏的翅膀呈现出微妙的弧线。

凯伊姆：「……」

要和羽狩战斗吗。

虽然他们都是相当的战斗能手，但现在趁他们不注意可以突然袭击。

只要运气不是太差，取胜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事情。

在这场大雨中也不会留下证据。

我将手伸向腰间的匕首。

手心紧紧握住冰冷的刀柄。

深呼吸。

想象自己成功的景象。

突然，

一个冰冷的触感覆盖在我的手上。

凯伊姆：「……」

手的主人是缇娅。

缇娅：「凯伊姆先生，暴力是不对的」

凯伊姆：「那么，你是要被羽狩抓住吗？」

缇娅：「虽然讨厌那样……」

缇娅：「但是，我更不希望看到凯伊姆先生为我这种人而行使暴力」

缇娅：「我已经习惯忍受辛苦，就算被羽狩带走肯定也不会有事的」  
真拿你没办法。

如果说这些话也是经过计算的，她可就是个相当了不起的坏女人了。

凯伊姆：「你这个笨女人」

再过几秒，羽狩就要到这里来了。

怎么办。

该如何是好。

凯伊姆：「……」

缇娅：「呃唔？！」

我将缇娅推倒在墙上——

强吻上去。

缇娅：「咕嗯—————？！」

我用一只手制住缇娅胳膊的抵抗，另一只手按在她的乳房上。

缇娅：「嗯，嗯嗯，嗯……」

缇娅微微张嘴，漏出体内的热气。

鹰钩鼻的羽狩：「好——总算到了」

消瘦的羽狩：「得救了」

羽狩们冲了过来。

鹰钩鼻的羽狩：「不好意思，我们也要……进来了……」

缇娅：「嗯，嗯嗯……噗哈」

凯伊姆：「抱歉，我们正在办事」

缇娅：「嗯，嗯——」

我再次吻上缇娅的嘴唇。

消瘦的羽狩：「去死吧，你这混蛋」

鹰钩鼻的羽狩：「我们就不打扰二位了」

羽狩们的脚步声渐渐远去。

缇娅：「嗯—，嗯—，嗯——」

虽然胸部不是很大，但姑且还是有摸起来是个女人的感觉。

凯伊姆：「……」

我放开缇娅。

凯伊姆：「那些羽狩嘴真脏」

缇娅：「……」

缇娅没有反应。

只是呆呆地看着我。

凯伊姆：「幸好他们不是无赖」

缇娅：「嗯呜……」

哭了。

凯伊姆：「别哭啊」

缇娅：「虽然我不想哭，但是眼泪却擅自涌了出来」

凯伊姆：「你又不是小孩子了」

缇娅：「因为这是……我的第一次……」

凯伊姆：「你是笨蛋吗？」

你不是一直都过着奴隶般地生活吗？

居然说自己连吻都没接过，只可能是在说梦话。

缇娅：「我说的是……真的」

凯伊姆：「抱歉」

缇娅：「呜哎～」

缇娅发出不成样子的声音。

这其中，也包含着从羽狩手中平安逃脱的紧张中释放的情感吧。

凯伊姆：「啊—知道了知道了。明天带你去吃好吃的东西，求你别哭了」

缇娅：「真的吗？」

不哭了。

凯伊姆：「我要把你丢在大街上了哦」

凯伊姆：「这件事和吃饭哪个比较重要？！」

缇娅：「对，对不起」

凯伊姆：「嘛，我也姑且道个歉，对不起」

我装模作样地道着歉。



缇娅：「不，我才是，多谢您的帮忙」

缇娅深深地低下头。

缇娅：「我很开心……您会为这样的我而去战斗」

凯伊姆：「我不是为你战斗，而是为了我自己」

缇娅：「尽管这样，我还是很开心」

看起来缇娅的脑海中，已经满是被拯救的少女般的感激之情。

嘛，这样也不错。

说实话，我也很意外。

没想到，为了不让我的手被弄脏，她居然会想要自愿被羽狩带走。

在这个一枚铜币就可以导致死亡的牢狱中，已经没有缇娅这种人了。

虽然这个行动并不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做出来的，但正因如此，它才显得格外有分量。

凯伊姆：「幸好能够平安无事」

我把手放在缇娅的头上。

这个动作让她细弱的身体突然一颤。

但是，这份紧张感很快也被解除了。

凯伊姆：「把今天的事情忘掉，和下个男人好好地做这种事吧」

我砰砰地轻敲着她的头。

缇娅：「……」

缇娅似乎在窥视着我。

凯伊姆：「怎么了？」

缇娅：「没什么……」

凯伊姆：「嗯」

再次轻轻敲了一下后，我把手从缇娅头上拿开。

雨势和刚才相比小了一些。

凯伊姆：「要走了」

缇娅：「好的」

半夜里。

我微微地睁开眼睛。

兴奋感包围着全身，完全没有睡意。

缇娅：「（好开心呢）」

今天的凯伊姆先生，对我非常的温柔。

和男子一起自由地走在街道上，逛着店铺——  
体验了这么多自我出生以来初次经历的事，真的很吃惊。

好像在做梦一样。

凯伊姆先生为什么会对我这种人这么好呢？

虽然他说是因为看到我而想起了《大崩落》时候的事情……

果然那是在骗我吧。

这肯定是为了让我大意，然后问出那个事件与光芒的事情而计划出的作战。

我不是都已经亲耳听到他们的谈话了吗。

刚刚才过了一天我就这么开心，再怎么说也太笨了。

要好好想想。

缇娅：「（我被骗了，被骗了，被骗了啊）」

脑中重复着这个想法，内心却拒绝接受。

脑海中浮现出那抚摸我头部的手心，以及嘴唇的触感。

缇娅：「（啊啊，这样啊）」

我是在依赖着凯伊姆先生。

相信他对自己抱有好意，会来守护自己。

这不可能。

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

这份遥不可及的愿望甚至让我看不出这种理所当然的事情。

为什么我会这么笨呢。

稍微想想就该察觉到，那个人的手并不温暖。

眼前闪起的光亮让我恢复了意识。

凯伊姆：「睡着了吗……」

凯伊姆：「呃呃？！」

缇娅怎么样了。

让她逃掉就糟了。

我连忙向床上看去。

被子里空无一人。

凯伊姆：「可恶」

缇娅：「啊，早上好」

我顺着这个开朗的声音回过头去，缇娅正站在我的身后。

缇娅：「睡得好吗？」

凯伊姆：「没有逃么」

缇娅：「您说谁呢？」

凯伊姆：「说你」

缇娅：「啊啊」

缇娅：「我也没有可以逃的地方啊」

缇娅毫不掩饰地说道。

缇娅：「比起那个，我已经做好饭了」

身边有人在做饭都没把我吵醒吗……

我究竟是放松到什么程度了啊。

缇娅：「怎么了？一大早就摆出这么阴暗的表情」

凯伊姆：「只是睡相不好而已」

缇娅：「那么，就请吃饭然后好好精神精神吧」

昨天买到的食材已经变成了丰盛的饭菜。

面包加上炒蛋，还有烤鸡肉和蔬菜汤。

再加上切好的奶酪。

对于早饭来说，不管是质还是量都有些豪华过头了。

凯伊姆：「早上少做点就好」

缇娅：「啊，我做多了吗？」

凯伊姆：「啊啊」

缇娅：「对，对不起。明天我会减少分量的」

凯伊姆：「你打算每天都做吗？」

缇娅：「这是让我住在这里的回礼」

缇娅：「不行吗？」

凯伊姆：「我倒是无所谓」

缇娅：「？？？」

凯伊姆：「算了，我开动了」

凯伊姆：「唔嗯」

我喝了一口蔬菜汤。

这个应该是用昨天梅尔特教授的方法做的吧。

我顺便也吃了其它的菜肴。

无论是火候还是调料都无可挑剔。

缇娅：「那，那个……」

凯伊姆：「嗯？」

缇娅：「请，请问味道怎么样？」

凯伊姆：「好吃」

缇娅：「哎？」

凯伊姆：「我说好吃」

缇娅：「啊哈哈，太好了」

缇娅因为我这句死板的台词笑了起来。

缇娅：「因为您在吃的时候一直都在板着脸，我还以为不合您的口味呢」

凯伊姆：「梅尔特说过吧，我吃饭的时候就是这么无聊」

缇娅：「这样做对做饭的人来说是很难过的事情」

凯伊姆：「抱歉，不过我说的好吃是发自内心的」

凯伊姆：「看来你没白当这么久的佣人」

缇娅：「嗯嗯，因为受到了非常严格的训练」

缇娅挺起胸膛。

是带有自虐性质的玩笑吗。

凯伊姆：「幸好你还有一技之长」

缇娅：「是的」

凯伊姆：「你也过来吃吧？」

凯伊姆：「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也不要紧的」

缇娅：「真的吗？」

凯伊姆：「昨天在菲诺列塔不也是坐在一起吃的饭么」

凯伊姆：「我不是你的主人，无需介意」

缇娅：「好，好的，失礼了」

在座位上坐下的缇娅比我想得要更加开心。

缇娅：「呵呵」

凯伊姆：「怎么了」

缇娅：「我一直憧憬着，能和他人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

凯伊姆：「你没和工作的同伴在一起吃过吗」

缇娅：「如果在他人面前吃饭的话，饭会被抢走的」

凯伊姆：「嚯」

凯伊姆：「我是不会抢你的，安心吃吧」

缇娅：「好的」

缇娅总算开始吃饭了。

无论做什么，都时而顾虑，时而喜悦，时而吃惊……

真是个相当麻烦的家伙啊。

缇娅：「在普通的家庭里，就是这样的感觉吗？」

凯伊姆：「在牢狱里算是好的了」

缇娅：「那个——……在下层呢？」

凯伊姆：「下层吗」

下层的家庭。

譬如遭遇《大崩落》之前的我的家庭。

我一直都是和母亲还有哥哥一起吃饭的。

虽然作为普通的家庭来说缺少了父亲这个角色，但除此之外都无可挑剔。

凯伊姆：「在下层的话，比现在要强吧」

缇娅：「您是指什么地方呢？」

凯伊姆：「能有更好点的女孩子陪着吃饭」

缇娅：「好过分」

缇娅嘟起了嘴。

凯伊姆：「哈哈」

缇娅：「啊」

缇娅凝视着我。

凯伊姆：「怎么了」

缇娅：「这是第一次看到您笑」

凯伊姆：「因为你说的话大多都很无聊」

缇娅：「凯伊姆先生无论何时都只会摆出一副恐怖的表情」

凯伊姆：「牢狱里可没有什么会让人感到有趣的话题」

缇娅：「是这样吗」

缇娅：「我觉得只要有人在，就会有开心的事情发生的」

凯伊姆：「那么，你對自己至今为止的生活感到开心吗？」

凯伊姆：「使唤你的那些家伙也是人吧？」

缇娅：「那……那个是……」

缇娅退缩了。

缇娅：「可，可是，至今为止所遭受的辛苦，肯定都是有其存在的意义的」

缇娅：「所以，在将来肯定会遇到好的事情……」

凯伊姆：「这话是什么意思？」

缇娅：「我不清楚具体的事情」

缇娅干脆地回答。

我叹了口气。

凯伊姆：「你很有开玩笑的才能啊」

缇娅：「我，我不是在开玩笑」

凯伊姆：「净说些傻话」

凯伊姆：「嘛，用你的这个歪理去应对这个世界的种种不公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啊」

无论是接受不幸的命运，还是登上幸福的阶梯，都需要坚强作为支撑。

就算不这么思考，眼前无可奈何的现实也不会因此而稍减。

缇娅：「您不相信我呢」

凯伊姆：「那是当然」

缇娅：「可我是说真的」

缇娅：「某个人时不时地会在梦中这样对我说」

缇娅：「不管承受怎样的辛苦都不要放弃，因为你的存在有很重要的意义」

凯伊姆：「……」

一阵杂音在脑中闪过。

凯伊姆：「嘛，找到那份意义以后记得告诉我」

缇娅：「算了，我不管你了」

凯伊姆：「别生气啊，我把这个奶酪给你」

缇娅：「我才不会被区区一片奶酪收买呢」

缇娅：「但是，我还是不客气地收下了」

吃掉了。

缇娅：「……好吃」

凯伊姆：「那就好」

不可理喻的家伙。

艾莉斯：「早安，凯伊姆」

凯伊姆：「啊啊」

缇娅：「早上好，艾莉斯小姐」

看到桌上饭菜的艾莉斯表情冻住了。

艾莉斯：「……这些是什么？」

凯伊姆：「饭，缇娅做的」

艾莉斯：「为什么？」

缇娅：「这，这是收留我住下的回礼……」

艾莉斯：「有这份心意就足够了」

凯伊姆：「这不是你的台词吧」

艾莉斯：「哈？」

艾莉斯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艾莉斯：「你有什么权力来做饭」

缇娅：「不，所以说这是回礼」

艾莉斯：「我说啊」

艾莉斯向缇娅走去。

艾莉斯：「这个是我的工作」

艾莉斯：「不是你可以插手的事情，明白吗？」

缇娅：「对，对不起」

艾莉斯：「不是对不起吧」

艾莉斯：「能给这个人做饭的人只有我」

缇娅：「可，可是……」

艾莉斯：「我不想听你的解释」

缇娅闭上了嘴。

凯伊姆：「我说啊，艾莉斯」

凯伊姆：「我只是忘记向缇娅说明了而已，今天就先原谅她吧」

艾莉斯：「那么，现在就在这里向她说清楚」

凯伊姆：「今天晚上会好好说明的」

艾莉斯：「现在就在这里，在我的面前说」

真没办法。

再这样下去，缇娅就会被艾莉斯解剖掉了。

凯伊姆：「我昨天说过，是我为艾莉斯赎身的」

缇娅：「啊，是的」

我大致说明了一下经过。

被赎身以后，艾莉斯就作为情妇住在我家，照顾着我的日常生活。

我并不是因为期望着这些事情而去为她赎身的。

但是，艾莉斯坚决地贯彻了自己的做法。

所以，我们就达成了妥协。艾莉斯住在别的地方，然后定期地来我这里洗衣做饭。

缇娅：「总觉得艾莉斯小姐很可怜」

艾莉斯：「就是这样」

凯伊姆：「怎么会变成这样的」

凯伊姆：「我是要让她自由地生存下去」

凯伊姆：「缇娅希望自己的人生被他人所占有而活着吗？」

缇娅：「不，不会」

缇娅：「可是，心里总是难以接受……」

凯伊姆：「总而言之，艾莉斯自此以后就常常过来做饭洗衣了」

凯伊姆：「她气的就是这件事」

缇娅：「哈啊……」

缇娅：「那么，家务活就让给艾莉斯小姐好了」

缇娅：「既然听到了这种事，我也不能强占着厨房不放」

艾莉斯：「就是这样」

凯伊姆：「不，做饭还是交给缇娅」

艾莉斯：「……原因是？」

凯伊姆：「因为她手艺高明」

艾莉斯：「别开玩笑」

凯伊姆：「尝尝看」

艾莉斯：「像个笨蛋一样」

说完，艾莉斯拿起一块桌上剩下的烤鸡肉放入口中。

艾莉斯：「……」

然后，又喝了口汤。

凯伊姆：「味道如何？」

艾莉斯：「好吃」

虽然艾莉斯对料理很热心，但能做到可以下咽的程度就已经很不错了。

完全不可能是为了不被主人殴打而进行料理练习的缇娅的对手。

凯伊姆：「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艾莉斯：「明白了」

嘴上虽然这么说，但艾莉斯的表情却完全没有接受的样子。

艾莉斯为什么会对这个想起事件经过以后就会被随手扔掉的女人做饭感到如此不满呢。

原因很简单，因为缇娅太能干了。

如果做饭能让缇娅的心情平静下来，然后早日恢复记忆的话，也算是很



值了。

凯伊姆：「与之相对的，扫除和洗衣服就拜托了哦，艾莉斯」

艾莉斯：「嗯」

艾莉斯瞪着缇娅。

艾莉斯：「不要以为这样就能赢了」

缇娅：「不，那个，从最开始我就没有和您争胜负的念头」

艾莉斯：「天知道」

艾莉斯百无聊赖般地拿起奶酪扔进嘴里。

艾莉斯：「那么，你的体况怎么样了？」

缇娅：「什么？」

艾莉斯：「体况，就是身体的状况」

缇娅：「啊，是的，应该已经没问题了」

艾莉斯：「我看看」

艾莉斯装出没有听到回答的样子，开始对缇娅进行触诊。

缇娅：「好疼疼疼疼，请不要这么拉我的耳朵」

艾莉斯：「我在确认能不能拽下来」

艾莉斯：「好，紧密地连在上面」

她是魔鬼吗。

来回欺负了缇娅一会后，艾莉斯结束了诊察。

艾莉斯：「没什么大问题」

艾莉斯向我投出意味深长的视线。

我知道她的意思。

凯伊姆：「缇娅，想起那天晚上的事情了吗？」

凯伊姆：「那个事件，还有那道光芒」

缇娅瞬间瞪大眼睛后，立刻低下头去。

一段时间的沉默。

缇娅：「那个……对不起」

缇娅：「果然，一想到那里，头就……」

凯伊姆：「再稍微努力点试试」

缇娅：「好，好的」

缇娅低声嘟哝道。

歪曲的表情与深深皱着的眉头在她的脸上显现。

缇娅：「对不起……果然还是想不起来」

凯伊姆：「……加油」

缇娅：「唔……唔唔……」

凯伊姆：「……」

果然，我还是感觉不到她的痛苦。

是因为害怕自己被利用，而特意装作想不起来的样子吗。

要试着拷问看看么。

……不，如果是真没有想起来的话，硬来的做法会毁掉一切线索。

直到拿到确切的证据之前，还是稍微观察下情况吧。

凯伊姆：「知道了，不用太勉强自己」

缇娅：「好，好的……」

一道汗水从缇娅额头上流下。

凯伊姆：「稍微休息下吧，我去洗洗头发」

缇娅安心似的叹了口气。

被我的直觉猜中了吗。

想要得出结论似乎还要一小段时间。

艾莉斯：「凯伊姆，换洗的衣物」

凯伊姆：「啊啊，是这些」

我将装在筐里的衣服递了过去。

凯伊姆：「我走了」

缇娅：「好的，一路顺风」

在我们走向公用水场的路上。

艾莉斯开口了。

艾莉斯：「居然会让那个孩子给你做饭，真是相当的信任她呢」

凯伊姆：「在她吐出情报之前都得讨好她，你也别老在那里絮叨个不停了」

艾莉斯：「我指的不是那个」

艾莉斯：「我是说，如果饭菜被下毒了怎么办？」

艾莉斯：「也可能会用菜刀袭击你哦」

凯伊姆：「那个时候，就轮到你出场了」

艾莉斯：「如果我发现的时候，凯伊姆还活着的话」

艾莉斯的表情十分认真。

艾莉斯：「因为是女孩子所以大意了？这可不是你的作风」

艾莉斯：「有什么让你这么信任她的理由吗？」

凯伊姆：「如果那家伙想要做什么的话，今天早上就会都做了」

艾莉斯：「发生什么事了吗？」

凯伊姆：「我睡着了」

凯伊姆：「有段时间没有监视缇娅」

艾莉斯：「困的话就叫我啊」

艾莉斯：「监视这种活明明我也能做的」

艾莉斯大大地叹了口气。

艾莉斯：「像个笨蛋似的」

艾莉斯：「就算要取得那个孩子的信任，也不用做到这种地步吧」

凯伊姆：「……」

我也知道艾莉斯的意思。

不，倒不如说那些才是正常的想法。

换做是我站在缇娅的立场上的话，应该会拼命找寻逃跑的方法吧。

毒药也好利器也罢，只要有时机就会出手。

虽说我的警戒心经过昨天一天以后大幅地下降了。

但是缇娅本质上没有害人的意思。

不仅如此，她似乎还有种天生的纯洁感。

我从未在牢狱里见过这种人。

凯伊姆：「总之我会注意的」

艾莉斯：「就是这样」

艾莉斯：「如果凯伊姆出了什么事，我绝对会杀掉那个孩子的」

是艾莉斯的话肯定会做出来的吧。

艾莉斯：「你应该不会被她的料理钓上钩，把她一直都安放在家里吧」

凯伊姆：「问出情报之后我就会把她丢掉的」

凯伊姆：「但愿那一天能早日到来」

艾莉斯：「真是那样就好了」

艾莉斯微微皱眉，再一次叹气。

午后。

我和缇娅再次来到市场。

为了去逛昨天因为下雨而没逛成的杂货店。

缇娅：「今天人很多呢」

凯伊姆：「大概是有很多人因为昨天的大雨而没买到东西的缘故吧」

凯伊姆：「比起那个，注意你的脚边」

缇娅：「好的」

缇娅：「下雨真难受呢，积了这么多水洼」

凯伊姆：「没办法，毕竟牢狱里聚集了所有街道的雨水」

牢狱是城市的排水口。

城市中用过的脏水都会在这里汇集，然后散发出腐臭味。

如果是能排水的铺着石板地面的广场也就罢了，在没有铺过路的小巷里面，水洼暂时是消不掉了。

而蚊虫和恶臭也随之而来。

缇娅：「可是，看到这么热闹的场景，我很开心呢」

缇娅：「因为有卖很多东西」

缇娅的笑容突然笼罩了一层阴影。

她紧紧地握住我的衣角。

凯伊姆：「怎么了？」

缇娅：「没，没什么……」

我顺着缇娅的视线看去。

凯伊姆：「……」

原来如此。

在表面上陈列着杂货的帐篷背后，从事着那种商品的贩卖。

那种商品，指的就是人类的小孩。

在被绳子绑住的四五个孩子面前，两个肥胖的中年人正交换着皮袋。

没有弄清楚情况的孩子们，用虚弱的目光注视着大人的举动。

贩卖人口是不能拿到光天化日下的行为。

在大白天，而且是大道上可以一览无余的地方进行人口交易这种举动，甚至违背了牢狱的规章。

是《风销》一派的商人吗。

凯伊姆：「走吧」

缇娅：「……好的」

缇娅姑且难过地做出了回答。

但她的脚却纹丝不动。

缇娅：「那个，就是那些孩子们的命运吧」

凯伊姆：「啊啊」

凯伊姆：「应该不会被卖到什么坏地方去的」

缇娅：「也是呢」

一副无可奈何表情的缇娅露出寂寞的笑容。

凯伊姆：「来，要去看杂货了」

缇娅：「好的」

缇娅总算是走了起来。

虽然很容易理解她的心情，但我却想不出任何安慰的话语。

就算我去救下那些被卖掉的孩子，也没有任何的意义。

凯伊姆：「缇娅……」

突然，我发现缇娅从我的身旁消失了。

凯伊姆：「！！」

我慌忙望向四周。

缇娅正站在距离我不远的地方。

在来往购物的客人中，有些突兀地站着。

凝视着那个贩卖儿童的帐篷。

是正在感伤吧。

我走近缇娅。

缇娅：「呃唔」

我朝缇娅的头敲了一下。

凯伊姆：「不要从我身旁离开啊」

缇娅：「对，对不起……我看到那里有卖好吃的东西，所以不知不觉就……」

显而易见的谎言。

我牵起缇娅的手，让她握住我的衣服。

凯伊姆：「老实一点，不要放开哦」

缇娅：「好的……很抱歉」

梨花带雨的缇娅半抬眼看着我。

凯伊姆：「小的时候，我也曾被卖到娼馆」

凯伊姆：「所以，不可能不会明白你的心情」

缇娅：「哎？」

凯伊姆：「因为这张女性化的脸，成为了非常受欢迎的男妓候补」

缇娅：「怎么会……」

视线相合。

随即移开。

我不自觉地说了多余的话。

凯伊姆：「走了」

缇娅：「好，好的……」

缇娅：「啊……」

缇娅在一个特别热闹的帐篷前驻足。

被装在笼子里的小鸟和狗崽，发出仿佛街头的妓女拉客般的声音。

缇娅：「真好听呢」

缇娅：「你看，就是那只黄色的小鸟」

凯伊姆：「啊啊，在有钱人家很常见」

从前，我在某个房中进行暗杀的时候，被那种鸟的突然发出的叫声吓了一跳。

缇娅：「我从前的主人也养过 6 只呢」

缇娅：「而且还养了 10 只左右的狗，猫的数量……大概是 7 只」

缇娅：「它们吃的东西也比我吃的要好很多」

凯伊姆：「哈哈，你还赶不上猫狗吗」

缇娅：「凯伊姆先生不养动物吗？」

缇娅：「我倒是觉得，养只小鸟之类的也不用分地点，而且房间里也会变得热闹起来的」

凯伊姆：「吵闹的家伙，有你和艾莉斯就已经够多了」

缇娅：「好过分」

黄色的小鸟发出清脆的叫声。

缇娅：「啊，它们在向我们打招呼呢」

凯伊姆：「这些家伙哪有和别人打招呼的余裕」

凯伊姆：「只不过是 不唱歌就会被杀掉罢了」

缇娅：「凯伊姆先生，真是不解风情呢」

缇娅用生气的目光看着我。

缇娅：「这只是个假设……」

缇娅：「如果凯伊姆先生养了这只鸟，而它却不唱歌的话，凯伊姆先生会怎么做呢？」

凯伊姆：「放着它不管，处理也是件很麻烦的事」

缇娅：「……也是呢」

凯伊姆：「你又如何」

缇娅：「是我的话……」

缇娅：「肯定会对它产生感情，然后一直养着它直到最后的」

凯伊姆：「想法值得赞扬」

缇娅：「只是普通的想法而已」

缇娅赌气扭过脸去。

凯伊姆：「反正，你和我都不是会去养动物的人」

凯伊姆：「好了，赶快去看杂货吧」

缇娅：「啊，好的」

天空染上了绯红。

缇娅胸前挂着的宝石正反射着夕阳的光辉。

她已经不再像看到孩子们被当做商品时那么惆怅，取而代之的是脸上开心的表情。

缇娅：「呵呵，到手了」

凯伊姆：「不像样子」

缇娅：「因为我很开心嘛，就好像在做梦一样」

缇娅：「没想到，会有人给我买这么好的东西」

我为了让缇娅打起精神而买的便宜项链，被缇娅当成宝物一般珍视着。

为了能让被紧紧握过后的表面透出光辉，她一次次地擦拭着自己沾上的指纹。

缇娅：「您收留我在家里这件事就已经很让我过意不去了」

凯伊姆：「这是你做饭的回礼，不用介意收下吧」

缇娅：「可是，我还是很感激」

缇娅：「没想到，会收到这么好的东西……」

从刚才开始，她就一直重复着同一句话。

缇娅：「到了菲诺列塔以后，我会告诉大家的」

凯伊姆：「说不定会被艾莉斯恨到哦」

缇娅：「唔……」

缇娅：「果，果然还是还回去好了」

凯伊姆：「可以吗？」

我向项链伸出手去。

缇娅：「呜～，果然还是收下吧……」

缇娅：「啊～不过果然还是还回去好吧，命才是最重要的」

凯伊姆：「东西在你手里，想怎么处理都是你的自由」

凯伊姆：「不过，不要忘记这是我给你买的東西」

我毫不作作地如是说道。

缇娅认真地凝视着我的脸。

与我的目光相遇。

缇娅：「好的……我不会忘的」

缇娅红着脸移开视线。

凯伊姆：「好，该吃饭了」

凯伊姆：「走了一天肚子已经很饿了吧」

缇娅：「是的，已经空空如也了」

缇娅自行牵起了我的衣服。

菲诺列塔的傍晚是客流最多的时候。

凯伊姆：「哟」

梅尔特：「啊啦，欢迎光临」

梅尔特：「小缇娅，开心吗？」

缇娅：「是的，被陪着见到了很多东西」

艾莉斯：「还真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呢」

艾莉斯：「害得我只能去给那些痛苦的娼妇看病」

凯伊姆：「这不是份很有意义的工作么」

艾莉斯：「笨蛋」

艾莉斯把脸撇开。

总之，我在柜台上坐了下来，点了酒和食物。

缇娅刻意想要引人注目地摆弄着项链。

梅尔特：「啊啦，小缇娅，那是什么？」

缇娅：「啊，这个是……」

缇娅：「凯伊姆先生为我买的东西」

艾莉斯：「我可没听说过那种事」

凯伊姆：「我什么时候变得必须要申请你的许可了」

缇娅：「那个，你们两位……」

梅尔特：「没关系，不用管他们」

梅尔特：「比起那个，让我看看项链」

缇娅：「好的」

缇娅稍稍夸耀般地摘下项链，向梅尔特递了过去。

梅尔特：「哼～嗯，品味不错嘛」

梅尔特：「是谁选的？」



凯伊姆：「缇娅」

凯伊姆：「直到太阳下山之前都在店前犹豫不决」

缇娅：「那是因为……实在是太难决定下来了」

凯伊姆：「店里的老板可是一副不耐烦的表情哦」

梅尔特：「凯伊姆一点都不了解女孩子的心思呢」

梅尔特：「这是自己难得收到的礼物，不去为之烦恼才有问题吧」

缇娅：「没错没错，苦恼的时间是很开心的」

缇娅用力地点头。

艾莉斯：「不过真难得呢，凯伊姆居然会送别人礼物」

梅尔特：「难不成，是对缇娅有意思吗？」

凯伊姆：「别，别说傻话啊。我怎么会那种……」

梅尔特：「啊哈哈，脸红了」

梅尔特似模似样地配合着我的演技。

缇娅：「凯伊姆先生……」

梅尔特：「要把它当成宝物哦」

缇娅：「嗯，我会好好珍惜的」

正当梅尔特把身子探出柜台，准备归还项链的时候……

扑通

梅尔特：「啊，掉到锅里了」

缇娅：「啊啊啊————」

梅尔特：「骗你的哦☆」

梅尔特打开手掌，项链完好无损地放在那里。

稍微变了个戏法。

缇娅：「啊，唔……呜……」

缇娅：「我的……项，链……」

梅尔特：「小，小缇娅？」

缇娅：「怎么会……啊啊……」

缇娅完全没有听到梅尔特的声音，只是呆呆地注视着锅子。

艾莉斯：「搞砸了呢」

凯伊姆：「恶作剧过头了啊」

梅尔特：「就算你们不说我也知道」

梅尔特：「小缇娅——，项链平安无事哦——，喂——」

梅尔特把项链在缇娅眼前晃了晃。

缇娅：「……嗯」

梅尔特：「你看，项链没事哦，没事」

缇娅的头转到了项链那边。

缇娅：「啊啊，太好了……」

梅尔特：「抱歉呢」

缇娅：「不，不……我才该说对不起，自顾自地慌张了起来」

凯伊姆：「你基本上什么时候都是慌里慌张的吧」

缇娅：「好过分」

缇娅鼓起了脸。

看到她这幅表情，我微妙地感到一股平和的气氛。

艾莉斯：「然后，要送给我们的礼物呢？」

梅尔特：「难道说两手空空吗？」

凯伊姆：「当然」

艾莉斯：「啊，这样啊，只给了缇娅啊」

艾莉斯气鼓鼓地转过脸去，把表情藏在头发下。

好像熟透的烧饼一样。

虽然这个动作很惹人怜爱……

但这是艾莉斯一本很爱读的书，《令男人着迷的技术》中介绍过的伎俩之一。

虽然做得很优秀，但那副冷冰冰的面孔显得很美中不足。

梅尔特：「真是一好羡慕缇娅呢」

梅尔特把从厨房拿来的料理放在柜台上。

梅尔特：「说起来，缇娅要试试来做料理吗？」

缇娅：「那，那个～……好的」

凯伊姆：「她的料理水平是货真价实的」

艾莉斯：「还行吧」

梅尔特：「啊，艾莉斯也吃过啊」

凯伊姆：「死鸭子嘴硬」

缇娅：「那个，关于做饭这件事」

缇娅很过意不去地插嘴。

缇娅：「果然，还是请艾莉斯小姐来为凯伊姆先生做饭吧」

缇娅：「很抱歉听到了您被赎身的事情」

缇娅：「虽然我也有很多想要为受到的关照而做出的回礼……」

艾莉斯：「怎么？你这是在同情我吗？」

缇娅：「我并不是在同情您……」

缇娅：「只是觉得，如果让我来做料理的话，从今以后也会起很多争执」

艾莉斯：「从今以后，呢」

艾莉斯挑了挑眉毛看向我。

『这个孩子，好像是在考虑将来的事情呢』，露出冷笑的眼神好像是这样说着。

对于一问出情报就会被处理掉的缇娅来说，根本没有将来可言。

话虽如此，也没有告诉缇娅实情而让她伤心的必要。

凯伊姆：「确实就像缇娅说的那样」

凯伊姆：「在习惯彼此之前，一切就都先照旧吧」

缇娅：「对不起，这两天给两位添麻烦了」

缇娅：「从今以后也请多多关照」

缇娅向我和艾莉斯低头行礼。

凯伊姆：「这下又要回归到艾莉斯的料理了吗」

梅尔特用手指弹了我的额头。

梅尔特：「如果对别人做饭不满就自己动手」

凯伊姆：「有很多人都自愿要给我做饭啊」

梅尔特：「对一对一真受欢迎呢，哎呀哎呀」

梅尔特开玩笑地说道。

莉莎：「啊一，在了在了在了了一！」

莉莎：「不好，不好，不好了」

来了个吵闹的家伙。

莉莎推开客人，向艾莉斯冲了过来。

艾莉斯：「什么事？」

莉莎：「店里的女孩子被客人打了，鼻血溅了一脸呢」

艾莉斯：「又是谢拉？」

莉莎：「啊一……嗯」

艾莉斯：「被别人殴打是她的兴趣，用不着管她」

艾莉斯：「如果鼻血多到用布都止不住的程度，自然就会停下来了」

莉莎：「不要那么说啊一，她现在已经站不起来了呢」

莉莎：「如果鼻子断掉的话不是很可怜嘛」

艾莉斯：「麻烦」

艾莉斯：「我们现在正在说很重要的话」

凯伊姆：「话已经说完了」

莉莎：「嘿嘿嘿——，那么，出发吧」

艾莉斯：「凯伊姆，过分」

艾莉斯：「为什么我非要去治那种自愿受伤的人不可……」

艾莉斯嘴里叽叽咕咕地抱怨着，拿起了医疗箱。

缇娅：「我不是很明白，怎么会有人喜欢被打呢」

莉莎：「因为被打的时候，会有种被男人索求的感觉」

艾莉斯：「原来如此」

缇娅：「我完全不能理解」

凯伊姆：「你用不着理解这种变态的事」

艾莉斯：「……这很变态吗」

艾莉斯不满地小声嘀咕道。

梅尔特：「嘛，这个世上有各种各样的人啊」

莉莎：「话说回来，你就是传言中的那个，最近一直都和凯伊姆在一起的孩子？」

莉莎向缇娅问道。

缇娅：「那个……我想是的」

莉莎：「啊——，果然没错呢」

莉莎：「我是莉莎，请多关照」

莉莎：「那么那么那么，你是怎么和凯伊姆认识的？」

缇娅：「那，那个是……」

凯伊姆：「发生了很多事」

莉莎：「所以说，我就是在问发生了什么事嘛，是真的」

莉莎：「嘛——算了一——」

自己结束了问话。

莉莎：「凯伊姆，下次要来店里玩哦」

莉莎：「我会让你舒服得连自己的人生观都改变的」

凯伊姆：「等我有兴趣再说吧」

莉莎：「真绝情————」

缇娅：「那个，请问您和凯伊姆先生是什么关系呢？」

缇娅向装作哭泣的莉莎问道。

莉莎：「这个很——难回答呢——」

莉莎：「大人……对！我们是禁断而淫靡的大人关系！」

缇娅：「大人……」

凯伊姆：「别当真了」

缇娅：「当，当然不会当真，可是可是」

莉莎：「没错，玩笑，玩笑」

莉莎：「只是一般的朋——友关系呢。如果独占凯伊姆的话会惹大家生气的哦」

莉莎：「尤其是艾莉斯这样的」

艾莉斯：「我不会生气」

艾莉斯：「只会杀了你」

莉莎：「哦哦——」

梅尔特：「你来叫艾莉斯，不是为了来和她聊天的吧？」

莉莎：「啊，还真是」

莉莎：「不好意思，梅尔特小姐」

艾莉斯：「也不一定非要我去不可」

莉莎：「讨厌呢——，你是今天的主角吧！」

莉莎：「来，请跟我来吧大小姐。闪亮闪亮」

艾莉斯：「哈啊……我走了」

莉莎：「那么，凯伊姆还有……谁来着，就叫斯基帕好了。再见，斯基帕～」

莉莎和艾莉斯走了出去。

和莉莎来往比平常累三倍。

缇娅：「我变成斯基帕了」

梅尔特：「别在意，反正下次见面的时候她也想不起来」

三个人同时叹气。

缇娅：「虽然已经事到如今……」

缇娅低声说道。

缇娅：「没想到，艾莉斯小姐真的是医生呢」

梅尔特：「噗哈哈！你不相信啊，啊哈哈哈哈哈！」

凯伊姆：「心眼太坏了」

梅尔特：「我，我姑且，还是要为那个孩子的名誉说一句……」

梅尔特一边捧腹大笑一边说道。

梅尔特：「她可是个相当值得信赖的医生哦」

梅尔特：「女性的医生只有艾莉斯一个人，所以在店里工作的孩子有病有伤都会来找艾莉斯的」

梅尔特：「再加上，那个孩子对金钱没什么兴趣」

梅尔特：「说只要能够维持生活就好，收费非常的低廉」

缇娅：「原来如此」

梅尔特：「意外吗？」

缇娅：「是的……」

缇娅：「不，不对，没有没有没有感到意外」

凯伊姆：「已经晚了」

梅尔特：「哎呀一小缇娅真有趣呢」

梅尔特：「我总算知道凯伊姆为什么会多少变得温柔起来了」

凯伊姆：「你在说什么呢？」

我将烧酒灌入喉中。

梅尔特：「今天的凯伊姆，和以前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哦」

梅尔特：「啊，你没有注意到吗？」

缇娅：「从前更加可怕吗？」

梅尔特：「没错哦」

梅尔特：「不想受伤就别碰我，一副这样的表情呢」

缇娅：「是那样吗」

缇娅：「梅尔特小姐和凯伊姆先生，是从很久以前就认识了吗？」

梅尔特：「从我开始工作那时候开始就……已经认识相当久了呢」

凯伊姆：「啊啊」

缇娅：「梅尔特小姐这么漂亮，肯定非常的有人气吧」

梅尔特：「事实如何呢？」

梅尔特刻意询问着我的意见。

凯伊姆：「没什么了不起的」

梅尔特：「啊啦，这位客人，对我的服务有什么不满的吗」

梅尔特：「再说这么无情的话，我可就要披露一些不能说的秘密了哦」

凯伊姆：「……」

凯伊姆：「这家伙的营业额比任何人都高」

缇娅：「好厉害！」

梅尔特：「凯伊姆也在其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呢」

凯伊姆：「别说多余的话」

凯伊姆：「缇娅，回家了」

缇娅：「哎，要走了吗？」

凯伊姆：「再待下去，不知道又会被说什么」

梅尔特：「啊，生气了？」

凯伊姆：「笨蛋」

凯伊姆：「缇娅」

缇娅：「那，那么，告辞了」

梅尔特：「下次再见，缇娅」

梅尔特：「啊，对了，吉克让你今天晚上去他那边一趟」

凯伊姆：「去莉莉乌姆行吗？」

梅尔特：「嗯，他说有话要和你谈」

凯伊姆：「知道了」

凯伊姆：「再见」

我放了几枚银币在柜台上后，从店里走了出去。

我匆匆地在充满活力的娼馆街上向家走去。

缇娅则轻车熟路地抓住了我的衣服。

缇娅：「那个，对不起」

凯伊姆：「怎么了？」

缇娅：「都怪我挑起了不好的话题，害你们把气氛搞僵了」

凯伊姆：「我只是觉得店里太闷，所以就出来了而已」

凯伊姆：「梅尔特也没有阻止我吧？」

缇娅：「啊，是因为这个原因啊」

凯伊姆：「这就是常客的做法，给我记住了」

我轻轻摸了摸缇娅点着的头。

缇娅：「接下来您要去吉克先生那边吗？」

凯伊姆：「啊啊」

凯伊姆：「说起来，缇娅还没见过吉克啊」

缇娅：「是的，这个名字是我头一回听到」

凯伊姆：「吉克是管理着这边的组织的头领」

凯伊姆：「也是你现在的所有者」

缇娅：「那么，不去打个招呼不行呢」

凯伊姆：「没必要，你留在家看家」

缇娅：「这样啊……」

好像很遗憾的样子。

凯伊姆：「他可是把你买下来的人哦」

凯伊姆：「对和他的见面不感到抗拒吗？」

缇娅：「虽然不是一点都不觉得，但是就算抗拒也不会有什么改变」

缇娅落寞地凝视着莉莉乌姆说道。

缇娅：「这个时候，莉莎小姐也正在工作吧」

凯伊姆：「啊啊」

缇娅：「如果我也能工作就好了」

凯伊姆：「怎么突然说起这个来了？」

缇娅：「如果我能工作，就能挣到钱了」

缇娅：「那样的话，我就能给凯伊姆先生回礼了」

凯伊姆：「用不着回礼」

缇娅：「那么，您为什么要把我收留在家里呢」

缇娅：「我不仅不是个值得被温柔对待的女人，而且也无法挣钱」

缇娅试探着问道。

原来如此。

自己只是个没有任何价值的累赘，却被我所守护着。

因为在意着这种不合理之处，所以才会来探求我的真心吧。

凯伊姆：「这么说来……」

缇娅露出一如既往的柔和表情等待着我的发言。

但是，我能感受到她正在全神贯注地凝视着我。

她似乎是在饱受虐待的生活中，学会了不将感情露出表面。

凯伊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原因」

凯伊姆：「嘛，非要说个理由的话，大概是因为并不讨厌你吧」

缇娅：「哎？」

缇娅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我

总不能对她说，『我是因为想要你的情报，所以把你放在身边的』。

就算缇娅已经因为性格而把握住了自己的立场，但在她吐出情报之前，还是不能对她说真话。

凯伊姆：「梅尔特也说过吧，和你待在一起，不自觉地就想对你温柔」

凯伊姆：「有什么问题吗？」

缇娅：「没，没有」

缇娅红着脸，在握住我衣服的手上加了几分力。



缇娅：「那个……」

凯伊姆：「怎么？」

缇娅：「我可以相信您吗？」

缇娅抬眼问道。

凯伊姆：「嘛，适可而止就好」

缇娅：「……好的」

缇娅露出朦胧的笑容。

是相信了我的话吗。

不久之后，我就会把缇娅丢掉。

凯伊姆：「……」

这份感伤毫无意义。

在我为了重新打起精神而抬头的时候，眼中正好出现了从莉莉乌姆里走出的三人组。

缇娅：「啊，是莉莎小姐」

莉莎：「呀嚨——在大路的中间做什么卿卿我我的事情呢？」

凯伊姆：「什么都没做」

莉莎：「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谁知道呢——」

库罗蒂雅：「如果看到刚才的场景，肯定有无数的女孩子会躲在阴影里哭泣的，凯伊姆先生」

莉莎：「我的凯伊姆大人让那种小姑娘哭泣呢～哈哈哈哈」

缇娅：「是，是那样的吗？」

凯伊姆：「别当真啊」

阿伊莉斯：「这孩子是谁？」

阿伊莉斯突然向我问道。

还是一如既往地让人猜不透下句话会说些什么的家伙。

缇娅：「啊，初次见面，我叫缇娅」

阿伊莉斯：「……哼嗯」

缇娅：「……哎？那个……？」

阿伊莉斯目不转睛地盯着缇娅。

凯伊姆：「这家伙叫阿伊莉斯」

凯伊姆：「如你所见，是个有些奇怪的人」

阿伊莉斯：「哈，哈，哈……少啰嗦」

库罗蒂雅：「缇娅小姐，我叫库罗蒂雅，以后请多多关照」

缇娅：「好的，请多多关照」

凯伊姆：「库罗蒂雅是莉莉乌姆的花魁」

缇娅：「哇啊，好厉害呢」

库罗蒂雅：「承蒙二位夸奖不胜惶恐」

库罗蒂雅：「而且即便如此，我还是连梅尔特小姐的脚趾头都比不上」

缇娅：「梅尔特小姐，是那么受欢迎的人啊……」

莉莎：「因为她是神呢，是神」

库罗蒂雅：「缇娅小姐也请一定要抽空来我们这里玩」

缇娅：「哎？娼馆不是男性玩乐的地方吗？」

库罗蒂雅：「不要紧的，我们这里有很多的娱乐设施」

缇娅：「呃……那个……」

凯伊姆：「别逗她了，对她来说还太早」

阿伊莉斯：「摆出保护者的架子了啊」

无视掉她好了。

凯伊姆：「话说，被男人殴打的那个女的怎么样了？」

莉莎：「艾莉斯正在为她诊察」

莉莎：「血已经止住了，鼻骨似乎也没什么大碍」

凯伊姆：「那就好，脸可是最重要的商品」

库罗蒂雅：「真是的，被打有什么好开心的，我完全不能理解呢」

莉莎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看着库罗蒂雅。

对于超S的库罗蒂雅来说，最常见的就是因为殴打而感到开心的人了。

凯伊姆：「那么，你们三个聚在一起是要去哪里？现在可不是饭点」

莉莎：「呵呵，今天是送货上门呢」

阿伊莉斯：「对方是只很有钱的猪」

库罗蒂雅：「我说，不要对客人口出秽言啊」

莉莎：「没错没错，我可是很期待他设下的宴席呢」

莉莎：「我今天从早上开始就一直没吃过饭，现在已经是熊熊燃烧了哦

一」

凯伊姆：「加油去挣钱吧」

莉莎：「收到！」

库罗蒂雅：「那么，后会有期，凯伊姆大人」

库罗蒂雅：「缇娅小姐也再见了，你这样独占着凯伊姆大人，我们都很困扰哦」

缇娅：「那那那那，那种事……」

莉莎：「那么，再见」

阿伊莉斯：「……」

三个人走开了。

阿伊莉斯那家伙，用很微妙的眼神瞪着缇娅。

难不成，注意到她的翅膀了吗？

缇娅：「真是些开朗的人呢」

凯伊姆：「她们只是装成开朗的样子在努力生存，你也知道的吧？」

缇娅：「……」

缇娅应该还不清楚，这种无法得到拯救的人生究竟是怎样的感觉。

凯伊姆：「走，回家了」

缇娅：「是的……」

吉克：「哟，来了啊」

凯伊姆：「来迟了」

房间里充斥着烟雾。

烟圈的浓度和状况的恶劣有得一比。

吉克：「那个女的怎么样了？」

凯伊姆：「虽然对我的警戒已经降低很多，但还是回忆不起事件的经过」

凯伊姆：「……她本人是这么说的」

吉克：「啊？」

凯伊姆：「虽然只是我的猜测，那个女的可能已经想起来了也说不定」

吉克：「是装作忘记了吗？」

凯伊姆：「啊啊」

凯伊姆：「估计是她觉得把那时的事说出来之后，自己就会被处理掉」

吉克：「让那边觉得『说不定以后都要麻烦凯伊姆大人了呢☆』就是你的工作吧」

凯伊姆：「我尽力而为」

吉克：「你昨天今天都带她玩得那么开心，我也不会说你没有努力的」

吉克：「嘛，就拜托你继续下去了」

吉克点燃了新的烟卷。

吉克：「接下来说正事」

吉克：「这几天，羽狩的监视者似乎增加了很多」

凯伊姆：「是我被盯上了吗？」

吉克：「虽然不知道，但还是要注意别做出出格的事」

吉克：「新来的羽狩负责人是个叫做鲁基乌斯的贵族，似乎相当的优秀」

凯伊姆：「我听过他的传闻」

凯伊姆：「似乎是被称作少壮的改革派」

吉克：「啊啊，没错」

吉克：「很遗憾，这个少有的改革是传不到牢狱这边来的」

吉克苦笑着说道。

凯伊姆：「嘛，牢狱里的羽化病人能因此而减少的话，也不是什么坏事吧」

吉克：「当然」

吉克：「不过，羽狩的扩充造成的缺口如果被公职者拿来多事就遭了」

吉克吐出满满的一口烟圈。

吉克：「《大崩落》无论是国家还是官差都没有来救我们，仍是放任我们死去」

吉克：「你还记得吧，那个惨不忍睹的地狱」

凯伊姆：「当然」

吉克：「我不会让先代制定的牢狱的秩序，被旁人肆意践踏的」

国家称为《特别受灾地区》的地方——

通称牢狱，已经被国家抛弃了。

代替国家，支撑起《大崩落》过后的牢狱的是《不蚀金锁》。

所以，在牢狱生活很久的人们多半都不认为自己的上面还有国家的存在  
国王的名字都没几个人知道吧。

吉克：「鲁基乌斯那个家伙也是，有很多尚且不明的地方」

吉克：「暂时还是观察羽狩的动向再行事吧」

凯伊姆：「缇娅怎么办？」

吉克：「缇娅？」

凯伊姆：「那个女人的名字」

吉克：「嘛，现在带着那个小缇娅还没什么问题」

吉克：「你只要对至今为止的羽狩多抱持一份警戒心就好」

吉克：「即便如此，如果有什么麻烦事的话，就把那女的扔掉」

吉克：「虽然不能探明真相会很可惜，但你是不可或缺的」

凯伊姆：「收到」

既然吉克已经这么说了，以后就没有必要为了守护缇娅而去而羽狩发生争端。

就算因此而无法弄清那个迷之光的事情，也是无可奈何的结果。

吉克：「那个女的，现在也在艾莉斯的看管之下吗？」

凯伊姆：「不，我把她一个人留在了家里了」

吉克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我。

吉克：「这个玩笑从你嘴里说出来还真是好笑」

吉克：「如果先代听到的话，肯定会赏你十发结实实的拳头」

凯伊姆：「那个女的没有一个人走在街上的勇气」

吉克：「嚯——还真是相当的肯定啊」

吉克：「嘛，我既然把这件事交给你，就不会来多管闲事」

吉克将香烟掐灭。

吉克：「要说的话就这么多，抱歉把你特意叫出来」

我与吉克道别。

眼前走过几个羽狩的队员

顺着背影看去，他们正在向行人答话，询问着什么事情。

没想到这个时间都在工作，真是有干劲啊。

凯伊姆：「……」

留在家里的缇娅不要紧吧。

仿佛一片云遮住了晴天的太阳般，不安感在我的心中扩散。

说不定在这个时间点，羽狩已经冲进了我的家门。

别乱想。

我这样告诫着自己，向家的方向跑去。

羽狩的增员是相当大的问题。

不过，最实际的威胁还是被羽狩的干劲感化的民众。

羽狩的目的是要防止疾病传染的扩大，这并不违背民众的利益。

如果羽狩的存在感增加了的话，会为他们提供协助的居民也会相应地增多。

这样一来，对羽化病人的监视就会愈发的严密起来。

咚咚

凯伊姆：「是我」

……

窗户里虽然有漏出光亮，但屋内却没有回应。

咚咚咚咚

凯伊姆：「缇娅」

.....

.....

咚咚咚咚

.....

.....

该不会.....

缇娅：「哈啊.....哈啊，起来了～」

房间中传来慢吞吞的声音。

缇娅：「对不起.....我睡得迷迷糊糊的」

缇娅：「那么，发生了什么事吗，出了这么多汗」

凯伊姆：「不，没什么」

缇娅：「就算您这么说」

缇娅困惑地皱起眉头。

看着这平和的表情，我不由得叹了口气。

缇娅：「总而言之请先进来吧」

缇娅：「我想让您回来的时候能擦下身子，所以已经烧好热水了」

凯伊姆：「啊啊」

让她一个人看家，又为她的安全而担心。

我这是在做什么啊。

用缇娅准备的热水擦过身子后，我恢复了精神。

缇娅：「凯伊姆先生有副很健硕的身体呢」

缇娅：「再加上脸也很漂亮，真是太狡猾了」

凯伊姆：「别对我的脸评头论足」

缇娅：「对不起」

凯伊姆：「看家的时候，没发生什么奇怪的事吧」

缇娅：「是的，凯伊姆先生也没什么事吧？」

凯伊姆：「我只是去谈一些工作上的话题而已，没有什么需要担心的」

缇娅：「去组织那边谈的，就是所谓万事屋的工作吧，凯伊姆先生」

缇娅露出担心的表情看着我。

看起来她似乎明白了我工作的实质。

凯伊姆：「你的直觉没有猜中」

凯伊姆：「从前，你说过我是个『好人』吧」

凯伊姆：「这不是错的离谱吗」

缇娅：「没，没有那种事」

缇娅用强烈的语气说道。

缇娅：「凯伊姆先生是个好人」

缇娅：「让我像现在这样待在家里」

但是，那只是为了得到缇娅的记忆，除此之外别无他想。

缇娅：「无论凯伊姆先生从事怎样的工作，我都不会介意的」

缇娅：「因为我知道，您的本性是好的」

缇娅露出温和的笑容。

凯伊姆：「所以我说，你没有猜中」

缇娅：「真正的恶人，是不会说自己是恶人的」

缇娅下了奇怪的论断。

不爽。

我用手指抬起缇娅的下巴。

凯伊姆：「你这么奉承我，有什么相应的理由吗？」

缇娅仿佛想要逃离我眼睛的直视般，移开了视线。

缇娅：「因为我很不安」

缇娅：「这之后，我会变成怎样」

凯伊姆：「留在这里就好」

我说着违心的话。

缇娅：「可以吗？」

凯伊姆：「没关系，养一个女人的钱我还是有的」

缇娅：「非常感谢您」

缇娅：「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做？」

凯伊姆：「你知道的吧，男人会把女人留在身边的理由可不多」

我粗暴地抚摸着缇娅的头。

缇娅：「唔唔……」

而缇娅则只是一言不发地任我蹂躏。

虽然不时地用欲言又止的眼神看着我，但我无视掉了那眼神。

如果不让缇娅认为我对她有恋爱的感情，我会很困扰的。

缇娅：「……我不懂」

缇娅发出蚊虫般微小的声音。

缇娅：「我不懂，您为什么要这么关照像我这样的女孩子」

凯伊姆：「就算你不明白，我也很中意你」

凯伊姆：「讨厌吗？」

缇娅：「不讨厌」

缇娅露出笑容。

是勉强做出的笑脸。

看起来，还不是那么信任我说的话。

凯伊姆：「看来你不信我啊」

凯伊姆：「这也没办法，毕竟咱们才刚认识几天」

缇娅：「不，不是那样的……只是，非常的吃惊」

凯伊姆：「你是想要什么确实的证据吗？」

缇娅：「哎？」

凯伊姆：「证据啊，我对你很中意的证据」

缇娅：「啊，那个一……唔唔……」

缇娅低头缩成一团。

凯伊姆：「缇娅」

缇娅：「是，是的……」

我用手托起她柔嫩的脸庞。

在我强迫的对视下，缇娅的脸上已经是一片通红。

远方突然传来大地的轰鸣声。

凯伊姆：「……这个声音是」

缇娅：「？」

建筑在摇晃。

缇娅：「呀啊」

凯伊姆：「咕」

缇娅：「地，地震？！」

我的脑海中迅速闪过那天的情景。

没关系。

没关系的。

虽然我试着这样劝服自己，但关节与关节之间却因紧张而无比僵硬。

我仍旧没有摆脱那深入骨髓的恐怖与绝望感。

缇娅：「凯伊姆先生」

凯伊姆：「没关系，晃动不是很厉害……」



视野被什么塞住了。

没有把握状况的时间。

.....

我被缇娅抱住了。

少女身体特有的好闻香味涌入我的鼻腔。

这并不是香水，而是女性天生的体味。

真的好怀念啊。

自《大崩落》后来到这里一来，我一直生活在香水与粉质气味的包围中。

恐怕，最后闻到过的女性的气味是.....

母亲的味道。

缇娅：「晃动.....已经停止了」

凯伊姆：「.....」

抱住我的力量减弱了。

缇娅：「没事吧，凯伊姆先生？」

凯伊姆：「你指什么」

缇娅：「不，因为你的表情很僵硬，我想你是不是在害怕地震」

凯伊姆：「只是稍微有点紧张而已。这里基本上每月都会有一次这样的震动」

凯伊姆：「快把我放开，热死我了」

缇娅：「啊，对不起」

我从缇娅那里被解放出来。

凯伊姆：「不过，最近的圣女大人真是懈怠啊」

缇娅：「是呢，晃得真厉害」

门外一片喧哗。

缇娅：「有什么损害吗？」

凯伊姆：「出去看看吧」

我催促着缇娅打开了房门。

从家里向外看去，能听到很多的悲鸣声。

倒是没有看到火灾和房屋倒塌的样子。

缇娅：「？？？」

凯伊姆：「不是物理上的损害」

凯伊姆：「而只是有些人难以忘怀而已」

缇娅：「哎？」

凯伊姆：「大多数生活在牢狱中的人，都是那场《大崩落》的受害者」

凯伊姆：「他们脑中关于地震的记忆被唤醒了」

凯伊姆：「只要稍微有点地震，就有不少家伙会大惊小怪，甚至精神失常」

无法消除的是有关《大崩落》的记忆，

对舍弃自己的国家的恨意，

还有被日复一日侵蚀的贫穷与暴力。

硬要说的话，这恐怕是生活在牢狱中的人们所共有的精神吧。

缇娅：「凯伊姆先生不要紧呢」

凯伊姆：「因为会打扰到工作，所以我克服掉了」

凯伊姆：「对于久居于牢狱的那些家伙来说，《大崩落》还远远没有结束」

缇娅：「我可以理解他们的感受」

缇娅：「因为，我多少也知道《大崩落》的事情」

凯伊姆：「《大崩落》的时候，你在哪里？上层？还是下层？」

缇娅：「那个……我已经记不起来了」

凯伊姆：「年龄呢？」

缇娅：「那个也稍微」

凯伊姆：「就凭你这种状态，不要对什么都轻易地下断言」

凯伊姆：「只凭道听途说，怎么可能了解那时的悲惨」

缇娅：「可，可是，我在梦中见到过」

缇娅：「人们跌落的样子……家园破坏的景象……」

偏偏还是梦吗。

这家伙究竟有多笨啊。

凯伊姆：「世上的事情分该说的和不该说的两种」

凯伊姆：「因为在梦里见过所以知道？别开玩笑」

凯伊姆：「你下次再说这句话试试」

缇娅：「我，我不会再说了」

我深呼吸着令自己冷静下来。

凯伊姆：「……」

凯伊姆：「接下来，看热闹就到此为止了」

缇娅：「……好的，非常抱歉」

我关上门，将喧嚣远远隔在门外。

凯伊姆：「……」

缇娅：「……」

缇娅有意无意地错开眼神。

令人不快的寂静气氛流淌在两人之间。

缇娅：「我去……做夜宵了」

缇娅突然站起来说道。

凯伊姆：「做饭不是让给艾莉斯了么」

缇娅：「那，那个，虽然是那样没错……」

缇娅：「但是宵夜是不包含在正餐里面的」

虽然不知道是哪里的规矩，总之由她去吧。

什么都不做的话，这气氛也太沉重了。

凯伊姆：「快点做些能吃的东西就好」

缇娅：「好的，请交给我吧」

缇娅站在厨房里面。

缇娅：「艾莉斯小姐看到的话肯定会生气呢」

凯伊姆：「不用在意」

凯伊姆：「都这个时间了，她是不会过来的」

我刚说完这句话没多久，

我就陷入了不得不去调停过来观察地震后情况的艾莉斯与缇娅吵架的窘境。

梅尔特：「所以就又吵架了？」

凯伊姆：「真希望她们能收敛一点」

艾莉斯：「都是不守约定的家伙不对」

缇娅：「所以说，我觉得夜宵是不算在正餐内的……」

艾莉斯：「强词夺理」

凯伊姆：「就当成是我不对好了，别吵个没完没了啊」

艾莉斯：「刚才，是不是觉得我是个很麻烦的女人？」

凯伊姆：「啊啊」

艾莉斯：「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能摸透凯伊姆的想法」

凯伊姆：「是个人都能摸透」

缇娅：「呵呵」

凯伊姆：「现在可不是你该发笑的时候」

门铃响起。

梅尔特：「欢迎……」

凯伊姆：「……」

新来的客人在店内环视了一周后，静静地行了一个注目礼。

羽狩的队长：「失礼了」

凯伊姆：「缇娅，按照平时的做法去做」

缇娅：「好好好，好的」

明显在紧张。

不要露出破绽就好。

梅尔特：「其实，本店已经快要打烊了」

梅尔特：「虽然很抱歉，能请您下次再来赏光吗」

梅尔特露出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的笑容扯着谎。

羽狩的队长：「这样更好」

爽快地说完后，羽狩的队长向我们这边走来。

羽狩的队长：「我叫菲奥奈·希尔法莉亚」

菲奥奈队长：「任职负责管辖这片区域的防疫局的队长」

越过柜台，伸手与梅尔特握手。

接着是艾莉斯。

然后，向我转过身来。

菲奥奈队长：「您是前几天的……」

凯伊姆：「真巧啊」

菲奥奈队长：「啊啊，的确是」

我握住队长伸出的手。

这只手经过相当的锻炼。

腰间挂着相当精致的佩剑。

菲奥奈队长：「也请您多多指教」

接着，女队长向缇娅伸过手去。

拜托。

一定要平安无事啊。

缇娅：「啊，好，好，好，好的……」

菲奥奈队长：「怎么了吗？」

缇娅：「那，那个，不，没，没什么」

梅尔特：「这个女孩子曾经被你的朋友，任职于羽狩的某位大人好好地

关照过一番」

梅尔特：「所以看上去才会这么紧张」

菲奥奈队长：「原来如此」

接受了梅尔特说法的队长露出笑容，向缇娅说道。

菲奥奈队长：「抱歉，让你有了可怕的经历」

菲奥奈队长：「以后，我会努力注意让队员不要给大家带来不快的回忆」

缇娅：「好，好的」

队长用力地与在缇娅的手上握了两下。

梅尔特：「那么，请问您大驾光临有何贵干呢？」

菲奥奈队长：「失礼了」

女队长摆正姿势。

非常的端丽。

菲奥奈队长：「再过一会，我们要对附近的一个羽化病患者进行保护」

菲奥奈队长：「所以，想要暂时将这里作为临时的指挥所」

梅尔特：「没有其它的地方了吗」

菲奥奈队长：「这里身为娼馆街的入口，条件最好」

菲奥奈队长：「当然也会向您支付相应的金钱」

菲奥奈队长：「正巧贵店也已经准备打烊，我们不会给您带来什么损害的，不知您意下如何？」

梅尔特自掘坟墓了。

如果接着拒绝下去的话，就可能会被怀疑。

我向递来眼色的梅尔特点了点头。

梅尔特：「知道了，请随便使用吧」

菲奥奈队长：「感谢您的协助」

女队长微微一笑后，用军靴的鞋跟在地板上踏了三次鸣响。

后门被久等不耐般地打开。

10名左右的男子走了进来。

梅尔特：「等，等等，为什么要从后门进来啊」

菲奥奈队长：「对不起，我们不希望引人注目」

男人们没穿羽狩的制服，而是穿着与一般的客人别无二致的便服。

这是为了自己的身份不被察觉而进行的变装吧。

他们脱下掩饰用的服装，下面露出见惯的制服。

羽狩的数量是12人。

看来是作战的规模很大啊。

兰格副队长：「我还以为是谁呢，原来是你啊」

凯伊姆：「真是冤家路窄啊」

兰格副队长：「说得是啊」

菲奥奈队长：「兰格，不要说多余的话。作战马上就要开始了」

兰格副队长：「了解」

副队长捋了捋齐整的头发，从我身边走了过去。

能够闻到香水的气味。

带着这种气味走路，作为武者来说太不像话了。

凯伊姆：「我们在这里会打扰到你们，告辞了」

缇娅：「说，说得是呢」

我把钱放在柜台上，向出口走去。

然后被队长挡住了。

菲奥奈队长：「对不起，在作战结束之前可否请诸位一直待在这里呢」

菲奥奈队长：「并不是对您有所怀疑，但也无法断定您不会向谁去通报消息」

凯伊姆：「我不想干预羽狩的行动」

菲奥奈队长：「我们并不是羽狩」

菲奥奈队长：「而是防疫局」

她用相当干脆的口气予以订正

凯伊姆：「防疫局这个名字，在牢狱是不通用的」

凯伊姆：「如果你能想通这个道理的话，工作应该也会变得轻松一些」

菲奥奈队长：「多谢您的忠告」

菲奥奈队长：「但是，正式名称就是正式名称」

她如同官员一般，非常执着于这种细枝末节的地方。

凯伊姆：「嘛，总而言之，我们没有打扰各位羽狩大人的意思」

兰格副队长：「就算不这么说，你也看到我们已经付了足够的钱吧」

凯伊姆：「马后炮就不用说了」

兰格副队长：「抱歉，我可不是在征求你的同意」

兰格用指尖敲了敲剑柄。

菲奥奈队长：「停止用那种态度」

兰格副队长：「和这些家伙是没办法用话语沟通的」

副队长看着我向队长如是说道。

我则摊手摆出无辜的姿势。

菲奥奈队长：「感谢您的协助」

凯伊姆：「能够在这么近的距离看到防疫局的工作，真是让人心怀感激啊」

女队长对我的嘲讽还以苦笑。

菲奥奈队长：「店长，请立刻关闭店铺，不要让任何人进来」

梅尔特：「知道了」

梅尔特开始关上门窗。

羽狩们把几张桌子拼在一起，做成了一个大方桌。

缇娅：「凯伊姆先生，该怎么办……」

凯伊姆：「总之先坐下吧」

缇娅：「好，好的」

我让脸色已经完全发青的缇娅坐了下来。

如果长时间持续这种状态的话，缇娅的翅膀被注意到也是迟早的事。

总之要想办法逃到店外去。

想想对策。

凯伊姆：「……」

好。

试试看吧。

凯伊姆：「艾莉斯，梅尔特」

我低声把两人叫过来，嘱咐着作战计划。

梅尔特：「这不是很好吗」

艾莉斯：「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强」

梅尔特：「啊啊，这样一来我的纯洁就被玷污了呢」

凯伊姆：「抱歉，拜托了」

缇娅：「？？」

菲奥奈队长：「那么，在作战开始之前就先待机好了」

羽狩们结束了商讨。

店里已经充斥着羽狩们压抑着的兴奋感。

艾莉斯：「大家～辛苦了～」

梅尔特：「这是我们店的服务，请用它们润润喉咙吧」

两个人把酒端到了羽狩面前。

消瘦的羽狩：「酒吗，相当的机灵啊」

菲奥奈队长：「喂，作战前不要饮酒」

消瘦的羽狩：「离开始行动不是还有一段时间吗」

消瘦的羽狩：「总不能无视店长的好意吧」

艾莉斯：「嗯嗯，要给大家打打气嘛」

队员们一直发出同意的声音。

女队长露出不快的表情瞪了他们一会后，微微叹了口气。

菲奥奈队长：「不要玩过头了」

消瘦的羽狩：「好，已经得到准许了」

艾莉斯：「请大家好好品尝」

梅尔特：「队长也来一杯吧」

菲奥奈队长：「我就不用了」

女队长认真地贯彻着身为官员的职责。

这个性格很难令队员信服吧。

消瘦的羽狩：「小姐，再来一杯」

艾莉斯：「好的～」

有人很快地就要了第二杯。

暂且让他们开心一会吧。

梅尔特：「呀」

正在端酒的梅尔特突然发出尖叫。

鹰钩鼻的羽狩：「小姐……身材不错嘛」

梅尔特：「真讨厌啊，这位小哥」

梅尔特轻轻地敲了敲羽狩的胸部。

而这个动作令男人更加开心。

艾莉斯：「啊」

消瘦的羽狩：「哦哟哟哟，很危险啊」

失去平衡的艾莉斯坐倒在一名羽狩的腿上。

艾莉斯：「对，对不起」

消瘦的羽狩：「真是让人困扰的女人……来，这是惩罚」

艾莉斯：「啊，等等，不要摸啊」

开始喝酒后没多久，羽狩开始对女性出手了。

梅尔特：「啊，我说，这位客人。都说，不行啦」

艾莉斯：「不行，不要」

店里响起娇美的声音。



缇娅：「那个，会变成什么呢」

凯伊姆：「你看着就是了」

我从座位上站起来，向女队长走去。

凯伊姆：「脱下官服，他们也只是些普通的男人」

菲奥奈队长：「对不起，请稍等，我马上就让他们停下来」

凯伊姆：「算了，这也没什么不好的吧」

菲奥奈队长：「你说什么？」

凯伊姆：「这里就是这样的街道」

凯伊姆：「在心满意足之前就让他们好好乐乐吧」

菲奥奈队长：「别说傻话，我们可是有着尊严的……」

凯伊姆：「尊严在哪里？」

我指着那些男性的羽狩。

正在调戏艾莉斯和梅尔特的他们毫无体统可言。

菲奥奈队长：「你们这些家伙，给我保持点节制」

菲奥奈队长：「那些女性也很讨厌你们这样做吧！」

女队长大声呵斥道。

然而，却并无作用。

凯伊姆：「不，这就是你死脑筋了」

菲奥奈队长：「这是什么意思？」

凯伊姆：「她们是娼馆街的女人」

凯伊姆：「她们只是装出不情愿的样子，借此来引诱男人」

凯伊姆：「被玩弄的，是你的那些部下」

菲奥奈队长：「这种事情……」

凯伊姆：「这是女人的本性」

凯伊姆：「你也是个女人，应该能理解吧？」

菲奥奈队长：「别碰我」

凯伊姆：「喔唷」

我试图搭在她肩上的手被扫开了。

菲奥奈队长：「我和这个街道的女人不同」

或许是因为感到屈辱，女队长的脸上一片红晕。

凯伊姆：「这个店的女人，是让男性堕落的专家」

凯伊姆：「我觉得在你们的部下被攻陷之前，把她们关在二楼会比较好」

菲奥奈队长：「如果能这样做就帮大忙了」

凯伊姆：「知道了」

我从女队长身边离开。

凯伊姆：「你们也别太勾引这些男人了」

凯伊姆：「羽狩们都在准备工作，别给他们添麻烦啊」

梅尔特：「啊啦，我还在庆幸难得今天来了这么多客人呢」

艾莉斯：「可惜」

凯伊姆：「好了，赶快上 2 楼去」

艾莉斯：「好的好的」

艾莉斯和梅尔特露出不满的样子退开了。

顺便叫上坐在柜台旁的缇娅，三个人消失在二楼的阴影中。

凯伊姆：「真拿牢狱的这些女人没办法，看到个男人就像看到食物一样」

菲奥奈队长：「近墨者黑，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凯伊姆：「今天加油工作吧」

菲奥奈队长：「谢谢」

我和女队长道别后回到座位上。

只好自酌自饮了。

在柜台的另一头——

走到梅尔特刚才所在的地方，厨台上面还残留着施药的痕迹。

菲奥奈队长：「你们这些家伙，不要再喝了」

菲奥奈队长：「一到傍晚就开始作战」

消瘦的羽狩：「噢噢」

男人们用兴奋的声音回应道。

看来药物的效果还没消失啊。

但愿被抓的羽化病人不会被他们侵犯。

艾莉斯：「进行得很顺利」

梅尔特：「那个队长大人的正义感太强了，见不得部下不像样的一面呢」

梅尔特：「坚信错的不是自己的部下，而是勾引他们的妓女」

艾莉斯：「人们总是希望能为自己的欲望作出解释」

缇娅：「总觉得好像在欺骗他们，有些过意不去呢」

艾莉斯：「你这笨蛋，我们是为了帮你才那么做的」

艾莉斯：「如果介意的话，就自己下去一楼吧？」

缇娅：「对不起」

梅尔特：「算了算了，不要太责怪她嘛」

梅尔特：「得救了就比什么都好，是吧」

缇娅：「是的，非常感谢大家」

缇娅：「啊，说起来，我有件有点在意的事情……」

缇娅：「请问混在酒里的粉末是什么？」

艾莉斯：「春药」

梅尔特：「是能让别人变得有些H的药物哦」

梅尔特：「一般说来，只喝一两杯酒是不会醉的吧」

梅尔特：「想快点让他们上钩，所以就在那里混了些药」

梅尔特：「效果超群呢」

缇娅：「原，原来如此」

缇娅：「艾莉斯小姐为什么会随身携带那种药呢？」

艾莉斯：「因为我常常会把它们向(娼馆莉莉乌姆)的那些孩子出售」

梅尔特：「是相当流行的商品哦」

梅尔特：「如果男人打不起精神来而让时间被拖长会很麻烦吧？」

缇娅：「唔，唔唔」

梅尔特：「啊哈哈，不习惯这种话题呢。真可爱真可爱」

艾莉斯：「是吗？」

梅尔特：「不要这么坏心眼地说啊」

艾莉斯：「因为发生过很多事」

缇娅：「唔唔……」

缇娅：「对不起，我总是在给凯伊姆先生还有艾莉斯小姐添麻烦」

梅尔特：「用不着道歉的」

梅尔特：「那么，凯伊姆怎么样？和他在一起开心吗？」

缇娅：「是，是的。他对我非常的温柔」

缇娅：「不光是前几天还是刚才，都帮了我很大的忙……」

缇娅：「我却没法对他做些什么来还礼」

梅尔特：「不要介意，凯伊姆做那些事肯定也乐在其中」

缇娅：「凯伊姆先生……还有大家，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呢？」

艾莉斯：「……」

梅尔特：「……」

梅尔特：「对谁温柔必须要有理由吗？」

缇娅：「我不是，很明白」

缇娅：「但是，我并不是值得被温柔对待的女性。不仅没法工作，而且后背还长出了翅膀」

梅尔特：「无法工作就没有价值了吗？」

缇娅：「那个……我是这样想的」

梅尔特：「小缇娅，至今为止你都在服侍着他人而活吧？」

缇娅：「是的」

梅尔特：「原来如此……」

梅尔特：「小缇娅，要我说，在这个世界上是有着和金钱还有利害都全无关的事物的」

缇娅：「……好难懂」

梅尔特：「所以说，如果不管遇到什么都要对其纠根结底的话，这个世界上就会只剩下麻烦的事了哦」

缇娅：「可是我真的很过意不去。因为我是个只会带来麻烦的女人」

艾莉斯：「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过意不去」

缇娅：「哎？」

艾莉斯：「我们是自愿对你温柔的，你没有感到过意不去的理由」

艾莉斯：「是你自己没有搞明白这层道理」

缇娅：「那个是……」

梅尔特：「嘛，大家都在凑合地生活呢」

梅尔特：「如果大家都遵从正确的方法来行动的话，这个世界就太无聊了」

梅尔特：「反正一段时间内也无法从房间里走出去了，就好好地思考思考吧」

缇娅：「……好的」

艾莉斯：「（真亏你能说出这么多好听的话来）」

梅尔特：「（这也没办法吧，又不能把实情告诉她）」

阳光开始倾斜。

在被下药的羽狩们之间，一股焦躁般的紧张扩散开来。

观察着那些神经质地确认自己装备的男人的样子，我已经不知喝下了多少杯烧酒。

一本正经的女队长正双手捂胸喃喃地念诵着什么。

凯伊姆：「你为何而祈祷？」

菲奥奈队长：「圣女大人……还有我的家人」

女队长闭着眼说道。

凯伊姆：「明明马上就要去破坏他人的家庭」

菲奥奈队长：「如果我们不在的话，疾病就会在街道上蔓延，会有更多的家庭被破坏」

菲奥奈队长：「这是必要的工作」

非常规范的回答。

凯伊姆：「你以前问过我，娼馆街的小混混们依靠暴力来生活是怀揣着怎样的心情吧」

凯伊姆：「那份心情，你不是也知道得很清楚吗」

菲奥奈队长：「你在愚弄我吗」

菲奥奈队长：「对我们来说，暴力是手段而非目的」

菲奥奈队长：「而是为了保障民众祥和的生活，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会去加以使用」

凯伊姆：「我姑且就这么认为好了」

女队长冷哼一声撇开脸去。

菲奥奈队长：「从旁嘲讽很开心吧」

女队长站起身来。

部下们也随着他一起站了起来。

菲奥奈队长：「作战开始」

女队长打开店门。

炽热的阳光突然射进店中，在她的身上显现出了七彩的色泽。

菲奥奈队长：「吾伫于现实之中」

菲奥奈队长：「不会和你一样，在这个(娼馆街梦的世界)中醉生梦死」  
静静地说完后，女队长向黄昏的娼馆街走去。

队员们逐一跟进。

最后则是副队长。

凯伊姆：「祝狩猎顺利」

兰格副队长：「你和『保护』搞混了」

丢下这句毫无情感的冷峻之言，最后的羽狩从店内走出。

空余寂静。

凯伊姆：「伫于现实之中……吗」

相当做作的台词。

如果这句话是为了能在什么时候被用上而特意准备的话，这个女的也太

闲了。

至少，脑子里面满是不切实际的空谈。

艾莉斯：「看来已经出去了呢」

梅尔特：「啊—，好累」

缇娅：「好，好可怕」

三个人走了下来。

凯伊姆：「总算是对付过去了」

缇娅：「非常感谢，多亏大家的帮助」

梅尔特：「多亏我的名出演」

艾莉斯：「被羽狩碰到身体，真是太糟了」

凯伊姆：「多亏了艾莉斯带来的药，意外地很有效呢」

艾莉斯：「因为是我特制的」

艾莉斯：「想知道我制作它们的原因吗？」

凯伊姆：「完全不想」

艾莉斯：「我是想让凯伊姆打起精神来呢」

凯伊姆：「非要说出来的话就别问我」

梅尔特：「哎呀，凯伊姆这么年轻就要依靠药物了呢。啊—啊」

店外传来女性的悲鸣。

缇娅：「啊……这声音是」

凯伊姆：「开始了啊」

凯伊姆：「我去看看情况」

梅尔特：「我去休息了」

艾莉斯：「羽狩的工作我已经看够了」

缇娅：「我想看」

凯伊姆：「待在这里」

缇娅：「拜托了」

缇娅：「我想看看羽化病人会被怎样对待」

凯伊姆：「不行」

缇娅：「可是可是，我也是羽化病人，没法不去在意啊」

缇娅的声音中充满了殷切。

缇娅：「哪怕只看一眼也好」

梅尔特：「从远处稍稍张望的话，也没那么危险吧？」

凯伊姆：「……」

艾莉斯：「你一定会后悔的」

缇娅：「即便如此，我也要看看」

缇娅的眼睛湿润了。

凯伊姆：「你这女人真麻烦」

我向店门口走去。

缇娅：「哎？」

梅尔特：「跟上去吧」

缇娅：「好，好的！」

娼馆主：「饶了我吧，我这里可没有羽化病人」

菲奥奈队长：「我们只是来调查的」

被羽狩盯上的地方，是后巷中一个又小又脏的娼馆。

在很多起哄者远远的围观下，女队长和娼馆的主人对峙着。

缇娅：「会变成怎样呢？」

凯伊姆：「闭上嘴看着」

娼馆主：「肯定是有误会的」

娼馆主：「我们是向客人出售服务的店铺，不会放羽化病人之类的进店里的」

娼馆主：「如果因此而产生奇怪的传言，客人也都不会来了」

菲奥奈队长：「就因为已经产生了传言，我们才会来到这里」

菲奥奈队长：「这位主人，我想你老实接受我们的调查，将坏的传闻抹销掉才是上策」

表面的羽狩是七个人。

聚集在菲诺列塔的总共有十二人，所以剩下的五个应该是包抄到后门去了吧。

娼馆主：「虽然我很乐意为您提供协助，但现在还在营业中……至少也请等到明天早上」

菲奥奈队长：「到那时候就来不及了」

娼馆的店长拉住作势要冲进去的女队长。

娼馆主：「啊，那么，请允许我先让现在正在寻欢作乐的客人们离开」

娼馆主：「那之后再请各位好好地调查」

兰格副队长：「嘛，别那么说啊」

副队长抓住店长的双肩。

兰格副队长：「这家店的后门也已经被我们堵上了，你就算拖延时间也

是徒劳无功的」

娼馆主：「唔」

菲奥奈队长：「出发」

在女队长的命令下，羽狩们向娼馆内一拥而入。

娼馆主：「给我住手，你们这些家伙！！」

家具倒下的声音，器皿破碎的声音，还有少女们的悲鸣声——  
从娼馆里传来激烈的嘈杂声。

看到这副光景的缇娅屏住了呼吸。

兰格副队长：「你这家伙，似乎靠着藏匿羽化病人而向他们收取了高额的手续费啊」

兰格副队长：「再加上，如果女人拿不出钱的话，就让她们去从事特殊的工作……」

娼馆主：「别，别信口胡言」

兰格副队长：「不要生气，我是在表扬你」

兰格副队长：「你这个被磨得相当光滑的脑袋，十分的机灵嘛」

副队长来回摸着娼馆主的秃头。

缇娅：「凯伊姆先生……」

缇娅小声向我搭话。

缇娅：「特殊的工作指的是什么？」

凯伊姆：「卖身，折翅，大致上就是那些东西」

缇娅：「……折，折翅」

凯伊姆：「这是向变态的有钱人提供的服务，似乎有着相当的市场」

凯伊姆：「嘛，正所谓一步走错满盘皆输」

羽狩从娼馆的入口中走出。

稍迟片刻，被绳子绑住的羽化病人们被拉了出来。

三个人都是少女。

一个人的翅膀自中间被折断，纯白的羽毛上沾染着鲜红的血液。

一个人经过残酷的殴打，脸部和身体都因为内出血而一片污黑。

最后一个人则失去了一条胳膊，眼神中毫无神采。

折翼的少女：「老爷……救救我……」

娼馆主：「少罗嗦，我不认识你」

菲奥奈队长：「只是藏匿家人的话，我们还不会过于追究……」

菲奥奈队长：「但如果将她们作为商品而进行买卖的话，就不是能够撒



手不管的事情了」

娼館主：「咕……」

娼館的店长垂头丧气地跪倒在地。

他应该不是在害怕羽狩。

而是害怕因为给娼館街带来了骚乱，而将要接受的《不蚀金锁》的制裁。

菲奥奈队长：「请跟我们走一遭吧」

菲奥奈队长：「不用担心，我们不会对你施加暴力的」

娼館主：「……唔……」

在女队长向男人伸出手去的瞬间，

娼館主：「唔啊啊啊啊——！！」

男人的手突然伸向毫无防备的女队长的脖子。

手上有着某个发光的物品。

钝涩的声音响过。

凯伊姆：「诶」

娼館主：「……」

菲奥奈队长：「……」

有什么东西落在了我们眼前。

缇娅：「咦？！」

飞过来的是男人的胳膊。

非常利落的断面。

娼館主：「唔噶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男人痛苦地在地面上滚来滚去。

菲奥奈队长：「无谓的抵抗」

女队长小声嘟哝着，将细剑收还入鞘。

剑术相当的高明。

尤其是那拔刀的速度，可以被称为疾风。

菲奥奈队长：「牢狱的诸位，感谢你们的协助」

队长向围观的人们宣告。

菲奥奈队长：「在你们的帮助下，我们平安地保护了羽化病的患者」

菲奥奈队长：「她们可以从残酷的劳动中被解放出来，专心地接受治疗了」

菲奥奈队长：「之后，如果再看到感染者的话，请诸位一定要向防疫局

通报」

那清澈的声音。

柔顺的秀发。

端正的站姿。

还有，毫无污浊的主张。

虽然很伟大，但却令人不快。

突然，我看到了一个正凝视着那样的队长的人。

身上清洁的服装在牢狱中十分显眼。

而且还很稀奇地提着剑

虽然脸上还留有少女的稚嫩，但眼神却十分的老成。

她是什么人？

对这个羽狩的女队长抱有感兴趣的话，是官场的同僚吗？

正在我这样想着的时候，少女就消失在了小巷的深处。

菲奥奈队长：「撤退了」

菲奥奈队长：「注意不要出错，慎重地对待感染者」

兰格副队长：「了解」

羽狩围着羽化病人和娼馆主排成一列。

然后，慢慢地开始向看守所移动。

独臂的少女：「啊~~~~~」

兰格副队长：「啊，你要做什么」

独臂的羽化病人脱离队列，向我们这边跑来。

怎么回事？

独臂的少女：「找到了～」

这时，少女抓住了被斩飞的娼馆主的胳膊。

独臂的少女：「我的手臂……我的手臂～」

独臂的少女：「我找到我的手臂了～」

少女把男人的胳膊按到自己的身上。

独臂的少女：「哎，装不上去啊～哎，哎，哎？」

独臂的少女：「这位小姐，帮我装上吧～」

缇娅：「咦，啊……啊，啊……」

缇娅已经无法给出任何回应。

只是流着眼泪，一味地摇着头。

凯伊姆：「把胳膊带回家慢慢接吧」

凯伊姆：「如果慌里慌张地硬接的话，会弄弯的」

独臂的少女：「好的」

独臂的少女精神地回答以后，回到了队伍之中。

缇娅：「稀，唔，呜……」

凯伊姆：「冷静点」

我摸着缇娅的头，却没有从她那里得到任何回应。

只能感受到她颤抖的声音。

羽狩的队伍远去之后，起哄的人们也四散而去。

留在小巷中的，就只有一地的血痕与寂寞的气氛。

还有，我们两个人。

缇娅：「谁都没有，去帮助她们呢」

凯伊姆：「羽化病人已经被保护起来了」

缇娅：「但是，却已经破破烂烂了」

缇娅抽泣着说道。

凯伊姆：「这次算得上是最糟的一回了」

凯伊姆：「羽化病人中也有不产生争端，开开心心地接受保护的人」

缇娅：「就算是那样……」

缇娅：「明明大家都可以去阻止他们的」

凯伊姆：「那么，你就带头去助人为乐好了」

凯伊姆：「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却希望他人去做吗？」

缇娅沉默下来。

凯伊姆：「接近羽化病人的话，会被传染上羽化病」

凯伊姆：「比方说，你去帮助羽化病人……」

凯伊姆：「而因此让自己的朋友患病的话，你会原谅自己吗？」

缇娅：「那，那个是……」

凯伊姆：「虽然羽狩的做法很粗暴，但并不会有人因此去责怪他们」

我为什么要为羽狩开脱啊。

一想到我和女队长的立场相比在菲诺列塔的时候逆转了过来，心情就当不快。。

凯伊姆：「把羽化病人交给羽狩是最好的」

凯伊姆：「……只有你是例外」

缇娅：「非常感谢您」

缇娅总算挤出了笑容。

凯伊姆：「回家了」

凯伊姆：「吃得下饭吗？」

缇娅：「……我会加油吃的」

缇娅：「如果吃不下去的话，请您处罚我」

怎么了？

缠在缇娅身上的气氛与之前不同了。

不再是一直以来的，窥视着我表情的，宛如小动物般的感觉。

是心情产生什么变化了吗。

缇娅：「有什么事情吗？」

凯伊姆：「不，别在意」

缇娅：「奇怪的凯伊姆先生」

凯伊姆：「……」

缇娅握住我的衣角。

果然有什么事情。

但是，我却无法说清它究竟是什么。

吃完这顿迟来的晚饭后，缇娅终于开了口。

缇娅：「那个，凯伊姆先生，我有件事想让您知道」

凯伊姆：「来了吗」

缇娅：「哈？」

凯伊姆：「不，我只是多少有这种预感而已」

凯伊姆：「从回到家的时候开始，你就有点奇怪吧」

缇娅：「啊，被看穿了吗」

凯伊姆：「为了你的将来我要说在前头，你藏心事的能力太差了」

缇娅：「嘛，关于这点我基本上也有注意到」

凯伊姆：「然后呢？」

缇娅：「哎……那个……」

缇娅扭扭捏捏地说道。

凯伊姆：「痛快点」

缇娅：「好，好的」

说完这句话后，缇娅就低下头去。

就这样，无言的时光在我们中间流淌。

我一直在等待着缇娅开口。

讨厌的预感在心中扩散开来。

缇娅：「凯伊姆先生……」

缇娅慢慢地编织着言语。

缇娅：「是关于那天晚上的事情」

凯伊姆：「被袭击的那天吗？」

缇娅：「是的，我已经想起来了」

凯伊姆：「真不容易啊」

缇娅：「是的，很抱歉给您添了那么多麻烦」

凯伊姆：「那么，说得出来吗？」

凯伊姆：「如果觉得辛苦的话，明天再说也无妨」

缇娅：「不，没关系的……现在，就在这里说就好」

缇娅：「啊，在那之前要先泡茶……」

缇娅站起来开始沏茶。

顺着杯中缓缓上升的热气，我抬头看向天花板。

在紧张与兴奋的情感交织之下，我就连应该已经充斥着房间的香味也完全感觉不到。

就好像马上要说出道别话语的气氛……

我在心中苦笑。

在缇娅把一切都说出来的时候，她也就不再有用。

再也不会见到她了。

毫无疑问，这就是货真价实的离别之言。

讨厌的预感就是这个吗。

缇娅：「请用」

缇娅端上了茶水。

茶叶的感觉格外的苦涩。

凯伊姆：「那么，究竟是什么情况？」

缇娅：「是的……那个……」

缇娅：「我什么都不知道」

凯伊姆：「你不是已经想起来了吗？」

缇娅：「不，所以说，我想起来了，那时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凯伊姆：「总而言之，把你能想起来的事情全都说出来看看」

缇娅：「我们到达牢狱后，很快就坐上了马车」

缇娅：「因为马车没有窗户，所以我们都不知道它究竟是在驶向哪里」

缇娅：「突然，马车摇晃起来，我被甩到了地上」

缇娅：「需要我告诉您和我一起坐马车的女孩子的长相之类的事情吗？」

凯伊姆：「不用，没有必要」

缇娅点了点头，继续说了下去。

缇娅：「那之后，耳边就不断传来谁在挨打的声音，还有小小的悲鸣声」

缇娅：「身上也流了血的我，好害怕好害怕，一直只能蹲在那里抱住头」

缇娅：「为了让自己什么都看不到……」

凯伊姆：「然后呢？」

缇娅：「然后，很快就在我身旁响起了脚步声」

缇娅咽了口口水。

一次次地深呼吸，来让自己镇定下来。

缇娅：「我稍微抬起头后，看到了一只巨大的脚……之后再恢复意识的时候，就已经身在凯伊姆先生家里了」

凯伊姆：「脚的特征呢？」

缇娅：「应该是男人的」

缇娅：「除此之外，因为太暗的缘故就什么都知道了」

凯伊姆：「你也被打了吗？」

缇娅：「不知道，疼痛也好难过也罢，那些感觉都已经想不起来了」

凯伊姆：「对于袭击你们的人有什么线索吗？」

凯伊姆：「比方说，与什么人有仇之类的」

缇娅摇了摇头。

凯伊姆：「原来如此」

凯伊姆：「我去那里调查过，那个地方除了你之外，其他所有人都已经死了」

凯伊姆：「有没有什么漏掉的线索？」

缇娅稍微想过之后做出了回答。

缇娅：「没有了」

基本没什么新情报。

亏我还这么期待。

凯伊姆：「光……对了，那道光是怎么回事？」

凯伊姆：「你看到了吧，那道和《终焉之晚霞》同样颜色的光芒」

缇娅：「……对不起」

凯伊姆：「没有什么隐瞒的事情吧」

缇娅：「除了刚才说的那些话以外，我真的就什么都没有看到了」  
缇娅低下头去。

看起来应该不是在说谎。

事实上，去直面人们在眼前接连不断地被杀，对于普通的人类来说是做不到的。

就算她遮住自己的眼睛，也没有任何需要被责怪的地方。

很难想象，缇娅会去袒护犯人。

凯伊姆：「没看到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缇娅：「对不起，没有派上用场」

凯伊姆：「没必要道歉」

缇娅：「好的……」

对话中断了。

但是，从缇娅的视线中可以感到，她似乎还想要说些什么。

凯伊姆：「怎么了？」

缇娅：「那个，其实……我还有一件不得不向您道歉的事情」

凯伊姆：「说来听听」

缇娅痛苦地皱起眉头。

缇娅：「我……那个……呃……」

缇娅：「关于那个夜晚的事情，我从一开始就没有忘记」

看来，我的直觉猜中了。

不过，我不会把这种事情刻意说出来。

我大大地叹了口气，脸上装出被骗的神情。

凯伊姆：「为什么要装作忘记」

缇娅：「因为我知道，如果全都说出来的话，我就会被赶出这个家」

缇娅：「会把我留在这里，除此之外没有就任何意义了」

凯伊姆：「原来如此，所以才没有说出口吗」

缇娅：「是的，很抱歉浪费了您的时间」

凯伊姆：「不，这是理所当然的判断」

凯伊姆：「你不是也很动了一番脑筋吗」

缇娅：「对不起，我骗了您」

凯伊姆：「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我没有资格去责备这家伙。

我也是因为让她说出情报，才刻意装作对她温柔的样子。

凯伊姆：「倒不如说，你的做法才是正常的」

缇娅：「你是指，说谎这件事吗？」

凯伊姆：「啊啊，只要是为了生存，不管说什么谎都是没有错的」

缇娅：「我不是很明白这种事情」

凯伊姆：「你还真是正直啊」

缇娅：「这是在夸我吗？」

凯伊姆：「算是吧」

硬要说起来，应该说成是嘲讽才对。

在牢狱里，缇娅的这份正直虽然很珍贵，但却没有任何价值。

倒不如说，这只会让自己的寿命无端减少。

缇娅：「太好了」

缇娅：「到最后我还得到了表扬」

最后吗。

既然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在把她交给吉克之前，就先温柔地对待她吧。

凯伊姆：「这并不是最后」

凯伊姆：「关于之后的事情，我明天会去和吉克谈谈看」

缇娅：「已经够了，凯伊姆先生」

缇娅用冷淡的口吻说道。

凯伊姆：「怎么？」

缇娅：「我已经全部都说完了」

缇娅：「已经没有，再继续被温柔对待的价值了」

凯伊姆：「喂」

缇娅：「我知道的」

缇娅：「您是为了让我说出实情，才这么温柔地对我的」

凯伊姆：「那是你的妄想」

缇娅用力地摇头。

缇娅：「我已经都听到了」

缇娅：「来到凯伊姆先生家里的第一天，就听到了大家在商量今后的事情」

缇娅：「所以说，我大概也就知道了，如果自己把那天晚上的事情说出来会变成怎样」

凯伊姆：「这样啊……」

没想到我们的计划从最开始就暴露了，真是不像样。



也就是说，我们彼此都知道，对方在欺骗着自己吗。

和缇娅度过的这几天，还真是戏剧化啊。

凯伊姆：「假如就像你所想的那样……」

凯伊姆：「说出来以后，一切就都结束了的话，为什么还要向我坦白？」

缇娅：「那是因为……」

缇娅咬着嘴唇。

缇娅：「我已经不想再给凯伊姆先生继续添麻烦了」

凯伊姆：「给我？」

缇娅：「如果留羽化病人在家里的话，不知何时肯定也会发生像今天这样的事」

缇娅：「我并不是值得被他人守护的存在」

缇娅：「只是个就连和猫狗一起吃饭的不够格的女人而已」

缇娅：「所以我想，已经到把我知道的事情和盘托出，让一切都结束的时候了」

缇娅喃喃地说道。

焦躁的感觉在心中蔓延。

凯伊姆：「那个意义不明的自我牺牲算什么啊？你是打算要当个圣职者吗？」

缇娅：「不知道」

缇娅：「我是个笨蛋，所以不懂什么复杂的事情」

缇娅：「但是，凯伊姆先生不是问过我吗」

缇娅：「如果因为我的缘故而让他人染上羽化病，我会不会原谅自己」

缇娅：「我是，不会原谅的」

凯伊姆：「那是与最重要的人的事情。我们可是骗你的人哦」

缇娅：「尽管那样，你们对我还是很亲切」

凯伊姆：「所以说，那是因为……」

缇娅：「已经够了」

缇娅打断了我的话。

缇娅：「请不要再说下去了……已经……」

是在因为被骗而感到生气吗。

不，她应该从最开始就已经知道我在骗她这件事了。

是在因为穿帮之后，仍然恬不知耻地继续着演技的我而感到愤怒吗？

是那样的话，她还会考虑着不想要给我这种男人添麻烦吗？

倒不如说，我才应该对这样利用她感到愧疚。

难不成，她真的对我有意思？

不可能。

明明从最开始就知道我在骗她。

我无法理解缇娅是怎么想的——

至今为止，一贯都于无牵挂的心中，突然笼罩了一层漆黑的云霭。

啊啊，我知道这种感觉。

这是在与心仪的女孩子道别之时，所产生的感觉。

一直坚信彼此心意相通的人，突然变成了自己无法理解的他人，这种强烈的瞬间替代感。

只在女孩子心中纠结的感情不断堆积。

变成了，男人所无法攻略的坚固堡垒。

我完全没有想过，会在这里意识到缇娅身为女孩子的一面。

缇娅：「该说的都已经说完了」

缇娅：「所以，我已经没有用了……就像那只无法再歌唱的小鸟」

缇娅：「让这一切结束吧」

凯伊姆：「结束以后你要怎么做？要去羽狩的看守所吗？」

缇娅：「羽狩先生们太可怕了，我会去其它的某个地方的」

凯伊姆：「所以说，我问你要去哪里？」

凯伊姆：「像你这样的小家伙到处乱晃的话，会成为小混混的猎物哦」

缇娅：「我已经习惯遭受痛苦了」

凯伊姆：「你是笨蛋吗」

缇娅：「我是笨蛋」

缇娅：「我不是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吗，我就是个笨蛋……」

缇娅抽泣着。

落在膝盖的手上，无意识地将裙摆握紧又松开。

本应说出的话却没能说出口。

缇娅：「我是笨蛋」

缇娅：「所以，请不要再管我这种女人了」

缇娅站了起来。

凯伊姆：「喂」

我刚想去追，就不由自主地跪倒在地上。

身体好重。

怎么回事？  
发生了什么？

凯伊姆：「……」

缇娅：「对不起」

一个装药的纸包从缇娅手中滑落。

凯伊姆：「……你……」

缇娅：「这是白天的时候，我从艾莉斯小姐的药箱中偷偷拿来的」

缇娅：「因为不清楚使用的分量，所以就全都放进去了」

缇娅：「但是，因为上面有写着是安眠药，所以我想肯定不会有事的」  
如果搞错量的话会死人的。

这家伙，到底是笨到了什么程度啊。

真难以想象，让她孤身一人会变成怎样。

凯伊姆：「笨蛋……吗……」

缇娅寂寞地笑了。

缇娅：「其实我一直都想告诉您，请不要总说别人是笨蛋傻瓜之类的」

缇娅：「我因为真的很笨倒也罢了，别的人可不是那样的」

凯伊姆：「少……少罗嗦」

麻痹感在身体中扩散开。

缇娅：「凯伊姆先生，承蒙您的照顾」

凯伊姆：「……缇，娅……」

缇娅：「再见了」

缇娅：「尽管是假的，但能和您像恋人一样度过这段时间，我非常的开心」

现在想想，我还是第一次独自走在牢狱之中。

街道上明明有那么多的人，但大家看起来都像是异世界的人一样。

甚至有种无法与他们沟通的感觉。

莉莎：「啊咧—你不是那个谁嘛。你看，叫什么来着，克里斯？」

缇娅：「那个，我叫缇娅」

莉莎：「这样啊，这样啊」

莉莎：「那么，缇娅一个人在干什么呢？凯伊姆呢？」

缇娅：「啊，那个—……凯伊姆先生，稍微有点事情要做……」

莉莎：「这可不行啊—凯伊姆，居然让女孩子自己出门」

缇娅：「就是啊，他是个坏人呢」

莉莎：「我说，啊咧？缇娅，你怎么哭了？」

缇娅：「哎？」

缇娅：「哎？哎？」

眼泪，

停不下来。

缇娅：「对，对不起」

莉莎：「啊，等等？！」

我将莉莎小姐的声音甩在身后跑开了。

缇娅：「咕……」

为什么。

为什么，

泪水会喷涌而出呢。

缇娅：「呜……稀呜……」

没想到，只是听到他的名字就流出了眼泪。

我坐在小巷中，用衣袖擦拭泪水。

缇娅：「凯伊姆先生……」

那个人，一直都在欺骗着我。

嘴上说着对我有意才会这么温柔。

其实，只是为了要问出情报而假装成温柔而已。

我被很过分地对待了。

真心被玩弄。

普通地思考的话，就算产生恨意也不足为过，但我的心却拒绝着那种想法。

女声：「你身体不舒服吗」

缇娅：「？！」

我的头脑太过发热，就连身旁站了一个人都没有注意到。

缇娅：「您，您是」

菲奥奈队长：「啊啊，你是……」

菲奥奈队长：「今天承蒙照顾了啊」

缇娅：「没，没有，我才是」

怎么办。

我被羽狩发现了。

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做来着？  
没错，装成普通的样子就好。  
凯伊姆先生不是说过很多次吗。  
菲奥奈队长：「那么，你为什么会在這裡啜泣呢」  
缇娅：「没什么，不要紧的」  
菲奥奈队长：「可是，你的脸色很差」  
队长向这边走近了一步。  
腰间的宝剑响起无机质的声音。  
缇娅：「咦……」  
记忆复苏。  
羽化病人們的慘狀。  
那浸透羽翼的红黑血液。  
单臂的少女如坠梦中的声音。  
还有那些冷漠地看着羽化病人被像犯罪者一样带走的，牢狱的人们。  
菲奥奈队长：「怎么了？」  
背对着月亮的队长向我伸出手。  
就是这只手，斩飞了娼馆主的胳膊。  
缇娅：「不要……」  
这不是自己的记忆。  
我好想这样认为。  
但是我也知道。  
这毋庸置疑，正是自己的记忆。  
缇娅：「不要——」  
菲奥奈队长：「喂？！」  
菲奥奈队长：「连碰触都不允许吗……」  
菲奥奈队长：「虽然是已经知道的事情，但还真是个不幸的工作啊」  
缇娅：「哈啊，哈啊，哈啊，哈啊」  
我慌忙地走过一个个转角，漫无目的地跑着。  
好可怕。  
好可怕，好可怕，好可怕。  
脑中一片空白，什么都无法思考。  
只有脚擅自地动作着，带着我奔跑。  
向着牢狱的深处，深处。

更深处——

艾莉斯：「……凯伊姆，凯伊姆」

艾莉斯：「振作一点，凯伊姆」

远处传来艾莉斯的声音。

为什么会是艾莉斯的声音？

我在做什么呢？

艾莉斯：「凯伊姆」

我睁开眼睛。

模糊的视野里，艾莉斯的脸庞成了一个大大的特写。

艾莉斯：「凯伊姆」

凯伊姆：「唔……」

身体重得像个沙袋。

只动下头都会感到痛苦。

艾莉斯：「就这样躺着」

艾莉斯：「你的药劲还没过」

艾莉斯从我身边离开。

凯伊姆：「……药？」

艾莉斯：「催眠药，是那个孩子给你喝的」

那个孩子？

让我喝的？

凯伊姆：「？！」

凯伊姆：「咕」

我想从床上一跃而起，但却摔回了床上。

艾莉斯：「老实点，不要增加多余的伤处」

艾莉斯：「……啊，不过那样也不错」

艾莉斯兴冲冲地帮我坐了起来。

凯伊姆：「缇，缇娅呢……」

艾莉斯：「不在了」

出去了吗。

凯伊姆：「那个笨蛋……」

艾莉斯：「笨的是相信那种女人的凯伊姆」

艾莉斯：「听莉莎说看到缇娅在一个人哭，所以我就来看看，结果就是

这个样子」

艾莉斯：「亏你原来还是个杀手，真不像话」

凯伊姆：「……」

艾莉斯：「凯伊姆对自己相信的人很没辙呢」

凯伊姆：「因为很麻烦」

凯伊姆：「那么，那家伙跑到哪去了？」

艾莉斯：「不知道」

艾莉斯：「怎么办？贵重的情报源逃掉了」

凯伊姆：「不，咱们想问的事她都已经告诉我了」

艾莉斯：「哈啊？」

艾莉斯的表情一脸诧异。

艾莉斯：「那么，那件事的犯人是？」

凯伊姆：「缇娅似乎没有见到」

艾莉斯：「哈啊啊啊……」

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叹了口气。

艾莉斯：「你被骗了。那个女人在包庇犯人」

艾莉斯：「不然她没有必要逃跑」

凯伊姆：「她没有逃跑，只是出去了而已」

艾莉斯：「这算什么啊，你那感伤的坚持」

艾莉斯丢下这句仿佛吃到什么难吃东西的话。

艾莉斯：「那么，为什么缇娅出去了？」

凯伊姆：「她怕自己留在这里，会把羽狩引来而给我添麻烦」

艾莉斯：「肯定是骗人的」

艾莉斯：「呐，我要生气了哦。这可不是什么小孩子的游戏」

艾莉斯冰冷的毛巾拧过后扔到我的头上。

艾莉斯：「我去向吉克报告」

艾莉斯：「凯伊姆就在这里睡到药效过去为止」

凯伊姆：「拜托了」

艾莉斯：「你知不知道你让我多担心啊」

艾莉斯：「死掉算了」

门被摔上的响声，仿佛让空气都随之震动。

艾莉斯会生气也是没办法的。

凯伊姆：「……」

但是，缇娅应该没有说谎吧。

从事实来说，应该这么想比较妥当。

那家伙没有那么精明。

她是那种即使对欺骗自己的对象说谎，都会为此而感到歉疚的女人。

吉克：「什么都不知道……吗」

吉克摆弄着手上的烟卷嘟哝着。

吉克：「值得信任吗？」

吉克：「她说不定在袒护犯人」

凯伊姆：「我觉得不可能」

吉克：「根据是？」

凯伊姆：「感觉」

吉克：「喂喂喂喂喂」

吉克把烟卷丢在桌上。

吉克：「你这是怎么了」

吉克：「毫无防备地把她一个人留在家里，然后又被灌了药，还让那女的逃掉了」

吉克：「这里是哪里？小鬼的聚会所吗？啊啊？」

凯伊姆：「抱歉」

吉克：「说抱歉有什么用一啊」

在吉克的敲击下，桌子跳了起来。

吉克：「换成是先代肯定会拿鞭子抽你」

吉克：「但是，我觉得你的直觉应该不会有错」

艾莉斯：「什么啊，那种异常的信赖」

吉克：「闭嘴」

吉克：「但是凯伊姆，你被她逃掉了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没有反驳的余地。

吉克：「知道那个女人去哪里了吗？」

凯伊姆：「你打算把她带回来？」

吉克：「只是觉得她如果在附近转来转去会很麻烦」

吉克：「只能祈祷她在哪个没人知道的地方死掉了」

凯伊姆：「……」

吉克：「如果在哪里露脸的话，你就把她处理掉」

吉克：「这是你担责任的方法吧？」



凯伊姆：「啊啊」

吉克：「拜托了」

丢下这句话后，吉克就向门口走去。

凯伊姆：「吉克……」

吉克：「啊嗯？」

凯伊姆：「……不，没什么」

吉克露出苦笑。

吉克：「好像要下雨了啊」

艾莉斯：「真惨啊，我可没有带外套来」

吉克：「我不讨厌湿漉漉的女人哦」

艾莉斯：「这样啊。那我会注意不让自己被淋湿的」

吉克：「真冷淡啊」

艾莉斯：「好了，回去吧」

吉克：「知道了啊」

吉克：「那就这样，喝杯酒把那个女人忘掉吧，凯伊姆」

门关上了。

凯伊姆：「……可恶」

已经没什么问题了。

该问的都已经从缇娅那里问到了。

身体基本也能自由地活动了。

去菲诺列塔点几杯高价的酒，待一个晚上，这个讨厌的工作就算是结束了。

虽然余味很让人不快。

艾莉斯：「身体怎么样了？还有药物残留吗？」

凯伊姆：「头和身体还有点沉重」

艾莉斯：「那个女人，好像放了相当多的药进去呢」

艾莉斯：「下次再让我看见她……」

艾莉斯：「不过，应该也没机会了啊」

缇娅不可能长时间逃脱羽狩的追捕。

就算运气好而逃脱了，我也不认为那家伙能在牢狱活多久。

艾莉斯：「喝杯茶吧」

凯伊姆：「给我酒」

艾莉斯：「和药混在一起会很糟哦」

凯伊姆：「现在就已经够糟了」

艾莉斯叹了口气，开始倒酒。

凯伊姆：「你也来喝吗？」

艾莉斯：「我才不要」

凯伊姆：「我觉得你看上去很想来一杯的样子」

艾莉斯：「虽然我不知道详情，但只有凯伊姆一个人在急躁」

艾莉斯：「我喝茶就好」

艾莉斯用装着茶的陶杯和我碰杯。

艾莉斯：「恭喜你工作结束」

凯伊姆：「啊啊」

我将葡萄酒倒入喉咙。

口中满是酸涩。

凯伊姆：「……」

……这样就结束了吗。

没有悲伤。

亦非留恋。

是在担心着她的将来吗？

不是的。

是我自己在纠结。

凯伊姆：「艾莉斯……」

艾莉斯：「我有件事想问你」

我们异口同声地开口。

艾莉斯：「你先说」

凯伊姆：「啊啊」

或许是因为酒精的作用，沉重的倦怠感包裹住我的头部。

趁着这种感觉，我将自己心中的所想倾诉而出。

凯伊姆：「那家伙……」

凯伊姆：「缇娅她从最开始，就知道我们对她是有所求的」

凯伊姆：「无论是我对她温柔的原因，还是自己将会面对的结局」

凯伊姆：「她从我们的商谈中都听到了」

凯伊姆：「尽管如此，她还是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都和盘托出」

凯伊姆：「因为觉得自己如果留在这里的话，会把羽狩引来而给我添麻

烦」

艾莉斯：「要我来诊断的话，她是个重度的老好人，已经无药可救了」

凯伊姆：「我没法理解她的想法」

凯伊姆：「那个女人，究竟是怎么回事」

艾莉斯：「原来如此」

随声符合后，艾莉斯喝起了茶。

艾莉斯：「你抱持着罪恶感吧」

艾莉斯：「凯伊姆，真是个好人在呢」

凯伊姆：「你说我……」

艾莉斯：「呵呵呵，杰作，呵呵呵呵」

艾莉斯：「真希望我也能分到点这份良心呢，我眼泪都想出来了」

传入耳中的艾莉斯久违的笑声，让我心中的某处仿佛被穿孔了一般疼痛。

凯伊姆：「你以为我已经杀过多少个人了啊」

凯伊姆：「怎么可能还有罪恶感那种东西」

艾莉斯：「哼」

艾莉斯：「嘛，我知道凯伊姆是个怎样的人，所以倒不会感到吃惊」

凯伊姆：「不巧，事实和你的想象相去甚远」

艾莉斯：「谁知道呢？」

艾莉斯的喉咙深处发出呵呵呵的笑声。

凯伊姆：「就算我对缇娅抱持着罪恶感，把她留在家里也只是件麻烦的事情」

凯伊姆：「帮她也没有好处」

艾莉斯：「你很明白呢」

凯伊姆：「对谁产生感情的话，是无法生存在牢狱里的」

艾莉斯：「我会理性地活下去的，毕竟我还想长寿」

艾莉斯露出嘲讽的笑容，向窗户旁走去。

凯伊姆：「别对什么事都用那种愤世嫉俗的说法」

我因为在意着缇娅，而对产生了罪恶感吗。

罪恶感……

这种形容似是而非。

究竟，我是感受到了什么呢。

有种如鲠在喉的感觉。

虽然这骨头就算不拔出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我的一生都会为此而困扰。

对此我无法忍受。

侍者：「圣女大人，晚风对身体有害」

圣女：「……」

侍者：「您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吗」

圣女：「我的心中有些烦闷」

侍者：「又是例行的那种感觉吗？」

圣女：「是的」

圣女：「如果无事发生的话就好了」

圣女：「月亮被遮住了呢」

侍者：「我想，再过不久就要下雨了」

侍者：「来，请回到房内去吧」

圣女：「把外套拿出来」

侍者：「圣女大人，您的身体是很贵重的」

圣女：「这是比我的身体更重要的事情」

侍者：「……圣女大人……」

侍者：「我马上为您去拿」

……

……………

圣女：「今天晚上……会被看到吗」

我究竟是跑到哪里了呢。

完全迷失了道路。

拜无数次的跌倒所赐，衣服上已经满是破洞与泥泞。

就像是回到了从前。

缇娅：「雨，什么时候才能停呢」

周围笼罩着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

无论是逃跑还是回去，这样一来就什么都做不到了。

在天色好转之前，必须要先找个地方避雨。

但是，附近只有房屋的残骸。

本来就为数不多的房檐，也早已被可怕的人和野狗所占据。

我无可奈何地将身体靠在废墟的墙壁上。

完全称不上是屋檐的屋檐，就连我的一半身体都遮不住。

身体渐渐变冷。

缇娅：「……」

为什么，总是会变成这样呢。

明天会变好，后天会更加的美妙。

虽然我一直持续着这种祈愿，但现实却从未回应过我的期待。

我本以为来到牢狱以后会有什么变化，但果然还是一切如常。

不，应该是变得更糟了。

身上长出翅膀，在最差的环境中，变成这种被他人嫌弃的身体。

但是，也有好事发生。

虽然是为了得到情报，但凯伊姆先生却确实地对我展露出了温柔。

不用做饭，不用扫除，也不用挨打……

只要留在这里就好，他这样对我说了。

倾听着我说的话。

这份真实的喜悦，让我觉得即使被骗也是无比开心的事情。

那些小事怎么都好。

凯伊姆先生，似乎并不知道我的心意。

他的脑子很好，肯定有很多事要去考虑吧。

我是个笨蛋，无法理解复杂的事情。

唯有这份喜悦，无比真实。

所以，我从凯伊姆先生的家里走了出来。

羽狩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造访那里，我不能给我带来喜悦的人添麻烦。

我不是值得被那样对待的人。

所以，不能去做会让凯伊姆先生感到困扰的事情……

缇娅：「啊……」

不对。

我注意到了很重要的事情。

我只是『不想』让凯伊姆先生为我而感到困扰而已。

不是因为害怕挨打。

也不是因为感到恐惧。

虽然知道得不是很清楚，但我『不想』被那个人讨厌。

总而言之，这件事我最不想让它发生。所以即使凯伊姆先生会反对，我还是从那个家里离开了。

不顾他人的反对而去做什么事情，这应该是头一回也说不定。

我非常开心。

感觉自己收获了很重要的东西。

与凯伊姆先生的相遇，肯定是命运使然。

毫无疑问，这肯定是为了让我去实现重要的使命而做出的安排。

我一定是在向着幸福走去。

在牢狱孤身一人。

从今以后，应该也会遇到很多痛苦伤心的事情，但是没关系。

无论经受怎样的苦难，我都不会示弱。

所以，凯伊姆先生，请不要为我担心。

我握紧胸前的坠饰。

说真的，我本应该把这个也还回去的……

抱歉，我是个坏孩子。

男声：「迷路了吗？」

耳旁响起一个似曾相识的声音。

缇娅：「凯伊姆先……」

正当我开心地抬头之时。

我才注意到，伫立在眼前的是个我未曾相识的男性。

是穿着通体漆黑的服装吗，我看不清他的身体。

锐利的目光和泛黄的牙齿，在黑暗之中若隐若现。

中年乞丐：「迷路的话，就让我来给你带路吧」

缇娅：「真，真的吗」

中年乞丐：「我是不会骗人的」

男人笑了起来。

这个人是坏人！

脑中掠过这个想法的瞬间，手腕被抓住了。

缇娅：「咦？！」

中年乞丐：「不过，不是免费的带路呐」

男性的手中闪着利器的光芒。

我吓得身体一软。

缇娅：「……我的身上，没有带钱……」

中年乞丐：「一看就知道了」

中年乞丐：「你不是有吗，能拿来付账的东西」

缇娅：「不，不要」

男人的体重压在了我的身上。

覆盖在身上的野兽般的臭味，刺激着我的呕吐神经。

冰冷有如铁块的大手，将我的胳膊固定住。

然后，男人的膝盖滑入了我的双腿之间。

缇娅：「不要啊，救命，救命啊？！」

我拼命看向四周。

从瓦砾的缝隙中，有分不清是人是兽的几道目光被投向这里。

但是，里面却不包含着任何的感情。

比围观羽狩的抓捕的那些人更加的漠不关心。

中年乞丐：「谁都不会来救你的」

中年乞丐：「不用顾虑尽管叫吧」

缇娅：「不要……请不要，这样做……」

中年乞丐：「来，再用力点抵抗。来啊，喂」

缇娅：「唔……啊……唔……」

力气似乎已被地面的冰冷抽空。

身体就连抵抗的力气都已经使不出了。

中年乞丐：「嗯？喔唷，这可是个好货」

缇娅：「呃呃？！」

手势被一把拉掉。

中年乞丐：「什么啊……便宜货吗」

缇娅：「才不是便宜货！」

缇娅：「这个不是什么便宜货！！」

我发出让自己都吃惊的喊叫声。

扭住男人的身体。

中年乞丐：「疼疼疼疼疼，突然这是怎么了啊」

脸上传来冲击。

视线中仿佛看到一束光芒。

因为脸被打了啊。

中年乞丐：「抵抗也给我适可而止啊」

中年乞丐：「不管做什么事都有个限度」

男声：「那家伙，是在学习你啊」

中年乞丐：「？！」

中年乞丐：「呜噶啊啊？！」

男人从我身上滚了下去。

然后在地面上滚来滚去。

得救了。

我，得救了。

鹰钩鼻的羽狩：「小姐，你吓坏了吧？」

来人一脸无视男人叫声的表情，和蔼地说道。

缇娅：「啊，啊……」

鹰钩鼻的羽狩：「接着一，虽然很抱歉，我要确认一下你的背后」

没有……

鹰钩鼻的羽狩：「原来如此，这种大小确实容易看漏」

没有啊……

鹰钩鼻的羽狩：「我们会非常小心地……保护你的」

在牢狱，无论哪里……

鹰钩鼻的羽狩：「放心吧」

鹰钩鼻的羽狩：「小姐就等着温暖的睡床和饭菜吧」

都没有人们的温暖啊。

艾莉斯：「下雨了」

艾莉斯站在窗边低声说道。

艾莉斯：「雨中的牢狱，看上去像个装满泥水的水桶」

我望向窗外。

在滂沱的大雨中，几乎看不到别家的光亮。

黑暗永无止境地蔓延。

在被这雨淋湿之后，透过衣服应该很容易能看到翅膀吧。

如果没法确保房檐的话，体力也会渐渐丧失。

真是个不幸的女人啊。

连一点的拯救都没法得到。

艾莉斯：「去救她吧？」

艾莉斯：「现在，说不定正在冻得颤抖呢」

艾莉斯的话让我的焦躁感膨胀起来。

但那并不是在担心缇娅的身体状况。

而是觉得她的死去，或许会一生都成为我如鲠在喉的一块心结。



但是，把羽化病人留在身边，就相当于是在自己背上加了一块沉重的负担。

相比于去救助缇娅的理由，实在是太过渺小了。

首先，这个想法就很幼稚。

凯伊姆：「那个家伙已经和我无关了」

艾莉斯：「那么，这个也用不着了吧」

我看着艾莉斯拿在手里的纸。

凯伊姆：「那是什么？」

艾莉斯：「某个无关的女人写的信」

艾莉斯：「丢掉吗？」

我一言不发地走近艾莉斯，将信夺了过来。

艾莉斯看着我的表情，皱了皱姣好的眉头。

我打开叠了两层的纸。

字迹非常的难看。

缇娅：「『凯伊姆先生，虽然时间很短，但还是承蒙您照顾了」

缇娅：「我过得非常开心」

缇娅：「请不要担心我」

缇娅：「在时而做过的梦境中，总有一个声音在对我这样说」

缇娅：「你的出生，是有其意义所在的」

缇娅：「你命中注定有必须要去完成的，重要的使命」

缇娅：「所以，不管遭遇到多少艰辛的事情，我都一定会努力活下去的」

缇娅：「凯伊姆先生也请好好保重身体」

缇娅：「还有，请和艾莉斯小姐好好地相处下去」」

咕噜

我将信纸揉成一团。

艾莉斯：「让我看看」

凯伊姆：「……」

我无言地把信递给艾莉斯。

她大概地看过后，还给了我。

我没有想要接下的意思。

于是，艾莉斯叹了口气，将信纸摊平。

然后，将它对折了两次后放在桌上。

艾莉斯：「总之咱们就好好相处吧？」

凯伊姆：「下次再说」

艾莉斯：「信上有什么让无法接受的事吗？」

艾莉斯：「我只知道她说的很多都是梦话」

凯伊姆：「你不是也很清楚么」

艾莉斯：「你纠结的就是这件事？」

凯伊姆：「我可没有纠结」

我将葡萄酒倾入杯中，然后一饮而尽。

凯伊姆：「命运吗……」

如果，人们有那种东西的话——

那一天，被吸到下界的那些人们，又是如何呢？

难道要说，他们的出生就是为了注定的死亡吗？

为了甩掉脑中的幻觉，我将第二杯葡萄酒喝干。

命运这种东西，归根结底只是人心所造出的幻象。

在遇到讨厌事情的时候，把它归结于命运而轻易地放弃。

我并不认为那是什么坏事。倒不如说，想要在这个世上生存，这个是必需的东西。

但对于将它视作实际存在一样的缇娅，我还是无法释然。

艾莉斯：「如果不把这些当成是命运的话，就什么都没法去做了吧」

凯伊姆：「这点我也知道」

凯伊姆：「但是，缇娅只是没有去正视未来的不幸而已」

凯伊姆：「我无法认同那个脑子的愚笨」

艾莉斯：「这个令人生气的理由还是真麻烦呢」

艾莉斯叹了口气。

艾莉斯：「嘛，就算是做梦，那个孩子也做得太过了」

艾莉斯：「居然还说有别人在梦中告诫着自己」

凯伊姆：「真是个方便的梦啊」

凯伊姆：「她还说，虽然没有亲眼见过，但她却在梦中看到过《大崩落》的景象」

艾莉斯：「真是一团乱呢」

突然，一个疑问在我脑海中浮现。

我是为了什么而将缇娅捡回来的？

是为了确认她所放出的光芒的正体。

说到底，人类会发光这种事本身就是毫无道理可言的话题。

那么，我能将缇娅所见到的《大崩落》的景象当成是胡言乱语来否定吗。

她所散发的光芒的颜色，是和《大崩落》之前显现的《终焉之晚霞》相同的色彩。

凯伊姆：「……」

我站起身来。

拜酒和药相乘的效果，脚步十分虚浮。

艾莉斯：「所以我才不想让你喝酒」

凯伊姆：「把我的外套拿来」

凯伊姆：「我有话要问那家伙」

艾莉斯瞪大了眼睛，然后又很快露出无奈的神情。

艾莉斯：「刚刚才说过不会去救她，现在就又觉得她可怜了吗」

艾莉斯：「还不如最开始就老老实实地……」

凯伊姆：「不是」

凯伊姆：「我想起来了」

凯伊姆：「我和你说过的吧？在捡到那家伙的时候，看到了一片光芒」

艾莉斯：「是与《终焉之晚霞》相同的颜色」

凯伊姆：「正常人是不会发光的，但是缇娅却发出来了」

凯伊姆：「而她又做了《大崩落》的梦」

艾莉斯：「所以，你觉得那个孩子知道什么有关《大崩落》的事情？」

凯伊姆：「啊啊」

艾莉斯：「原一来如此」

艾莉斯的脸上已经完全失去了兴趣。

艾莉斯：「总而言之，你就是想去救她吧」

凯伊姆：「都说不是了」

艾莉斯：「真可疑，你一点都不冷静」

艾莉斯：「按照常识来考虑，人类是不会发光的」

艾莉斯：「那么，正常是应该做出凯伊姆看到的光是错觉的判断」

艾莉斯：「先从结论着手，只会扭曲事实」

凯伊姆：「我确实看到了。自己还去怀疑自己可怎么行」

艾莉斯：「麻药中毒的孩子也是这么说的」

我无视掉艾莉斯，从墙上取下外套。

艾莉斯：「我反对」

艾莉斯：「我不想你毫无理由地把羽化病人留在身边」

艾莉斯：「不知道凯伊姆究竟是怎么想的」

凯伊姆：「我不会给周围人添麻烦的」

艾莉斯：「我不是在说周围人的话题，而是在说你本人」

凯伊姆：「那么，这就是我已经决定的事」

我强词夺理地说道。

虽然道理在艾莉斯那边，但我不准备退让。

我不想怀疑自己，而把那道光当成单纯的错觉。

看到了就是看到了，没看到就是没看到。

只是如此而已。

见到的事情就依照自己的意愿去扭曲认知。

不想看到的事物就当没看见。

我不打算做那么低等的事情。

从很小的时候，我就在牢狱的泥泞中挣扎。

就算不能因此而得到值得夸耀的勋章，至少我还能证明，自己是个不折不扣的实干家。

凯伊姆：「抱歉了」

我披上外套。

门外雨下得很大。

艾莉斯：「我会祈祷你找不到她的」

凯伊姆：「在找到她之前我不会回来」

我套上面罩，融入到黑暗的雨夜之中。

艾莉斯：「可喜可贺，我只能自己庆祝生日了吗」

艾莉斯：「哈啊……」

艾莉斯：「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呢」

在雨水飞溅的道路上，羽狩向缇娅逼近。

前后都被堵住的缇娅，已经没有逃跑的办法。

不过说到底，她的身上本来就已经没有留下能够支持她逃走的力气了。

缇娅想到——

仔细想想看的话，我就像是一块路边的石子。

不能因为自己的喜好而行动，生存之处只能由他人来决定。

雨中也好火里也罢，无论被安置在哪里都只能学会去忍耐。  
那道如同宝石般的光芒或许很重要，但我只是块污浊的石子。  
为什么，我要被生为一块石子呢。

消瘦的羽狩：「喂，快看那边」  
队伍突然停下。  
鹰钩鼻的羽狩：「那是什么东西啊」  
一个漆黑的身影站在前方，阻挡着队伍的去路。  
那份漆黑，宛若小巷的污泥。  
构成了一个似乎能够将光芒吞噬殆尽的人形。

消瘦的羽狩：「你有什么事吗」  
鹰钩鼻的羽狩：「我们是防疫局，你是在知道情况下来妨碍我们的吗？」  
没有回声。  
羽狩拔剑出鞘。  
无光之夜。  
被雨水打湿的两柄剑，闪耀着微弱的光辉。  
水滴弹到到身上，随即坠落。

鹰钩鼻的羽狩：「这里让我来」  
羽狩与人影的距离缩短着。  
冰冷的紧张感有如漩涡般膨胀开来。

鹰钩鼻的羽狩：「给我让开」  
鹰钩鼻的羽狩：「我们是守卫居民平安之人」  
回应的声音只有滴落的雨水声。  
鹰钩鼻的羽狩：「你这混蛋！」  
在羽狩发出声音的那一刹那，  
仿佛离弦之箭一般，一个人影迫近。  
迸出的火花映照出黑衣蒙面男子的身姿。  
奇特的装束与他锐利的剑术，让羽狩了解到了情况的紧急。

鹰钩鼻的羽狩：「你带着羽化病人快跑」  
其中一个羽狩对自己身后的同伴命令道。  
消瘦的羽狩：「知，知道了」  
消瘦的羽狩：「女人，来这边，快跑」  
缇娅：「呀」  
缇娅的胳膊被用力拉住。

鹰钩鼻的羽狩：「混蛋，你是什么人？」

蒙面男人：「……」

鹰钩鼻的羽狩：「目的是？」

蒙面男人：「……」

没有任何回应。

取而代之的，是在周围扩散而开的，蒙面男人身上散发出的杀气。

羽狩的后背沁出冷汗。

我能赢过这家伙吗？

自问的结果，是内心毫无曙光的回答。

即使对于经历过相当多实战的他来说，从刚才的那一击中就已经明白了。

脑中满是后悔。

不知道这家伙是夜贼还是别的什么，但没想到会遭遇这样的高手！

蒙面男人：「……」

蒙面男子动了起来。

羽狩接下了那迅如疾风般的一击。

只是这一击，就让他手麻痹到几乎已经握不住剑了的程度。

已经，不行了吗——

鹰钩鼻的羽狩：「?!」

蒙面男人：「？」

远处响起正向这边靠近的脚步声。

跑步的速度相当快。

鹰钩鼻的羽狩：「又来了一个吗……」

绝望感向羽狩袭来。

已经无力回天了。

??：「有谁在那边吗！」

鹰钩鼻的羽狩：「?!」

这个声音是——

羽狩不禁振奋起来。

鹰钩鼻的羽狩：「队长！」

??：「那个声音是?!」

灯笼的光亮出现在小巷中。

在瞬间察觉到事态的菲奥奈一边拔剑，一边直线杀向蒙面男子。



菲奥奈队长：「哈！！」

蒙面男人：「咕」

蒙面的男子第一次发出声音。

在作为牵制的突进后，向后退了一步。

菲奥奈不失时机地站在了蒙面男子的前面。

菲奥奈队长：「发生了什么事？」

鹰钩鼻的羽狩：「我们在保护感染者的过程中遭到了袭击」

菲奥奈队长：「感染者怎样了？」

鹰钩鼻的羽狩：「同伴在保护着」

菲奥奈队长：「你追上他们，这里交给我」

鹰钩鼻的羽狩：「可是，队长你呢？」

菲奥奈队长：「不用担心！」

菲奥奈高喊着横砍出去。

火星四溅。

菲奥奈俊美的面庞在黑暗中闪耀。

鹰钩鼻的羽狩：「队长，保重」

消瘦的羽狩：「哈啊，可恶，可恶」

缇娅：「哈啊，哈啊」

消瘦的羽狩：「所以说牢狱真是……麻烦老是……不断找上门来」

带着缇娅奔跑的羽狩恶狠狠地说道。

消瘦的羽狩：「可恶……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到下层……混账，混账……」

缇娅：「对不起……因为我的缘故，给你们添麻烦……」

消瘦的羽狩：「别说傻话，才不是你的错呢」

消瘦的羽狩：「什么啊—我会……好好地把你……带到看守所去的」  
说罢，羽狩挤出有些扭曲的笑容。

缇娅：「谢谢您」

消瘦的羽狩：「加油跑啊……很快就要到……」

羽狩的话中途被打断了。

狂奔的速度突然降了下来，落在了缇娅的身后。

缇娅：「哈啊，哈啊……怎，怎么了」

缇娅停下脚步回头看去。

然后，立刻理解了原因。

为什么，他的话会戛然而止。

缇娅：「啊……」

那是因为，羽狩的头不知道掉到什么地方去了。

在一片漆黑的黑暗中，闪过两道光芒。

菲奥奈队长：「我先确认一下，你知道我们是防疫局的人吧」

蒙面男人：「……」

菲奥奈队长：「如果沉默的话我就当成是肯定了」

菲奥奈横剑于胸前。

菲奥奈队长：「基于规章……」

菲奥奈队长：「予以排除！」

火花的激烈与鲜明，远非刚才的程度所能及。

挥舞着的小刀伴随着兵器碰撞产生的悲鸣，一瞬间照亮了周围的黑夜。

蒙面男子沉下身体，与菲奥奈拉开距离。

菲奥奈队长：「？！」

菲奥奈队长：「唔」

菲奥奈队长：「咕」

男人的小刀在空中飞舞。

小刀的轨迹不曾重复，仿佛柔软的丝带一般，起伏，奔涌。

小刀将细剑弹开，锋利的刀片刺向菲奥奈的身体。

菲奥奈的额头沁出汗水。

这是她没有见过的小刀的招数。

她曾经和以小刀为武器的对手进行过很多次训练。

但是，眼前的男人递出的小刀，却从未出现在过她的视野之中。

男子并没有瞄准要害。



而是执拗地攻击着难以被避开的地方。

在一记又一记的攻击下，并不会造成致命的损伤。

但是，却会确实地削减体力。

在体力被削减之后，就很容易被进行下一次的攻击。

而只要被对手掌握一次主动，就会很难应付。

蒙面男人：「呼」

探出的小刀有如电光火石般袭向菲奥奈。

一击，

二击，

三击，

菲奥奈队长：「咕……」

菲奥奈无奈地格挡着小刀。

虽然刀锋是被避开了，但在每一次攻击下，她的集中力都会随之被削弱。

如果没有在下雨的话，她的全身恐怕就都已经是大汗淋漓了吧。

部下已经到达了看守所吗。

时间的感觉变得混乱。

在与蒙面男子交战的瞬间，容不得一丝的走神。

我会在这种地方，被这个连脸都没有看到的夜贼杀掉吗。

菲奥奈咬紧牙齿。

……不要。

我还有必须要完成的事情。

小刀动作起来。

对其作出反应，正要移动中心的瞬间，菲奥奈的脚被泥潭抓住。

菲奥奈队长：「咕」

喀嚓

刀锋掠过菲奥奈的眉毛。

涌出的血液夺走了视野。

一支眼被遮住的话，距离感也会随之而丧失。

现在的状况，在这种生死相搏之中称得上是致命的不利。

菲奥奈队长：「……」

这样下去，只能再相持几个回合。

菲奥奈为了寻求状况的改善，而观察起了蒙面男子。

然后，目光被一点所吸引。

蒙面男子的脚陷入了刚才抓住自己行动的那片泥泞。

千载难逢的机会！

菲奥奈在瞬间作出反应。

将浑身的气力加诸在突击之上。如流星一般冲破漆黑的雨夜。

蒙面男人：「呃呃？！」

蒙面男子的上身摇晃起来。

喀嚓

尽管如此，还是用小刀挡下了这一剑。

菲奥奈队长：「噢噢！！」

菲奥奈一开始就没有能想过靠一刀就能斩下对方。

她向着架势崩坏的男人，击出赤炎般的一剑。

咚

蒙面男人：「……」

菲奥奈队长：「……」

对方消失了。

至少，是消失在了菲奥奈的视线中。

……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蒙面的男子在菲奥奈的背后悠然地伫立着。

对着菲奥奈冲刺而至的一击，他侧开身姿避开了剑锋。

然后，背对着菲奥奈，没有回头。

菲奥奈队长：「咕」

菲奥奈刚要回头，就察觉到了下半身的剧痛。

一把似曾相识的小刀将自己的脚背钉在了地面。

菲奥奈队长：「你这家伙……」

蒙面男人：「……」

就算到了此时，蒙面男子还是没有开口。

菲奥奈感到了屈辱。

自己被对方耍了。

说不定，就连脚陷入泥泞之中，也是对方的……

菲奥奈咬紧嘴唇，用狠狠的视线瞪着蒙面男子。

但是，蒙面男却没有回头。

就连自己捕获的猎物情况都没有确认，就这样融入了牢狱的黑暗之中。

雨停了。

但乌云还没有散去，周围仍旧是一片不见五指的漆黑。

对付女队长所花的时间比想象中更长。

缇娅跑到哪里去了呢。

就算还没有到达看守所，如果是跑到大道上去了也会变得很麻烦。

少女声：「呀啊」

远处传来小小的悲鸣。

凯伊姆：「咕！」

我全力向声音的方向跑去。

凯伊姆：「！！」

看到落在水洼中的东西，我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

是男人的尸体。

从装备上推断应该是羽狩的成员，但头部却消失不见了。

脖子的横切面非常粗糙，伤口似乎是由钝器将头部击飞而造成的。

尸体上仍有体温残留。

从凄惨的伤口中，我自然而然地想起了那晚的惨剧。

我将戴上着的蒙面布丢在地上。

如果对手是曾经交手过一次的那家伙的话，我可没有蒙着脸与其战斗的余裕。

凯伊姆：「……」

从脚边尸体的体格来看，正是先前带着缇娅跑开的羽狩。

在缇娅的身旁，应该还有另一名羽狩。

如果他能规矩地守卫住缇娅就好了。

凯伊姆：「缇娅……」

冷静下来。

要冷静。

我拔出备用的小刀，调整过呼吸后拔脚前行。

经过一个转角。

仅存的希望瞬间破灭。

脚边倒着另一具羽狩的尸体。

是鹰钩鼻的那个家伙。

凯伊姆：「可恶……」

羽狩的两人都已经死了。

剩下就是……

向我迫来的将要丧失某物的预感，令我的心跳速度加快。

无论如何，我都无法从脑中抹去被变成肉块的缇娅倒在水洼中的幻想。

缇娅……你一定要平安无事啊。

我悄悄地向前走去。

尽管如此，自己的脚步声还是清晰地响彻在耳中。

让人想要大声喊叫的紧张感，让我绷紧了全身。

凯伊姆：「……」

黑暗中出现了一个人影。

由柔顺的曲线构成的身体瘫倒在墙角边。

表情十分柔和。

用带有温柔之情的清澈眼神，凝视着我。

缇娅：「……伊姆，先……生……」

凯伊姆：「缇娅」

太好了。

安心感自心底涌出。

正在这时，

月光自云缝中透出。

我看到了她从肩膀到肚脐旁地，又深又长的割伤。

鲜血自伤口中喷涌而出，映照着月亮的光芒。

在没有色彩的夜之世界里，这副光景甚至会让人觉得很美。

凯伊姆：「缇娅！」

我冲上前去，抱住她的身体。

一次次地呼喊着她，她却没有任何反应。

脉搏几乎已经停止了跳动，体温也在急速地丧失。

可恶，谁来救救这家伙！！

凯伊姆：「缇娅！喂，喂！」

想要为她止血。

但是，伤口实在太大了。

血液接连不断地涌出。

凯伊姆：「缇娅，缇娅，缇娅」

我用力地摇着她的身体，令她的脑袋也随之无力地晃动着。

凯伊姆：「缇娅……喂……喂……」



出血减弱了。

应该是该流的都已经能够流尽了吧。

我知道的。

倒在我怀中的，

只是缇娅的尸体。

一时之间。大脑无法运转。

茫然的意识中，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对于我这份初次拥有的感情，我既没有哀叹，也没有悲伤。

『没想到，这家伙会死』

只是如此地意外着。

失去了以后才第一次注意到。

我完全没有想过，这家伙真的会死去。

即使遭遇着悲惨的对待，我也一直以为她会在什么地方傻笑着将痛苦承受下来。

就是这份大意杀死了缇娅吗。

在悔恨的同时，不知为何，阴暗的感情在心中的某处翻搅着。

——不成样子。

——这不是完全没有出生于世的意义吗。

我那份不知道从何而来，完全没有意识到的感情，

就连做出否定的时间都没有，就瞬间消失了。

这个叫做缇娅的少女，真的是个谜一般的存在。

直到如今不曾感受到的事情，尽数浮现在我的心中。

这家伙，说不定拥有着某种，对我来说无比重要的东西。

凯伊姆：「……」

我再次看向她的遗容。

嘴边展露着平静的微笑。

在临终的瞬间，这家伙仍然在笑着。

为什么不能再早来一点呢——

如果能被她这样责怪，我会多么的开心啊。

但是，身体已经冰凉的缇娅，微笑如洋溢着慈爱的圣女。

好像在对我说着，这不是我的错一样。

但是她不知道，那些话只会让我愈发地感到痛苦。

我是由衷地在希冀着被她责怪。

现在回想起来，无论何时，缇娅都在包容着他人。

像个笨蛋一样笑着，无论什么恶意都不会予以责难。

要说愚钝是很愚钝，要说单纯也很单纯。

无论如何，缇娅的善良都是不同寻常的。

在接受强烈的单纯时，多数人都会感觉不甚愉快。

因为与她相比，自己的丑陋与污秽便会更加的鲜明。

从这层意义上来讲，缇娅这个少女或许就像一面镜子。

在几个小时之前，发现缇娅失踪时我所感到的忧郁。

将其映在镜中，我究竟是在为何而生气呢。

是自己的污秽，歪曲，还是谎言呢……

那个答案已经得不到了。

凯伊姆：「混蛋……」

我并不感到悲伤。

只是，怀揣着失去了某种东西的失落感。

有朝一日，我还能再次拾起这份消逝的曾经吗。

不可能的。

缇娅带给我的创伤很小。

伤口花个几天就能凝结，然后再过几天，它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关于缇娅这个少女的残存的记忆，还有现在感到的伤痛也都会随之而消失。

或许，那也是坚强二字的某种表现方式，但如今的我还是难掩寂寞之情。

凯伊姆：「……」

我摸着她的脸颊，擦去上面沾染的血液。

脸上已经感受不到她的体温，肌肤的弹力也已变弱。  
已经完全变成了一具尸体。  
我用手指碰了碰她的嘴唇。  
还有鼻子，眉毛，额头，最后摸到了她的头。  
真是个絮叨的女人呢。  
只是待在那里，就能让气氛变得热闹起来。  
她那不久之前还觉得有些厌倦的笑容，现在也让我感到非常怀念。  
真没道理。  
缇娅的人生中，几乎没有被拯救的时候。  
这样，不就无法弄清，她究竟是为了什么而降生在这个世上的了吗。  
凯伊姆：「缇娅……」  
我为她整理好已经破烂不堪的衣服。  
突然，我注意到缇娅的右手正用力地紧握着某个东西。  
我用双手包裹住她那木偶般纤细的小手，温柔地掰开手指。  
凯伊姆：「……」  
在她手中被紧紧握住的，是我买给她的项链。  
没想到她还如此珍重地抱着这种便宜货啊。  
『这不是什么便宜货』  
耳边仿佛又听到了那个声音。  
我从缇娅的手中将项链取出。  
咬下坏掉的锁头将其修好，再次挂在她的脖子上。  
凯伊姆：「真是不错的女人啊」  
如果还活着的话，明明还可以买给她更多的。  
如果喜欢这种东西，无论想要多少我都会给她买。  
正在我眯起眼睛这样想到的时候，缇娅的身体上泛起微微的光芒。  
凯伊姆：「？？」  
光……  
……  
……  
凯伊姆：「……难道说」  
这不是我眼睛的错觉。  
她确实发出了光。  
而且，那份颜色。

在那场《大崩落》之前，

4 天前，

还有现在。

将我的人生完全搅乱的光芒，第三次在我的眼前扩散开来。

凯伊姆：「什……」

缇娅胸前深刻的伤口开始愈合。

那场景，宛若时间倒退一般。

咚怦

生命的音符重新回到怀中的身体之中。

我感受到了缇娅身体的温柔。

她没有死吗？

不对，这家伙确实是死了。

如果不是我在做梦的话——

是缇娅她，

复活了。

胸前已经看不到伤口。

曾经身负的致命伤宛如一个荒诞的玩笑，那里又恢复了女性身体的曲线。

凯伊姆：「这种事情……怎么会……」

不可能。

这不可能！

这家伙，究竟是什么人啊！

在因为惊愕而无法思考的我的眼前，

取回了樱色的嘴唇，微微地动了起来。

缇娅：「……凯伊姆……先生……」

艾莉斯：「没有异常」

艾莉斯：「精神得都让我想给她喝点毒药了」

结束对缇娅的诊察后，艾莉斯如是说道。

经历过一次死亡后复活的缇娅。

即便如此，却没什么异常，吗。

但是，既然身为医生的艾莉斯都这么说了，那么缇娅的身体肯定就和普通的人类没什么区别。

缇娅：「非常感谢，艾莉斯小姐」

艾莉斯：「我只是被凯伊姆拜托了所以做了而已」



缇娅：「是的，即使这样还是很谢谢您」

艾莉斯：「哼」

艾莉斯突然揉起了缇娅的胸部。

缇娅：「呀啊啊啊啊啊……」

艾莉斯：「真是个瘦弱的胸部呢」

缇娅：「那那那，那是因为，艾莉斯小姐的胸部太伟大了」

缇娅：「那个，我觉得您不用把我当成敌人来看待」

她撞到脑袋了吗。

艾莉斯：「嘛，我可一直都是你的敌人」

缇娅：「唔唔……」

艾莉斯：「回去了」

凯伊姆：「帮大忙了」

艾莉斯：「我倒是希望你能给个有形的谢礼」

将不愉快的心情表露无遗的艾莉斯摔门而出。

复活之后过了几个小时。

在夜明之前，缇娅恢复了精神。

虽然记忆没有欠缺，但是她并没认识到自己『复活了』这件事。

关键的袭击对手的对象，也因为他动作太快而没有看到。

和我捡到缇娅的那个夜晚状况相同。

凯伊姆：「要喝水吗？」

缇娅：「不用，已经不要紧了」

缇娅的表情阴沉下来。

仿佛在探寻自己的表情般地，无数次咬着自己的嘴唇。

缇娅：「凯伊姆先生……」

缇娅：「明明我都已经为了不给您添麻烦而从这里出去了，为什么您还要帮助我呢？」

缇娅：「我不是已经没有价值了吗」

我不知道。

我曾经承认了这个事实。

直到直面缇娅的死去之前，我应该都只是想要知道有关那道光，以及《大崩落》的事情。

但是，当我抱住这家伙的尸体的时候，我完全没有考虑到光的事情  
也就是说，我所关心的地方是在别处。

但是，我不明白那究竟是什么。

单纯说来，我只是无论如何都不希望她死去而已。

仅此而已。

凯伊姆：「我变得想要见识一下，你所为之而生的命运了」

凯伊姆：「只有在你身边才会搞明白这点吧？」

缇娅：「应，应该是的……」

缇娅：「但是，那一定不会是什么有趣的事情」

凯伊姆：「你的命运不是很了不起吗」

缇娅：「啊，不，虽然也可以那么去想没错」

凯伊姆：「随口应付我啊」

缇娅：「没办法，因为我也不是很清楚」

凯伊姆：「呼……」

双方似乎都不清楚的样子。

虽然很困扰，但是现在就先这样吧。

理由什么的，也可以事后再往上添加。

凯伊姆：「在弄明白之前，你就留在这里」

缇娅：「但是，我不想继续给您添麻烦了」

凯伊姆：「你已经给我添了很多麻烦了」

凯伊姆：「就算继续下去也没什么太大区别，不用介意」

缇娅：「就算您这么说我还是很困扰」

凯伊姆：「我也很困扰」

凯伊姆：「困扰自己为什么会放你出去」

缇娅：「……这次也是作战吗？」

凯伊姆：「不是」

凯伊姆：「如果是作战，就不会和你说这么多废话了」

凯伊姆：「我会为了被问到理由的时候能对答如流，而去特意准备好完美的答案的」

缇娅：「……」

缇娅一脸认真地凝视着我。

会感到吃惊也没办法。

没有理由，只是因为自己的感情而把别人留在身边。

那是件非常艰难的事情。

缇娅：「我可是羽化病人哦」

缇娅：「如果待在您身边的话，说不定会引来羽狩的」

缇娅：「而且，留我在身边的话，凯伊姆先生说不定也会遇到很糟糕的事情的」

凯伊姆：「我知道」

我连回答都嫌麻烦。

不管她问多少次，我都没法给出一个像样的答案。

缇娅：「呵呵呵……」

缇娅笑了起来。

缇娅：「凯伊姆先生也会做一些不合理的事情呢」

凯伊姆：「偶尔吧」

没错，只是偶尔。

在我的记忆中，也不过只有一两回而已。

缇娅：「但是，我能理解您的心情」

缇娅：「我也是，明明无法接受自己的做法，却还是从这个家里走了出去」

凯伊姆：「你是说我和你一样幼稚吗」

缇娅：「是的，就是这样」

凯伊姆：「你还真是会损人啊」

虽然嘴上这么说，但我的心情却没有变坏。

凯伊姆：「暂时先待在这里吧」

缇娅：「……」

缇娅没有很快回应。

很久没有过这种紧张感了。

缇娅：「我是想要离开的」

缇娅：「但是，如果凯伊姆先生说无论如何都想要我留下来的话」

缇娅微微地笑着说道。

凯伊姆：「一副了不起的样子」

缇娅：「因为，我是在被别人拜托嘛」

凯伊姆：「你拒绝也无妨」

缇娅：「不会不会不会，开玩笑的开玩笑的」

缇娅：「请让我……………暂时留在这里」

凯伊姆：「嘛，算了」

我轻轻摸了摸缇娅的头。

咕——……

缇娅的肚子叫了起来。

凯伊姆：「你还真精神啊」

缇娅：「对，对不起……尽是些这种……」

凯伊姆：「只限今天我来做饭，你就躺着吧」

缇娅：「非常感谢您」

缇娅开心地回应之后，我向厨房走去。

三天后——

凯伊姆：「……呼」

家具的配置总算结束了。

缇娅：「对不起，没能帮到您的忙」

凯伊姆：「你做不了什么力气活吧」

凯伊姆：「与之相对的，扫除工作就全都交给你了」

缇娅：「好的」

缇娅拿着抹布忙碌地动了起来。

稍微休息会吧。

凯伊姆：「我去外面吹吹风」

缇娅：「好的，请慢走」

救下缇娅后以来的这三天。

我等到缇娅的身体恢复之后，搬到了与吉克约好的住所。

相比以前，离娼馆街要远了一些。

即使这样，吉克也已经是做出了相当大的让步吧。

吉克：「偏偏是捡了个羽化病人啊……而且，还伤了羽狩」

吉克：「我所知道的凯伊姆，可不是会做这种傻事的家伙」

吉克：「接下来，到哪里去找代替你的间谍好呢，啊？」

凯伊姆：「不管你怎么说都无妨」

凯伊姆：「我要把缇娅留在身边」

吉克：「你是想和羽狩搞好关系，还是想和我吵架啊？」

凯伊姆：「哪个都不是」

凯伊姆：「只是有想要确认的事情」

吉克：「那道光吗……我从艾莉斯那里听到了」

我没有对吉克他们说出那个复活的事情。

他们不可能相信比这更荒唐无稽的话了吧。

吉克：「从身为《不蚀金锁》头领的角度来说，你对那家伙做的事很简单，只要用几个规章制度住你的行为就好」

吉克：「但是，身为朋友我必须劝你一句」

吉克：「你所做的事情非常奇怪，即便如此也还要做下去吗？」

凯伊姆：「即便如此，也还要做下去」

事到如今，我不会再退缩。

吉克叹了口气。

吉克：「真是意义不明啊……」

无可奈何地接受之后，吉克说出了几个条件。

先是第一条，为了不给娼馆街添麻烦，必须要搬到离娼馆街很远的地方。

而且，和羽狩起争端的时候，需要否定一切与组织相关的事情。

相对的，组织也会将缇娅视作没有关系的人，而即使组织的成员将缇娅的情报卖给羽狩，也不能对其责任予以追究。

最后，我支付了买入缇娅的赎金，500枚金币。

凯伊姆：「500枚吗……」

吉克：「这只是买入她的成本价而已。你以为她是怎样的不良品啊」

即便只有500枚金币，不过得太奢侈的话也足够生活5年之久了。

凯伊姆：「我手上的钱稍微有些不足」

吉克：「真意外啊，我还以为你是个有钱人呢」

凯伊姆：「为了给艾莉斯赎身基本上都用光了」

凯伊姆：「再说，我现在已经不再杀人，收入已经赶不上从前了」

吉克：「工作可是要多少都有哦」

吉克：「哪怕是今天一个晚上就能挣到500枚的工作都有」

凯伊姆：「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吧。我已经不会再为金钱而杀人了」

吉克：「真浪费」

吉克：「那么，不足的部分就由我来补上吧」

吉克笑了起来。

我虽然对向组织的头领借钱这种事没什么兴趣，不过这也没办法。

凯伊姆：「我不会再杀人了」

吉克：「我知道，是除此之外的工作」

吉克：「新居是我的一个避难所」

吉克：「算在一起的话，大概是600枚金币吧」

吉克拍了拍手。

向立刻应声出现的奥兹进行了关于文契准备的指示。

吉克：「不过，对女人没有太大兴趣的你，居然会为两个人赎身啊」

凯伊姆：「我想知道，那个光的谜团」

吉克：「我倒是不看出来，你为什么要对那道光抱持着那么大的兴趣」

关于那点，我也不是很清楚。

或许，我是在向缇娅渴求着什么吧。

归根结底，为什么我要帮那家伙逃跑呢。

凯伊姆：「有什么兴趣是我的自由」

吉克：「如您所言」

吉克摆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手势。

吉克：「好不容易才为她赎身，让她去做很多工作如何？」

吉克：「被艾莉斯和缇娅两个人侍奉，看上去很有趣哦」

凯伊姆：「那个不用你费心」

喀嚓

奥兹回来了。

在桌上展开文契，确认着其中的内容。

在读完之后，首先由吉克来按下血印。

吉克：「呐，凯伊姆。我有着要守护组织的责任」

吉克：「这之后，不能保证一直将你视作朋友来对待」

凯伊姆：「我知道，至今为止都是这么过来的」

吉克：「如果我为了组织，而不得不舍弃掉你的话……」

凯伊姆：「只要在那个世界里再做朋友就好」

吉克：「这也不坏」

吉克的眼睛中露出深邃的微笑，将小刀的刀锋向我递出。

艾莉斯：「为什么这个孩子要去新居？」

凯伊姆：「我要和她一起住」

艾莉斯：「你在开玩笑吗？」

凯伊姆：「没有人会租房给羽化病人住」

艾莉斯：「让她住进周边的仓库不就行了」

缇娅：「那个，即使是那样我也没关系的」

艾莉斯：「你退下」

艾莉斯：「呐，凯伊姆」

艾莉斯：「为什么只对这个孩子特殊对待？」

艾莉斯：「从买下这个女人这点来说，我应该也和缇娅一样的」

艾莉斯：「你是看上这个女人了吗？」

凯伊姆：「我对这家伙没有那种想法」

艾莉斯：「那么，是有哪种想法啊」

凯伊姆：「朋友，和你一样」

艾莉斯：「那么，把我留在家里不也没什么吗」

凯伊姆：「我已经说过无数遍了，你要自由地活着」

凯伊姆：「不要太靠近我」

艾莉斯无言地瞪视着我。

我知道。

这种说法是无法让她接受的。

艾莉斯：「能帮助缇娅，你心情很不错吧」

艾莉斯：「这不是蛮好吗，当个正义的伙伴」

艾莉斯一脸不爽地冷哼着，从房屋中走了出去。

缇娅：「艾莉斯小姐生气了呢」

凯伊姆：「她一直都这样」

那家伙一直想要成为我的所有物，但都被我拒绝了。

这种类型的交谈，就好像日常的寒暄一样不断重复着。

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所谓的保持均衡。

和缇娅的同居，或许激起了一波涟漪。

凯伊姆：「嘛，随那家伙去吧」

缇娅：「好的，主人」

凯伊姆：「那是什么啊」

缇娅：「虽然刚才才从艾莉斯小姐那里听到，但是您已经把我买下来了  
吧」

凯伊姆：「啊啊……」

虽然我不打算特意说出口，不过既然已经被她知道了，那也没办法了。

凯伊姆：「因为你是个缺陷品，所以相当的便宜」

缇娅：「我会努力让您觉得我物有所值的」

凯伊姆：「你是笨蛋吗」

缇娅：「我是笨蛋」

缇娅开朗地笑了。

这个表情，会留在我的家里。

缇娅：「但是，家务活我会很努力地去做」

缇娅：「请不要因为是便宜货就将我扔掉，主人」

凯伊姆：「把那个称呼方式给我改过来，用原来的叫法就好」

缇娅：「但是，我已经被您买下了」

凯伊姆：「这是命令」

缇娅：「唔……好的」

凯伊姆：「这样就好」

凯伊姆：「如果，之后有谁来问你的底细的话，你就说自己是我的妹妹」

凯伊姆：「姓氏是阿斯托利亚」

缇娅：「阿斯托，利亚」

缇娅确认着音调高低般地发音。

凯伊姆：「对别人的姓氏有什么意见吗？」

缇娅：「没，没有没有没有，是个非常漂亮的姓。里面有 5 个字呢」  
是字数的问题吗。

缇娅：「但，但是，像我这种人可以成为凯伊姆先生的妹妹吗？」

凯伊姆：「这只是紧急时的说法，平常别给我到处声张」

缇娅：「我知道了」

貌似微妙地失落了。

凯伊姆：「那么，闲话就到此为止，赶快开始扫除吧」

凯伊姆：「如果不早点收拾好的话，饭也没法准备了哦」

缇娅：「好的，我会努力的！主人……」

缇娅：「凯伊姆先生」

缇娅拿着抹布，忙碌地开始干活。

那份生气勃勃的动作，仿佛让我感到自己的生活产生了某种变化。

莉西亚：「那个叫做防疫局的组织，评价似乎相当的恶劣啊」

莉西亚：「那是你所监督的地方吧？怎么回事？」

鲁基乌斯：「不愧是莉西亚大人，非常关心民众的声音」

莉西亚：「王乃国民之父，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鲁基乌斯：「臣下失礼了」

鲁基乌斯：「但是，防疫局的工作是为了守卫民众能够平和地生活，而无论如何都不可或缺的存在」

莉西亚：「嗯。但是，如果是令人讨厌的工作，不用非要你这个年轻人来担当」



莉西亚：「让那些没有未来的老家伙来做就好」  
莉西亚：「不工作就拿俸禄的人，要多少有多少吧」  
莉西亚：「就给他们个活跃的场所好了」  
鲁基乌斯：「非常感谢您的关照」  
鲁基乌斯：「但是，这是执政公亲自所指派的，非常重要的职务」  
莉西亚：「那又如何？」  
鲁基乌斯：「我会为了这份工作，哪怕粉身碎骨都在所不辞」  
莉西亚：「哼」  
莉西亚：「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也没办法」  
莉西亚：「嘛，注意不要让自己受伤就是了」  
鲁基乌斯：「谨遵您的旨意」  
莉西亚：「可是……」  
莉西亚：「牢狱这个地方，无论何时都看不到平和的气氛」  
莉西亚：「那里是怎样的情况？」  
鲁基乌斯：「是和上层还有下层，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  
鲁基乌斯：「但是，那里的民众还是非常仰慕莉西亚大人您的」  
鲁基乌斯：「请您务必择时莅临该处」  
莉西亚：「我很乐意」  
莉西亚：「……虽然，不知道何时才能迎来那一天的到来」  
鲁基乌斯：「莉西亚大人……」

从和缇娅开始麻烦的同居以来，已经过了约一个月。

这段时间里，为了不让羽狩看到，我禁止了缇娅的外出。

水何食材由我来购入，剩下的家务则交给缇娅。

因为有很多闲暇时间的缘故，缇娅在扫除和缝补之外，还完成了对破烂不堪的厨房的整修。

凯伊姆：「有羽狩在搜捕缇娅的传闻吗？」

梅尔特：「完全没有」

梅尔特：「我也什么都没听说呢」

艾莉斯：「也许她们并不在意缇娅的事情」

凯伊姆：「……可能是吧」

我去确认了带走缇娅的两名羽狩的尸体。



## 第二章

### 追寻，血亲的足迹

从和缇娅开始麻烦的同居以来，已经过了约一个月。

这段时间里，为了不让羽狩看到，我禁止了缇娅的外出。

水和食材由我来购入，剩下的家务则交给缇娅。

因为有很多闲暇时间的缘故，缇娅在扫除和缝补之外，还完成了对破烂不堪的厨房的整修。

凯伊姆：「有羽狩在搜捕缇娅的传闻吗？」

梅尔特：「完全没有」

梅尔特：「我也什么都没听说呢」

艾莉斯：「也许她们并不在意缇娅的事情」

凯伊姆：「……可能是吧」

我去确认了带走缇娅的两名羽狩的尸体。

幸运的是，知道缇娅是羽化病人的羽狩都已经不在这世上了。

凯伊姆：「姑且先观察情况吧」

梅尔特：「我也会注意各种流言的」

凯伊姆：「拜托了」

门铃响起。

吉克：「哟」

凯伊姆：「是你啊」

吉克：「真冷淡啊」

吉克在柜台旁坐下。

梅尔特一言不发地端出烧酒。

吉克：「你相当重视地养着那个被你领走的女人嘛」

吉克：「真难得，完全陷入温柔乡了吗？」

艾莉斯：「怎么可能」

梅尔特：「为什么是艾莉斯回答啊」

凯伊姆：「那家伙有可能会被羽狩盯上」

凯伊姆：「你听到过什么消息吗？」

吉克：「不，完全没有」

凯伊姆：「那或许只是让我们这边放松所设的圈套」

吉克：「他们不会为了一个羽化病人做到这种程度吧」

吉克：「虽然听说过他们人手不足的传闻，但却没有与之相反的消息」

凯伊姆：「原来如此」

凯伊姆：「去抓捕明显的羽化病人就已经竭尽全力了吧」

吉克：「也是啊」

吉克将烧酒喝干。

梅尔特：「来这里吃顿饭总没什么吧？」

梅尔特：「缇娅每天都闷在家里，一定也很无聊的」

吉克：「翅膀的大小怎么样了？」

凯伊姆：「穿着宽松的衣服的话还不会被发现」

吉克：「哪么，带她出来走走也没什么吧」

凯伊姆：「……再观察个十天再说」

吉克：「你太谨慎了吧」

吉克若有所思地笑了起来。

凯伊姆：「如果那家伙被抓到的话，光的谜团就解不开了」

那之后，又平安无事地过了10天。

虽然在娼馆街看到过两三次羽狩，但我并没有听到过他们将要采取什么行动的传闻。

看来暂时可以放心了。

凯伊姆：「虽然我答应你外出，但是绝对不能大意」

凯伊姆：「你也不想再遭受那样的对待了吧」

缇娅：「是的，当然了」

缇娅：「而且，我也不想给凯伊姆先生带来麻烦」

凯伊姆：「但愿如此」

缇娅：「但是，外面的空气果然很美味呢」

缇娅大大地伸了个懒腰。

凯伊姆：「会说牢狱的空气美味的，你还是第一个」

缇娅：「虽然这里也有独特的气味，不过和那个无关」

凯伊姆：「如果家里的厨师长是这种味觉的话，我会很困扰的」

缇娅：「我做的饭不好吃吗？」

凯伊姆：「……勉强合格吧」

缇娅：「真，真的吗？」

缇娅露出开朗的表情。

实际上，缇娅的料理水平相当优秀。

这还只是在上层当佣人的时候学到的水准。

缇娅：「从现在开始，我想跟着梅尔特小姐学习料理」

缇娅：「因为我希望凯伊姆先生能够得到满足」

凯伊姆：「你以为梅尔特会那么简单就教你吗？」

凯伊姆：「自己店里的味道是料理人的生命」

梅尔特：「没关系哦，我会全都教给你的」

缇娅：「非常感谢」

凯伊姆：「……」

凯伊姆：「那些不是店里的秘传配方吗」

梅尔特：「那是当然，我可不会教给同行的」

梅尔特：「不过，缇娅又没在附近开店，所以没什么关系嘛」

凯伊姆：「只要你不介意就好」

缇娅：「那么，就请您多多关照了」

梅尔特：「好的好的」

缇娅和梅尔特开心地对话着。

这是牢狱中应有的光景吗。

真是恬静的风景啊。

在缇娅加入我的生活之后，我的周围也稍稍产生了变化。

这是我们所希望的，还是所不希望的呢……

嘛，不惹什么麻烦的话这样也不差。

滴答。

胳膊上留下尚温的液体。

并不只是胳膊。

从头到脚，都淋浴着通红的飞沫。

鼻孔中满是血液的味道。

充斥在周围的血腥味几乎令人窒息。

四散的肉块。

手，脚，头，还有夹杂在其中的内脏。

每一个部位，都在任意的位置上，倒向了任意的方向。

熄灭了生命之火的眼球凝视着这边。

——便是这样的感觉。

脚步声自远方徐徐接近。

我跑开了。

没有回头。

仿佛在追风般不停加速。

一瞬之间，脚步声被甩到了遥远的后方。

缇娅：「这个胡萝卜，很软很好吃呢——」

缇娅：「我也想在家里做成这样」

凯伊姆：「随你喜欢」

缇娅一边对梅尔特的汤大加赞扬一边吃着饭。

我一边适当地应付着她，一边将面包放进嘴里。

梅尔特：「家里锅子的铁锈已经掉下来了么？」

缇娅：「是的，我非常用心的磨过了」

梅尔特：「那么，我也能教给缇娅真格的炖煮料理了」

缇娅：「是的！」

在客流混杂前的菲诺列塔店内。

吃完午饭的我，注视着幸福地接受料理课程的缇娅。

突然，大门被用力打开，传来很大的响声。

缇娅：「呀」

什么东西倒在了店内。

流着鼻血的男人：「唔唔……」

男人的鼻血流到了扫除好的地板上。

梅尔特：「饶了我吧，真是的」

凯伊姆：「我把他扔出去」

我制止住梅尔特，向店的入口走去。

虽然只是会产生一阵喧哗的日常杂事，但会给人添麻烦这点还是没什么改变。

在我将手伸向门把手之前，门就被某个人打开了。

菲奥奈队长：「失礼了」

进来的人是羽狩的女队长。

我掩饰着自己警戒的表情观察着她。

凯伊姆：「这已经是第三次见面了吧」

菲奥奈队长：「啊啊，之前给您添麻烦了」

凯伊姆：「关于麻烦这点，今天也是一样啊」

菲奥奈队长：「抱歉，我会很快收拾好的」

正确说来，我们已经碰过四次面了。

我在救出缇娅的时候，和这个女队长有过交战。

她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蒙面布后的男人是我。

脚的伤势似乎也已经治好了。

菲奥奈队长：「我想要保护羽化病感染者的时候，被这个男人阻碍了」

菲奥奈队长：「我想门并没有被撞坏，很抱歉给各位带来骚乱」

女队长郑重地道歉。

梅尔特：「我们之后还要营业的，请您注意一点」

梅尔特将缇娅的后背挡在女队长的视线之外，如此回应道。

菲奥奈队长：「非常抱歉」

菲奥奈队长：「来，跟我出去」

流着鼻血的男人：「唔……啊……」

男人的衣领被抓住。

凯伊姆：「只要是干扰到你的人，就要用实力去排除掉吗」

菲奥奈队长：「……」

女队长瞬间瞪向了我，但我的表情却没有任何变化。

菲奥奈队长：「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也不希望做出这种事情」

凯伊姆：「那个男人，应该也不想和羽狩扯上什么关系吧」

我走进男人。

凯伊姆：「好了，站起来」

流着鼻血的男人：「啊，唔啊……」

我提起男人，把他丢到店外。

凯伊姆：「别做无谓的事了」

流着鼻血的男人：「我，我怎么样都好」

男人慌乱地向四周张望。

流着鼻血的男人：「……那，那家伙呢？」

菲奥奈队长：「被我的部下保护起来了」

菲奥奈队长：「现在应该正在向治愈院进发吧」

男人的膝盖无力地跪在地上。

流着鼻血的男人：「可恶……混账……！」

流着鼻血的男人：「那些家伙，都做了些什么啊！」

凯伊姆：「你们抓的是他的女人吗？」

我用眼神指着流着鼻血的男人，向女队长问道。

菲奥奈队长：「我不清楚他们的关系，只知道对方是个年轻的女性」

菲奥奈队长：「顺带一提，我们是将她保护起来了……没有抓捕这种事」

菲奥奈队长：「是为了居民的安全而做出的行动」

她用率直的目光看着我，毅然地说道。

那副表情，完全没有对己方的行动持有任何的怀疑。

凯伊姆：「我觉得你可能不喜欢这种暴力的行为」

菲奥奈队长：「但你的部下可是拿着铁棒在打他」

菲奥奈队长：「肩膀的骨头都碎了哦」

这次，她的表情上显出不再掩饰的后悔。

红发的羽狩：「他出来了！」

流着鼻血的男人：「哎，啊……咦」

壮实的羽狩：「总算滚出来了啊，嗯？！」

菲奥奈队长：「住手！！」

女队长向部下发出一声大喝。

红发的羽狩：「但，但是，这家伙把队员的胳膊给……」

壮实的羽狩：「没错，我们不能就这样放过他」

菲奥奈队长：「我理解你们的心情」

菲奥奈队长：「但是，那样一来，我们就和这边的流氓没什么区别了」

菲奥奈队长：「我们是有着荣耀的防疫局的成员吧？」

红发的羽狩：「……呼」

羽狩刻意做出明显的叹气。

想要为伙伴报仇，是非常普通的感觉。

像这样，被正论压住了复仇的心理，内心肯定会很不爽吧。

壮实的羽狩：「幸亏我们有个温柔的队长啊」

壮实的羽狩：「赶快消失」



流着鼻血的男人：「好，好的」

男人半爬半滚地逃走了。

而羽狩的男队员们都带着苦涩的表情目送着他的离去。

凯伊姆：「我说，队长大人……能不能请你不要再在这一带搞出骚乱了呢」

凯伊姆：「人们都不能安静地吃饭了」

菲奥奈队长：「如果有居民的协助的话，我们也用不着拿着这套装备，去引发无谓的骚动了」

我看着她手中垂在腰间的剑柄。

无论是伟大的信念还是对部下的感情，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都显得十分无力。

结果，能够行使的就只有暴力。

如果要保护羽化病感染者的话，那就更加只有这个选择了。

没有了暴力的羽狩，只会成为空谈的存在。

凯伊姆：「正是因为你们用暴力来抓捕羽化病人，居民才会以暴力来回应吧」

菲奥奈队长：「但是，我们是为了居民在工作」

菲奥奈队长：「难道他们不能理解，究竟哪边才应该先将兵器束之高阁吗？」

凯伊姆：「只有你们才会这么想」

菲奥奈队长：「呼……算了」

说着，菲奥奈队长叹了口气。

菲奥奈队长：「请再次代我对刚才的事向店长转达歉意」

一脸认真地说完后，羽狩的队长转身走开了。

向羽狩们嘱咐了几句话。

将围观者尖酸的评论留在身后，向某个地方归去

梅尔特：「辛苦了」

缇娅：「凯伊姆先生，没有受伤吗？」

我用没关系的姿势作出回答。

梅尔特：「被抓的羽化病人是那个男人的这个吗？」

梅尔特竖起小指。

凯伊姆：「啊啊」

凯伊姆：「所以，才会不惜冲撞羽狩也要讨回的」

缇娅：「？」

梅尔特：「就是说，刚才那个男人的恋人是羽化病人呢」

缇娅：「是这样啊……」

缇娅回到原来的座位上，微微地颤抖着。

缇娅：「总有一天，我也会被他们带走吧」

凯伊姆：「如果不多加留心的话」

凯伊姆：「你这家伙有时候会漫不经心的，注意一点」

梅尔特：「没错呢」

凯伊姆：「刚才多亏你把她给藏起来了」

梅尔特：「嘛，为了保险起见」

像这种机灵的地方，只有常年生活在牢狱中的人才有。

凯伊姆：「缇娅，你不要独自一人上娼馆街乱走」

凯伊姆：「要出门之前，一定要告诉我去什么地方」

凯伊姆：「留在家里的時候，不认识的人来敲门也绝对不要开」

缇娅：「我知道了」

梅尔特：「呵呵呵」

凯伊姆：「……有什么好笑的」

梅尔特：「因为，凯伊姆看上去就像个父亲一样呢」

凯伊姆：「我可能会有这么大的孩子吗」

缇娅：「对，对不起……」

缇娅将身子缩成一团。

店门被打开了。

吉克：「还真见外呢」

吉克：「如果你一开始就说她是你的女儿，我们也就能理解了呢」

啰嗦的家伙来了。

凯伊姆：「梅尔特，我吃饱了。饭钱就放在这里了」

梅尔特：「啊啦，已经要走了吗」

吉克：「嘛，等等」

吉克：「我正准备开瓶好酒，你就陪我喝完再走吧」

凯伊姆：「……」

口气先姑且不论，眼睛里满是戏谑之意。

凯伊姆：「没办法」

吉克将点单告诉梅尔特后，带我向酒馆靠里的桌子走去。

缇娅：「那，那个，我……」

凯伊姆：「怎样？」

吉克：「无妨，一起听听吧」

缇娅：「好，好的」

缇娅似乎还在害怕着吉克，一副冷静不下来的表情。

凯伊姆：「根据我的经验，只要坐在这里多半就会被委托一些麻烦事」

吉克：「你明白这点就好说话了」

在这里说话时的声音，基本传不到其他座位的客人耳中。

吉克使用这个座位，就意味着他有什么重要的话要说。

梅尔特：「久等了」

梅尔特拿来了颇有年份的葡萄酒以及鸡肉的炖煮料理。

凯伊姆：「……看着很贵啊」

吉克：「只是偶尔才会享用」

这是不蚀金锁的先代的收藏品吧。

相当的高级。

吉克漫不经心地将彼此的酒杯倒满。

凯伊姆：「喝下这杯酒可比杀头还恐怖」

吉克：「反正都要后悔，醉着总比醒着强」

两人举杯相碰。

吉克：「你还记得我以前说过的，有关黑色怪物的话题吗」

凯伊姆：「这杯葡萄酒的美味，就好像一只在勾引人的红色怪物啊」

凯伊姆：「这些话会让酒变味的，稍后再说」

吉克：「也是啊」

吉克：「接下来」

凯伊姆：「那个黑色的怪物怎么了？」

在空掉的瓶子和盘子都被端走后，吉克的声音稍稍低沉下来。

吉克：「传言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愈演愈烈了」

凯伊姆：「四分五裂的尸体，还有掉在旁边的黑色羽毛……如此这般」

吉克：「啊啊」

吉克：「会这么残忍地啃食尸体的，有很多长着尾巴的类型吧」

凯伊姆：「那么，你是认为那个怪物是确实存在的吗？」

吉克：「我之前也说过，既不否认也不肯定」

吉克：「但是，羽狩似乎是完全把它当真了」

吉克：「过来找我，希望我能够帮助进行怪物的调查」

凯伊姆：「那些家伙，只要是长着羽毛的东西全都要抓捕吗？」

吉克：「虽然不知道他们的动机，但应该确实是想要抓到手没错」

凯伊姆：「那帮家伙，是认真的吗？」

吉克：「我是这么认为的」

吉克：「否则，我不认为他们会让我们也参与进去」

凯伊姆：「那也没错」

他们是不会因为开玩笑般的话题和不蚀金锁扯上关系的。

吉克：「不过事实上，也确实出现了几起犯人不明的杀人事件」

凯伊姆：「那么，要咱们怎么帮忙？」

凯伊姆：「总不成是要和咱们一起要好地去抓捕怪物吧？」

吉克：「很可惜，就像你说的那样」

吉克：「他们要求与我们对黑羽进行共同的抓捕」

吉克：「嘛，他们多半是想要找人给自己带路吧」

凯伊姆：「哈哈，他们要是迷路就麻烦了啊」

牢狱的民众，基本上都不会对羽狩进行协助。

就算不挑起事端，他们想要在牢狱中收集情报也绝非易事。

凯伊姆：「传话过来的人是？」

吉克：「羽狩的负责人，名叫鲁基乌斯的贵族」

凯伊姆：「在上层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吧」

吉克：「就是这样」

吉克拿出烟卷。

切好滤嘴，用火柴点着后吸了几口。

漂浮在空中的烟雾，笼罩在两个人的周围。

吉克：「……从结论上来说，我们准备接受这个提议」

凯伊姆：「要和羽狩组队啊」

吉克：「虽然让那些家伙的势力扩张会很困扰」

吉克：「但是，反正就算放着不管，他们也早晚要扩张，总比和他们敌对要强」

吉克：「趁此机会卖个人情给他们也不错」

凯伊姆：「相比黑羽，你对那个叫做鲁基乌斯的贵族更有兴趣吧？」

吉克：「啊啊」

吉克：「最近，他作为扩张势力的贵族，得到了相当优秀的评价」

吉克：「即使对于牢狱悲惨的环境，也似乎多少抱着同情」

凯伊姆：「原来如此，也就是说，你要营造出能与之对话的环境吗」

吉克：「就是这样」

凯伊姆：「但是，没想到贵族里会有同情牢狱的人」

凯伊姆：「还真是相当罕见啊」

吉克：「对于他们来说，这里只是玩过一次就可以随手扔掉的玩具而已吧」

……坐在旁边的缇娅，小小的背部缩得更紧了。

如果羽狩和不蚀金锁联合起来，那么缇娅的立场就会更加危险。

会感到不安也无可厚非。

吉克突然压低了声音。

吉克：「嘛，从我的立场来说，我也不会放过这个不明真身的连环杀手」

吉克：「在贫民区受饿的人，为了抢夺金钱和女人，而在娼馆街引发砍伤事件……」

吉克：「虽然因为暴力而死去家伙数不胜数，但无论是理由还是犯人都一无所知，我不能满意这个结果」

凯伊姆：「确实是」

如果放着单凭自己的喜好就肆意杀人的凶手不管的话，不知道又会出现多少个暴力事件。

但是，把这些话特意告诉我说理由是……

吉克：「这个工作就拜托给你了」

凯伊姆：「工作的内容是？」

凯伊姆：「知道之后我再确认要不要接受这份工作」

吉克：「作为不蚀金锁的代表，和羽狩一起调查黑羽的事情」

凯伊姆：「就算是吉克你的委托，这件事也太棘手了」

吉克：「就因为棘手所以才会拜托给你的」

吉克：「虽然我想和羽狩搞好关系，但又不想把这边的情报泄露给他们」

吉克：「而且，也有必要让他们看看这边的实力」

吉克：「能够做到这两点的，除你之外别无他选」

凯伊姆：「别开玩笑」

吉克：「你当我是在开玩笑吗？」

吉克用食指敲了敲烟卷，将烟灰抖落。

凯伊姆：「这件事是朝着不蚀金锁来的吧？」

凯伊姆：「我不是不蚀金锁的成员」

吉克：「我会把这件事向部下说明的」

吉克：「他们会在这段时间遵从你的指示」

吉克：「当然，对于外人还是会有所避讳的吧」

凯伊姆：「真是随性而为啊」

吉克：「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经过深思熟虑以后选了我吗……

在发生问题的时候，负责人是组织以外的人，不蚀金锁也不会这样希望。

凯伊姆：「如果他们知道自己要被外人指挥，应该也不会开心吧」

吉克：「虽然很抱歉，但我也无法否认这个可能性」

凯伊姆：「没有必要道歉」

凯伊姆：「我也有拒绝的权利」

吉克：「是你的话，肯定能够做得很好。正因为考虑到这点，我才会把这件事拜托给你」

凯伊姆：「对你来说可能是无所谓」

我用眼角的余光看着缇娅。

和羽狩联手的话，缇娅的行动也会受到限制。

凯伊姆：「我不想和羽狩那种官差联手」

吉克：「当然，自大崩落以来管理着牢狱的是不蚀金锁，我还是有这种觉悟的」

吉克：「正因如此，我也希望能将新势力在某种程度上归于管辖之内」

吉克直直地盯着我。

虽然很不爽，但他似乎是认真的。

吉克：「啊啊，还有那个啊」

凯伊姆：「？」

吉克：「你不是正好可以趁这个机会，把为这个小姑娘赎身时欠的钱一笔勾销嘛」

确实，有 6 0 0 枚金币。

虽然是个很大方的提案，但这个工作还是很棘手。

吉克：「拜托」

吉克：「我只能拜托给你了」

吉克谨慎地微笑着观察我的表情。

凯伊姆：「……呼」

我叹了口气。

不管是讨价还价的方式，还是无法让人生气这点，都不愧是伫立组织顶部的男人的作为。

凯伊姆：「如果想要矜持就没饭吃，吗」

凯伊姆：「没办法」

吉克：「决定要做了吗，对不住啊」

缇娅：「请，请稍微等一下」

缇娅：「因为买下了我，所以凯伊姆先生要去做危险的工作吗？」

吉克：「嘛，就是这么回事」

缇娅：「我，我很过意不去」

凯伊姆：「这是我决定下来的事，和你的意见没有关系」

缇娅：「可是，可是」

凯伊姆：「我只是顺便还上借款而已」

凯伊姆：「而且再怎么说明，我也都受了吉克的很多照顾」

缇娅：「唔唔……」

吉克：「小姑娘，你这个身体可是用被别人用自己所支付不起的钱买下来的哦？」

吉克：「你又不是小孩子了，可不该在那里啰嗦个没完哦」

缇娅：「对不起」

吉克：「梅尔特，拜托你再上些酒菜来」

梅尔特：「好的一」

吉克开心地追加了点单。

黑色的怪物吗。

虽然也很介意与羽狩联手这点，但我同时也想起了别的事情。

捡到缇娅的那天。

向那个现场走去的时候。

那个向我袭击，然后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的黑影。

那家伙究竟是什么东西。

吉克：「凯伊姆，怎么了」

凯伊姆：「没事」

左脸疼痛起来。

吉克：「明天应该就要和对方见面了」

吉克：「如果有客人来的话，就告诉这边一声吧」

凯伊姆：「啊啊，知道了」

唔……

模糊了视野的。

浸透了身体的。

那个，红色的液体……

还没有……

还没有，停止……流……出

咕……

万物扭曲……

就连自己的心也……

无法……抵抗……

思绪被某种黑色的东西填满。

吞噬……

我……

不是我的……什么东西……

咕……

凯伊姆：「……嗯？」

……窗外的光亮还很微弱。

时间还是清晨。

门被用力地敲着仿佛要坏掉一般。

凯伊姆：「是谁」

莉莎：「是我是我是我」

莉莎吗。

一大早就这么精神啊。

我打开了门。

莉莎：「早安—我们老板叫你哦！」

凯伊姆：「有什么事？」

莉莎：「他告诉我，只要对你说是昨天的事情，你就明白了」

莉莎：「话我已经传到了哦—」

似乎还有工作在身的莉莎向娼馆走去。

昨天的那件事吗。

我整理好仪表，然后喝了一口烧酒取走睡意。



缇娅：「啊咧，凯伊姆先生」

缇娅：「您要出门吗？」

缇娅躺在床上微微起身。

凯伊姆：「啊啊，你接着睡吧」

凯伊姆：「记得要锁好门窗啊」

缇娅：「好的」

缇娅：「对了，您什么时候回来？」

凯伊姆：「不知道」

我将小刀挂在腰部，走出了家门。

和前台打过招呼后，走上了里面的台阶。

现在这个时间，即使是莉莉乌姆也很清闲。

凯伊姆：「打扰了」

说出这句话的同时，我推开门走了进去。

房间里除了吉克以外还有一个人。

是已经见过无数回的，身着制服的女性。

为什么会是这家伙？

我还以为肯定来人是离贵族很近的人。

吉克：「意外地来得还挺早啊」

凯伊姆：「因为被一个吵闹的女人叫起来了」

我努力地装作冷静地回答着。

吉克：「这位是管理牢狱的羽狩……」

吉克：「不，是身为防疫局强制执行部队特别受灾地区队队长的菲奥奈女士」

这名头还真是长得过分。

吉克：「她就是我昨天所说的妖怪事件，作为那边的代表过来的」

凯伊姆：「代表……？」

凯伊姆：「也就是说，我要和这家伙组队吗……」

菲奥奈队长：「也就是说，阁下就是不蚀金锁的代表吗？」

吉克：「正是如此，这位就是作为不蚀金锁方代表的凯伊姆」

吉克：「两位好好相处吧」

女队长先是露出非常惊讶的表情，然后又变回了羽狩的扑克脸。

凯伊姆：「你说过，这次的事件会有上层的贵族来参与吧」

吉克：「当然」

凯伊姆：「那么，按道理来说对方至少应该是与贵族身份相近的人吧？」

菲奥奈队长：「你是想说我不够格吗？」

菲奥奈队长：「即便如此，我也是由鲁基乌斯卿直接委任的，《黑羽》捕获行动的负责人」

凯伊姆：「原来如此」

凯伊姆：「那个被称作黑羽的是什么？」

菲奥奈队长：「防疫局将那个怪物叫做《黑羽》」

菲奥奈队长：「从目击情报来说，似乎生长着黑色的翅膀」

凯伊姆：「是类似长着黑色翅膀的羽化病人一类的东西吗？」

菲奥奈队长：「这样想会比较方便」

菲奥奈队长：「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捕获那个长着黑色翅膀的东西」

凯伊姆：「捕获？」

菲奥奈队长：「捕获」

凯伊姆：「……了解了」

如果能生擒的话，总比杀掉它要好。

菲奥奈队长：「请一定要多多关照」

凯伊姆：「啊啊，彼此努力加油吧」

嘴上进行着社交辞令般地对话，我们保持着这种态度握手。

昨天，和她稍微说了两句话就知道，这个女人相当的刻板。

和一个麻烦的家伙组队了啊。

菲奥奈队长：「我姑且确认一下，阁下确实说过自己不是不蚀金锁的成员吧？」

菲奥奈队长：「吉克大人，他是什么时候加入组织的？」

吉克：「唔」

吉克没有与我对视，在脑海中整理着状况。

嘛，是吉克的话应该不费力地就能做出回答吧。

吉克：「不，菲奥奈队长」

吉克：「凯伊姆实际上并非不蚀金锁的组织成员」

吉克：「但是，他是我方的代表这点不会改变」

菲奥奈队长：「不蚀金锁的代表，是不蚀金锁的无关者吗」

菲奥奈队长：「也就是说，你们那边没有打算认真与我们合作，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吉克：「凯伊姆稍微有些特别」

吉克：「虽然身处组织之外，但却能命令组织的成员」

吉克：「而且，每当牢狱中有风吹草动的时候，凯伊姆总是最值得信赖的人」

菲奥奈队长：「这是怎么回事？」

吉克：「他不仅通晓这里的地形，而且行动时也不会被琐事所束缚」

吉克：「在瞬间遇到需要争斗的场面时，他甚至可以毫不犹豫地取走他人的性命」

菲奥奈队长：「原来如此」

吉克：「要说的话，就是游击队长这样的职责」

女队长微微一怔。

凯伊姆：「就是这样」

凯伊姆：「我没有正式和他们缔结契约，所以并非组织成员这点是事实」

菲奥奈队长：「也就是说，不蚀金锁不打算堂堂正正地和官差组队……是这样吗」

菲奥奈队长：「虽然是很像特别受灾地区的做法，但我也不是不能理解你们那边的立场」

那边似乎自顾自地做出了解释。

短暂的发呆过后，她用认真的表情凝视着我。

菲奥奈队长：「……但是，我们这边也是要顾及颜面的」

菲奥奈队长：「我希望你们能够不遗余力地为我们提供人员上的支持」

吉克：「那是当然」

吉克：「我可以保证凯伊姆的能力」

吉克：「他作为不蚀金锁的代表，绝对不会让这份工作蒙羞的」

吉克：「是吧，凯伊姆」

凯伊姆：「……啊啊」

菲奥奈队长：「我也从身为防疫局局长的鲁基乌斯卿那里，收到了『要构筑友好的合作关系』的指示」

菲奥奈队长：「我希望，我们彼此可以成为能够坦率地交换情报的关系」

吉克：「啊啊，我也这么想」

吉克：「接下来……」

吉克：「关于具体的搜查方法，应该在你们两个人商量过以后再做决定为好吧」

吉克：「观棋不语真君子，先代是这么教育我的」

这句话我第一次听到。

这家伙只是想把麻烦事全扔给我吧。

吉克：「那么，祝二位武运昌隆」

吉克：「拜托你了哦，凯伊姆」

凯伊姆：「啊啊」

菲奥奈队长：「那么，告辞了」

我和女队长前脚后脚地走出房间。

菲奥奈队长：「有什么推荐一行的地方吗」

凯伊姆：「我有个经常光顾的饭店，在那里也很方便谈话」

菲奥奈队长：「知道了，就交给凯伊姆大人了」

凯伊姆：「叫我凯伊姆就好」

菲奥奈队长：「那么，也请您用菲奥奈这个名字来称呼我」

菲奥奈队长：「我期待能持有对等的关系」

凯伊姆：「知道了」

凯伊姆：「那么，菲奥奈……谈话的地方就选那个店行吗？」

凯伊姆：「昨天，你把那个男人扔进去的店」

菲奥奈：「……那里啊，当然没问题」

我走在前面，引导菲奥奈走在娼馆街上。

菲奥奈：「为保险起见，有件事要问你」

凯伊姆：「什么事」

菲奥奈：「你没有藏匿羽化病感染者吧？」

凯伊姆：「怎么会呢，如果藏着的话就不会来帮你们的忙了」

菲奥奈：「这样啊…」

菲奥奈：「请不要生气」

菲奥奈：「我们接下来要一起工作，我只是为了保险确认一下」

凯伊姆：「羽狩也很辛苦啊」

菲奥奈停下脚步。

凯伊姆：「怎么了？」

菲奥奈：「我以前也曾说过，我们名为防疫局……而非羽狩」

又是这个话题吗。

凯伊姆：「我不想每次都重复这些话，所以就再说一遍」

凯伊姆：「说实话，在牢狱里，没有任何人会用正式的名称来称呼你们」

凯伊姆：「如果能习惯羽狩这个称呼的话，我想工作也会多少顺利一点」

菲奥奈：「但是，这并不是我们的正式名称」

凯伊姆：「不管是谁，都不会让自己去顺从你们带有人性质的坚持」

菲奥奈：「但是」

菲奥奈的脸上充斥着血色。

只为了一个称呼，就这么顽固啊。

之后不知道还要发生多少纠纷。

凯伊姆：「这之后，再被叫做羽狩的时候你能忍得住吗？」

凯伊姆：「我也是为了能让工作圆滑地进展下去才说的」

凯伊姆：「并不是特意打算要侮辱你们」

菲奥奈：「……」

即便如此，菲奥奈的脸上还是露出了恍然的神情。

凯伊姆：「希望你能了解我的意思」

菲奥奈：「知……知道了」

菲奥奈：「但是，我也会对这是否是侮辱的行为做出自己的判断」

凯伊姆：「啊啊，随你喜欢」

终于接受这件事的菲奥奈走了起来。

凯伊姆：「话说回来，居然要你这个队长亲自来退治怪物，羽狩不是很闲吗？」

菲奥奈：「不，人手十分不足」

菲奥奈露出微妙的表情。

但是，很快又冷峻地看向前方。

菲奥奈：「黑羽肆意妄为的传言如果继续扩散开来，会招致无谓的混乱与动摇，从而给我们本来的活动带来负面的影响」

菲奥奈：「你们那边也是一样的吧？」

凯伊姆：「嘛，说的没错」

如果骚动的传言流散开的话，商店和欢乐街也都会受负面的影响。

菲奥奈：「而且，队长亲自来指挥，是为了传达防疫局对这件事的重视」

凯伊姆：「这样啊…」

凯伊姆：「我还以为，你们肯定会为工作的失败而把脏水全泼到我们头上」

菲奥奈：「你说什么？」

菲奥奈的眼睛中透出怒意。

菲奥奈：「捕获黑羽的负责人，是鲁基乌斯卿直接任命的职务」

菲奥奈：「我不能容忍它受到侮辱」

凯伊姆：「接下来要一起工作，所以我这只是保险起见」

凯伊姆：「如果让你生气了，我深感抱歉」

菲奥奈：「……这就是所谓的报复吗」

菲奥奈还以苦笑。

这家伙虽然顽固，但似乎并不是容易血气上头的类型。

剑术的技巧也相当的高明。

再加上从全身上下散发出来的，充满干劲的感觉。

在羽狩中似乎是相当珍贵的优秀人才。

凯伊姆：「到了」

我先一步走上前，推开了菲诺列塔的大门。

梅尔特：「啊啦，凯伊姆，欢迎光临」

梅尔特的音调，在『欢迎光临』的『光』处特意地有点变化。

跟在我后面走进去的菲奥奈应该也注意到了吧。

梅尔特：「羽狩大人也是，欢迎光临」

菲奥奈：「昨天失礼了」

我向梅尔特微微点了点头，向最靠里的座位走去。

凯伊姆：「在这个座位谈话，声音基本上不会漏出去」

菲奥奈：「原来如此」

说着，向店内瞥了一眼。

菲奥奈：「……事实上，我并不是很清楚点单的方法，这件事能够由您来做吗」

凯伊姆：「知道了」

很少来这种店里吗。

我随便地向梅尔特点了二人分的饭菜。

……正在我们等待上菜的时候，刚工作完回来的女性三人组走了进来。

莉莎：「啊，凯伊姆带了女孩子过来——！」

阿伊莉斯：「恶趣味」

这些家伙真够吵的。

库洛蒂雅：「凯伊姆大人，您是在用餐吗」

凯伊姆：「啊啊，我们之后有工作要做」

凯伊姆：「你们刚工作完吗？」

莉莎：「嗯，已经困得要死了呢——」

阿伊莉斯：「好想赶快洗个澡睡觉」

库洛蒂雅：「我们在莉莉乌姆使用的浴室最近刚刚翻新过」

凯伊姆：「说起来，之前的那个相当的脏啊」

阿伊莉斯：「而且还漏水」

虽然浴室很不卫生，但是也只能硬着头皮使用。

确实，吉克也衡量过因此得病而失去的娼妇与改建费用的大小了啊。

库洛蒂雅：「而且也比以前宽阔，正所谓皆大欢喜呢」

莉莎：「没错没错，下次让缇娅也进来看看吧」

莉莎：「疲劳也能一扫而空呢——……哎呀今天好累啊好累啊！」

嘴上说自己累得马上就要睡着了，实际上却相当的精神。

莉莎：「刚才的那个客人动作太激烈，我的腰都快抬不起来了呢」

凯伊姆：「是指名吗？」

莉莎：「不是，是我抓到的」

阿伊莉斯：「那个叫做拉客」

凯伊姆：「不去为了下次能够被指名而努力吗？」

莉莎：「当然！库罗姐直传的扭腰动作很厉害很厉害的！」

莉莎：「所以再过不久肯定就会被指名的」

库洛蒂雅：「在一般的女性面前，那种话题请适可而止」

库洛蒂雅将视线投在菲奥奈身上说道。

库洛蒂雅：「这次的工作，是和这位羽狩大人一起执行吗？」

凯伊姆：「啊啊，没错」

注意到当场的气氛，库洛蒂雅将话题转到菲奥奈身上——

但是，菲奥奈却已经摆出了不想再听的阴沉表情闭上了眼。

或许是因为愤怒，脸涨得通红。

库洛蒂雅：「那么，就请让我们向这位大人敬酒，来表达我们的问候吧」

莉莎：「噢，不错呢——，啪——地来一杯吧」

莉莎：「凯伊姆的客人就是我们的客人！」

阿伊莉斯：「我拿女人没辙」

从今天的工作解放出来的三个人心情都非常的好。

菲奥奈：「很抱歉，各位的心意我领了」

菲奥奈：「但是，我不想用出卖身体赚得的钱去吃饭」

喧嚣的三人瞬间安静了下来。

凯伊姆：「……金钱是没有区别的」

菲奥奈：「这件事关乎我的矜持」

菲奥奈：「说到底，在防疫局就禁止在执勤的时候饮酒」

凯伊姆：「我可是见到过无数个烂醉如泥的你们的人」

菲奥奈：「就算是无法被严格遵守的规则，身为队长的我也需要慎重以待」

三人扩散开的沉默，令整个店内都鸦雀无声。

库洛蒂雅：「就像您说的那样，我们做出了很失礼的举动」

库洛蒂雅：「非常抱歉，对您如此无礼」

库罗蒂雅冷静地打着圆场。

阿伊莉斯：「去死」

莉莎：「嗯一咳，非常了不起的想法呢」

另外两个人则毫不客气地回应。

凯伊姆：「抱歉了」

库洛蒂雅：「不，有很多人都曾经这样说过我们」

库洛蒂雅：「那么，请两位慢用」

在库罗蒂雅的催促下，三个人离开了桌旁。

而另一边的菲奥奈仍是一副不快的表情。

凯伊姆：「虽然我知道你们的规矩，但能不能麻烦你不要用那种叫卖般的口气来说话」

菲奥奈：「你难道认为，那种人能被称作是商品吗？」

凯伊姆：「有人说过，娼妇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

凯伊姆：「事到如今，无论谁都无法否认娼妇这个职业本身的重要性」





菲奥奈：「这里面有关乎伦理的问题」

凯伊姆：「这是一样的事情」

凯伊姆：「如果你要批判娼妇的话，应该先去指责那些客人吧」

凯伊姆：「如果没有谁把她们买来的话，娼妇也就不会被成为商品了」

菲奥奈：「没有卖方的话，自然也不会有买方」

凯伊姆：「就算娼妇消失了，那些购买者的欲望还是会留下来」

凯伊姆：「那些无法发泄欲望的家伙，就只能去寻找能用钱买到的家伙，然后对他们施以暴力」

凯伊姆：「结果，娼妇就应运而生了。如果没有人加以管理的话，疾病和暴力就会蔓延」

菲奥奈：「但是，把女人从各地收集过来当成娼妇的是不蚀金锁吧？」

菲奥奈：「杜绝娼妇这种职业不才是组织该做的事情吗」

凯伊姆：「如果真想要杜绝娼妇的存在，就先造出一个没有任何人会忍饥挨饿的世界吧」

凯伊姆：「让社会变成那样，不是官差的工作吗？」

菲奥奈：「这是诡辩」

菲奥奈含了口水，一脸无法释然的表情。

菲奥奈：「从前，我曾经问过你吧」

菲奥奈：「用依靠暴力挣得的钱来生活究竟是怎样的感觉」

菲奥奈：「你的答案呢？凯伊姆也是娼馆的负责人之一吧？」

凯伊姆：「你是指保镖吗」

凯伊姆：「这只是赖以谋生的工作而已，无论什么人都必须要靠着工作来挣钱吃饭吧？」

凯伊姆：「像娼妇还有莉莉乌姆那样的店，也很需要我的保护」

菲奥奈：「……」

菲奥奈从正面紧盯着我的双眼。

那份眼神太过于正直了。

凯伊姆：「你也没有资格对我说三道四吧」

凯伊姆：「要说伦理的话，你就『没有想过』，羽狩也是暴力的行使者吗？」

菲奥奈：「这一点不可否认」

菲奥奈：「但是，我每天都在努力地去使社会变得祥和，即使我们不使用暴力，也能得到居民帮助的」

菲奥奈：「虽然我也清楚，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办到的事情……」

她的后悔发自真心。

而且，也是在认真地想要靠自己来改变这个社会。

难道她还以为，被带走就无法回来的治愈院里，会有谁想要让自己的家人或者朋友被送进去吗。

梅尔特：「久等了一」

梅尔特：「啊啦，吵架已经结束了吗？」

梅尔特端着饭菜和酒出现在我们面前。

梅尔特：「虽然看上去还十分的高涨就是了」

梅尔特一边将盘子堆在桌上，一边来回看着我们的表情。

菲奥奈：「只是因为不同的见解而发生了摩擦而已」

梅尔特：「呼一嗯」

梅尔特：「说起来，队长大人……昨天也多谢了一」

菲奥奈：「不，我们这边才是，失礼了」

菲奥奈：「店里的东西没有什么损坏吧」

梅尔特：「嗯，没关系的」

梅尔特：「而且，你们只是在执行工作，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吧」

菲奥奈：「非常感谢您能这样说」

梅尔特：「今天很欢迎您能作为客人来赏光哦」

梅尔特：「需要我为您倒酒吗？」

菲奥奈：「不，根据规定，执行任务时禁止饮酒」

梅尔特：「啊，确实有那种说法呢」

凯伊姆：「给我倒上吧」

梅尔特：「好的好的」

凯伊姆：「很少来这种店里吗？」

菲奥奈：「因为店里往往都不会欢迎我们」

菲奥奈：「用餐也是在看守所进行的」

凯伊姆：「贤明的选择」

菲奥奈：「话虽如此，在看守所里也是烟气冲天」

菲奥奈：「也许是因为我太过顽固了吧」

在羽狩之中，有很多不学无术的家伙。

会受不了这家伙的顽固性格也是没办法的事。

尽管如此，却仍然被任命为队长这件事，是源于上司的中意呢，还是个

人的实力呢。

菲奥奈：「所以，虽然不清楚其它店里的味道，但这里的料理的确是非常美味」

凯伊姆：「那就好」

菲奥奈率直地夸奖着料理结束了用餐。

凯伊姆：「接下来，也该商讨关于今后行动的方针了」

菲奥奈：「说得没错」

凯伊姆：「首先，确认一下最终的目的」

微微扫视过周围之后，菲奥奈开始说道。

菲奥奈：「我从鲁基乌斯卿那里，接受了捕获黑羽的使命」

凯伊姆：「我这边则是被告知要协助你们的工作」

也就是说，捕获应该共同完成会比较好吧。

凯伊姆：「不能杀掉它吗？」

菲奥奈：「命令是要让我们予以抓捕」

凯伊姆：「为什么？如果那种东西真的存在，可是个非常危险的对手啊」

菲奥奈：「去询问这一点并不是我的职责所在」

菲奥奈：「但是，如果杀掉它的话就不能进行审问了」

菲奥奈：「所以，只能将其生擒」

凯伊姆：「原来如此」

虽然我不知道他们非要抓到那个不明生物的原因。

凯伊姆：「但是，怪物杀人这种传闻，在牢狱里相当常见」

凯伊姆：「羽狩专注在这种事情上没问题吗？」

菲奥奈：「因为实际存在的可能性很大，所以他嘱咐我要丢掉这是个街头传言的看法」

菲奥奈：「你们那边，为什么会答应提供帮助？」

菲奥奈：「对于黑羽的正身有什么线索吗？」

凯伊姆：「在自己的地盘上，出现犯人和动机都不明的杀人案件，我们也很困扰」

凯伊姆：「如果因此而出现负面的评价，进行经商的人们也会相应的受到坏影响」

菲奥奈：「原来如此」

菲奥奈：「虽然这并不是命令，但我的确是被嘱咐要和蚀金锁搞好关系」

菲奥奈：「以我个人而言，也希望能够尽可能地得到你的协助」

凯伊姆：「我也一样」

对话快速地进行着。

彼此都确认了对方无意妨碍自己。

能够掩盖住各种感情的，无法接受的事情要多少有多少。

凯伊姆：「那么，你们对目标长着黑色翅膀这件事有什么认知？」

凯伊姆：「姑且要认为它是实际存在的吗？」

菲奥奈：「我重复一遍，我们是在认定它实际存在的前提下行动的」

菲奥奈：「那个是不是人类先姑且不提……以我个人而言，还是把它当成怪物来看待的」

菲奥奈的眼神瞬间阴沉下来。

凯伊姆：「杀人的怪物实际存在？你们手中有什么证据吗？」

菲奥奈：「没有证据……只是我个人的见解」

凯伊姆：「你喜欢这类怪谈吗？」

菲奥奈：「我并不是在开玩笑」

菲奥奈：「至少，有种区别于人类行为的生物存在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菲奥奈：「对此多加留心，相应的困难也会减少」

还真是拘泥这种微妙的细节啊。

难道是有什麼要这样做的理由吗？

凯伊姆：「嘛，我倒无所谓」

凯伊姆：「不管对手怪物还是对付像个怪物的人类，对我来说都只是份工作」

凯伊姆：「进行情报的收集，然后搜索，捕获……这样就可以了？」

菲奥奈：「没有问题」

菲奥奈端正坐姿，转变了话题。

菲奥奈：「至今为止，我们在保护羽化病感染者的过程中已经遭遇到了好几次失败」

菲奥奈：「近几天，已经出现数次感染者在被保护之前杀害掉的情况」

菲奥奈：「局内推测，那是黑羽所作的行为」

凯伊姆：「从哪里判断出来的？」

菲奥奈：「被割断的尸体，逃走的迅速，以及掉在现场的羽毛」

凯伊姆：「嚯」

奥兹也在缇娅死去的现场发现了黑色的羽毛。

凯伊姆：「关于黑色羽毛的说法，我们也收到了同样的情报」

凯伊姆：「但是，那不会是乌鸦的羽毛吗？」

菲奥奈：「在调查的地点，并未发现有着相似羽毛的鸟类」

菲奥奈：「如果见到一模一样的羽毛，就能成为判断其是否为黑羽所作的有力线索吧」

凯伊姆：「确实」

菲奥奈：「而且……有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菲奥奈叹了口气。

菲奥奈：「在不久之前，我们有两名队员牺牲了……」

菲奥奈：「从遗体的状况来看，我们也怀疑这是黑羽的作为」

凯伊姆：「……」

难不成，是我去救缇娅那时遇到的羽狩吗。

那个也是黑羽做的……

菲奥奈：「不蚀金锁究竟对状况了解多少」

凯伊姆：「几乎没有什么有用的情报」

凯伊姆：「牢狱里的尸体实在是太多了」

凯伊姆：「而且，即便尸体已经四分五裂，也常常会被认为是行为粗暴的恶犬将尸体吃得到处都是」

凯伊姆：「我们并不相信黑羽的传闻，而你们也正好主动参与了进来，就是这么回事」

菲奥奈：「……」

菲奥奈再次紧紧地观察着我的眼神。

仿佛在试图看穿我这边有没有隐藏什么情报。

不巧，我可没弱到会被这种程度的眼力吓退。

但是，菲奥奈的眼神深邃而清澈，仿佛能够看穿一切的谎言。

在她这种眼神的凝视下，即使是我，也没有不让内心产生任何动摇的信心。

不过，这次我可是完全没有说谎

菲奥奈：「知道了」

菲奥奈：「也就是说，我们彼此都还没有展开认真的调查，是这样没错吧」

凯伊姆：「啊啊」

菲奥奈：「防疫局也没有从过去的报告中汇总出什么有用的情报」

凯伊姆：「那边就随他们去吧」

凯伊姆：「如果知道黑羽开始活动的时期，多少也会有点线索了」

凯伊姆：「在同一时期内出现大量的报告，就应该可以判定那个时间点和黑羽有关」

菲奥奈：「原来如此，很不错的观点」

这是基本的推断吧，我这样说道。

菲奥奈：「与日记相对照的话，对于事件也会更清楚吧」

凯伊姆：「用日记来记录工作么，还真是份优雅的工作啊」

菲奥奈：「不，这是我私人的日记」

凯伊姆：「了不起的兴趣啊」

菲奥奈：「这是为了能让我每天都有意义地生活下去，相当的有效果」

菲奥奈：「而且，我也能借此对自己产生更多的认知」

凯伊姆：「事后阅读的话不会感到不好意思吗？」

菲奥奈：「的确也有那种时候」

菲奥奈：「尤其是在晚上写下的内容……」

菲奥奈：「……不，日记那边怎样都好」

菲奥奈掩饰害羞般地清了清喉咙。

真是个有趣的家伙啊。

凯伊姆：「嘛，对于羽狩内部的资料，还有队长个人的资料的整理就先放到一边」

菲奥奈：「了解了」

凯伊姆：「我的工作，首先就是要打探消息」

凯伊姆：「传言的出处，现场的目击证言……首先是对于线索的收集」

菲奥奈：「我们也会提供帮助」

菲奥奈：「人手越多越好吧」

凯伊姆：「人就算了」

凯伊姆：「就算来一堆羽狩也只是徒增麻烦」

在牢狱里可不会有高高兴兴地向羽狩提供情报的人。

菲奥奈：「那么，就让我一个人来帮忙吧」

菲奥奈：「从很多意义上来说，这样做会比较好吧」

凯伊姆：「你认为我们会隐藏情报吗？」

菲奥奈：「不，只是上头有指示我要从旁协助你们的工作」

凯伊姆：「那么，咱们就拉着手去收集情报吧？」

菲奥奈：「那样做会让效率上升吗？」

凯伊姆：「怎么可能」

菲奥奈：「你是在开玩笑吗？不要说些没用的话」

生气了。

凯伊姆：「……也罢，打探情报的工作就由我和你两个人来做吧」

凯伊姆：「我也会让不蚀金锁的成员提供协助的」

凯伊姆：「至于羽狩里那些不学无术的家伙，就让他们在抓捕的时候活跃一下吧」

菲奥奈：「知道了」

还有其它需要决定的事情吗。

凯伊姆：「如果，遭遇黑羽的话要怎么办？」

凯伊姆：「不可能百分之百地遇到在准备完全的情况下，向对方的住所突击的情况」

凯伊姆：「也有在今天就突然遇到的可能性」

菲奥奈：「正是如此」

说着，菲奥奈取出了某个东西。

菲奥奈：「用这种东西来保持联络如何？」

这个是……笛子？

菲奥奈：「呼子笛，它是这么被称呼的」

菲奥奈：「在局中也会偶尔被使用，是紧急召集用的笛子」

菲奥奈：「即使在人多的地方也能出声，在很远的地方也能听到」

凯伊姆：「嚯」

我拿过来端详着。

这种小指头大小的东西，带在身边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菲奥奈：「也给不蚀金锁的成员一些吧」

菲奥奈：「今后，只要一见到黑羽，就吹这个来示警」

菲奥奈：「告诉他们，只要听到声音，就最优先地赶过去」

凯伊姆：「很合理啊」

菲奥奈：「需要多少数量？」

凯伊姆：「100个左右」

我为了不让她清楚这边的人数，随口胡诌了一个数字。

实际上会去使用的人数大概在50个左右吧。

凯伊姆：「你那边有多少人拿着这个？」

菲奥奈：「全员都随身携带」

没有明说具体的数目。

看起来她还是有留心这种程度的事情。

菲奥奈：「我们无法立刻准备 1 0 0 个这么多的数量」

菲奥奈：「在完成之后，我会通知你的」

菲奥奈取出纸条，用携带用的钢笔写了些字。

是备忘录吗。

凯伊姆：「接下来，也差不多该去工作了啊」

菲奥奈：「首先是打探情报吗」

菲奥奈：「貌似黑羽的东西上次出现是在贫民区的东边」

凯伊姆：「好」

两个人同时站了起来。

这种不约而同的动作还真是让人不爽。

菲奥奈：「店长」

菲奥奈：「虽然之前也曾品尝过，但这家店的料理确实非常美味」

梅尔特：「啊啦，谢谢」

梅尔特：「如果可以的话，今后也请大驾光临」

梅尔特：「……如果可以的话，请挑没有争端的时候」

菲奥奈：「知道了」

菲奥奈苦笑着点了点头。

菲奥奈：「刚才那家店，是叫做『菲诺列塔』吧」

走出店门以后，菲奥奈回头看着看板说道。

菲奥奈：「那里的主人不仅料理很美味，而且待客也很周到」

菲奥奈：「我算是知道这家店为什么这么兴旺了」

凯伊姆：「很中意吗？」

菲奥奈：「啊啊」

要先说在前头吗。

凯伊姆：「因为这是这一片的人都知道的事情，所以我也告诉你一声」

凯伊姆：「店长梅尔特原来是个娼妇」

菲奥奈：「哎？！」

菲奥奈惊讶地瞪大眼睛。

凯伊姆：「是在娼馆莉莉乌姆里，最有人气的娼妇」

凯伊姆：「在被不蚀金锁的先代赎身之后，就被交付了菲诺列塔这家店」



凯伊姆：「那之后，这家店就在娼馆街上被经营下去。在先代死了以后，梅尔特也继续看守着那个店」

菲奥奈：「……是这样啊」

凯伊姆：「是用你无法下咽的食物，配上难以忍受的调料做出料理的店铺」

凯伊姆：「怎么样，以后也在那家店开作战会议吗？」

菲奥奈：「唔……」

菲奥奈：「但是，那家店的环境很好」

凯伊姆：「我接受任务也是在那家店里」

菲奥奈：「那也无妨」

虽然嘴上这么说，但菲奥奈的表情却很复杂。

凯伊姆：「就算是娼妇也分很多种」

凯伊姆：「在高级娼妇到下级的娼妇，再到野妓。在野妓之下还有最底层的野妓」

凯伊姆：「……而且，也包括能够做出美味的饭菜，气质很好的原娼妇」

菲奥奈：「知道了」

菲奥奈皱紧眉头，仿佛喝下了苦涩的汤药般微微地点了点头。

……但是，却非常的显眼。

周围的视线都集中在菲奥奈身上。

当然，不是抱持着好意的视线。

与穿着羽狩制服的女人走在一起的我，完全被当成了被抓捕的羽化病人，又或者是与之相关的人类。

因为职业的性质而特意练就的不引人注目这点，完全消失得无影无踪。

驼背男人：「……那个是……」

凯伊姆：「……」

菲奥奈：「……」

胖女人：「……之前的……」

凯伊姆：「……」

菲奥奈：「……」

憎恶的视线，咋舌，包含着露骨恶意的话语都被投向我們身上。

凯伊姆：「菲奥奈」

菲奥奈：「怎么了」

凯伊姆：「抱歉，能不能麻烦你换成私服」

菲奥奈：「为什么？」

不说明这家伙就不明白吗。

凯伊姆：「想要收集情报，就必须得到牢狱民众的配合」

凯伊姆：「你穿着这个会引起厌恶感的衣服，只有百害而无一利吧」

菲奥奈的表情变得僵硬起来。

菲奥奈：「我知道他们抱着厌恶感，对此我也觉得很遗憾」

菲奥奈：「但是我认为，让他们能够对这身衣服抱有好感，也是我们工作的一环」

凯伊姆：「那种事等你进行羽狩工作的时候再去做」

菲奥奈：「黑羽的调查也是工作的一环」

菲奥奈：「而且，穿着私服不管做了什么好的工作，对我们的恶评也不会因此而被抹消」

菲奥奈：「所以，我要将对这个衣服的恶意与不利，全部承受下来」

凯伊姆：「别把我卷入你的自我满足之中」

菲奥奈：「这并不是自我满足」

菲奥奈：「而是身为队长的矜持」

完全无法和她沟通。

凯伊姆：「那么，我把警告先说在前面」

凯伊姆：「今天的情报收集，如果羽狩的队长将个人的兴趣当做优先事项来考虑，结果只能是无疾而终」

菲奥奈：「你不打算尽全力而为吗」

凯伊姆：「我会尽力」

凯伊姆：「但是，如果你不去做这种力所能及的事情……那才是不尽全力吧」

菲奥奈：「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有对于自己力所能及之事的定义」

菲奥奈：「我坚信自己穿着制服工作这件事有其重要性所在」

凯伊姆：「我知道你不会退步」

凯伊姆：「所以，只是先警告你一下而已」

凯伊姆：「今夜的酒会变得难喝的」

虽然嘴上说着很了不起的话，但是却完全无法与她沟通。

为什么，我非要和这种家伙组队不可啊。

神经质的女人：「我什么话都不会和你们这些家伙说的」

在菲奥奈的眼前，门被粗暴地摔上。

那个摔门的气势，仿佛能让建筑物本身崩坏。

这已经是第六家了。

而得到的所有反应都是假装不在的闭门羹。

就算是隔着门还能与我们正常对话的居民，在从猫眼中看到菲奥奈的制服之后也完全没有和羽狩说话的心情。

菲奥奈：「失礼了」

菲奥奈对着木质的门扉诚恳地行礼说道。

她一户一户地规矩地打着招呼。

但是，得到的一直都只有冷淡的回应。

凯伊姆：「和我说的一样吧」

凯伊姆：「现在天色还很早，现在换好衣服的话，还有打探到情报的时间」

菲奥奈：「我拒绝」

说着，菲奥奈向下一家走去。

如果与菲奥奈组队的是不蚀金锁中那些耐性不好的家伙，现在菲奥奈已经挨3回打了吧。

现在我姑且是能猜到吉克把工作甩给我的理由了。

我们回到被夕阳染红的娼馆街。

虽然脚已经磨破了皮，但是却没有任何成果。

菲奥奈：「……」

问题的元凶正一言不发地笔直向前走着。

凯伊姆：「如果你不打算脱掉制服，从明天开始就不用跟我来收集情报了」

凯伊姆：「我一个人干活的效率比这要高100倍」

菲奥奈：「不，明天也请让我协助」

凯伊姆：「你把协助和碍事搞混了」

菲奥奈停下了脚步。

凯伊姆：「我说你啊，真的不知道羽狩究竟是多么地被人憎恶着吗」

凯伊姆：「在娼馆街或许还能强一点，但在贫民区就不行了」

凯伊姆：「说到底，那里是没有人会想要和官差碰面的」

菲奥奈：「……」

凯伊姆：「你想想你们那些人平常的举止」

凯伊姆：「将羽化病人从家人和朋友那里抢走，然后把他们带到无法回来的地方去」

菲奥奈不停地向前走着。

她有在听我说话吗。

菲奥奈：「我的确是在拘泥于自己的矜持」

菲奥奈：「但是，请你不要侮辱防御局的工作」

菲奥奈看着我的眼睛。

菲奥奈：「保护羽化病感染者是我们本职的任务，里面没有一点阴暗的成分」

菲奥奈：「虽然有很多人批判这个工作，但最终我们还是在保护这些批判我们的人」

菲奥奈：「这是必须有人去做的，非常重要的工作」

凯伊姆：「抱歉，我不能同意你的说法」

凯伊姆：「被很多人批判的工作，就让那些不在意被批判的人，还有反过来批判对方的人去做就好」

凯伊姆：「全部将这些批判正面承受下来的人可不会长寿哦」

这和杀人是一个道理。

如果没有办法放下这些谴责，就无法生存下去。

菲奥奈：「……我的哥哥也是防疫局的队员」

菲奥奈：「我坚信，自己是为了成为防疫局的人而生的」

凯伊姆：「……」

哥哥……吗。

真是个无谓的话题啊。

我对私人的事情没有兴趣。

凯伊姆：「嘛，随你喜欢吧」

凯伊姆：「总而言之，我想要在自己的工作上做出成果」

凯伊姆：「你也好好借鉴下今天失败的教训吧」

我一眼都不再看她，转身离去。

和预想中的一样，今天的酒非常难喝。

又回到昨天的情况了。

我望着菲奥奈一遍遍敲着没有回应的门的身影，脑海中琢磨着从这个工作中脱身而退的借口。

对情报的打探完全没有成果。

那也是理所应当的。

菲奥奈无视我的警告，今天也穿着制服来了。

我也不去帮她的忙。

菲奥奈：「失礼了」

又吃到了，一个闭门羹。

她反复确认着自己的耐性与对工作的热衷。

但是，她的做法明显错了。

再没有实绩的话，她自身的立场也会变得很危险。

凯伊姆：「你差不多也该换个角度思考下了吧？你现在完全是在浪费时间」

菲奥奈：「……去下一户人家吧」

凯伊姆：「呼……」

一个有点邋遢的小鬼走近寻找着下一户人家的菲奥奈。

邋遢的小鬼：「你是羽狩吗」

菲奥奈：「是的，找我有什么事吗？」

菲奥奈看到对方是孩子之后，口气温和了一些。

邋遢的小鬼：「有人在那边叫你」

凯伊姆：「怎么了，菲奥奈」

菲奥奈：「那个，这个孩子……」

邋遢的小鬼：「被叫的只有羽狩」

凯伊姆：「我姑且也去一趟」

凯伊姆：「喂，哪有人在叫啊？」

邋遢的小鬼：「不是在叫你」

孩子无视掉我，为菲奥奈指着去处。

邋遢的小鬼：「在斜壁上有裂缝的那家」

菲奥奈：「是谁在等我？」

邋遢的小鬼：「羽化病人」

邋遢的小鬼：「顺带一提，我可不会因为被拜托就长出翅膀来」

说完，小孩全力地跑开了。

凯伊姆：「要去吗」

凯伊姆：「进那个家的瞬间说不定会被围殴哦」

菲奥奈：「我也不可能因此就不去」

菲奥奈迈着慎重的步伐，向有着裂缝的房子走去。

在离她几步远的位置，我一边注意周围的情况一边跟了上去。

菲奥奈敲了敲门，但是却没有回应。

菲奥奈：「我是被那个孩子叫来的。是防疫局的人」

菲奥奈：「里面没有人吗？」

？？：「……请进」

里面传来含糊不清的声音。

听上去……是个老人啊。

我和菲奥奈对视一眼。

然后站在她的身后，摆出随时可以对周遭的来袭做出对应的架势。

然后，菲奥奈缓缓地将门推开。

阴暗的室内。

发霉的气味，潮湿的空气。

在貌似床铺的平台上，一个老太婆躺在那里。

瘦弱的婆婆：「您是羽狩大人吗？」

菲奥奈：「是的」

菲奥奈：「我听说这里有羽化病的感染者」

瘦弱的婆婆：「那个人就是我」

房间里以贫民区来说算得上干净。

感不到有老妪之外的人的存在。

瘦弱的婆婆：「这位小哥也是羽狩吗？」

凯伊姆：「我？」

凯伊姆：「我……嘛，算是她的助手吧」

瘦弱的婆婆：「这样啊」

菲奥奈：「关于羽化病感染者这点」

菲奥奈：「能否请您让我确认一下呢？」

瘦弱的婆婆：「啊啊，啊啊，那是当然」

菲奥奈：「凯伊姆」

凯伊姆：「嗯，啊啊」

我慌忙向后转去。

虽然是个老婆婆，但姑且也是名女性吗。

真是个讲礼节的家伙。

……话说回来，我还是头一次见到有羽化病人会自己向羽狩搭话。

也没听说过这种传闻。

这是圈套吗？

我将这种可能性留在脑海的角落中。

菲奥奈：「……确认完毕」

菲奥奈：「接下来，请让我对您进行保护」

瘦弱的婆婆：「啊啊，拜托您了」

瘦弱的婆婆：「我不会抵抗羽狩大人的，所以请您不要对我施暴」

菲奥奈：「那是当然的」

菲奥奈：「……那么我去安排一下，请您稍作等待」

菲奥奈：「抱歉，能麻烦你留在这里吗，凯伊姆」

凯伊姆：「啊啊，无妨」

菲奥奈出去进行保护的筹备。

凯伊姆：「……」

把我和老婆婆留在房间里。

瘦弱的婆婆：「哎呀，我能遇到羽狩大人真是太好了」

瘦弱的婆婆：「在这一代，基本上都看不见各位的身影」

凯伊姆：「不害怕羽狩吗」

瘦弱的婆婆：「活到这个岁数，早就没有什么害怕的东西了」

瘦弱的婆婆：「我只害怕将自己的病传染给附近的人们」

瘦弱的婆婆：「如果您也害怕被传染的话，从这里出去就好」

我家也有个羽化病人……不能这么告诉她就是了。

菲奥奈：「让您久等了」

菲奥奈回来了。

看得出来她在喘息，应该是跑着来回的吧。

菲奥奈：「马车很快就会来了」

瘦弱的婆婆：「对不住啊」

菲奥奈：「您身边有什么想带到治愈院去的东西吗？」

菲奥奈：「不能携带太多就是了」

瘦弱的婆婆：「什么都没有哦」

瘦弱的婆婆：「啊啊，只是要把这间房子的后事拜托给您了」

菲奥奈：「后事，吗」

瘦弱的婆婆：「这里也没有我的东西，而且我也不可能再会回来了吧」

菲奥奈：「不，如果治好的话您还是能回来的」

瘦弱的婆婆：「啊哈哈，您真温柔呢」

瘦弱的婆婆：「我已经这把年纪了，只是在等死而已」

瘦弱的婆婆：「没想到临终之前还能有人为我准备死去的地方，好像做梦一样啊」

老婆婆非常开心地说道。

在这里死去的话，只会让家财被夜贼所抢走，尸体被狗和蛆虫吃掉吧。

相对来说，去治愈院或许是最好的选择了。

我算是见识到了，就算是羽化病人，也不是每个人都会从羽狩那里逃开。

而是还有这种人。

菲奥奈：「凯伊姆」

凯伊姆：「后事吗」

菲奥奈：「啊啊，因为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所以很抱……」

凯伊姆：「虽然和调查无关，不过也没办法了啊」

凯伊姆：「老婆婆，你应该没有问谁借过钱吧」

瘦弱的婆婆：「换做是你的话，会把钱借给老太婆吗？」

凯伊姆：「我只是为保险起见问一句而已」

凯伊姆：「有什么之前的东西吗？」

瘦弱的婆婆：「就算是有，也早被那些年轻人抢走了……」

言下之意也就是否定，我停止了问话。

瘦弱的婆婆：「……啊啊，说起来还真有一样东西」

瘦弱的婆婆：「这位小哥，能把床下的东西拿来给我看看吗」

我无可奈何地蹲下身，向床下望去。

地板上只放着一个箱子。

凯伊姆：「是这个吗」

瘦弱的婆婆：「啊啊」

在用颤抖的手打开之后，里面还有一个小的箱子。箱子中放着装饰着红色石头的胸针。

瘦弱的婆婆：「那个是我在大崩落中唯一没有遗失掉的财产哦」

瘦弱的婆婆：「除了这个身边物之外，剩下的全部都掉下去了呢」

充斥着怀念的表情变得柔和起来。

瘦弱的婆婆：「这个东西是那时候掉下去的夫君在很久以前送给我的」

瘦弱的婆婆：「羽狩大人，请您收下吧」

菲奥奈：「哈？您要将这么重要的东西给我？」

菲奥奈：「我没有可以接受的理由」



瘦弱的婆婆：「宝石也会喜欢被戴在妙龄女孩子的身上」

菲奥奈：「哈，不，可是」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不知所措的菲奥奈。

以她那端正的性格，或许很不擅长应付年长者说不定。

凯伊姆：「收下吧」

凯伊姆：「小心老婆婆死了以后变成鬼来找你哦」

瘦弱的婆婆：「哈哈，这位小哥说得没错」

菲奥奈看向这边的眼神，仿佛在问着『可以吗？』这句话。

我看着她点了点头。

瘦弱的婆婆：「来，过来这边」

菲奥奈：「……好的」

老婆婆为菲奥奈挂上了胸针。

瘦弱的婆婆：「啊啊，您好美啊」

瘦弱的婆婆：「和我年轻的时候很像呢」

凯伊姆：「婆婆，你太过奖了」

瘦弱的婆婆：「怎么，没有自信吗」

菲奥奈：「不，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非常开心」

菲奥奈用符合她自己个性的说法正面做出了回答。

似乎对菲奥奈很中意的婆婆，也有一搭没一搭地和她聊着过去的事情。

马蹄声临近了。

瘦弱的婆婆：「那么，就拜托这位小哥了」

说着，做出要让我背的姿势。

脚已经走不动路了吗。

凯伊姆：「……」

菲奥奈：「不，让我来带您过去吧」

瘦弱的婆婆：「羽狩大人，对不住了啊」

菲奥奈抱起老婆婆，把她送到了马车上。

老婆婆行过礼之后，就坐在没有窗户的马车里，渐渐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

菲奥奈紧紧握住胸前的挂坠。

或许是阳光的原因，她那端整的面容好像在哭泣一样。

凯伊姆：「也有这种工作呢」

菲奥奈：「真的很少见」

菲奥奈：「正是因为也有这样的人，我才多少能够拾起继续工作下去的动力」

菲奥奈再次握住胸针。

她的视线，似乎一直在跟随着已然消失在视野中的马车。

凯伊姆：「难道说，是你认识的人吗？」

菲奥奈：「我在贫民区没有认识的人」

凯伊姆：「也是啊」

凯伊姆：「能够实现年长者最后的心愿，不是很好吗」

菲奥奈：「凯伊姆会夸奖我的工作，这还是第一次吧」

凯伊姆：「谁知道呢」

对于年长者来说，最希望的就是自己能够从这个世界漂亮地消失吧。

至少，我们将老婆婆从对可能会传染到周围人的恐惧感中拯救了出来。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羽狩也是份很好的工作。

菲奥奈：「太阳下山了吗……」

菲奥奈：「对不起，今天也让你的酒变得难喝了」

凯伊姆：「不」

凯伊姆：「……怎么，不能去一起吃个饭吗？」

说着，我向菲奥奈发出邀请。

刚在座位上坐下，梅尔特就很敏锐地注意到了我们的气氛。

梅尔特：「啊啦，今天有什么好事吗？」

菲奥奈：「没什么」

梅尔特：「这样啊」

我点了和平常一样的东西。

凯伊姆：「羽化病的那个老婆婆，现在已经在治愈院了吧」

菲奥奈：「啊啊」

菲奥奈：「能平安治愈就好」

凯伊姆：「你去治愈院看过吗？」

菲奥奈：「那是当然，毕竟我要将感染者都送到那里去」

凯伊姆：「里面是怎样的情况？」

菲奥奈：「我们的工作到把他们交给专门的职员就结束了」

菲奥奈：「从来没有进过玄关」

菲奥奈的表情瞬间有了一丝阴霾。

菲奥奈：「但是，那个建筑物从外观上看来清洁而宽敞」

菲奥奈：「我想，刚才那个老婆婆也能在那里平安地生活」

凯伊姆：「但愿如此吧」

凯伊姆：「你们就不能只对像老婆婆那样，主动提出要求的人进行保护吗？」

凯伊姆：「普通民众对羽狩的反感，也是建立在你们强制执行的基础上的吧？」

菲奥奈：「羽化病是传染病」

菲奥奈：「在它传染开之前，稍微用些强制的手段将感染者隔离才是正确的做法」

凯伊姆：「理所当然的论调啊」

梅尔特将酒和茶还有食物端了上来。

虽然我是饮酒派，但菲奥奈却是喝茶的。

就算劝她喝酒，她也会以仍然在执行任务这个理由来拒绝吧。

凯伊姆：「羽化病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

凯伊姆：「羽狩成立至今应该已经有 1 0 年以上了吧？」

菲奥奈：「感染者确实在减少」

菲奥奈：「就算没有继续增加，也可以说是有了相当大的成果了」

凯伊姆：「但是，羽狩来到牢狱却是在最近」

凯伊姆：「如果羽化病会传染的话，不是早就在牢狱蔓延开了吗？」

我和缇娅也一起生活了很长时间。

至少，这个病比感冒要更加难以传染就是了。

菲奥奈：「羽化病会传染，这是国立医院的医师所明确指出的」

菲奥奈：「没有怀疑的余地」

菲奥奈：「而且，等到大流行就全都晚了」

凯伊姆：「那个所谓国立医院的医师值得信任吗？」

菲奥奈：「至少，比传言和一厢情愿的说法要值得信赖」

凯伊姆：「我一个当医生的朋友告诉过我，会传染的可能性很低」

菲奥奈：「信仰是自由的」

菲奥奈：「如果凯伊姆感染了的话，马上联络我，我会直接保护你的」  
完全不好笑的笑话。

凯伊姆：「那么，从来没有羽化病人从羽狩那里治好病出来的传言又怎么解释？」

菲奥奈：「不要善加揣测」

是被戳到痛处了吗，菲奥奈的表情阴沉了下来。

菲奥奈：「那只是为了不被传扬出去而做出的处理」

菲奥奈：「……羽狩绝不是个安全的工作」

菲奥奈从牙缝中挤出这句话。

看起来，她们也有人被害了啊。

凯伊姆：「这样啊……抱歉」

菲奥奈：「不，这并不是需要道歉的事情」

菲奥奈轻轻地将料理送往口中。

虽然自己或许没有注意到，但端正的礼仪已经镌刻在了她的每一个动作之中。

凯伊姆：「菲奥奈出身于哪里？」

菲奥奈：「下层。你呢？」

凯伊姆：「一样」

凯伊姆：「除我之外的人，都因为大崩落而死去了。我则是掉到了牢狱」

菲奥奈闭上眼睛，轻轻吟诵祈祷的话语。

菲奥奈：「很辛苦啊」

凯伊姆：「这不是值得强调的事情」

我并没有打算用从前的话来换取同情。

说到底，我的这种经历，是在牢狱最常见的事情。

凯伊姆：「从明天开始，我希望你能考虑下服装的问题」

菲奥奈：「……啊啊」

她露出失落的表情。

藉由今天那个婆婆的事件，我多少也开始能理解菲奥奈如此拘泥于制服的原因。

但是，会给工作带来坏影响这点不会因此而产生任何变化。

我不认为，菲奥奈是无法做好工作的人。

如果不穿制服的话，那边应该会有不少人都乐意为她提供帮助。

菲奥奈：「今天晚上，我会好好考虑一下的」

说罢，菲奥奈站了起来。

在桌上放下 2 枚银币与 3 枚铜币。

菲奥奈：「这应该就是一半的数额吧」

凯伊姆：「真是斤斤计较的家伙」

凯伊姆：「在这家店里，不用这么麻烦地算计」  
我将两枚银币递了回去。  
菲奥奈：「这也太不算计了」  
菲奥奈：「至少，把银币和铜币颠倒过来」  
凯伊姆：「我今天体验到了很稀奇的事情」  
凯伊姆：「这是谢礼」  
菲奥奈：「会被人当成是贿赂的」  
凯伊姆：「我这样做有什么便宜可图吗？」  
菲奥奈：「不，我没有特别的权限」  
菲奥奈十分认真地回答。  
凯伊姆：「那就笑一个吧」  
凯伊姆：「这也是一个好女人的做法」  
菲奥奈：「唔，唔……」  
她稍微思考了一下。  
菲奥奈：「不……果然还是要拒绝」  
菲奥奈：「果然，我还是见不得用那种方式挣来的钱」  
断然地如是说道。  
凯伊姆：「肮脏的钱吗」  
菲奥奈：「……抱歉」  
菲奥奈：「那么，明天还是在同样的时间集合」  
门被打开了。  
莉莎：「凯伊姆凯伊姆凯伊姆！」  
莉莎：「在了一！」  
凯伊姆：「怎么了？」  
莉莎：「缇娅被袭击了！」  
我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凯伊姆：「平安无事吗？」  
莉莎：「大概是」  
凯伊姆：「是谁干的？」  
莉莎：「不知道」  
凯伊姆：「在哪里？」  
莉莎：「娼馆街的里巷！」  
凯伊姆：「我马上就去」

凯伊姆：「菲奥奈，明天再见」  
菲奥奈：「不，我也要去」  
丢下饭钱后，我冲了出去。  
追在先跑出去的莉莎身后。  
旁边，菲奥奈紧紧地跟着我。  
莉莎：「马上就要到了！」  
转过拐角，跃过水洼。  
艾莉斯：「凯伊姆！」  
艾莉斯正抱着缇娅。  
凯伊姆：「没事吗？！」  
缇娅：「啊……凯伊姆先生」  
看着这边的眼神还有力气。  
受伤似乎不是很严重。  
艾莉斯：「缇娅就交给我吧，没事的」  
艾莉斯：「袭击她的人逃到那边去了」  
艾莉斯指着小巷的深处。  
凯伊姆：「是什么样的家伙」  
艾莉斯：「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  
菲奥奈：「黑色？！」  
凯伊姆：「我们去追」  
凯伊姆：「莉莎，帮大忙了」  
莉莎：「哈哈，哈哈，哈哈……不用，客气」  
凯伊姆：「缇娅就拜托你了」  
我向小巷的深处跑去。  
前进了很久，却连个人影都没看到。  
菲奥奈：「已经逃掉了吗？」  
凯伊姆：「不知道，再稍微找找……」  
女声：「呀————」  
我们的对话被一个悲鸣声所盖住。  
是从距离这里很近一条路上传来的。  
我们冲了出去。  
阴暗的路上，密布着黑色的水洼。  
冲天的臭气扑鼻而来。

前方隐隐约约可以看到类似尸体的东西。

凯伊姆：「……菲奥奈，你不用去看」

菲奥奈：「这也是工作」

菲奥奈：「虽然还没有习惯，但也不是第一次了」

她的表情中，丝毫没有动摇的成分。

原来如此，相当有胆识啊。

凯伊姆：「知道了，走吧」

果然，在小巷的深处，满地都是那似曾相识的惨剧般的痕迹。

胳膊，脚，头，身体……

身体的每个部位都散落在地面上。

血迹与肠子飞散在建筑物的墙壁上。

那里有一名吓瘫了的娼妇。

菲奥奈：「呃！」

菲奥奈的喘息声戛然而止。

菲奥奈：「看那边」

她指向貌似胴体的肉块。

菲奥奈：「尸体上……有翅膀」

凯伊姆：「是羽化病人吗」

虽然尸体似乎是成年的女性，但后背上确实长着非常明显的翅膀。

菲奥奈：「我叫部下过来」

菲奥奈跑开了。

这时，奥兹在第一时间赶了过来。

奥兹：「喔唷，凯伊姆先生……您到的真早」

凯伊姆：「偶尔为之吧」

周围聚集的围观者被不蚀金锁的年轻人赶开。

奥兹：「看见那个杀手了吗？」

凯伊姆：「不，我没看见」

凯伊姆：「艾莉斯好像稍微有看到，我之后会去问她」

凯伊姆：「奥兹，向周围人打听情报就交给你了」

奥兹：「知道了」

凯伊姆：「还有，被杀的是羽化病人」

凯伊姆：「不久羽狩就会来，正好可以给你们引见」

奥兹：「好的」

奥兹他们一边麻利地调查着被杀的女性，一边向倒在旁边的娼妇问话。

我也看向四周。

微温的风拂过。

凯伊姆：「……！」

随着风的流动，在视线的一角处，某个东西飘落在小巷之中。

我将其捡起。

是黑色的羽毛。

兰格副队长：「退开！围观者都退开！」

以菲奥奈带头的十人左右的羽狩部队分开围观的群众，出现在我们面前。

菲奥奈：「全员，首先确保现场」

菲奥奈：「做过记录之后也要清理好遗体」

在菲奥奈的指示下，队员开始了行动。

中年的起哄者：「什么叫保护羽化病人啊，明明是把他们杀了还在那里大言不惭！」

兰格副队长：「你妨碍到我们的调查了，退下！」

粗鲁的起哄者：「不是你们做过头了，结果把她给杀了吗？」

粗鲁的起哄者：「其实只是想杀人而已吧，哈哈哈」

围观者擅自地在四周开始起哄。

红发的羽狩：「喂，看那个尸体的脸」

壮实的羽狩：「……这家伙」

壮实的羽狩：「这不是被咱们当成目标的羽化病人吗」

红发的羽狩：「果然是啊」

壮实的羽狩：「好不容易才查明他的住址……」

中年的起哄者：「嘿嘿，因为你们没能赶快抓到她，她才会变成这样的」

壮实的羽狩：「还不是你们包庇这家伙的错！」

粗鲁的起哄者：「什么啊，给我注意你的言行啊」

凯伊姆：「……」

一帮自私的家伙。

对羽狩的憎恶，仇恨——

将被杀归结于没能早点被保护的错，来指责每天都妨碍着的羽狩。

羽狩这份工作也相当的麻烦啊。

菲奥奈：「两边都安静下来！」

比想象中更加洪亮的声音，让双方瞬间静了下来。



菲奥奈慢慢地走向冲突的中心。

菲奥奈：「我是任队长一职的菲奥奈・希尔法莉亚」

菲奥奈：「没能尽早保护羽化病感染者而令其惨遭被害，是我们的失职」

菲奥奈：「我诚挚地向诸位道歉」

菲奥奈可嘉地低下头去。

菲奥奈：「为了不让这种事再度发生，我希望诸位能够尽可能地为我们提供羽化病感染者的情报」

菲奥奈：「我们会负起责任，保护好感染者的安全」

菲奥奈：「只凭我们的力量，是无法得知患病者的存在的。所以，请各位一定要鼎力相助」

菲奥奈：「拜托各位了」

菲奥奈的声音，有着与这个地方完全不同的清澈感。

似乎丧失了兴趣的起哄者也渐渐开始散去。

兰格副队长：「你们这些家伙，再在这里待一会啊」

兰格副队长：「如果碰到感染者的血液，说不定就能被感染了哦」

副队长庸俗的警告令人墙完全失去了形状。

菲奥奈：「兰格，多谢你赶来相助」

兰格副队长：「不，只要是队长的召唤，我们无论何时都会飞奔而至的」

红发的羽狩：「队长就将这里交给我们，好好休息一下吧」

红发的羽狩：「您昨天几乎都没有睡觉吧？」

菲奥奈：「多谢你的关心，但是我不要紧」

对部下说完后，菲奥奈转向我们这边。

菲奥奈：「凯伊姆，在我去呼叫队伍的时候，现场一直都是你来看守的吧」

菲奥奈：「不胜感激」

凯伊姆：「没什么，我们只是做了自己本分的事而已」

兰格副队长：「哦呀，又是你啊」

身旁微微漂浮着香水的气味。

是曾经在哪里闻过的味道。

兰格副队长：「你在的地方总是有血相伴啊」

凯伊姆：「只限于和你们碰面的时候」

菲奥奈：「不用怀疑凯伊姆」

菲奥奈：「他是和我同时发现尸体的」

兰格副队长：「我知道」

兰格副队长：「最近，看到他一直陪在队长身边，我只是有少许的嫉妒而已」

菲奥奈：「玩笑到此为止，赶快回去调查现场」

兰格副队长：「了解」

向这边随意地敬了一个礼后，副队长向尸体走去。

凯伊姆：「……」

说起来，我把刚才见到的黑色羽毛揣进了怀里。

应该拿给菲奥奈看看吗。

比起羽狩的女队长，还是应该先让吉克看。

这是当然的吧。

……

不，等等。

就算之后对菲奥奈说，「这是我在那个现场捡到的东西」——

她应该也会批评我，为什么没有在现场把它拿出来吧。

那边的那些人，还完全不信任我们。

换言之，这只会增加工作上的不愉快。

……麻烦真是避犹不及啊。

姑且，先去协助调查吧。

首先让菲奥奈看看吧。

凯伊姆：「菲奥奈」

凯伊姆：「这个是掉在那里的东西」

我让她看到那根黑色的羽毛。

菲奥奈：「！」

菲奥奈：「是刚刚发现的吗？」

凯伊姆：「啊啊」

凯伊姆：「是风吹过来的」

菲奥奈：「可以让我保管吗」

凯伊姆：「交给你了」

我把羽毛递给菲奥奈。

很快，几名羽狩就去当风处开始搜索。

而其他的羽狩也似乎从行人那里收集到了证言。

菲奥奈：「这次的事件，可以确认是那个黑羽所犯下的罪行」

凯伊姆：「有目击证人吗？」

菲奥奈：「就是在这里颤抖着的娼妇」

菲奥奈：「那个通体漆黑的妖怪，以非人的速度跑开了」

凯伊姆：「对她的话不要全信」

菲奥奈：「有复数的目击者都这样说了」

菲奥奈：「不过没有看到罪行本身的人」

凯伊姆：「原来如此。也就是说，传说中的犯人是实际存在的吗」

菲奥奈：「就是这样」

凯伊姆：「还是一如既往地不知道，对方到底是怪物还是不合常理的人类啊」

菲奥奈：「……没错」

眼前发生了事件。

从这里追下去，应该能发现什么情报吧。

那之后，虽然在下风处又发现了几根黑色的羽毛，但是犯人却已杳无踪影。

大致清扫完现场的肉块后，羽狩也摆出了撤退的架势。

兰格副队长：「队长准备怎么做呢」

菲奥奈：「我过一会再回去」

菲奥奈：「你们就先回去吧」

兰格副队长：「是」

兰格副队长：「之后我们会写好调查报告，请您确认」

菲奥奈：「辛苦了」

羽狩们用敬礼回应菲奥奈的敬礼后，收队归去。

现场只留下我们。

凯伊姆：「羽狩也不轻松啊」

凯伊姆：「从早上以来，就一直能看见不分场合挑衅你们的人」

菲奥奈：「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菲奥奈：「每个人对于周围的羽化病人都有着不同的对待方法」

菲奥奈：「所以，也会出现这种事情……」

菲奥奈：「我们组织内部也对究竟要如何应付这接踵而来的冲突抱着矛盾」

菲奥奈：「结果，最困扰的往往是站在现场的队员」

凯伊姆：「确实是啊」

菲奥奈：「对我们来说，坚信自己的职务，毫无迷惑地执行工作是必要的」

菲奥奈凝视着尚未干涸的血泊说道。

她的侧脸上，能够看到如同吉克一般，身为组织的领导者的荣誉感。

爱讽刺人的副队长也对菲奥奈抱有相当的敬意。

很多其他的队员似乎也都敬仰着她。

菲奥奈过分正直的思考方式，确实得到了一部分人的认同。

当然，相对的也有对此相当扫兴的队员。

操心事不断啊。

菲奥奈：「接下来，我也要走了」

凯伊姆：「我也回去了」

凯伊姆：「我在明天之前会向身边的那个小鬼询问具体情况的」

菲奥奈：「啊啊，那个孩子吗」

菲奥奈：「没受伤比什么都好」

凯伊姆：「她的坏运气很强的」

菲奥奈：「我没听过凯伊姆有家人啊……」

菲奥奈：「那个孩子，是那个，恋人之类的吗？」

凯伊姆：「哈啊？完全不是」

我不自觉地看着菲奥奈的脸。

她则似乎在在意着什么般地移开了视线。

菲奥奈：「不，没什么，这只是我的职业病，稍微有点在意而已」

菲奥奈：「那么，明天再见」

菲奥奈跑开了。

她该不会注意到缇娅长着翅膀这件事了吧。

我要留点心了。

凯伊姆：「哟」

艾莉斯：「那边收拾完了吗？」

凯伊姆：「算是吧。缇娅的状况如何？」

艾莉斯：「完全没事」

我走进房间，向躺在病人用床上的缇娅跑了过去。

缇娅：「凯伊姆先生」

缇娅：「如您所见，我没事的」

我在缇娅身上打量了一圈。

凯伊姆：「你都做了些什么啊」

缇娅：「对……对不起」

艾莉斯：「我已经给她摔倒时擦破的膝盖消好毒了」

凯伊姆：「帮大忙了」

艾莉斯：「治疗费就用凯伊姆的身体来付」

凯伊姆：「只是擦伤程度的治疗，怎么可能用身体去付啊」

凯伊姆：「那么，缇娅是在哪里被袭击的？」

缇娅：「那个，其实……我今天一个人去市场买东西了」

凯伊姆：「一个人」

缇娅：「哎，哎哎」

缇娅：「因为天色很暗，所以我想应该不会被羽狩的人注意到」

缇娅：「然后，在回来的路上，和一个从小巷里冲出来的人影撞在了一起」

凯伊姆：「是刻意在狙击你？还是单纯的冲撞？」

缇娅：「我想只是单纯的冲撞」

缇娅：「因为对方似乎也有点吃惊」

凯伊姆：「地方是？」

缇娅：「与这里相隔两个街道的拐角」

是在刚才那个现场的附近吗。

缇娅：「如果艾莉斯小姐没有那么做的话，我就会很危险了」

缇娅：「非常感谢您」

缇娅深深地低下头去。

凯伊姆：「艾莉斯做了什么？」

艾莉斯：「和莉莎一起，走在去娼馆看病完毕回来的路上」

艾莉斯：「看到这只小动物正在被黑色的人影调戏，就把手术刀扔过去了」

艾莉斯瞥了一眼装着医疗用具的箱子。

凯伊姆：「是吗……谢了，艾莉斯」

艾莉斯：「救人的代价是凯伊姆的身体」

凯伊姆：「你太执拗了」

凯伊姆：「想要身体的话，就去找被救的本人」

艾莉斯：「她只能拿来当成药物的试验品」

缇娅：「哎，那个稍微，有点困扰」

不管她了。

凯伊姆：「缇娅，你没看到那个黑色家伙的长相吗？」

凯伊姆：「就算没看到脸也行，有什么注意到的事情全都告诉我」

缇娅：「那个……完全……」

缇娅困惑地皱紧眉头。

凯伊姆：「好好想想」

缇娅：「唔～嗯……」

缇娅：「像这样，从左边突然撞了过来，嘴上好像还说着“你这家伙～”之类的话」

缇娅：「总之，因为我被撞得趴在了地上，所以什么都没有看见」

凯伊姆：「呼……」

不行吗。

凯伊姆：「艾莉斯还有什么印象吗？」

艾莉斯：「除了你所说的那个黑影以外」

艾莉斯：「他好像挥了挥手」

凯伊姆：「身高呢？」

艾莉斯：「嘛，就是普通男性的高度吧」

凯伊姆：「逃跑的速度怎样？」

艾莉斯：「我只看到了一瞬间，所以不清楚」

凯伊姆：「……这样啊」

没有什么明显的新情报啊。

……

……………

等等。

凯伊姆：「缇娅，他说了『你这家伙』吗？」

缇娅：「嗯，应该是的」

缇娅：「也可能是“你”也说不定」

凯伊姆：「不管哪个都无所谓」

也就是说，他是会说话的。

这样应该就可以认定对方不是怪物之类的东西了。

凯伊姆：「性别呢？」

缇娅：「唔～嗯，不是女性的声音」

缇娅：「我撞到的那个人被抓起来了么？」

凯伊姆：「不，就连长相都没能看到」

凯伊姆：「但是，那家伙又杀掉了一个人」

艾莉斯：「那为什么羽狩会在那里转来转去？」

凯伊姆：「受害者是羽化病人」

缇娅：「……羽化，病人？」

凯伊姆：「尸体已经四分五裂了」

凯伊姆：「我想起了捡到缇娅那个时候」

缇娅的脸上失去了血色。

对于差点死去的她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举动。

艾莉斯：「你调查得相当卖力呢，为什么？」

凯伊姆：「我还没跟你们说过吧」

凯伊姆：「现在，我的工作追捕一个被称为《黑羽》的家伙」

艾莉斯：「你和羽狩的女人要好地来回闲逛，就是为了那个？」

凯伊姆：「撇掉你那个关于我们很要好的妄想，其余的就是事实了」

凯伊姆：「你们听说过黑羽的事情吗？」

艾莉斯：「如果是传言的话」

缇娅：「撞到我的那个人，就是黑羽吗？」

凯伊姆：「这种可能性很高」

缇娅：「……」

缇娅一言不发地缩成一团。

是想起了曾经的那段经历吧。

缇娅：「没，没有被杀掉……真是太好了……」

凯伊姆：「你运气不错啊」

缇娅：「是，是的……」

缇娅：「凯伊姆先生，那个，请一定要抓到黑羽」

缇娅：「他已经给很多人留下恐怖的回忆了」

缇娅非常罕见地，明确地请求着。

凯伊姆：「啊啊，我知道」

凯伊姆：「你们也是，如果听到什么传闻就告诉我」

两个人点了点头。

凯伊姆：「嘛，不管怎么说，缇娅能平安无事就好」

凯伊姆：「独自出门的时候注意一点」

缇娅：「是，是的……」

艾莉斯：「干脆禁止她一个人出门吧？」

凯伊姆：「嘛，这样做的确是最安全的没错」

缇娅：「也是呢……」

缇娅消沉了下来。

凯伊姆：「总之，你走路时一定要尽可能地找人多的地方」

凯伊姆：「你也不想再有这么恐怖的回忆了吧？」

缇娅：「是，是的」

缇娅碰了碰绷带。

上面渗出少许的血迹。

凯伊姆：「艾莉斯，虽然是事到如今才问，碰到缇娅的血没问题吗？」

缇娅：「……啊！」

缇娅露出刚刚才注意到这点的表情，脸色发青。

但是，艾莉斯却完全没把它当回事。

艾莉斯：「谁知道呢？」

艾莉斯：「反正我是还没长出翅膀来」

作为医生这么随便不要紧吗。

艾莉斯：「有没有沾到羽化病人的血后被传染患病的先例这点，你可以去问羽狩」

凯伊姆：「知道了」

艾莉斯也出人意料的很有胆量。

这点真是让人感到万幸。

哈，哈，哈，哈……

我大口地喘息。

等待呼吸平静下来。

……

脑中回忆起，就在刚才，在眼前展开的那一幕光景。

血泊。

失去双脚哭喊着的男人。

然后，没有停住喊叫的头从脖子上被割下。

眼睛还挣得大大地凝视着前方。

男人临终时痛苦的嚎叫。

从残存的脖颈上飞溅的鲜血。



——在后背爬升的快感。  
仿佛被麻痹了的大脑。  
又一个生命的灯火，自这个世上倏然消逝。  
欢喜。  
令身体无法停止战栗。

.....

我调匀自己的呼吸。  
收起心中的兴奋。  
僵硬地露出笑容。  
将扭曲的喜悦感，再一次沉淀于内心深处。  
我在约好的时间走进了菲诺列塔。  
菲奥奈已经等在了那里。  
身体没有靠上椅背，伸着懒腰饮茶。  
一副仿佛在寒冷的清晨绷紧身体的光景。  
但是.....

凯伊姆：「结果，还是穿着制服吗」

菲奥奈：「.....早安，凯伊姆」

菲奥奈向我看来。

凯伊姆：「不是该说早安的时候吧」

凯伊姆：「你今天也准备让我的酒变得难喝吗？」

菲奥奈：「不，关于服装我已经好好地想过了」

菲奥奈：「你先坐下来吧」

凯伊姆：「是要说上很久的事吗？」

说着，我走过去坐了下来。

凯伊姆：「然后呢？」

菲奥奈：「唔.....」

菲奥奈的视线在桌上游移。

凯伊姆：「怎么了啊，你又不是什么准备初次告白的女生」

菲奥奈：「不.....或许和那个情况很相似」

哈啊？

菲奥奈：「也就是说，凯伊姆」

她突然抬起了眼睛。

菲奥奈：「你能否陪我去挑选，与我相称的服装？」

凯伊姆：「什么啊，你还是想要换衣服的啊」

菲奥奈：「啊啊……虽然很遗憾但也没办法」

一副做出了苦涩决断的表情。

凯伊姆：「那么，为什么要找我陪你去选衣服」

菲奥奈：「这就说来话长了」

菲奥奈：「那个，我身处的职场都是些男人……」

菲奥奈：「不，说到底工作的环境本身就要求必须穿着制服……」

凯伊姆：「直接说结论」

菲奥奈：「没有换的衣服」

我刚喝进去一口酒，就立刻喷了出来。

凯伊姆：「穿件随意的就好，随意的」

菲奥奈：「所以说，我没有那种衣服」

菲奥奈：「虽然有典礼用的服装，但是除此之外就没有其它的了」

菲奥奈：「这也是我只顾着工作而生活的报应」

菲奥奈露出懊恼的神情。

每天穿着制服工作。

而且，还是在全是男人的粗鲁环境。

再加上，她本人这个相当认真的个性。

恐怕，只顾工作的她就连去买件漂亮衣服的心思都没有过吧。

菲奥奈：「虽然用现有的衣服多少也能对付过去，但是那样会很不好意思」

凯伊姆：「你深思熟虑的就是要换的衣服吗」

菲奥奈：「……也有那个因素在里面」

菲奥奈重重地点头。

凯伊姆：「荒唐得可笑」

菲奥奈：「我姑且也有身为女性的矜持」

凯伊姆：「如果有这份自觉的话，就不要特意向我挑明自己没有衣服这件事」

凯伊姆：「去找个女性的朋友借件衣服就好」

菲奥奈：「你认为会有哪位女性借给我搜查用的衣服吗」

菲奥奈：「我无法将衣服完璧归还这点一眼就能看出来」

菲奥奈：「所以，我就询问了这里的店主」

菲奥奈：「有没有和我比较相称的，在牢狱中也不会很显眼的衣服」

凯伊姆：「很妥当的做法……然后呢？」

菲奥奈：「得到了指示，要我和熟悉服装的凯伊姆一起去店中挑选」  
你完全被骗了。

我向店里的深处看去，梅尔特正看着这边偷笑着。

没有比现在更麻烦的情况了。

菲奥奈：「但是，我没想到过，凯伊姆会有能挑选衣服的慧眼」

菲奥奈：「你有着意外的才智啊」

菲奥奈：「能耽误你一些时间，陪我去挑选衣服吗？」

菲奥奈认真拜托我的样子，就好像在问我借大笔的现金。

凯伊姆：「……」

真麻烦。

但是，如果……

将被梅尔特耍了的这件事说出来，让菲奥奈无地自容之后，接下来的事情会更麻烦。

没办法，就陪她去一趟吧。

梅尔特那边，等事后再好好和她算账。

凯伊姆：「知道了」

凯伊姆：「不过我可不是什么专家，不要太过期待了」

菲奥奈：「非常感谢」

梅尔特做出声援的姿势。

那个女人，就连我不会拒绝这点都已经计算到了啊。

为什么我非要给羽狩选衣服不可啊。

凯伊姆：「时间就是金钱，出发了」

我迅速地站了起来。

菲奥奈：「店主，饭钱就放在这里了」

梅尔特：「好的一多谢惠顾」

梅尔特迈着轻快的步伐走了出来。

菲奥奈：「感谢您为我提供指导，这是谢礼」

梅尔特：「不用了，给什么谢礼啊」

梅尔特：「是凯伊姆的话，肯定会给您选到一件非常好的衣服哦」

梅尔特刻意不看向我这边，露出亲切的笑容。

本来就不需要什么谢礼。

菲奥奈注意到真相的那一天会到来吗。

我想起陪缇娅逛市场时那漫长的时间。

还有给她买那个便宜项链的时候。

不光是缇娅，大致上所有女人买东西都相当的费时间。但是……

凯伊姆：「这边的衣服不错吧」

菲奥奈：「那么，店长，那件衣服我要了」

立刻就决定了。

这样也让人很不安。

凯伊姆：「你没有什么偏好的吗？」

菲奥奈：「这是凯伊姆所挑选的，肯定不会有错」

菲奥奈：「无论选择哪件，我都会老实接受前辈的意见」

我可不是什么前辈。

菲奥奈：「赶快换好衣服，就能回到搜查中了」

凯伊姆：「你要回家换吗？」

菲奥奈：「不，去看守所就好」

我们来到位于关所之中的，羽狩的看守所。

菲奥奈：「抱歉，麻烦你在外面稍等片刻」

凯伊姆：「啊啊」

菲奥奈走进看守所。

不久之后，似乎是刚刚换完班的两个羽狩走了出来。

彼此都是认识的面孔。

兰格副队长：「你为什么会在哪里？」

凯伊姆：「当你们队长大人的随从」

凯伊姆：「你们是在工作吗？」

兰格副队长：「啊啊，正准备要出动」

带着有些高亢的表情回答。

凯伊姆：「真是辛苦的工作啊」

兰格副队长：「这是我们自愿去做的」

凯伊姆：「好兴趣」

兰格副队长：「我们是在为了能让居民过上安稳的生活而努力，没有比这个更有意义的工作了」

兰格副队长：「我希望牢狱的民众们，也能稍微早点明白这份工作的意义」

副队长撇了撇嘴角笑道。

这张脸真不讨人喜欢。

虽然菲奥奈也说过非常类似的话，但传到耳中的感觉完全就是两个概念。

兰格副队长：「不觉得今天队长的心情与往常相比有些不同吗？」

凯伊姆：「没注意到」

兰格副队长：「你们可是在共同执行搜查任务，希望你能再多关心队长一点啊」

壮实的羽狩：「不过，如果做出比关心更进一步的事，我们就很困扰了」

凯伊姆：「我会对那种顽固的家伙出手才怪」

壮实的羽狩：「这就不对了」

壮实的羽狩：「不过，万一你能让她的各种地方变得圆滑点的话，我们的工作说不定也可以更加轻松了些」

他们说的话和那些小混混没什么区别。

兰格副队长：「别说那么没有素质的话」

兰格副队长：「我们无论何时都必须坚持不懈」

壮实的羽狩：「嘿嘿，副队长说的是」

胖男人脸上漏出谄媚的笑容。

凯伊姆：「我有话要问你」

壮实的羽狩：「啊？什么话？」

凯伊姆：「是关于昨天在杀人现场上，那个引人注目的羽化病人被杀的事情」

壮实的羽狩：「啊啊，那件事吗」

壮实的羽狩：「拜那件事所赐，我们的奖金算是泡汤了」

壮实的羽狩：「明明好不容易才打探到那个羽化病人的住处的，那些说三道四的人就没想过，他们费了我们多大的工夫吗」

凯伊姆：「这种事发生多少次了？」

壮实的羽狩：「啊—，我想想……」

羽狩掰着指数着。

1，2，3……

兰格副队长：「喂，不要泄露内部的情报啊」

壮实的羽狩：「喔唷，对啊」

壮实的羽狩：「混蛋，别随便打探这些情报啊」

凯伊姆：「啊—抱歉抱歉」

兰格副队长：「你也是，不要来插手我们这边的事」

凯伊姆：「彼此彼此」

兰格副队长：「哼，出发了」

壮实的羽狩：「哎哎」

兰格从我身旁经过

又闻到了那个香水的味道。

凯伊姆：「副队长」

兰格副队长：「什么事」

凯伊姆：「身上带着这种臭味，在牢狱是会短命的哦」

凯伊姆：「完全没有办法暗地行动吧」

兰格副队长：「我无法忍受自己的身体沾上牢狱的臭味」

兰格副队长：「所以，才会像这样让自己被清香所围绕」

凯伊姆：「……囉」

兰格副队长：「再告诉你一件事」

兰格副队长：「这个，不是『臭味』而是『香味』」

兰格副队长：「那么，再见了」

羽狩消失在街道的尽头。

部下是那种人，菲奥奈也很辛苦啊

我观察了一会经过的人，还没有看到菲奥奈出来。

光是换件衣服不可能会这么费时间。

是被部下的什么麻烦事缠住了呢，还是被上司叫去做什么棘手的事了呢。

我久违地抬头看着关所。

在刚建成的时候就驻扎着重兵的关所。

虽然检查通行证的官差数量没有太大变化，但卫兵已经减少了很多。

自从大崩落以来过了这么长的时间，牢狱总算也勉强强地诞生了类似秩序的东西。

如果卫兵只是把牢狱的秩序维持丢给不蚀金锁也就罢了。

伴随着关所警备兵的减少，空下来的房间就被当成了羽狩的看守所。

虽然里面的人已经有所改变，但关所从完成到现在，仍然一直都是牢狱民众受支配的象征。

她还没有出来。

如果衣服会换的很久的话，早说一声不就好了。

去看看情况吧。

我静静地推开大门。

凯伊姆：「打扰了哦」

我虽然打了招呼，但是里面却没有人在。

我究竟是在紧张什么啊。

我有些扫兴地叹了口气。

尽管如此，他们也太不小心了。

嘛，也没有哪个小偷会蠢到来羽狩的看守所偷东西吧

而且，房间里一面倒的只有那些丝毫没有偷窃价值的使用物品。

不过，为什么菲奥奈也不在里面啊。

凯伊姆：「失礼……」

我向房间中走去。

因为无人的缘故，我甚至有种自己是在偷东西的感觉。

……还是出去吧。

喀挈

凯伊姆：「嗯」

旁边的房间里传来微小的声音。

房门微掩。

我顺着门缝，向里面看去。

是菲奥奈。

因为反光的缘故，我没有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经过充分锻炼的坚挺后背勾勒出的曲线，让人联想起小猫。

上衣被脱掉，上半身是裸体。



她似乎正在很辛苦地用左手给右前臂缠上绷带。

没有一丝赘肉的身体上，生长着的恰如其分的圆形山丘，毫无疑问正是女性的那个。

.....

还是出去吧。

菲奥奈：「嗯？」

注意到声响的菲奥奈向这边转来。

然后，和我的视线正面相遇。

这下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我立刻放弃了掩饰。

菲奥奈：「……噢，啊啊啊，凯，凯伊姆？！」

凯伊姆：「抱歉」

菲奥奈：「为为为」

凯伊姆：「这是事故」

菲奥奈：「为什么你会在这里？！」

凯伊姆：「那个，你听我说」

凯伊姆：「因为你很久都没有出来，所以我就来看看情况……」

菲奥奈：「你要看到什么时候啊！！」

混杂着愤怒与羞耻的菲奥奈满脸通红地冲了过来，用仿佛要将其摔坏的气势将门关上。

.....

生气了。

应该是生气了吧。

没办法，关于这件事只能向她道歉了。

不久之后，菲奥奈走了出来。

虽然看着我的眼神锐利得能够杀人，但脸上却仍旧是一片通红。

菲奥奈：「刚才承蒙你关照了啊」

凯伊姆：「对不起」

菲奥奈：「不，为了缠绷带而耽误了许多时间的我也有错」

菲奥奈：「作为等待的一方，会在意也是没办法的」

凯伊姆：「你能这样说就帮大忙了」

幸好她不是斤斤计较的女性。

放心下来之后，我再次看向菲奥奈的服装。



菲奥奈身上朴素的罩衫，很好地衬出了她刚才被我看到的，柔韧的身体曲线。

从别人的眼中看来，虽然可能会注意到她那双用剑的手，但除此之外与一般人便别无二致了。

不过……要说意外也多少有些意外地，她的身上也突出了女性该突出的部位。

对那些东西有兴趣的人也许会向她搭讪也说不定。

菲奥奈：「腰部空荡荡的，让人冷静不下来啊」

将挂在羽狩制服下面的剑取下后，手就无所事事地摇动着。

凯伊姆：「比我想象的要合身」

凯伊姆：「如果再稍微穿旧一点，效果应该会更好吧」

菲奥奈：「我也很中意」

菲奥奈：「凯伊姆的眼光果然不俗」

凯伊姆：「你说不定会被哪个男人搭讪哦」

凯伊姆：「趁现在先想想该用什么话拒绝吧」

菲奥奈：「怎么可能，我没有那种魅力」

菲奥奈的表情十分复杂。

让人看不清她到底是在生气还是在害羞。

凯伊姆：「虽然自大不是什么好事，但对自己做出冷静的评价还是必要的」

菲奥奈：「嚯……这个是建立在看到我更衣基础上的发言吗？」

对于刚才那件事，她似乎还没有完全释然

菲奥奈：「从什么时候开始看的？」

凯伊姆：「就在被你注意到之前，我向圣女大人发誓」

菲奥奈：「是吗……那就好」

菲奥奈：「不，那也不好」

她再一次盯着我。

麻烦的家伙。

菲奥奈：「为什么你要进看守所来」

菲奥奈：「至少也该先问问里面有没有人吧」

凯伊姆：「我有做」

凯伊姆：「正是因为没有反应，所以我才走进来的」

菲奥奈：「就算没有回答，你就能冒冒失失地闯进别人家中吗」

凯伊姆：「这是关所的一部分吧？和别人的家不一样」

凯伊姆：「首先，你要换衣服就该先给门上锁吧」

菲奥奈：「你是想说，放小偷进屋是屋主没有注意到他的责任吗？」

凯伊姆：「我可没这么说」

凯伊姆：「说到底，在只有男人的看守所换衣服居然连们都不锁，这也太奇怪了吧」

凯伊姆：「还是说，你和那些家伙是裸身相见的关系吗」

菲奥奈：「不可能会是吧！」

菲奥奈的手握向本该挂在腰间的剑，但却抓了个空。

菲奥奈：「……算了！」

菲奥奈气势汹汹地瞪着我。

凯伊姆：「总而言之，我也没打算说这不是我的错」

凯伊姆：「对不起」

菲奥奈：「……嘛，那就好」

菲奥奈：「幸好看到的人是凯伊姆」

菲奥奈：「……那，那个，我是指如果被队员看到的话，之后就不知道该对他们说些什么了」

菲奥奈：「我不希望让他们带着异性的眼光看我」

我什么话都还没说，她就自顾自地开始解释起来。

凯伊姆：「知道了知道了」

凯伊姆：「话说回来，刚才的伤处是怎么回事？」

菲奥奈：「在搜索黑羽之前受的伤」

菲奥奈：「不用在意，只是在执行职务的时候多少会有的小问题而已」

凯伊姆：「掌握好的缠绷带方法，治疗速度也会加快的」

菲奥奈：「多谢你的忠告」

菲奥奈：「……不对，你又要回到那个话题上吗？」

菲奥奈的脸又红了起来。

说不定，她意外地是个很值得去捉弄的人。

我们重新开始收集情报。

形形色色的人们，多数都对我们非常友好。

菲奥奈：「只是换了个衣服就变成这样了吗」

凯伊姆：「有私人恩怨的那些人姑且先不提，普通的民众是不会去记羽

狩长什么样的」

菲奥奈：「心情真复杂啊」

菲奥奈：「感觉好像自己原先的存在消失了一样」

凯伊姆：「很快就会习惯的」

凯伊姆：「而且，反正总有一天你们也是要脱下制服的吧？」

凯伊姆：「如果世上不再有羽化病人，你们也都会被免职」

菲奥奈：「……说……说得是啊」

菲奥奈曾经说过，她是『为成为羽狩而生』的。

虽然只是多管闲事，但我也很担心，脱下制服以后她会变成什么样。

凯伊姆：「把更衣落下的那份时间，都集中在打听到情报上吧」

菲奥奈：「那，那是当然」

菲奥奈露出安心般的笑容转过脸去。

凯伊姆：「首先，你要学习下牢狱的打探方式」

凯伊姆：「然后再模仿着去做」

凯伊姆：「比起男人，女性更容易打听到情报」

凯伊姆：「抓住要点的话，菲奥奈应该也能做得很好」

菲奥奈：「祭出不蚀金锁的名号不是会更方便吗？」

凯伊姆：「对方不是会给不蚀金锁面子的人」

凯伊姆：「就算要拿出名头，也要挑好时机」

菲奥奈：「……知道了」

菲奥奈的领悟力非常强。

敲开家门的要领。

给予贿赂的方法，还有适当威胁的方法。

只要看过一次，就能够吸收得超过我的想象。

拜她所赐，打探情报的效率在也逐渐上升。

黑羽的容貌。

行动的范围，出没的时间带，以及逃跑的方向，收集到了各式各样的情报。

到了傍晚，我们确认着成果。

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四处宣称自己看过黑羽杀人的男人。

那个男人与黑羽的遭遇是在 9 天前。

似乎在极近的距离目击了黑羽，因而也受了伤。

菲奥奈：「这是第一次听到直接的目击证言啊」

凯伊姆：「前提是那个男人说的是真话」

凯伊姆：「他有可能是为了引人注目才特意编出这段谎言」

菲奥奈：「总之，应该去找他问问吧」

凯伊姆：「那是当然」

不久，我们走进贫民区。

这里是被称为诺瓦斯·艾蒂尔的流浪者聚集处的牢狱之中，最为贫瘠的地方。

虽然名义上是不蚀金锁的地盘，但事实上，谁都不愿与这里扯上关系。

居民也都不是什么正经人。

街道上完全闻不到金钱的味道，有的只是尸臭与垃圾散发出的馊味。

这里就是这样一个，无法用言语形容的绝望之地。

不久之后，我们来到了一间小屋。

是用崩落的残骸搭成的建筑物。

柱子和墙壁都是歪七扭八的样子。用人类的身体来打比方的话，这里给人的感觉就像是所有关节都被折到反方向般的违和感。

或许是因为没钱买灯油的缘故，这里连灯光都没有。

菲奥奈：「这里是人住的地方吗」

凯伊姆：「既有屋顶也有墙壁，看来是个相当的有钱人啊」

凯伊姆：「出发了」

我们走进小屋。

敲了敲门，但却没有回应。

凯伊姆：「……」

透过门缝流出的空气有种违和感。

尸臭，以及振翅的声音。

菲奥奈：「怎么了？」

凯伊姆：「里面恐怕有尸体」

菲奥奈：「是目击者的那个男人吗」

凯伊姆：「没有亲眼看到无法下断言」

我拔出小刀，缓缓挑开房门。

一股恶臭涌了出来。

菲奥奈：「唔……」

菲奥奈捂住嘴巴。

为了确认埋伏的情况，也为了让空气流通，我让门抱持着敞开的状态。

凯伊姆：「给我照明，我去确认里面的情况」

菲奥奈：「我也……」

凯伊姆：「你就算了，除非你想吐出来」

菲奥奈：「抱歉」

我从菲奥奈手中拿过灯笼，将小屋照亮。

受到光的惊吓，响起一阵苍蝇的振翅声。

要去这里确认尸体吗……

就算名义上是羽狩，果然对于女人来说，这种事还是太过勉强了。

凯伊姆：「我去了」

我深吸一口气走进小屋。

赶快确认完然后出去吧。

我赶跑停在尸身上的苍蝇。

菲奥奈：「怎么样？」

凯伊姆：「死的就是那个身为目击者的男人。和咱们听说的长相相同」

凯伊姆：「似乎被什么东西自肩至腹斩断了」

菲奥奈：「就是说，是被杀的吗」

凯伊姆：「啊啊。伤口腐烂得太严重，无法确认凶器」

在伤口上不停产卵的苍蝇，以及在液状化的血肉中蠕动的蛆虫。

不管看多少次都没法习惯。

菲奥奈：「这样啊」

凯伊姆：「总而言之，先离开这个地方吧」

凯伊姆：「如果被别人认为是咱们杀的就麻烦了」

我们相对无言地走着，来到了有行人经过的小巷中。

凯伊姆：「那个男人，有可能是谁想要封他的口而被杀的」

菲奥奈一言不发地看着我。

视线之中似乎蕴藏着的某种情感，在我注意到之前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菲奥奈：「是强盗之类的人所为吧」

凯伊姆：「嘛，也有那个可能性」

凯伊姆：「但话虽如此，也不能否认被封口的可能」

我所担心的，是缇娅所说的事情。

袭击缇娅的那个家伙，似乎会说人类的语言。

再加上，今天的男人如果是因为被封口而杀掉的话，就意味着黑羽具有与人类相同的认知与常识。

更何况，那家伙还知道吹嘘目击了自己的男人的所在，然后又查到了他的住所。

也就是说，那家伙并不是一眼看去就能被认出是怪物的样子。

凯伊姆：「羽狩在和我们联手之前，对黑羽进行过调查吗？」

菲奥奈：「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的」

凯伊姆：「除了那个男人以外，有没有变得行踪不明的目击者」

菲奥奈：「有两三个」

菲奥奈：「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被杀害」

在牢狱，尤其在贫民区中，一个人从世上蒸发是家常便饭。

凯伊姆：「如果是封口的话，你们羽狩的情报最可能被谁知道？」

菲奥奈：「……」

菲奥奈面露苦涩。

菲奥奈：「停止吧」

菲奥奈：「如果要怀疑身边人，我们的工作就无法成立」

她摆出这个话题到此为止的架势。

凯伊姆：「也罢」

凯伊姆：「总而言之，如果目击者会消失的话，我的熟人也会很危险」

缇娅，艾莉斯还有莉莎。

凯伊姆：「容不得咱们悠闲下去了」

凯伊姆：「尽快结束情报的收集，开始对其进行分析吧」

凯伊姆：「将黑羽的逃走方向在地图上总结到一起，说不定能发现什么隐藏的线索」

菲奥奈：「说的没错」

凯伊姆：「可以把羽狩手中至今为止的调查资料拿给我看吗」

菲奥奈微微沉吟。

菲奥奈：「应该会很困难，不过我会努力试试看」

凯伊姆：「拜托了」

凯伊姆：「我也会拿来这边的资料」

凯伊姆：「那么，明天还是在老时间见」

菲奥奈：「了解」

菲奥奈走开两步后停了下来。

菲奥奈：「对了，我把这个忘了」

菲奥奈将一个用布包着的東西递了过来。

布里包着的是小号的笛子。

菲奥奈：「这是咱们说好的呼子笛」

菲奥奈：「不蚀金锁的那些组织成员的份，明天会送到娼馆中」

凯伊姆：「准备得还真快啊」

菲奥奈：「这是我们的匠人彻夜制作的」

菲奥奈：「他们如果倒下的话，就是向我要求 1 0 0 个这么多的凯伊姆的责任。去给他们探病吧」

凯伊姆：「注意到了吗」

菲奥奈：「那是自然」

菲奥奈：「虽然刚被告知的时候没有注意到，但不管怎么看，你们也没有动员了 1 0 0 个人的样子」

菲奥奈：「要说的话大概只有 2 0 个」

凯伊姆：「哈哈」

菲奥奈：「这不是好笑的事情」

菲奥奈：「货款我们会一文不差地问你们要的」

凯伊姆：「没办法，开个呼子笛专卖店吧」

菲奥奈：「毕竟有 8 0 个的库存啊」

她意外地还有点幽默细胞。

凯伊姆：「这个笛子，吹得响吧」

菲奥奈：「那是自然」

菲奥奈：「如果吹不响的话，你的性命说不定就危险了哦」

菲奥奈：「你认为我会试都不试就交给你吗」

菲奥奈一副认真的表情。

凯伊姆：「抱歉」

凯伊姆：「但愿让我用它的那天能早点到来」

菲奥奈：「我也如此希望」

菲奥奈：「那么，就此别过」

说罢，这一次菲奥奈真正地混入了牢狱的人群之中。

经过吉克点头后，我拿着借出来的资料，来到了菲诺列塔。

与那些官差不同，吉克非常痛快地就把资料借给了我。

当然，被看到会惹麻烦的部分都有周到地抽走就是了。

菲奥奈一如既往地到得比约定的时间要早。

凯伊姆：「久等了」

菲奥奈：「不，没关系」

菲奥奈从座位上站起身来。

凯伊姆：「怎么了？」

菲奥奈：「稍微发生了点事情」

菲奥奈带着歉意的表情说道。

一眼望去，看不到她有拿着资料。

凯伊姆：「没能借出来吗」

菲奥奈：「不，虽然争取到了阅览的许可，但是没有允许将其带到相关者以外的地方」

凯伊姆：「嘛，毕竟那边是上等人啊」

凯伊姆：「我这边已经准备好资料了，赶快去看守所吧」

菲奥奈：「不，要去的地方是我家」

凯伊姆：「菲奥奈的家？」

菲奥奈：「今天的看守所里，会有很多人来谈事情」

菲奥奈：「所以，我已经将东西都运到我家里了」

凯伊姆：「这么回事啊」

凯伊姆：「比起喧嚣的场所，我也更偏向安静的地方」

凯伊姆：「而且，我对看守所多少也有些顾虑」

菲奥奈：「为什么？」

凯伊姆：「嘛，你很快就会明白的」

菲奥奈：「……那就好」

菲奥奈：「我家离这里有些远，赶快出发吧」

菲奥奈带头走出店里。

登上了关所中的阶梯。

联系着下层与牢狱的阶梯上，到处都是运送物资的搬运工与商人。

某种意义上来说，这里就是牢狱的生命线。

凯伊姆：「你每天都会经过这里吗」

菲奥奈：「没错」

凯伊姆：「……相当的锻炼腰腿啊」

菲奥奈：「我们的队员都是这样做的」

那还真是够精神的。

……久违了啊。



我用力地呼吸着下层清澈的空气。

走出管所以后，下层的街道就在我面前展开。

家家户户都整齐地排列着，石阶的颜色都和牢狱不同。

人们的服装和头发也都很整洁。

与牢狱相比，行人的笑容也确实地要来得更多。

站在这里，就会明白牢狱的污浊环境是多么的令人生厌。

明明只是同一个城市的两个部分，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牢狱的民众犯过什么样的罪啊。

菲奥奈：「在这边」

我跟着带路的菲奥奈走着。

菲奥奈：「到了」

走在前面的菲奥奈指着一间住宅。

虽然不是太奢华，但也算得上漂亮而宽阔。

至少，比我的老家要气派。

凯伊姆：「真气派啊」

凯伊姆：「里面住了几个人？」

菲奥奈：「我自己」

凯伊姆：「这样啊」

菲奥奈：「家母三年前过世了」

菲奥奈：「虽然父亲和哥哥还健在，但因为有些事要做而出门在外」

她的哥哥，确实也是在做羽狩吧。

菲奥奈：「嘛，请不要在意」

凯伊姆：「啊啊，我知道」

在牢狱生活的人，是不会对别人的事情追根问底的。

因为就算问了，也只会扯出阴暗的话题，没有任何打听的乐趣。

菲奥奈：「来，往这边走」

我跟在菲奥奈的身后，走进她的家中。

我们来到的是间类似会客室的房间。

菲奥奈很快就端上了茶水。

凯伊姆：「看来有很细心地扫除过啊」

不只是这个房间。

来到这里路上的走廊也好玄关也罢，都被收拾得一尘不染。

凯伊姆：「这么大的房子，一个人打扫起来很辛苦吧？」

菲奥奈：「多少有点吧」

菲奥奈：「但是俗语有云，“家乱则心乱”」

菲奥奈：「在进行清扫的时候，心中的阴霾也会一扫而空」

凯伊姆：「模范的回答啊」

菲奥奈：「单纯的事实而已」

她的视线中既没有挖苦也没有玩笑，而是真正地将其当做了『理所当然的事情』。

菲奥奈：「嘛，其实也有地方昨天晚上才急急忙忙收拾好的」

凯伊姆：「你用不着说出来」

菲奥奈：「毕竟我不擅长隐瞒什么事情」

菲奥奈苦笑着说道。

表情中有着与往常不同的明快。

来到自家以后，似乎稍微安心了一些。

凯伊姆：「……」

突然，装饰在暖炉上面的巨大宝剑映入眼帘。

与房间中的其他装饰相比，有着相当的违和感。

凯伊姆：「那柄剑是怎么回事？相当的别具匠心啊」

菲奥奈：「『恩赐之剑』……是我们家的荣耀」

声音中微微地混杂着夸耀之情

凯伊姆：「恩赐……？」

凯伊姆：「是国王赐予的吗？」

菲奥奈：「请用陛下来称呼」

凯伊姆：「你知道我们是不会去注意那些细枝末节的吧」

菲奥奈：「真是让人困扰啊」

菲奥奈：「今后会非常辛苦的哦」

菲奥奈啜饮着茶水。

菲奥奈：「那把剑，即使在王的侍从中，也只有特别展现出功绩的人才  
会被授予」

凯伊姆：「说的就是你吗？」

被我这样问道的菲奥奈突然露出不愉快的表情。

菲奥奈：「不是」

菲奥奈：「说到底，这就不是会授予我这种毛头小子的东西」

菲奥奈：「你的说法对这把剑很失礼哦」

凯伊姆：「这样啊」

无法产生共鸣啊。

菲奥奈：「那把剑，是家父在辞官之时被赏赐的」

凯伊姆：「你的父亲也是羽狩？」

菲奥奈：「不，是在财务局供职的官差」

菲奥奈：「被称作清廉的镜子，哪怕是和自己有关的不公正的行为也会给予严厉的处罚」

菲奥奈：「如果我能够稍微继承哪怕一点父亲的才干就好了」

至少，我觉得性格是完全继承下来了。

从对父亲的评价以及选择了与兄长一致的职业来考虑，菲奥奈似乎受了那两人相当大的影响。

与我稍有不同。

菲奥奈：「凯伊姆，差不多该进行商讨了吧」

凯伊姆：「啊啊，也是」

两人相对而坐。

菲奥奈：「首先，互相向对方对资料进行说明」

菲奥奈：「这是在我们过去的报告书中，出现过『黑羽』这个单词的文件」

我大致听了一遍菲奥奈关于手上资料的说明。

不愧是羽狩的资料，相当的丰富。

尤其是与羽化病人相关事件的资料，甚至连极小的细节都有着记录。

菲奥奈：「对于组织来说，因为搜查着羽化病感染者的缘故，关于羽化病人被害的事件报告很多」



菲奥奈：「然后，多少也有些目击过生长着黑色翅膀，或者黑羽本身的例子」

菲奥奈：「但是，在被害者为一般人的场合，关于事件的记录就只有概要」

菲奥奈：「我认为，这是这份资料的不足之处」

凯伊姆：「原来如此」

明确的分析与易懂的说明。

资料上不仅写着被害者的姓名，还有他们的职业与经历。

确实，都是些被羽狩忌讳从看守所中拿出的资料。

菲奥奈：「不蚀金锁的资料又如何？」

凯伊姆：「与黑羽有关的是这些」

我出示不蚀金锁的资料。

奥兹做出的东西一丝不苟。

菲奥奈大致将资料过了一遍。

凯伊姆：「然后，我认为会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是在这里」

我展开从吉克那里要来的，牢狱详细地图的复印件。

菲奥奈瞪大了眼睛。

菲奥奈：「这个是……」

不蚀金锁的地图与贴在羽狩的看守所上的地图相比，要压倒性的详细。

上面甚至记载着每个居民的姓名，以及建筑物的持有者。

要说的话，这就是不蚀金锁的饭碗。

这也是吉克叮嘱我不要带出门外的东西。

凯伊姆：「因为有这种东西，所以才不想去你们那边的看守所」

菲奥奈：「原来如此……」

菲奥奈凝视着地图。

菲奥奈：「将这份地图让给我们……是不行的吧」

凯伊姆：「当然」

菲奥奈：「尽管如此，情报的数量还真是可观啊」

菲奥奈：「有了这个东西的话，我们的工作也能进展得更有效率……」

凯伊姆：「不蚀金锁在牢狱扎根，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了」

凯伊姆：「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工作」

菲奥奈小声叹了口气。

菲奥奈：「那么，你准备用这个地图来做什么？」

凯伊姆：「我要将有关黑羽的目击情报写在上面」

凯伊姆：「将我们所打探到的情报和资料整合在一起，数量应该相当的庞大」

凯伊姆：「这样说不定能发现什么」

菲奥奈：「好，试试看吧」

我们将大量的目击证言记录在地图上。

省略可疑的情报，将目击证言按照时间的顺序联系起来。

被害者是否为羽化病人。

出现的时间是否有规律。

彼此无言地进行着工作。

一直忙到傍晚时分，我们才找出了一些头绪。

菲奥奈：「大概就到这里了吗」

凯伊姆：「啊啊」

菲奥奈的集中力非常让人吃惊。

与工作时休息过好几次的我相比，菲奥奈基本上一直埋在资料里面。

菲奥奈：「有什么注意到的地方吗？」

凯伊姆：「令我感到意外的是，他逃走的方向并不固定」

凯伊姆：「如果指向同一处的话，倒是可以得知他的藏身之处」

菲奥奈：「资料中记载的事件虽然很全，但也并不仅限于黑羽所引发的事件」

菲奥奈：「这一点或许会影响判断」

确实，听说过黑羽的传闻之后，心理上就很容易将发生的事件与黑羽联系起来。

实际上，或许只是偷窃或者抢劫之类的犯罪说不定。

菲奥奈：「关于黑羽容貌的情报也都很模糊啊」

菲奥奈：「长着巨大的翅膀，相貌俊美，身高是正常人的两倍，真是乱七八糟啊」

凯伊姆：「因为是惊慌失措的人的证言啊」

凯伊姆：「我这里有个遭遇过黑羽的家伙的证言」

凯伊姆：「看起来，黑羽似乎能说人类的语言」

菲奥奈：「……会说话？」

凯伊姆：「声音至少听起来不像是女性」

凯伊姆：「虽然确实有非人的能力，但并不是没有智力的兽类」

菲奥奈：「……」

菲奥奈：「这里有着各种各样的目击情报，不能仅仅依靠这一份证言就加以断定」

凯伊姆：「原来如此……嘛，确实如你所言啊」

凯伊姆：「再稍微分析一下吧」

菲奥奈：「啊啊」

菲奥奈：「发现什么了吗？」

凯伊姆：「我虽然观察了事件的报告数量和时间的顺序……」

凯伊姆：「记载在不蚀金锁的资料中的报告数量大致上是一定的」

凯伊姆：「但是，在你们那边的资料中，某个时期会出现急剧减少的情况」

菲奥奈：「被你这么一说，我也有这种感觉」

菲奥奈：「……不，确实如你所言」

凯伊姆：「你对于羽狩报告减少的时期没有头绪吗？」

菲奥奈：「……稍微等下」

菲奥奈从书架中取出一本厚重的书，快速地翻页。

凯伊姆：「那本书是？」

菲奥奈：「我的私人日记」

菲奥奈：「……啊啊，是从我就任队长时候的事情」

凯伊姆：「原来如此」

凯伊姆：「菲奥奈当上队长以后，改变了工作的做法吗？」

菲奥奈用手捂着嘴思考着。

菲奥奈：「有很多地方吧」

菲奥奈：「说实话，我的前任是个非常散漫的人」

菲奥奈：「不知是哪里的贵族，从未去过牢狱一次」

菲奥奈：「工作全丢给部下，看守所的氛围也相当松散」

菲奥奈：「那个时候，我也只是个队员，对此完全无能为力」

菲奥奈愁眉苦脸地说道。

凯伊姆：「然后菲奥奈就整顿了纲纪吗」

菲奥奈：「说得好听点就是那样」

凯伊姆：「原来如此」

凯伊姆：「这么说虽然很抱歉，不过菲奥奈担任队长之前的资料不就很奇怪了吗？」

菲奥奈：「……」

菲奥奈后悔般地皱起眉头。

菲奥奈：「我无法否认」

凯伊姆：「虽然只是我的设想，不过前任把自己的失败归咎到黑羽的身上的这种可能性是应该列入考虑中的」

菲奥奈：「……」

凯伊姆：「为了让上头看到自己在工作，甚至会伪造出完全虚假的报告」

凯伊姆：「事实上，说起从前的羽狩，贪杯嗜酒这点相当的有名啊」

菲奥奈：「……喂」

菲奥奈瞪了我一眼。

凯伊姆：「我只是打个比方」

凯伊姆：「但是，人类是种放着不管就会自行堕落的生物哦」

菲奥奈：「那是牢狱的情况吧」

凯伊姆：「那么，上层就完全和犯罪无缘吗？」

菲奥奈：「唔……」

凯伊姆：「还有，这是最坏的设想」

凯伊姆：「也要考虑到，在羽狩之中，会不会有人刻意去扰乱有关黑羽的情报」

菲奥奈：「防疫局中不可能有黑羽的同党」

菲奥奈：「你是认真地要侮辱我们吗？」

凯伊姆：「我说过，只是打个比方」

菲奥奈：「虽然多少也有些行事粗鲁的人，但我的部下全都忠于自己的职务」

菲奥奈：「不许你侮辱防疫局」

凯伊姆：「所以说，只是打个……」

菲奥奈：「前提是那份可能性确实存在」

我感受到了她目光与声音的迫力。

凯伊姆：「我没有侮辱你们」

凯伊姆：「只是在打比方而已，冷静下来」

菲奥奈：「……」

菲奥奈无言地坐回椅子上。

从正面盯着我，静静地开口说道。

菲奥奈：「防疫局是拥有强制排除阻挠者权力的组织」

菲奥奈：「在这种组织中，不可能会有无差别杀人者的协助者潜入」

菲奥奈：「我们必须是秉持正义的一方」

菲奥奈：「若非如此，是不会被民众所信赖的」

凯伊姆：「如你所言」

凯伊姆：「关于秉持正义这点，我也打心底认同」

我大大地叹了口气。

凯伊姆：「但是，必须秉持正义这个要素，并不能成为证明里面没有不正之人的证据」

凯伊姆：「在羽狩当中，也有着很多规章吧？为什么要有那些东西？」

凯伊姆：「那是因为，如果不制订规章，组织就无法理想地运转」

菲奥奈：「你是在怀疑我的部下吗」

凯伊姆：「这是很有必要的行为」

凯伊姆：「从前，我曾经在羽化病人被杀的现场，听到过这样的对话」

我将记忆中的对话向菲奥奈转述。

红发的羽狩：「喂，快看尸体的脸」

壮实的羽狩：「……这家伙」

壮实的羽狩：「这不是被咱们当成目标的羽化病人吗」

红发的羽狩：「果然是啊」

壮实的羽狩：「好不容易才查明他的住址……」

菲奥奈：「那有说明什么？」

凯伊姆：「你听不出来吗？」

她的头脑应该没有愚笨到听不出来的地步。

凯伊姆：「也就是说，羽狩的情报可能有外泄」

菲奥奈：「……这是偶然」

菲奥奈瞪了我一眼。

菲奥奈：「我相信我的部下」

凯伊姆：「那是菲奥奈的主张吧？和事实没有关系」

菲奥奈：「我的部下，是不可能去泄露情报的」

那只是她的一厢情愿。

毫无根据可言。

凯伊姆：「这就是盲目相信令思考停止的表现」

凯伊姆：「去试着调查看看吧」



菲奥奈：「我的部下得知自己在被自己的上司调查会怎么想？」

凯伊姆：「那就别让他们知道」

菲奥奈：「凯伊姆！」

菲奥奈的音调变高了。

她仿佛被自己的声音吓到般地，露出惊讶的表情。

然后，做了一个深呼吸。

菲奥奈：「我知道凯伊姆对于我们内部所保持的怀疑了」

菲奥奈：「作为一个比方来说的话，呐」

菲奥奈抱着胳膊闭上眼睛。

菲奥奈：「确实，现在的防疫局距离理想状态还相去甚远，在外人眼中看来，可能的确是个不值得信赖的组织」

菲奥奈：「但是我身为队长，每天都在为了能够让我们朝着理想更进一步而努力着」

菲奥奈：「现在的防疫局中没有叛徒」

菲奥奈：「虽然可能无法被凯伊姆这样的合理主义者所理解，但不去信赖部下，组织便无法团结起来」

凯伊姆：「所以你不准备调查吗？」

凯伊姆：「不只是在害怕被我猜中吗？」

菲奥奈：「我相信我的部下」

菲奥奈用断然的口气回答。

那个理想，不是菲奥奈私人的兴趣吗——

如果搜查迟了而让牺牲者增加，会负起相应的责任吗——

虽然想到很多反驳的话语，但一个个地去指责也很麻烦。

这家伙就是这样的人。

菲奥奈：「不怕被凯伊姆笑话，防疫局的工作对我来说就是命运」

菲奥奈：「它有着让我奉献一切的价值，是我值得夸饰的存在」

凯伊姆：「我不会笑话你」

归根结底，我们的对话就有分歧。

我只是在单纯地谈论着资料的可信性，并不是想知道羽狩究竟是什么样子。

但是，如果无法被这家伙所接受。想要探明扰乱羽狩内部的证据就会很难。

幸好，羽狩所持有的情报都记录在眼前的地图上面。

有这些东西，我自己也可以进行情报的分析。

凯伊姆：「嘛，咱们现在在讨论的并不是你身为队长的心得」

凯伊姆：「不是吗？」

菲奥奈：「……啊，啊啊」

菲奥奈：「抱歉，头脑不自觉地发热了」

凯伊姆：「咱们两个都很累了」

凯伊姆：「今天就到这里吧」

菲奥奈：「啊啊，也是」

将彼此的资料整理完后，我将地图收入怀中。

走出门时，已是夕日欲颓。

我们暂时走在通往牢狱的街道上。

傍晚的下层很美。

家家户户的洁白墙壁上，染缀着不夹污渍的橙色。

牢狱的夕景，在肮脏建筑物的映射之下，只能看到一片污黑。

也有牢狱的民众将之评为血的颜色。

凯伊姆：「那里是……」

远处的景色勾起了我的记忆。

令我自然而然地停下脚步。

我曾经在孩提时，见过那份景色。

涌上心头的怀念感，以及数十倍于此的苦涩在胸中翻腾。

大崩落。

那个，崩落的场所——

我曾经居住的房屋，应该就在这附近。

家人、朋友、还有朋友的家人们，都和房子一起，不留任何痕迹地消逝了。

残存下来的，唯有崩落带来的凄惨的残骸，以及遗留在心中的空洞而已。

菲奥奈：「凯伊姆，那边很危险」

我似乎在无意识地靠近了悬崖。

凯伊姆：「因为好久没来了」

凯伊姆：「可以稍微去看看吗？」

菲奥奈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

菲奥奈：「……知道了」

凯伊姆：「抱歉」

接下去的路上，直到那里都一直延续着不曾变化的街道。

石头铺成的道路，院墙，树木，房屋。

然后，景色突然中断。

广阔的天空，以及脚边的云海。

就是这里。

从这里向前的所有，都在一瞬间消失了。

菲奥奈：「你的家人就是在这里亡故的吧」

凯伊姆：「啊啊」

菲奥奈：「……」

菲奥奈哀悼着死者。

凯伊姆：「无论是病死的人还是被火灾烧死的人，之后多少都会留下些什么」

凯伊姆：「活下来的人们看着那些有形的物体，心中就会得到慰藉，顶多会想要去复仇而已」

凯伊姆：「但是，大崩落的牺牲者什么都没有留下」

凯伊姆：「能够被放入坟墓的遗体也好，充满回忆的东西也罢」

凯伊姆：「……正因为什么都没有留下，所以在 大崩落 中反而没有死亡的实感」

菲奥奈：「那种类似丧失感的东西吗？」

凯伊姆：「或许是那样吧」

凯伊姆：「比起死亡来说，更像是消失的感觉」

不……

我的家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留下。

虽然，只是个毫无价值的东西。

凯伊姆：「……抱歉，就走到这里吧」

菲奥奈：「已经够了吗」

凯伊姆：「啊啊」

我转过身子，走离大崩落的残迹。

本来，这片光景无论看多久都不会满足。

但是，无论如何凝视，消逝的往昔亦无法追回。

将对过去的感伤，全数丢在这里就好。

因为，那种感情在牢狱中一文都不值。

回到牢狱的时候，太阳已经下山了。

菲奥奈为了还资料而回到看守所，我也把资料送回家后就向菲诺列塔走去。

今天很累。

有种残酷的驱使了大脑中平常不会使用的部分的感觉。

而且，也在多少年后久违地再一次目睹了大崩落的遗迹。

还有，关于菲奥奈对于组织的思考方式。

那种方法不但毫无益处，而且还会和很多事物产生冲突吧。

但是，我并不讨厌菲奥奈那种可以被称之为愚笨的正直。

虽然秉持着近乎荒诞的想法，但也有其亲近而耀眼的一面。

在那种队长麾下工作，说不定也很有趣。

事实上，在年轻队员中似乎也有不少相当心仪菲奥奈的存在。

凯伊姆：「！」

是那个呼子笛的声音。

黑羽出现了吗？

我追着断断续续传来的笛声跑去。

现场应该是在市场外稍向里走的地方吧。

牢狱的小巷错综复杂。

就算直线距离很近，道路直接相连的情况也很少。

到达目的地的时间，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对地形的熟悉程度。

这一点对我有利。

笛声再度传来。

很近！

就在眼前的转角处。

组织的男人：「凯伊姆先生！」

他正带着稍有不安的表情叼着呼子笛。

脚边被分解成几个部位的女性尸体流出的血海所淹没。

周围没有发现黑羽的踪影。

凯伊姆：「是黑羽做的吗？！」

组织的男人：「应该是」

凯伊姆：「逃到哪里去了？」

组织的男人：「那个……他的动作太快……」

组织的男人：「对不起，没有起到作用……」

身材壮硕的，不蚀金锁的男人拼命地忍耐着身体的颤抖。

凯伊姆：「没办法」

我环顾四周。

？！

在前方相隔几间房子的屋顶上……有种什么东西飞走了的感觉。

即便是错觉也好。

追之。

兰格副队长：「好，在这里！」

很快与羽狩擦肩而过。

凯伊姆：「尸体的处理和周围情报的收集就拜托你们了」

兰格副队长：「是你？！」

兰格副队长：「等等，你要去哪！」

凯伊姆：「我去追黑羽」

我没有功夫回头应付他们。

我的视线在各家各户之间游移。

凯伊姆：「……咕」

天色已经很暗。

就算身影存在于屋顶之上，看上去也非常的模糊。

即便如此，我还是要赌一把自己的感觉。

我穿梭于小巷之中。

菲奥奈：「呜哇？！」

凯伊姆：「呃！」

菲奥奈：「是凯伊姆吗？！」

凯伊姆：「菲奥奈？」

菲奥奈：「什么情况？」

凯伊姆：「我在追黑羽」

我确认四周。

有了。

有个身影越过房顶的屋脊，消失在另外一头。

菲奥奈：「那，那个是……」

凯伊姆：「出发了」

我跑向与身影的去处不同的方向。

菲奥奈：「喂，方向不对啊？！」

凯伊姆：「那边因为之前的地震崩坏，禁止通行」

凯伊姆：「如果老实地跟在后面会追丢的」

我奔跑在难以称之为道路的路上。

脑袋被蛛网缠住，脚踏入淤积的水洼

菲奥奈：「……咕」

虽然没有工夫看身后，但菲奥奈似乎总算也跟了上来。

凯伊姆：「……在吗？」

菲奥奈：「凯伊姆，是那个吗？！」

在菲奥奈指向的屋顶上面。

在被乌云遮盖几乎看不到星光的天色中，那个身影与烟囱没有区别。

但是，却确实在行动着。

菲奥奈：「追上去！」

凯伊姆：「等等」

我抓住先跑出去的菲奥奈的肩膀。

菲奥奈：「怎么了，被他逃掉了哦？」

凯伊姆：「走这边比较快」

我一脚踹开旁边房屋的大门。

在今天看过的地图上，写着这里是件空屋。

对方从屋顶上逃跑的话，走正常的路是肯定追不上的。

菲奥奈：「喂，凯伊姆！」

凯伊姆：「这是空屋，可以穿行」

屋内果然空无一人。

我一边暗自感谢着吉克，一边跑进充满尘埃的房间里。

菲奥奈：「唔咳，唔咳」

一段时间内，我们都如同迷路般地穿行在小巷与空屋中。

差不多到极限了。

凯伊姆：「哈啊……哈啊……」

菲奥奈：「呃咳……呃咳……」

抬头看去，屋顶上没有黑影。

虽然多少也抄了些近路，不过还是不行吗。

凯伊姆：「可恶……」

菲奥奈：「追丢……了吗……」

身上满是尘埃与汗水的菲奥奈自后方走来。

真亏她能跟得上啊。

菲奥奈：「果然……还是走屋顶上更快啊」

菲奥奈：「下次……咱们也试试吧？」

凯伊姆：「那不是人类能做到的行为」

在这种时间，奔跑在屋顶之上。

要越过很多个凹凸的表面，还要跳过屋顶之间的间隙。

就算我去模仿，毫无疑问也只会用尽体力后摔下来

菲奥奈：「果然是个怪物啊」

凯伊姆：「啊啊，不是人类」

菲奥奈：「呵呵……是吗，是怪物啊」

菲奥奈的声音中透出安心。

凯伊姆：「这不是什么可笑的事吧」

菲奥奈：「……也是啊……」

那一瞬间——

某种黑色的东西飘落在菲奥奈身后。

凯伊姆：「菲奥奈！！」

铁臂迅速切过菲奥奈的残影。

如果我晚半步将她拉倒，现在她就已经变成肉块了吧。

这个速度……

和捡到缇娅的时候，我所遭遇的是一个家伙。

黑羽借着挥空的惯性顺势转身，如同离弦之箭一般跑开了。

凯伊姆：「呃！」

我用余光确认菲奥奈没有受伤后，追了上去。

这次与地形无关。

是单纯脚程的较量。

凯伊姆：「……」

……但是

胜负很轻易地被分了出来。

他太快了。

视线中的背影已经变得很小。

这种速度，是在开玩笑吗。

凯伊姆：「……怪物」

我不自觉地出声。

已经有如豆粒般大小的身影跳到了房顶上。

然后，消失在黑夜之中。

菲奥奈：「没追上吗」

凯伊姆：「啊啊，对方太快了」

菲奥奈：「那个怪物」

我的视线越过小巷，凝视着黑羽消失的屋顶。

在点了点头的我的眼前，某样东西飘了下来。

凯伊姆：「羽毛吗」

菲奥奈拾起飘落至地面的黑色羽毛。

菲奥奈：「是那家伙的东西吧」

凯伊姆：「搜索一下周围，他也许掉了羽毛以外的东西」

但一段时间的搜索之后，就只发现了4根黑色的羽毛。

凯伊姆：「……明天再继续吧」

菲奥奈：「也是啊……」

菲奥奈：「都这个时间了，也没办法再去打探情报了吧」

我环顾四周。

家家户户都已经熄灯。

在家里的人们都不想被卷入路上的骚动，关掉了灯火隐藏起来。

这是在牢狱中理所当然的处世方法。

凯伊姆：「菲奥奈，你看过杀人现场了吗？」

菲奥奈：「不，还没有」

菲奥奈：「是那家伙杀的吗」

我点了点头。

凯伊姆：「我把现场交给你的副队长了」

菲奥奈：「是吗，那我就放心了」

凯伊姆：「去看看吧」

我们走在人迹稀少的夜路上。

我现在才注意到，自己的腿和胳膊上有多处的擦伤。

在那么狭窄的小巷中奔跑，这也是当然的事。

凯伊姆：「不过，你的脚力还真不错啊」

菲奥奈：「还差得远呢。跟上你就已经拼尽全力了」

凯伊姆：「我就是因为你能跟上来才表扬你的」

菲奥奈：「这样啊」



菲奥奈：「这也许是每天都在关所来回的成果吧」

菲奥奈微微笑了笑。

菲奥奈：「不过，凯伊姆真厉害啊」

菲奥奈：「在小巷里奔跑的熟练就像是在自家的后院一样」

菲奥奈：「我明明也看过地图，但却完全没有活用」

凯伊姆：「只用一天怎么可能记得住」

菲奥奈：「呵呵，也是啊」

菲奥奈：「不过，为了今后我会牢牢记住的」

兰格副队长：「菲奥奈队长」

菲奥奈：「辛苦了」

菲奥奈：「在尸体身上有什么发现吗？」

兰格副队长：「不，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地方」

兰格副队长：「也没有类似羽化病人的痕迹」

菲奥奈：「这样啊」

兰格副队长：「至少，住在这附近的居民中，没有目击到黑羽的人」

兰格副队长：「除了他以外」

说着，看向不蚀金锁的男人。

凯伊姆：「之后，我会去向他问话的」

兰格副队长：「虽然我是希望能在这里就问出来，不过那样也行」

兰格副队长：「我会把掉在周围的羽毛当做证据拿回看守所的」

菲奥奈：「拜托了」

菲奥奈：「我们这边将对方追丢了」

菲奥奈：「我希望，下次能想出某种手段，不让他再像今天这样逃掉」

兰格副队长：「是」

兰格副队长向菲奥奈敬礼的同时，朝我瞥了一眼。

然后，和几名队员一起走上了回看守所的路。

我确认羽狩离开之后，将那个不蚀金锁的男人叫到身前。

凯伊姆：「抱歉，可以问你一些事吗？」

组织的男人：「哎哎，可是……」

男人斜眼瞟着菲奥奈。

凯伊姆：「啊啊，不用在意她」

凯伊姆：「她是和我一起追捕黑羽的工作伙伴」

组织的男人：「这样啊，那么……」

即便如此，他还是多少在意着菲奥奈，开始说明了状况。

情报很少。

他在听到悲鸣而跑过去看情况的时候，女人已经四分五裂了。

然后，在不远处看到了黑影。

仅此而已。

凯伊姆：「幸好没有被袭击啊」

组织的男人：「不，黑羽本来应该是准备向我冲来的」

组织的男人：「然后……我就想到了这个」

他将呼子笛拿在手上。

凯伊姆：「吹了吗」

组织的男人：「嗯」

组织的男人：「听到这个很大的响声以后，它可能认为人都赶了过来，就迅速翻身逃跑了」

凯伊姆：「距离你最近的时候有多近」

组织的男人：「大概是从这里到那里的程度吧」

男人用手指向3间外的房子。

凯伊姆：「看到长相了吗？」

组织的男人：「不，基本没有」

组织的男人：「但是，容貌感觉上是个人类的男子」

组织的男人：「然后，头发有这么长」

男人在自己的肩膀附近比量着。

组织的男人：「我本来是想追上去的，但非常惭愧，脚吓得一动都动不了」

凯伊姆：「没办法」

凯伊姆：「倒不如说，幸亏你吹了笛子我们才能赶来」

组织的男人：「不，我才是应该多谢您来相救」

凯伊姆：「这件事就交给我们」

组织的男人：「好的」

凯伊姆：「以后有事再拜托你」

我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后，离开了那里。

凯伊姆：「菲奥奈是要回看守所吧？」

菲奥奈：「嗯？啊，啊啊」

看上去似乎在考虑着什么。

凯伊姆：「有什么在意的事吗？」

菲奥奈：「不，只是在想象黑羽的样子」

菲奥奈：「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

菲奥奈：「黑色的翅膀，还有……爪子吗……？」

凯伊姆：「再就是，似乎长着一张和人类的男性很相似的脸」

凯伊姆：「还有，头发很长」

菲奥奈：「唔嗯……」

菲奥奈再次深思。

菲奥奈：「似乎能作为参考，又似乎不能啊」

凯伊姆：「确实」

菲奥奈：「说起来，我还没有向你道谢」

凯伊姆：「谢什么？」

菲奥奈：「被黑羽袭击的时候」

菲奥奈：「如果凯伊姆没拉我一把的话，我就已经死了」

菲奥奈：「谢谢」

菲奥奈行了一个注目礼。

凯伊姆：「你死了我会很困扰」

凯伊姆：「最近的菲奥奈，已经成为了十足的战力」

菲奥奈：「这样啊……」

菲奥奈露出开朗的表情。

凯伊姆：「明天也拜托了」

菲奥奈：「我才是」

菲奥奈：「那么，我就此告辞」

菲奥奈微微行礼之后转身离去。

菲奥奈今天也相当疲劳了吧。

虽然是个完全不懂通融的官差，但她本身还是相当有趣的。

说不定是个值得长期交往的家伙。

……居然会注视女人离去的背影，真不像我。

接下来，回去再看一遍的地图吧。

咕……

脑海中充斥着灼热感。

我望向自己麻痹的双臂。

……又来了。

又，浸湿了。

咕……

身体擅自动了起来。

我，究竟……

——那样就好

是什么？！

不知从哪里，传来了一个声音。

——杀掉

住手！

我不会去杀人的！

菲奥奈：「那么，就从这里开始吧」

凯伊姆：「啊啊」

我们来到昨夜黑羽的杀人现场。

准备从这里开始，再次追查黑羽的行踪。

尸体被处理掉之后，这里残留的惨剧痕迹就只有浸染了红黑色液体的石阶。

凯伊姆：「菲奥奈，用这个吧」

我摊开昨天记录上了情报的地图。

菲奥奈：「在这附近，有藏身处之类的地方吗？」

如我们所想的那样，黑羽逃走的方向并不固定。

如果硬要解析的话，勉强能归纳出四五个类似的地方。

凯伊姆：「很模糊啊」

菲奥奈：「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一个个去调查吧」

我们踏实地搜索着每一个候选的地方。

调查已经是第五天了。

换做其它的女人，现在已经在叫苦了，菲奥奈的脚步却依旧沉稳。

不愧是羽狩，很有体力。

菲奥奈：「……」

菲奥奈沉默地向前走着。

我本以为她是累了，但事实似乎并不是那样。

凯伊姆：「在想什么事情吗」

菲奥奈：「没有」

立刻做出了回答。

凯伊姆：「那是心情不好吗」

菲奥奈：「没有」

凯伊姆：「这样啊」

虽然嘴上作着否定，但果然还是在考虑什么的样子。

太阳将要落山的时候，我们还在继续着搜寻。

凯伊姆：「看这个」

映射着夕阳光芒的水洼上，漂浮着黑色的东西。

是羽毛。

光泽与鸟类的羽毛明显不同。

奇特的弯曲，以及被虫子啃过般的缺欠部分。

菲奥奈将其与至今为止发现的羽毛相互对比。

凯伊姆：「怎么样？」

菲奥奈：「啊啊，虽然有少许的劣化，但是没有搞错」

凯伊姆：「这附近应该是其中的一个藏身之处候补吧」

菲奥奈：「……」

菲奥奈沉默地点了点头，将黑色的羽毛收入怀中。

不久之后，这次是菲奥奈发现了被瓦砾半掩着的黑色羽毛。

到太阳更加西沉之前，我和菲奥奈各自又发现了数根别的羽毛。

凯伊姆：「从这里往前的街区基本都是废墟，很危险」

凯伊姆：「进去过吗？」

前面受到大崩落的影响很大，多数的建筑物都被震成了瓦砾。

残留的建筑物也基本没有了墙壁和屋顶，几乎完全没有房屋的形状。

菲奥奈：「进去过」

真意外。

即便是牢狱的居民也很少有人会进去。

菲奥奈：「是防疫局的工作」

凯伊姆：「羽化病人逃进去了吗」

菲奥奈：「啊啊」

菲奥奈：「就算凯伊姆不来，我自己也能去」

凯伊姆：「到太阳下山之前我都会陪你的」

菲奥奈一边注意着凹凸不平的地面，一边不断地前进着。

虽然身体已经积蓄了相当多的疲劳，但脚步却反而更快了。

……很奇怪。

我的直觉这样告诉我。

菲奥奈：「……」

凯伊姆：「这里有相当多的羽毛啊」

我们来到了一件废弃的屋子前。

地面上散落着一地的黑色羽毛。

凯伊姆：「可以看做是黑羽的住处吗」

菲奥奈：「……嗯，啊？啊啊」

菲奥奈：「有这种可能性啊」

凯伊姆：「怎么了？」

菲奥奈：「不……」

菲奥奈吞吞吐吐地说道。

然后，上前捡起了几根掉在地上的黑色羽毛。

菲奥奈：「到现在为止，虽然总算是见到了能作为现场证据的羽毛」

菲奥奈：「但是，并不是很有价值的东西啊」

凯伊姆：「也是啊」

她似乎在有些刻意地扯开话题。

凯伊姆：「总而言之，在这里调查看看吧」

我们在房间中开始调查。

如果这里是黑羽的住处，那么作为住民的他就有可能回来。

不能大意。

虽然也一起调查了整个废屋，但却没有什么明显的收获。

石制的墙壁上，似乎有着某种重物的凿痕，也无法判断是否是黑羽的所为。

凯伊姆：「在这里一直等下去的话，也许能等来黑羽……怎么办？」

菲奥奈：「不……」

菲奥奈：「你看这些羽毛，有很多都已经干燥了吧？」

菲奥奈捡起一根握在手中，羽毛立刻就碎成粉末掉了下去。

新掉的羽毛应该很有弹力。

菲奥奈：「我想，这个地方应该很少被使用」

凯伊姆：「意思是它搬家了吗」

菲奥奈：「虽然不知道黑羽有多少智商，但换做是我的话，被迫的第二天晚上是不会回自己家的」

凯伊姆：「我也有同感」

菲奥奈：「……太阳马上就要下山了，回去吧」

凯伊姆：「啊啊」

菲奥奈的表情很阴暗。

说到底，她自己也很清楚自己这个心里很难藏事的性格。

我们回到了娼馆街。

五光十色的灯火照在菲奥奈的脸上，有种仿佛脱离了现实光景的感觉。

凯伊姆：「菲奥奈？」

菲奥奈：「……嗯？」

菲奥奈：「怎么了」

凯伊姆：「不去吃饭吗？」

菲奥奈：「……我今天很累」

凯伊姆：「菲诺列塔有对治愈疲劳很有效的料理」

凯伊姆：「再说，你从一大早开始就没吃过什么正经的东西吧？」

菲奥奈：「也是啊」

凯伊姆：「还是说，有什么不能和我一起吃饭的理由吗？」

用这种问法，没有明确理由的菲奥奈多半就不会拒绝。

菲奥奈：「……不，没什么，陪你去吧」

梅尔特：「啊啦，欢迎光临」

凯伊姆：「有空的座位吗？」

这个时间的菲诺列塔有很多从娼馆出来的客人，所以非常热闹。

梅尔特：「我一直都为你留着那个座位哦」

凯伊姆：「谢了」

凯伊姆：「拜托你适当地做些能让人打起精神的料理」

梅尔特：「啊啦啊啦」

梅尔特眨了眨眼，露出意义不明的微笑。

因为否定也很麻烦，所以我就放着她不管走到了座位旁。

菲奥奈：「……」

凯伊姆：「身体不舒服吗？」

菲奥奈：「不，只是很疲劳而已」

凯伊姆：「是吗，那就好」

……

无法将对话继续下去。

正在我思索着她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梅尔特用双手端着装得满满的盘

子走了过来。

梅尔特：「给，这个也好那个也罢，基本都是肉类」

梅尔特：「果然，人不吃肉就没有精神呢」

凯伊姆：「……」

菲奥奈：「？」

菲奥奈一副不明所以的样子。

梅尔特：「嘛，加油吧」

说罢，弹了弹我的额头。

梅尔特看上去很开心。

步履轻快地回去了一趟，然后又将烧酒拿了过来。

菲奥奈：「相当豪华的料理啊」

凯伊姆：「这是人家的一片好意」

凯伊姆：「嘛，吃就是了」

菲奥奈：「我开动了」

鸡肉，羊肉，牛肉。

桌上华丽地摆放着肉料理的盛宴。

调味料刺激的味道有效地勾引着我们的食欲。

菲奥奈：「很美味啊」

菲奥奈吃下一块肉后，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虽然我比较想喝点麦酒，但难得烧酒已经端了上来，我也没有必要特意去换。

凯伊姆：「菲奥奈也来一杯吧？」

菲奥奈：「好」

我将酒倒入菲奥奈的杯中。

菲奥奈：「……」

她毫不犹豫地喝了下去。

菲奥奈：「唔咳！唔咳咳！」

凯伊姆：「没事吗」

菲奥奈：「唔咳，唔咳……这，这个是，酒吗？」

凯伊姆：「那当然了」

菲奥奈：「早说啊」

菲奥奈：「这么透明的液体，我还以为是水呢」

凯伊姆：「你分不出酒和水的区别吗」



菲奥奈：「这也没办法吧」

菲奥奈：「说到底，就这种东西我刚才才是第一次喝」

菲奥奈：「……呃咳」

凯伊姆：「在牢狱中，哪怕是孩子都会喝酒哦」

菲奥奈：「我又不是这里的居民」

生气了。

凯伊姆：「啊啊，抱歉抱歉」

菲奥奈：「还有，我应该对你说过，执行任务时禁止饮酒」

菲奥奈：「为什么要让我喝？」

凯伊姆：「因为想让你打起精神来……」

凯伊姆：「而且，我觉得现在工作时间已经结束了吧」

菲奥奈：「直到回家之前都是工作」

哎呀哎呀。

菲奥奈：「……不过，我还是要感谢你让我打起精神来的这份心意」

凯伊姆：「啊—嘛，算了」

凯伊姆：「梅尔特，拿杯水来」

梅尔特：「好的一」

吃完饭后，心也踏实了下来。

血液集中在腹部，会让人感到一些倦意。

菲奥奈：「不过，为什么想让我打起精神来？」

凯伊姆：「你有什么在意的事情吧？」

凯伊姆：「你自己不也说过吗，自己不擅长隐藏事情」

菲奥奈：「啊……」

菲奥奈低下头去。

凯伊姆：「发生了什么事吗？」

菲奥奈：「抱歉，现在还不是说的时候」

菲奥奈：「到了能说的时候，或许会对你说的」

凯伊姆：「不是我有必要听到的事情吗？」

菲奥奈：「我的考虑中也包括这份判断，抱歉」

菲奥奈静静地说道。

似乎并不是轻松的话题。

凯伊姆：「知道了」

凯伊姆：「明天还能像往常那样调查吗？」

菲奥奈：「……没问题」

凯伊姆：「能相信你么」

菲奥奈：「当然」

既然已经说到这个份上，我也就没什么好多管闲事的了。

凯伊姆：「打探就到此为止」

凯伊姆：「今晚就好好休息吧」

菲奥奈：「多谢关心」

菲奥奈：「……凯伊姆还要留在店里吗？」

凯伊姆：「我也差不多该回家了」

凯伊姆：「既然是我邀请的，就由我来付账吧」

菲奥奈：「不，不用介意」

说罢，菲奥奈将银币放在桌上后站了起来。

菲奥奈：「如果不够的话，明天再告诉我」

不管怎么看都绰绰有余。

梅尔特：「啊啦，要走了吗？」

菲奥奈：「多谢款待」

与梅尔特说完话后，菲奥奈向店门走去。

正在此时，几个客人从外面走了进来。

莉莎：「哎呀—真是服了！浑身都湿透了呢」

阿伊莉斯：「刚才那个客人，绝对是雨男（注：具有一外出就下雨的的特质的男性）」

库洛蒂雅：「就算抱怨天气也于事无补吧」

喧嚣三人组大驾光临。

莉莎：「啊，是凯伊姆啊」

莉莎：「耶—凯伊姆，耶—！」

莉莎摆出谜一样的姿势。

能把话说得如此意义不明，也算是某种才能了。

库洛蒂雅：「梅尔特小姐，便当做好了吗？」

梅尔特：「哎哎，是这个吧」

看起来，她们正处在两份工作的间隙。

库罗蒂雅收下拜托梅尔特准备的包裹。

凯伊姆：「库罗，外面在下雨吗？」

库洛蒂雅：「嗯嗯，是久违的倾盆大雨哦」

从将湿透的裙角特意提起的库罗旁边，菲奥奈走了过去。

库洛蒂雅：「这位羽狩的小姐，这样出去全身都会湿透的哦」

库洛蒂雅：「需要我借给您外套吗？」

菲奥奈：「不，不用了」

菲奥奈：「因为这种程度的雨就犹豫，是无法执行防疫局的任务的」

菲奥奈留下这句话后就走了出去。

莉莎：「呀一，感觉好糟一」

阿伊莉斯：「殉职就好了」

库洛蒂雅：「嘛嘛，正所谓人各有志啊」

梅尔特：「我说凯伊姆，你就这么让她回去吗？」

梅尔特：「你以为我是为什么去努力为你们做料理的啊」

凯伊姆：「是你自顾自地努力的吧？」

凯伊姆：「再说，还有私服那件事，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啊」

梅尔特：「哎呀，因为很有趣嘛」

没有什么深意。

凯伊姆：「也是啊」

梅尔特：「你应该告诉那个孩子，让她待人再圆滑一点啊」

梅尔特：「如果今后还要在牢狱工作的话，那种状态会很辛苦吧？」

凯伊姆：「我会一点点教她的」

莉莎：「总觉得，凯伊姆大人会非常的辛苦呢」

莉莎不知为何模仿起了库罗蒂雅的口气。

阿伊莉斯：「还挺像」

莉莎：「真的吗？太好了」

这些家伙真够吵的。

不过，如果放着她不管的话，在牢狱的工作会很难进行下去这点的确实是事实。

那家伙什么时候也能加入到这个圈子里就好了。

太好了，没有淋湿。

我检查着捡回来的羽毛。

这下子，今天的工作就没有白费。

.....

我环视着看守所内。

最近，我待在这里的时间很短。

只要稍微移开视线，这里就立刻变得杂乱无章。  
倒在地板上的瓶子。  
满地乱丢的外套。  
放得到处都是的椅子。  
无论如何，一看到这么杂乱的房间，就无法让人冷静下来。  
没办法。  
我收拾起散乱的东西。  
将该放好的东西一一归位。  
将空瓶子之类的整理到适当的地方。  
将杂乱的东西排列整齐。  
菲奥奈：「真是的……净给人添麻烦」  
我注意到自己一边在整理，嘴上一边在小声地絮叨。  
我有时也会讨厌自己这种斤斤计较的做法。  
凯伊姆，是怎么看待我这样的女人的呢。  
……怎么看待的？  
当然是没什么特殊的感受了。  
为什么我要在意这种事情。  
我将随手乱放的剑整理好。  
看着刀身暗淡的光泽，不知为何就会想起四分五裂的尸体。  
然后，浮现在脑海中的黑羽的样子。  
我摇了摇头。  
第二次，第三次。  
没错，我是为了上交捡到的羽毛才回来的。  
我将今天捡到的羽毛装成几个小袋子，记上日期和地点。  
然后，打开了装有与黑羽事件相关的证据的箱子。  
菲奥奈：「……」

缇娅：「哇，凯伊姆先生，你浑身都湿透了」  
凯伊姆：「就这还是问别人借到外套了的下场」  
缇娅忙不迭地拿来了擦拭雨水的毛巾。  
缇娅：「请用吧」  
凯伊姆：「啊啊，谢了」  
我拿过毛巾，擦拭着外套没有挡住雨水的地方。

安心地瘫坐在椅子上时，缇娅已经泡好了茶。

缇娅：「雨下得真大呢」

凯伊姆：「也是啊」

我将捡回来的羽毛从怀中取出。

奇特的弯曲，以及被虫子啃过般的缺欠部分。

这就是长在黑羽身上的东西吗……

突然，我注意到缇娅正在一旁非常感兴趣地看着我。

凯伊姆：「怎么了」

缇娅：「那个，凯伊姆先生」

缇娅：「这个该不会是，『黑羽』先生的……」

凯伊姆：「啊啊，没错」

凯伊姆：「『先生』就免了」

凯伊姆：「今天发现了好几个这家伙待过的场所」

凯伊姆：「那些说不定就是黑羽住宿的地方」

缇娅：「可以给我看看吗？」

凯伊姆：「啊啊，看完以后就随便找个地方放起来吧」

缇娅：「知道了」

缇娅战战兢兢地戳着黑色的羽毛。

我将这个样子映入眼中，思索着黑羽的事情。

首先，将地图在桌上展开。

……这是昨天，在菲奥奈的家中检视的资料

虽然惹菲奥奈生气了，但羽狩内部资料被动过手掉这点应该没错。

之所以在菲奥奈当上队长以后资料的数量会减少，应该是因为肃清纲纪以后，资料的篡改变得困难之故。

我并不清楚，篡改资料是否是要扰乱对黑羽的搜查。

不过，我所在意的是，被羽狩盯上的羽化病人被杀的话题。

而且，发生了3次同样的事态。

羽狩身边的人向黑羽送出情报的可能性很高。

接下来，我也很在意得知羽狩是怪物以后，菲奥奈放下心来的感觉。

菲奥奈一直主张黑羽是怪物。

那难道不是因为，她不希望羽狩内部出现黑羽的内应吗。

……去确认一下吧。

就算我的设想不对，也有可能得到意外的收获。

缇娅：「那，那个」

凯伊姆：「……什么事？」

缇娅：「您知道那个黑色的羽毛到哪去了吗？」

凯伊姆：「我怎么可能知道，那个东西已经交给你了吧？」

缇娅：「也，也是呢……」

缇娅：「啊咧？我把它放到哪里去了」

缇娅：「掉在哪里了吗……」

缇娅窥视着床下。

凯伊姆：「比起那个，有纸笔吗？」

缇娅：「啊，是的，请稍等片刻」

我用缇娅准备的东西写了封信。

接下来，准备出发吧。

凯伊姆：「我出去一趟」

缇娅：「哎？现在吗？」

凯伊姆：「你就先睡吧」

缇娅：「不，不找出羽毛来我是不会睡的」

凯伊姆：「已经不是什么稀罕货了，不用介意」

缇娅：「好，好的……对不起」

缇娅：「那个，雨势很强，请您小心一点」

凯伊姆：「这个天气更方便我行动」

我披上外套，向羽狩的看守所走去。

起了个大早的我首先来到了菲诺列塔。

拜托梅尔特给菲奥奈传达『身体不舒服，今天不能去调查了』的留言。

然后，向贫民区的一角走去。

到达贫民区后，走进一个在地图上确认过的空屋。

然后用布挡住窗户，让外人无法判断这是不是间空屋。

我自己则走出房屋，占据了一个能够观察到周围全貌的场所。

……

昨天，我将自己写的信放入了羽狩的看守所。

是封伪造的密告信，说这个空屋中藏有羽化病人。

如果羽狩相信了那份信的内容，应该就会来进行侦查之类的活动。

然后——

如果，在羽狩内部有杀害羽化病人的狙击者的话，那家伙说不定也会现

身。

天色渐晚。

在微暗地路上，来往的娼妇们纷纷向娼馆街走去。

而在那之后，几个脚步声向这边靠近。

是两名羽狩。

两边都是认识的面孔。

他们和这里保持了一定距离，似乎在观察着房屋的情况。

……是来侦查的吧。

我竖起耳朵倾听他们的对话。

红发的羽狩：「嘛，上头也没相信就是了」

壮实的羽狩：「不过，不写报告书也不行啊」

红发的羽狩：「那倒也是」

红发的羽狩：「会惹公主生气的」

壮实的羽狩：「哈哈哈，公主吗」

壮实的羽狩：「不过，密告信这种东西真不值得相信啊」

壮实的羽狩：「基本上不都是恶作剧吗」

红发的羽狩：「不过 1 0 回就有 1 回是真的……也不能完全无视」

壮实的羽狩：「没办法」

看起来，他们是看过我的密告信后过来的。

壮实的羽狩：「那么，这里的羽化病人是大人还是孩子，这类的情报也没有吗？」

红发的羽狩：「好像是」

壮实的羽狩：「那肯定就是恶作剧了」

壮实的羽狩：「又被引到了一个错误的地方啊」

两名队员一边小声地抱怨，一边继续着侦查。

虽然有点散漫，不过姑且也还是在工作的样子。

太阳下山了。

看到屋中完全没有动静，队员就静静地撤退了。

没有什么古怪的举动啊。

真的只是在执行工作吧。

能够得知的，就只有羽狩内部会对密告的情报进行适当的处理这一点。

因为有菲奥奈在盯着吧。

好，接下来才是重头戏。

黑羽的犯罪只限定在夜间。

如果会有什么事发生，那就是从现在开始。

听到了脚步声。

紧张感在体内游走。

过去被严格灌输，直到现在仍旧铭刻于身体上的，做杀手时的技术。

调动所有的记忆，消掉自己的气息。

咔哒……咔哒……

一个身影慢慢地浮现在黑暗之中。

凯伊姆：「……！」

那个是……

黑影就在那里。

即使眼睛已经习惯黑暗，还是无法看清黑影的主人。

只是，看上去和昨天与菲奥奈一起追的身影很相似……

突然，影子摇动，现出鸟类翅膀般的轮廓。

是黑羽。

不能由这边先发制人的话，就没有胜算。

不要犹豫。

尽可能最深程度地给予对方一击。

我重新握住已经拔出的小刀。

做了一个深呼吸。

将自己成功的景象深刻于脑中。

黑色的身影正窥探着废屋之中。

凯伊姆：「喝！！」

我用力挥舞手臂，将小刀投了出去——

黑羽：「咕？！」

小刀的刀刃无声无息地插入黑影的中心。

几乎同时，我向黑羽冲了过去。

黑羽：「！！」

黑羽翻身逃开。

我从怀中取出呼子笛，大大地吸了口气。

然后，仿佛要追着笛声一般地，紧追着黑羽的背影。

黑羽的速度不似前日般快。

看来是小刀起了作用。



黑羽迅速地转过一个拐角，从我的视野中消失。

为了追上他的背影，我也紧跟着转过弯去。

勉强保持住不跟丢的距离就已经竭尽全力了。

凯伊姆：「唔」

又转了一个弯。

没有人听到呼子笛的声音吗？

再次转弯。

这次是往右。

往左

往右

凯伊姆：「……」

转过角后——

黑羽已经消失在视野之中。

是跑进哪个建筑物里了，还是爬上屋顶了，又或是钻进狭窄的小巷了呢。

又或者，它正在躲在某个阴影里准备要狙击我吗？

我再吹了一次呼子笛后，慎重地向黑羽跑开的方向探索前行。

如果跑进建筑物里的话，应该会有关门声或者窗户破碎的声音。

没有听到那种声音，说明他不在建筑物里。

屋顶呢？

不爬上去看就不会知道。

小巷呢？

建筑物之间有无数的缝隙。

而我却只有一个身体。

脚步声逼近。

而且还是复数的脚步声。

不是黑羽。

奥兹：「凯伊姆先生！」

凯伊姆：「……是奥兹吗」

奥兹：「吹笛子的是凯伊姆先生吗？」

凯伊姆：「啊啊，追到这里就跟丢了」

红发的羽狩：「喂，你们几个！」

羽狩从别的方向出现。

凯伊姆：「我在这里跟丢了黑羽」

凯伊姆：「它应该在建筑物间的小巷中，或者房顶的上面！」

红发的羽狩：「知道了！」

羽狩们开始向房顶攀爬。

凯伊姆：「我们去调查小巷」

奥兹：「是」

我们一个接着一个地调查着能够让人通过的缝隙。

一边调查，我们一边也了解到，那家伙多半已经逃走了。

它运用牢狱的小巷逃走了。

不可能特意地等着被我们发现。

凯伊姆：「奥兹，怎么样？」

奥兹：「什么都没发现」

凯伊姆：「我这边也是」

探索的收获就只有一枚黑色的羽毛。

作为成果而言太过寒碜了。

不蚀金锁成员：「凯伊姆先生，那个笛声是这里发出来的吗？」

又来了一个不蚀金锁的成员。

不蚀金锁成员：「还有一个年轻人，马上就会过来」

凯伊姆：「它在这一带消失了，详细情况去问奥兹」

不蚀金锁成员：「是」

人们渐渐的聚集令小巷中变得热闹起来。

兰格副队长：「噢，在这里」

副队长和几名羽狩的增援自旁边的小道出现。

兰格副队长：「找到了吗？」

凯伊姆：「没有……抱歉」

兰格副队长：「振作一点」

凯伊姆：「……」

又被它逃脱追捕了吗。

本大爷的伏击已经足够成功。

对羽狩用密告信的这一手，已经不能再用了吧。

必须要想出新的作战方法。

兰格副队长：「说起来，我们在那边的小巷中捡到了这个」

说着，副队长将黑色的羽毛拿了出来。

凯伊姆：「黑羽在那里吗？」

兰格副队长：「虽然有搜寻，但并没有发现」

凯伊姆：「这样啊」

正因为黑羽逃跑了，所以身上的羽毛才会掉下来吧。

什么新的收获都没有。

奥兹：「凯伊姆先生，我们之后要怎么办？」

凯伊姆：「和大家一起回去就好」

奥兹：「凯伊姆先生呢？」

凯伊姆：「我再留在这里一会，做些调查」

好不容易才聚集这么多人，但既然扑了个空也没办法。

这次也没有出现被害者，轮不到不蚀金锁出场。

兰格副队长：「防疫局的人撤退」

红发的羽狩：「是」

壮实的羽狩：「收到」

兰格副队长：「贫民区是不蚀金锁的庭院吧」

兰格副队长：「结果还让它在这里跑掉……真希望你们能再争点气啊」

凯伊姆：「……」

菲奥奈：「兰格，注意你的说话方式」

从小巷的暗处传来菲奥奈的声音。

凯伊姆：「是菲奥奈吗」

菲奥奈：「对拼命工作的人这样说是不对的」

兰格副队长：「非常抱歉」

菲奥奈：「能把刚才的黑色羽毛拿给我看看吗？」

兰格副队长：「哎？好的」

兰格将羽毛递到菲奥奈伸出的手上。

菲奥奈：「……」

然后，菲奥奈就借着兰格的灯笼调查起了羽毛。

事到如今，这种黑色的羽毛已经没什么稀罕。

还有什么好调查的。

菲奥奈：「原来如此……」

菲奥奈抬起脸来。

脸上露出微带寂寞的笑容。

凯伊姆：「怎么了？」

菲奥奈没有回答，只是将羽毛递还给兰格。



然后，握住了准备接住的兰格伸出的手。

兰格副队长：「呃呃？！」

菲奥奈用流畅的动作将副队长摁倒。

兰格副队长：「队，队长？！」

菲奥奈：「拿走他的武器」

红发的羽狩：「是」

兰格副队长：「希，希望您能对我说明一下」

菲奥奈：「那是当然」

凯伊姆：「难道说，副队长是内奸吗？」

菲奥奈：「兰格副队长」

菲奥奈：「你没有和黑羽勾结吗？」

凯伊姆：「？！」

菲奥奈：「不否定吗？」

兰格副队长：「所以说，我在等待着您的说明」

兰格副队长：「我完全无法理解现在的情况」

副队长坚持着冷静的回应。

菲奥奈微微地叹了口气。

菲奥奈：「这根黑色的羽毛」

将刚才递过来的黑色羽毛出示在其眼前。

兰格副队长：「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菲奥奈：「你曾经说过，这个是逃走的黑羽掉下的东西吧」

兰格副队长：「是的，正是如此」

菲奥奈：「这根羽毛是从看守所拿出去的」

凯伊姆：「你说什么？」

菲奥奈：「前几天，我将看守所作为证据保管的所有羽毛都做上了标记」  
我捡起掉在地上的羽毛，仔细地观察着。

然后看到了很小的印记。

其他的羽狩也过来确认了。

菲奥奈：「证据的管理，应该是由兰格副队长来负责的」

菲奥奈：「箱子钥匙的持有者只有你我两人」

菲奥奈：「这说明了什么？」

兰格副队长：「非常抱歉没有向您报告，昨天，我把钥匙弄丢了」

兰格副队长：「我把钥匙忘在了看守所的桌上，然后被谁偷走了吧」

菲奥奈：「你想用这种说法来搪塞吗？」

兰格副队长：「这是事实」

兰格副队长：「而且，只因为我捡到了这根羽毛，就污蔑我是它的持有者，会让我感到很困扰的」

菲奥奈：「你是要一口咬定内鬼不是自己了啊」

兰格副队长：「是」

菲奥奈的视线变得锐利。

菲奥奈：「你不认为相比犯下罪行，对其不予以承认才是最为可耻的事情吗？」

兰格副队长：「虽然说这种话可能很失礼，但您正在单方面地用欲加之罪问责无辜的部下哦」

兰格副队长：「当然，我并不认为您的所作所为是可耻的事情」

菲奥奈：「你……」

菲奥奈挑起眉毛。

凯伊姆：「……」

从经验上来说，副队长明显是犯人。

但他也太过冷静了。

这些为自己开脱的话应该是事先就准备好的。

抱着对部下相当的感情及充满正义感的菲奥奈，应该是在期待着兰格能够自己坦白吧。

但是，这位副队长却彻底地否认了自己的罪行。

这样一来，就没办法用暧昧的证据令其认罪了。

凯伊姆：「副队长，把上半身的衣服脱掉给我看看」

兰格副队长：「……」

副队长停止了动作。

凯伊姆：「脱掉」

兰格副队长：「住手，我身上有伤」

凯伊姆：「果然啊」

凯伊姆：「那个是我做出的伤吧」

兰格副队长：「不，是在白天的调查中被被暴徒伤到的」

副队长嘴角一撇笑了。

菲奥奈：「为什么没有立刻报告」

兰格副队长：「因为觉得很羞耻」

菲奥奈：「你差不多得了吧」

菲奥奈：「拜托……你就认罪吧」

凯伊姆：「嘛，装模作样就到此为止吧」

凯伊姆：「再怎么说明，不喝下解药的话，到了明天就无法保证你的安全了」

兰格副队长：「？！」

凯伊姆：「我的小刀上涂了毒药」

凯伊姆：「虽然你很走运只受了擦伤，不过时间会证明一切的吧」

这只是在装腔作势。

但是，至今为止的对话中证据已经确凿。

只是，我还是希望他在菲奥奈面前自行认罪。

凯伊姆：「不蚀金锁的毒发作得虽然比较晚，但一旦发作可是会很痛苦的哦」

凯伊姆：「去那些中毒而死的人家里看看吧，死状都相当的凄惨」

凯伊姆：「一整晚都在痛苦地挠墙壁……被剥下的指甲还留在墙壁上呢」

兰格副队长：「……」

副队长的眼神开始变得不安。

凯伊姆：「如果认罪的话，我可以考虑给你解药」

凯伊姆：「虽然我不知道你会受到怎样的处罚，不过总比被这么毒死要开心吧」

兰格副队长：「……你在故弄玄虚」

凯伊姆：「你爱怎么想是你的事」

我走到蓝发哥面前，揪住他的头发一扯。

凯伊姆：「解药也不是吃下去就立刻见效的……越早越好哦」

凯伊姆：「最好趁我没有转变心情赶快决定」

兰格副队长：「哼」

我将他撇向一边的脸强行扳了回来。

凯伊姆：「喂，伤口上是不是渐渐开始感到疼痛了？」

凯伊姆：「中了这种毒后，血可是会流个不停的」

凯伊姆：「而且，也会感到持续的刺痛」

言用话语将其注意力引到伤势上面，会让他的神经更加敏感，疼痛感也会随之加强。

这是无论什么人都会陷入的错觉。

兰格副队长：「无，无所谓」

兰格副队长：「这个是，白天……受，受的伤」

副队长的视线已经游移不定。

凯伊姆：「伤不是我造成的话没有必要焦虑吧，怎么了？」

凯伊姆：「你现在已经有一半是在招供了哦」

凯伊姆：「就在这段时间里，你得救的概率也还在下降」

副队长闭上了眼睛。

已经和认罪没什么区别了。

凯伊姆：「再说，你怎么知道我是在贫民区追踪黑羽的？」

凯伊姆：「应该没有人跟你说过吧」

兰格副队长：「！！」

和奥兹还有羽狩相遇的时候，我已经出了贫民区。

知道追踪剧是在贫民区中上演的，只有我和黑羽本人。

兰格副队长：「哦……哦……」

副队长的脸低了下去。

然后，被我强行托起。

他的眼神已经无力。

凯伊姆：「刚一见面你就露出破绽了哦」

凯伊姆：「再加上，你还装模作样地向我们坦白了捡到羽毛的始末」

兰格副队长：「可恶……」

凯伊姆：「那么，你还要不要解药？」

兰格副队长：「……知道了，我就认罪吧」

凯伊姆：「什么叫『就认罪吧』啊，你这混蛋」

兰格副队长：「咕！！」

我把副队长的头压到地上。

然后，松开手站了起来。

凯伊姆：「接下来就交给菲奥奈了」

菲奥奈：「啊啊……」

菲奥奈的眉毛悲伤地歪曲着。

然后下一瞬间。

回到了毅然的表情。

菲奥奈：「回去以后，我将按照防疫局的规定对你进行传讯」

菲奥奈也用冷静的声音向兰格宣告。

菲奥奈：「前提是，你得把和黑羽是如何勾结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说出来」

兰格：「哈哈……」

兰格：「被你看扁我也很困扰呢，队长」

兰格：「我可不是会听别人使唤的小喽啰」

菲奥奈：「嚯」

菲奥奈：「那么，就是说你是依据自己的意志杀害羽化病人了？」

菲奥奈：「你可是防疫局的队员啊！」

兰格：「呵，那是当然」

兰格：「我就是为了这个才会加入防疫局的」

凯伊姆：「如果想杀人的话，还有很多别的工作可以做吧」

他甚至可以来斡旋不蚀金锁的工作。

兰格：「哈哈！」

兰格用非常大的笑声打断了我的话。

兰格：「我可不是个单纯的杀人狂」

菲奥奈：「那么，你是想做什么」

兰格：「那还用说吗……」

兰格：「当然是想杀羽化病人了」

当场的空气凝固了。

菲奥奈露出混杂着惊愕，愤怒，羞耻等等五味泛陈的表情

其他队员也是一样。

在保护羽化病人的同僚中，混入了一个想要杀掉羽化病人的人类。

这已经不是有没有面子的问题了。

菲奥奈：「那么，那些一般人是被你作为掩饰而杀害的吗」



兰格：「啊咧，你们还没调查到这一点吗？」

兰格：「我作为『黑羽』所杀的人，就只有羽化病人而已」

菲奥奈：「那就是说……？！」

凯伊姆：「还有其它的黑羽存在，是这个意思吗？」

兰格：「很遗憾，我也不知道有关真正的黑羽的事情」

兰格：「只是在模仿它的行动而已」

菲奥奈：「也就是说，除了兰格之外还有其它真正的黑羽……？」

兰格：「哎哎。刚才不就已经说过了吗」

兰格：「我只是个搭便车的犯人」

兰格：「将天罚加诸于羽化病人身上，仅此而已」

这是什么事啊。

菲奥奈：「你，你这家伙……」

菲奥奈因为愤怒而颤抖。

菲奥奈：「对于站在保护羽化病感染者立场上的我们来说，杀人什么的  
是言语道断（注：指根本的真理非语言所能完全说明）的吧！」

菲奥奈：「究竟在想什么啊，你这个……这个蠢材！！」

菲奥奈大声怒斥着兰格。

没当场将兰格的胳膊折断就已经相当的仁慈了。

我很佩服她的这份忍耐力。

兰格：「要想收集到羽化病人的情报，当羽狩是最好的选择」

兰格：「虽说就结果而言，今天是被个假的诱饵给钓上钩了」

凯伊姆：「也就是说，我的预想某种程度上猜中了啊」

兰格：「啊啊，那个是你干的啊」

兰格毫无恶意地说道。

嘴边甚至露出了微笑。

兰格：「你身为牢狱的人，脑子还挺机灵的啊」

凯伊姆：「……」

像这样抱持着瞧不起牢狱居民智商的想法的人并不稀奇。

不过，兰格这种人就另当别论。我对他的态度嗤之以鼻。

菲奥奈：「兰格……为什么要杀害羽化病感染者」

菲奥奈：「我不容许你随便地编造回答」

兰格：「生气的队长格外的美丽呢」

兰格凝视着菲奥奈。

兰格：「羽化病人乃亵渎天使之人」

兰格：「保护他们，就是在侮辱这个城市」

菲奥奈：「你，你在说什么」

莫名其妙地厌恶羽化病人的人不在少数。

但是，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说的人。

兰格身上飘来一如既往的香味。

香水吗……

不，香水虽然是香水，但这并不是用来彰显身份的东西。

我想起来了。

这是教会的仪式上所用的圣水的香味。

这个男人，是那一边的人吗。

兰格：「那些家伙应该被一个不剩地从诺瓦斯·艾蒂尔上排除掉」

兰格：「但是，不仅没有人去那样做，反而将那些污秽的存在藏匿起来」

兰格：「所以，我才会代表天使，对他们施以天诛」

菲奥奈握紧的拳头不停颤抖。

她的感情中包含着愤怒。

同时，也包含着对向我做出『不可能』『我相信部下』的断言的自己感到的羞耻吧。

不过我想，她最强烈的感情应该是懊悔。

菲奥奈将羽狩当做自己理想的身姿被践踏。

她为之而付出的每一份努力也被践踏。

而且，背叛者偏偏还是离自己最近的副队长。

而另一方的兰格，也完全没有在把她当成笨蛋在愚弄她的感觉

虽然有些厚脸皮。但却是堂堂正正地被抓住。

兰格：「我的母亲是圣教会的虔诚信徒」

兰格：「是个比圣职者更加纯洁，充斥着慈爱之情的伟大的人」

兰格：「所以，她才会怜悯被迫的羽化病人，而将其藏到家中」

兰格：「可是，那家伙在被藏匿的途中就露出了本性」

兰格：「即使是现在，我只要闭上眼睛就能听到那时母亲的悲鸣」

兰格：「那个时候，羽化病人边笑边说道，我们是天使的使者」

兰格：「看到受强暴的母亲被掐死的场景，我第一次杀死了羽化病人」

兰格：「然后，我醒悟了」

兰格：「我是为了消灭羽化病人而生的……」

兰格：「那就是，我被生下来的意义所在」

弱小的家伙都是这样。

使命、命运什么的，把生存的意义与这些东西联系起来，否则就活不下去。

妈的。

菲奥奈：「你是为了复仇才会进入防疫局的吗？」

兰格：「复仇？这可不对」

兰格：「我是为了消灭羽化病人，拯救这条街道」

要说是复仇还比较好理解。

但他并不认为自己做了什么坏事，在正义感的驱使下行动。

嘛，有不少人都和他是同类。

凯伊姆：「菲奥奈，关于这家伙兴趣的话题已经够了吧」

凯伊姆：「赶快把他带走吧」

菲奥奈：「……啊啊」

虽然嘴上这么说，但却没有任何行动。

对于下层出身的人来说，这个话题或许是太过沉重了。

兰格：「我想，队长应该也已经明白了」

兰格：「羽化病人那种家伙啊，可是必须要赶尽杀绝的哦」

菲奥奈：「我怎么可能明白！！」

菲奥奈大声地喊着。

代替自身的存在，菲奥奈叫了出来。

是灵魂的叫喊。

兰格：「这样啊，你这个女人也是污秽的存在呢」

菲奥奈一拳打在兰格的头上

兰格：「咕……」

凯伊姆：「够了，菲奥奈」

凯伊姆：「不要和这家伙继续纠缠下去了」

菲奥奈：「唔……」

仿佛要将牙齿咬碎一般，菲奥奈咬牙切齿地站了起来。

菲奥奈：「把他带走」

红发的羽狩：「是」

两名羽狩把兰格拉了起来。

壮实的羽狩：「我过去对你可是相当的崇拜啊」

兰格：「别碰我，你们这些污秽之人的走狗」

兰格：「被你们这种家伙带走，和我的身份可不相称」

壮实的羽狩：「混蛋」

胖羽狩亢奋起来。

下一瞬间——

兰格拔出了胖羽狩的佩剑。

壮实的羽狩：「啊！」

羽狩拉开了距离。

但兰格却已经将剑举到了自己的颈边。

已经无法阻止了吧。

兰格：「下地狱吧，你们这些羽狩」

菲奥奈：「住手！」

剑锋已将颈动脉切断。

菲奥奈：「……唔」

兰格的脖子上，鲜血无声无息地喷涌而出。

鲜血浸湿了羽狩们的身体。

当然，菲奥奈也不例外。

兰格：「哈哈哈……」

兰格：「纯洁之物……不知何时……便会……被污染……」

兰格笑着倒在了自己的血泊之中。

菲奥奈：「……」

菲奥奈一动不动地伫立在原地。

仿佛雕像一般，表情僵硬而阴冷。

现场的处理告一段落之后，我把事情的始末汇报给吉克，然后走进菲诺列塔。

虽然没抓到黑羽本人，但排除掉扰乱情报的人也算是一个进步。

我点完烧酒后，在座位上坐下。

梅尔特：「来，久等了」

凯伊姆：「噢」

酒店的店长是流言聚焦之处。

毫无疑问，兰格的那个事件肯定也已经传入了梅尔特的耳中。

但是，不去触及他人避讳的话题，是她的优点之一。

吉克：「听好了，自己人会背叛的原因只有两个」

吉克：「领导者没有想过会出现叛徒的天真，以及没有看清恶人而将其留在身边的愚昧」

今天的吉克不同寻常地露出认真的表情说道。

……吉克对身边背叛的人也很严格。

因为有着在继承先代亡故后留下的产业时，作为副手的贝尔纳德带着大量的手下离开组织独立的经验。

现在贝尔纳德手下的《风镜》，已经成为了和不蚀金锁共分牢狱的势力。

凯伊姆：「这一次……算是天真和愚昧兼有了」

吉克：「但是，事实上」

吉克：「不管是哪种原因，结果都不会为世间所得知」

吉克：「我也从那个时候学会了很多东西」

一脸的苦涩。

这就是他为自己的过去付出的学费。

吉克：「对那个队长来说，现在是最关键的」

吉克：「包括今后对于羽狩的行动方针，你也稍微想想看吧」

吉克似乎已经考虑到和羽狩解除合作关系的情况了。

无论是对羽狩这个组织还是对菲奥奈个人，这次事件都是非常沉重的打击。

而对于与其联手四处奔波的不蚀金锁来说，也不能说毫无影响。

嘛，这里就体现出吉克雇佣我这个局外人的意义了。

接下来，会变成怎样呢。

喀啷

我微微抬眼看向入口，发现了菲奥奈的身影。

看到我在的菲奥奈总算是勉强扬起了嘴角，来到了同一张桌子。

凯伊姆：「我还以为你今天要善后，不会来了呢」

菲奥奈：「大致已经整顿完毕了」

凯伊姆：「那就好」

凯伊姆：「……喝一杯？」

菲奥奈：「……酒么」

凯伊姆：「不行，直到回家之前都是执勤时间吧」

菲奥奈：「……」

换做平常立刻就会点头的地方，今天却犹豫不决。

这也难怪。

凯伊姆：「话先说在前头，这杯是水」

凯伊姆：「看，是透明的吧？」

菲奥奈：「……原来如此，看来我没有搞错啊」

上当了。

有点吃惊。

我向梅尔特又要了一个杯子。

凯伊姆：「需要用水冲淡吗？」

菲奥奈：「不用，和凯伊姆一样的就好」

我将菲奥奈好不容易才喝下去的烧酒倒入她的杯中。

两人无声地碰杯后，将酒倾入喉中。

菲奥奈：「……呼」

凯伊姆：「饭呢？」

菲奥奈：「不需要」

凯伊姆：「我也是」

咕噜，咕噜，菲奥奈不停地饮着酒。

她曾经说过，自己之前从来没有喝过酒。

而且，她正在痛饮的又是如此烈性的烧酒。

不要紧吗？

不，今天但醉亦无妨吧。

菲奥奈：「……哈啊」

凯伊姆：「不要紧吗」

菲奥奈：「我比自己想的要能喝啊」

菲奥奈平静地说道。

这么说来，确实是生气时的菲奥奈的脸要更加红。

凯伊姆：「因为现在的心情想要喝酒吗」

菲奥奈：「是……那样吗」

菲奥奈：「我不是很清楚」

凯伊姆：「嘛，肯定是那样没错了」

她已经完全失去了平常的霸气。

手下滥用了羽狩的职务，而且还是用来杀害羽化病人。她会变成这样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毕竟，那是她一直信赖的同僚。

菲奥奈：「抱歉啊……那么断定部下中没有背叛者，结果却落到这个下场」

菲奥奈：「我也背叛了凯伊姆的信任」

菲奥奈：「真想像兰格那样就此在这个世上消失」

菲奥奈低下头，揪住垂下的额发。

说实话，我没有任何的感慨。

归根结底，最可疑的人就是我。

硬要说起来，我最担心的是菲奥奈能否恢复精神。

凯伊姆：「菲奥奈也模模糊糊地察觉到了吧，你们内部的问题」

凯伊姆：「所以，才会这么拘泥于黑羽是怪物这一点」

菲奥奈微微地点了点头。

菲奥奈：「我本想尽可能在内部解决这件事」

菲奥奈：「兰格应该也不想做出那么难看的辩解」

凯伊姆：「那是你没能准备好让他当场立即认罪的证据的失败」

菲奥奈：「如果没有凯伊姆的话，说不定我就连让他坦白都做不到」  
她无力地小声说道。

菲奥奈：「我们是必须秉持正义的组织」

菲奥奈：「正因为有如此之大的权力，所以就更不能容许过错」

凯伊姆：「这个想法并没有错」

凯伊姆：「但是，同样的说法对你手下的队员并不适用」

菲奥奈：「这次的事情已经让我将这点深刻地体会到了」

菲奥奈：「兰格和我一样，对于端正纲纪相当积极」

菲奥奈：「而他本人却成了叛徒」

凯伊姆：「被你当成同伴，兰格就可以很轻松地制定规则并钻其中的空子」

凯伊姆：「身居高位的人类的犯罪，被发现肯定也是相当的晚」

菲奥奈：「啊啊……」

菲奥奈已经将杯中的酒喝完。

我则再度为她倒满。

凯伊姆：「你的理想并没有错」

凯伊姆：「只是，为了更接近理想而选择了错误的道路而已」

凯伊姆：「对于每个人来说，自己与理想究竟有多远，又如何才能靠近

理想半步……」

凯伊姆：「不去考虑这些事情，而单纯地去将理想付诸实际的结果，什么都不会改变」

凯伊姆：「不是每个人都像你那样」

菲奥奈：「……说得是啊」

凯伊姆：「今后努力吧」

菲奥奈：「前提是还有今后」

凯伊姆：「菲奥奈要受什么处罚吗？」

菲奥奈：「斥责是当然的吧」

菲奥奈：「但那之后的处置还不明朗」

菲奥奈将杯中残留的烧酒喝干。

再次满上。

菲奥奈：「即使受罚也无妨」

菲奥奈：「担起责任也是队长的工作」

菲奥奈：「我……」

菲奥奈：「我辜负了防疫局对我的信赖」

菲奥奈：「因为我的实力不济，而让队伍的名誉受到了损伤」

菲奥奈：「身为队长，是不应有的失态」

凯伊姆：「嘛，这也没办法啊」

我用右手的手心怦怦地敲了敲菲奥奈的头。

菲奥奈抬起头来，惊讶地看着我。

凯伊姆：「用这份心去改变自己」

凯伊姆：「你应该还有干劲吧？」





菲奥奈：「……」

从她那瞪大的双眼中，  
突然，眼泪止不住地流下。

凯伊姆：「……」

口中没有呜咽声，只是溢出大颗的泪珠。

右眼也好，左眼也罢。

化作两道溪流经过面颊，自形状姣好的下巴滴落。

突然，我发现柜台那边的梅尔特正狠狠地瞪着我。

凯伊姆：「饶了我吧……」

菲奥奈：「啊……」

突然，菲奥奈恢复了意识。

慌忙抹着眼泪。

菲奥奈：「抱歉，让你受惊……」

凯伊姆：「不，没关系」

凯伊姆：「任谁都有这种时候」

菲奥奈：「谢谢」

菲奥奈尴尬地皱紧眉头。

回想起来，我已经好几次看见过菲奥奈露出这样苦涩的表情。

或许，这才是她真心的表现。

正如越是坚固的树木，就越容易被强风折断一样。

越是坚强的人，内心就越是脆弱。

凯伊姆：「或许是我多管闲事，但你皱眉头的那个习惯还是改掉吧」

菲奥奈：「……皱了吗」

凯伊姆：「啊啊」

凯伊姆：「娼妇们有着这样一句谚语」

凯伊姆：「『幸福只会来到看似幸福的人身边』」

凯伊姆：「终日纠结于不幸与痛苦之人，幸福是不会来眷顾的」

凯伊姆：「虽然这只是个迷信，但却意外地很准」

凯伊姆：「你觉得，被赎身而得以度过幸福余生的娼妇中，什么样的人比较多？」

菲奥奈：「那个……当然是美人了吧」

凯伊姆：「错了」

凯伊姆：「是那些在做娼妇的时候……该怎么说呢，根的部分没有阴暗

的人」

菲奥奈：「没有阴暗，吗」

凯伊姆：「啊啊」

凯伊姆：「不曾憎恨他人，不曾被过去所囚禁，不认为自己是无用的人类」

菲奥奈：「我现在看上去……不像是幸福的人呢」

凯伊姆：「你应该最清楚这一点吧」

凯伊姆：「……喝一杯？」

我再次将烧酒倒入菲奥奈的杯中。

菲奥奈微微抿了一口。

菲奥奈：「呼」

凯伊姆：「？」

菲奥奈：「呵呵，凯伊姆真不擅长安慰别人呢」

凯伊姆：「我可没打算要安慰你」

菲奥奈看着我露出苦笑。

是心情很好的苦笑。

菲奥奈：「我想趁这个机会，再一次重整人心，端正队员的纲纪」

菲奥奈：「某种程度上来说，现在应该是个好机会」

凯伊姆：「加油吧」

菲奥奈：「我会让我的部队焕然一新」

凯伊姆：「兰格那件事要怎么处理？」

凯伊姆：「这件事早晚会传出去」

菲奥奈抱起胳膊思考着。

菲奥奈：「我会正式地将其公布」

菲奥奈：「这应该会成为推进防疫局改革的动力」

凯伊姆：「原来如此，的确是」

菲奥奈重拾了霸气。

这是件好事。

凯伊姆：「那个鲁基乌斯卿能理解咱们现在说的这些话吗？」

菲奥奈：「他是个很实际的人，应该会同意我的做法」

凯伊姆：「原来如此，贵族也分三六九等啊」

菲奥奈：「他可能和凯伊姆有点相似」

凯伊姆：「饶了我吧」

我微微耸肩。

菲奥奈：「嘛，虽然没有现在的凯伊姆那么老成就是了」

凯伊姆：「你直接说不像就好」

我有些做作地再次耸肩。

在菲奥奈稍微恢复了精神的如今，我们开始用餐。

凯伊姆：「嘛，菲奥奈能拿出干劲就好」

菲奥奈：「给你添了不少麻烦啊」

菲奥奈：「也包含我对特别受灾地区的居民与不蚀金锁的无礼，我向你道歉」

菲奥奈：「非常抱歉」

凯伊姆：「道歉就免了」

菲奥奈：「……是么。那么，就请让我道谢」

菲奥奈：「多谢你帮了我这么多的忙，这样表述就没问题了吧」

菲奥奈：「谢谢」

凯伊姆：「……」

我没有回应，而是沉默地将杯子凑近唇边。

菲奥奈：「如果我被免除了队长的职务的话，我也会向继任者好好地传达」

菲奥奈：「特别受灾地区、娼馆街、不蚀金锁，还有凯伊姆你……」

凯伊姆：「职位的交接也会花上很长时间吧」

凯伊姆：「再加上也很麻烦，我希望菲奥奈能不被免职」

菲奥奈：「……说得是啊」

菲奥奈：「我也不想把对『真正的黑羽的搜索交给下一任』」

菲奥奈凛然地说道。

没错。

兰格已经被抓，但真正的黑羽却仍旧在逍遥法外。

我们还没有达成捕获黑羽的这个当初的目标。

凯伊姆：「必须要在受害者继续增加之前做些什么」

菲奥奈：「我不想带给居民更多不安的回忆了」

菲奥奈：「而且……」

话到中途，菲奥奈咬住嘴唇。

菲奥奈：「在这里输掉的话，我就真的只会作为给防疫局的历史抹黑的队长而迎来结束」

凯伊姆：「你这份顽固还是没变」

菲奥奈：「哈哈」

菲奥奈：「这只能说是我的本性了」

菲奥奈：「或许，是因为我出生在官差的家里吧」

凯伊姆：「会成为羽狩也是受你兄长的影响？」

菲奥奈点了点头。

菲奥奈：「我会进入防疫局，是受到哥哥的影响」

菲奥奈：「哥哥他在防疫局工作」

凯伊姆：「从前你也说过这件事」

菲奥奈：「有段时期，他也曾经受任特别受灾地区队队长的职务」

菲奥奈：「说不定，哥哥和凯伊姆也见过面呢」

我稍稍地思索了一下。

但是说到底，脑海中有印象的羽狩，菲奥奈还是第一个。

凯伊姆：「现在也在那里工作吗？」

菲奥奈：「不……」

突然，菲奥奈抬起脸闭上眼睛。

菲奥奈：「他殉职了」

凯伊姆：「……这样啊」

羽狩殉职么。

是被抵抗的羽化病人的家人杀掉的吗。

菲奥奈：「哥哥是我一直想要成为的人」

菲奥奈：「是我憧憬的对象」

或许是因为酒精的缘故，菲奥奈的话显得比平时要多。

我们两人啜饮着残存不多的液体。

凯伊姆：「你的父亲是国家的官差吧」

菲奥奈：「嗯，财务局的」

凯伊姆：「现在怎么样了？」

菲奥奈：「……」

菲奥奈的表情变得僵硬。

似乎在迷惑着要不要说出来。

凯伊姆：「抱歉」

凯伊姆：「你不用勉强自己说出来」

菲奥奈：「不，没关系……」

菲奥奈：「父亲他被我和哥哥送到了治愈院」

治愈院……

也就是说。

凯伊姆：「羽化病……吗」

菲奥奈：「啊啊」

亲手将自己的亲生父亲送入治愈院。

那时的她，究竟是怎样的心情？

无法想象。

就算这是职责所在，会实际这么做的人也少之又少吧。

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真正受罪的却只有庶民。

菲奥奈：「哥哥和我都很犹豫」

菲奥奈：「但是，父亲却对我们这样说了」

菲奥奈：「『把我带到治愈院去，这是你们的工作吧？』」

菲奥奈：「他那时的表情，没有一丝的迷惘」

凯伊姆：「这不是谁都能说出来的话」

菲奥奈：「我也这么想」

菲奥奈：「但是，父亲就是彻头彻尾的那种人」

菲奥奈：「正直到足以被称为清廉之镜的人」

菲奥奈：「或许，他只是个单纯的，除了捍卫法律之外不作他想的老顽固吧」

菲奥奈露出苦笑。

凯伊姆：「不，就算是那样，会做到这种地步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按照常识来考虑的话，应该会迷惑不前吧。

但是，如果父亲迷惑的话，只会让孩子们的内心里更加纠结。

他的坚决，便是因此而发。

菲奥奈：「从前我说过吧，防疫局的工作是我的命运」

凯伊姆：「啊啊」

菲奥奈：「不过，比起命运……我想自己应该更是把它当成了，不容许自己逃脱的枷锁吧」

菲奥奈笑着说道。

悲壮的笑容。

用自己的手将父亲送进治愈院，再加上殉职的哥哥。

菲奥奈会按照羽狩的理想状态而行动，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不，对于她来说，这份理想的姿态也许只是她给自己定下的最低条件吧。

不这样的话，她便没有资格向父亲和哥哥说声对不起。

凯伊姆：「这些话，和你的队员说过吗？」

菲奥奈：「不会说的」

菲奥奈：「我不想让工作中混入私情」

凯伊姆：「你太多心了吧」

菲奥奈：「不，让部下知晓自己私人的事情这种做法，不符合我的个性」

凯伊姆：「……对我说就没事么」

菲奥奈：「凯伊姆又不是我的部下」

凯伊姆：「是觉得我和你没什么关系么？」

菲奥奈：「唔……」

菲奥奈思考着。

菲奥奈：「说起来……为什么我会对你说这些话呢？」

菲奥奈：「这可不行啊。嗯，是酒精的错」

菲奥奈：「这肯定就是所谓的酒后吐真言吧」

随即得出了结论。

凯伊姆：「嘛，就是这么回事」

凯伊姆：「我不会对其他人说的，不用担心」

菲奥奈：「啊啊，不好意思。让你为我费心……」

菲奥奈：「对了，呵呵」

菲奥奈笑了起来。

菲奥奈：「要说起需要费心的事情，今天还是我的生日呢」

凯伊姆：「这个也没跟队员说过吗」

菲奥奈：「啊啊」

菲奥奈背负着悲壮的觉悟，独自战斗，即便如此却仍面带笑容。

菲奥奈：「部下已经给过我惨烈的生日祝福了」

凯伊姆：「那么，至少现在就认真地庆祝一下吧」

凯伊姆：「酒钱我出」

菲奥奈：「……谢谢」

菲奥奈：「好久没有人为我庆生了」

菲奥奈接受了我的招待。

明明曾经那么地讨厌娼馆和组织肮脏的金钱。

菲奥奈：「对了，我都说出我的事情了，凯伊姆却什么都不说，这不是

很不公平吗？」

凯伊姆：「我又没逼你说」

菲奥奈：「话虽然是那样没错，但是也有不是的地方」

意义不明。

菲奥奈似乎也已经醉了。

凯伊姆：「这可不是什么开心的话题」

菲奥奈：「我想知道凯伊姆的事情」

凯伊姆：「真是让人不快啊」

菲奥奈：「唔，是吗……没想到会被你觉得我让人不快啊。那你还是不要说了」

凯伊姆：「我只是随口说说」

菲奥奈：「你不知道吗？我不擅长那种微妙的对话啊」

你真是够笨的。

凯伊姆：「我说过吧，我的家人在大崩落都死了」

菲奥奈：「是说过」

凯伊姆：「那之后，我就被养育在牢狱的娼馆里」

凯伊姆：「如果就那样发展下去，我可能会当个男妓吧」

菲奥奈：「……男妓，吗」

菲奥奈看着我。

脸上的表情微微显示出赞同之意。

菲奥奈：「你是怎么从娼馆脱身的？」

凯伊姆：「……」

总不能告诉她，我是被买去当杀手了。

凯伊姆：「嘛，发生过很多事」

菲奥奈：「娼馆是只要陷进去一次，就很难脱身的地方吧？」

菲奥奈：「如果有脱身的方法的话，我想听听看，为了将来拿做参考」

凯伊姆：「别误会了」

凯伊姆：「在娼馆工作，至少能保证最低限度的衣食住行」

凯伊姆：「而且，也能被保护不受无秩序的暴力」

凯伊姆：「而且，确实有一些女孩子出了娼馆就无法生存下去」

突然，缇娅的事情掠过脑海。

背后长出翅膀的缇娅，就连在娼馆求生存都做不到。

凯伊姆：「事实上，也有娼妇因为无以为生而返回娼馆的例子」

菲奥奈：「是那样的吗……」

凯伊姆：「我知道菲奥奈很厌恶娼妇这个职业的存在，但在娼妇中也有各种各样的人」

凯伊姆：「就和羽狩一样」

菲奥奈：「……这样啊」

凯伊姆：「就算是娼妇，也都同样有着她们各自所怜悯与轻蔑的事情」

凯伊姆：「对于她们来说，幸福因人而异」

菲奥奈：「凯伊姆也考虑过很多啊」

凯伊姆：「之前你都把我当成笨蛋了吗？」

菲奥奈：「怎，怎么会把你当成笨蛋呢」

菲奥奈：「应该是，尊敬……」

菲奥奈：「不，那也有点说过了……应该是很信赖你吧」

菲奥奈诚实地说道。

菲奥奈：「总，总而言之，我也会按照我的方式去好好想想的」

架起胳膊，微妙地点了点头。

喀啷

梅尔特：「啊啦，欢迎光临」

莉莎：「哎呀—真是服了！今天也浑身湿透了一」

阿伊莉斯：「刚才那个，也绝对是雨男」

库洛蒂雅：「在背后说客人坏话可是不对的哦」

是三人组。

梅尔特：「快看快看，刚才凯伊姆把女孩子惹哭了哦」

莉莎：「真的真的真的？」

阿伊莉斯：「这可不能听过就算」

三个人一起走了过来。

阿伊莉斯：「切，是羽狩啊」

库洛蒂雅：「这和是羽狩还是羽化病人没有关系」

库洛蒂雅：「只要惹女孩子哭了，就肯定是男生的错。这是从很久以前传下来的规定哦，凯伊姆大人」

莉莎：「就是那样！」

莉莎：「不愧是库罗姐姐，说得一点都没错」

莉莎：「凯伊姆，道歉呢？」

莉莎伸手指着我。



凯伊姆：「是你们误会了」

莉莎：「惹女孩子哭就要道歉！」

阿伊莉斯：「然后再去买宝石」

库洛蒂雅：「宝石先姑且不论，只是道个歉可不会少块肉哦」

库洛蒂雅：「该认错的时候就不加抵抗地低下头，这是当个好男人的必要条件」

凯伊姆：「不，我可不是因为那种事情把她弄哭的」

真是的，所谓的一千五百只鸭子就是指现在的状况吧。

菲奥奈：「哈哈」

菲奥奈忍不住笑了起来。

凯伊姆：「菲奥奈也跟她们说说」

菲奥奈：「不是凯伊姆的错」

菲奥奈：「是我擅自想起了一些事，然后哭出来了而已」

阿伊莉斯：「什么啊」

莉莎：「真无聊」

菲奥奈：「不，尽管如此，还是要谢谢你们」

菲奥奈：「防疫局内基本没有女性」

菲奥奈：「作为女性被这么温柔地对待，真的是相当久违了」

库洛蒂雅：「……不，请不要介意」

三人露出扫兴的表情。

凯伊姆：「库罗，今天也有雨？」

库洛蒂雅：「比昨天下得更加大」

库洛蒂雅：「羽狩的这位小姐，今天也不需要外套吗？」

库罗和菲奥奈四目相对。

菲奥奈：「不用……」

菲奥奈：「不，今天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库洛蒂雅：「啊啦，太好了」

库洛蒂雅：「梅尔特小姐，昨天的那件外套已经干了吧」

梅尔特：「嗯，没问题」

库洛蒂雅：「那么，回去时请务必穿上这件衣服」

库罗脱掉外套。

是哪里的有钱人送给她的吧。

一看就很高级。

莉莎：「库罗姐姐最好的外套……」

菲奥奈：「我，我怎么能收下这么贵重的东西」

库洛蒂雅：「不，我想着肯定会很适合您」

库洛蒂雅：「下一次来我们店或者菲诺列塔的时候，再请还给我吧」

菲奥奈：「知道了」

菲奥奈：「……谢谢」

库罗微笑着点了点头，催促着另外两个人离开。

库洛蒂雅：「来，好女人是不会打扰男女间用餐的哦」

莉莎：「好—」

阿伊莉斯：「我倒是无所谓」

吵闹的集团占据了门口附近的桌子。

凯伊姆：「刚才你说，自己想起了些事所以才哭的吧」

菲奥奈：「啊，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菲奥奈看上去稍微有点不好意思。

菲奥奈：「父亲和哥哥在夸奖我、安慰我的时候，总会来抚摸我的头」

菲奥奈：「与其说是抚摸……感觉上倒更像是刚才凯伊姆那样的轻轻敲击」

菲奥奈：「好久没有被做过那种事情，所以……」

菲奥奈望向遥远的彼方。

菲奥奈：「说起来，你把我惹哭了呢」

菲奥奈：「会买宝石送给我吗？」

凯伊姆：「饶了我吧」

菲奥奈：「哈哈」

是沾染了牢狱的空气吗。

我头一回听到菲奥奈开玩笑。

菲奥奈：「接下来，我也差不多该告辞了」

凯伊姆：「是啊，已经酒足饭饱了」

菲奥奈取出银币，看着这边。

凯伊姆：「我说过今天我请客吧」

菲奥奈：「抱歉」

凯伊姆：「别道歉」

菲奥奈：「……想当个好女人，就应该学会陪笑是吗」

菲奥奈：「我吃饱了」

菲奥奈站起身来。

菲奥奈：「啊……啊咧……」

好不容易才撑起摇摇晃晃的身体。

凯伊姆：「哈哈，醉了啊」

菲奥奈：「着，这也是醉酒的表现吗」

菲奥奈：「……学到了」

凯伊姆：「用我送你吗？」

菲奥奈：「这种程度没问题」

她披上库罗的外套。

那种果敢的穿衣方式很可爱。

菲奥奈：「凯伊姆」

凯伊姆：「嗯？」

菲奥奈：「刚才，关于娼妇的那件事情，你是这么说的吧」

菲奥奈：「幸福只会聚集到看上去幸福的人身边」

凯伊姆：「啊啊」

菲奥奈：「凯伊姆，你觉得自己是『看上去幸福的人』吗？」

虽然我有着自己很随心所欲的这种自觉，但我并不认为自己很幸福。

凯伊姆：「想都没想过」

凯伊姆：「明天还有工作，这个话题就到此为止吧」

菲奥奈：「希望你有天能告诉我」

凯伊姆：「啊啊」

喀啷

菲奥奈向着雨中走去。

附着在身体内的，液体。

促使内心亢奋不安的，液体。

——杀掉

从身体内涌出的声音。

无法抵抗的，欲求。

理应是令人呕吐的，铁锈般的恶臭味。

为什么，会是如此地……芳香。

——是杀戮

来回往复，往复来回……

冲动。

——将人类

——将这污秽的生物

心怦怦地直跳。

焦躁感，

厌恶感，

绝望感，

附着于心中的感情混合在一起，喷涌而出。

——屠杀

头脑变得麻痹。

从指间开始，自己变得不再是自己。

胳膊，

双脚，

作为某个人的所有物，将我引导至某处。

——破坏吧

——蹂躏吧

——用这份崇高的力量！

为了制定今后的行动方针，我和菲奥奈再次碰头。

菲奥奈：「抱歉，让你来这么远的地方」

凯伊姆：「闲人理应多走走路」

菲奥奈：「谢谢」

菲奥奈：「其实，从昨天开始，我就因为处理兰格那件事而忙得不可开交」

菲奥奈：「总而言之，我大概是把兰格的罪行和其伪造的情报分离出去了」

凯伊姆：「足够了，多谢」

凯伊姆：「你应该没睡觉吧」

菲奥奈：「不用担心多余的事情」

凯伊姆：「这样啊……」

菲奥奈的干劲相当令人钦佩。

换做是别人的话，受到手下背叛的冲击，睡个两三天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凯伊姆：「赶快整理看看吧」

我在地图上擦去与兰格相关的情报。

再次开始基础的工作。

虽然没有被菲奥奈强行要求进度，但我自己也想让工作快些出现进展。

菲奥奈：「接下来，应该就是这些地方了吧」

凯伊姆：「没错」

我们俯瞰着地图。

观察着地图上剩下的目击情报，之前无法解析的一些倾向就浮出了水面。

活动范围，出现频率，逃跑方向……之类的。

比起以前要明确很多。

尤其是逃走的方向。

为了看上去显眼，特意用箭头对逃走方向做出了标记。

凯伊姆：「已经能看出箭头指向的几个主要方向了啊」

菲奥奈：「啊啊，其中之一就是……」

前几天发现的，大量羽毛的，废弃的地方。

凯伊姆：「实际上，那些地方应该是作为巢穴被使用的吧」

菲奥奈：「这样一来，下次就要试着去调查其它的地域了啊」

虽然箭头指向的巢穴不可能完全正确，但是也划分出了大概的区域。

菲奥奈：「有地图真是帮大忙了」

凯伊姆：「这可是我费尽周折才拿出来的，不起到点作用就浪费了啊」

菲奥奈：「接下来别说是一点作用了，它可是会大大地派上用场啊」

凯伊姆：「但愿如此」

菲奥奈：「现在天色还早，接下来就去调查吧」

凯伊姆：「……」

我刚想说要让她休息一下，但最后还是把话咽了回去。

菲奥奈应该是迫不及待地想要行动。

凯伊姆：「好，知道了」

我收好地图，做着出发的准备。

凯伊姆：「话说，兰格的处置怎么样了？」

菲奥奈：「根据防疫局的规定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菲奥奈：「也就是，不名誉除队，不名誉殉职」

菲奥奈：「他装成黑羽行凶的所作所为，在局内被作为秘密压下来了」

菲奥奈：「但是，部队中出现了叛徒……」

菲奥奈：「以及被抓捕的背叛者在当场自杀而死的事还是予以公布了」

凯伊姆：「嚯」

凯伊姆：「鲁基乌斯卿理解你们的做法了吗」

菲奥奈：「啊啊，那位大人果然很值得信赖」

菲奥奈：「而且甚至对我说，要我趁这个机会进行局内的纲纪端正」

凯伊姆：「原来如此」

凯伊姆：「这样一来，菲奥奈也免于受罚了啊」

菲奥奈：「虽然得到了严重警告与减薪的处置，但为了不让事态继续扩大，还是决定不予以问罪」

凯伊姆：「被减薪了的话，就没法奢侈度日了吧」

菲奥奈：「我本来对于奢侈也没什么兴趣」

菲奥奈笑着说道。

菲奥奈：「对我来说，只想着如何能够努力不去背叛鲁基乌斯卿的期待」

菲奥奈：「想要恢复民众的信赖，应该会花费很长的时间吧……」

菲奥奈：「但这个问题的处理没有捷径」

凯伊姆：「加油吧」

菲奥奈：「啊啊，当然」

菲奥奈：「为此，才要首先将黑羽抓捕归案」

菲奥奈：「走，出发了」

刚出家门，菲奥奈手上的东西就突然映入我的眼帘。

凯伊姆：「那个是？」

菲奥奈：「前几天借地外套，今天正好顺道还回去」

凯伊姆：「这个时间的话，那三个人正在睡觉吧」

凯伊姆：「嘛，寄放在菲诺列塔那里倒是没有问题」

菲奥奈：「知道了」

菲奥奈：「顺便也去解决腹中的饥饿感」

凯伊姆：「你应该不会想去那种满是胭脂臭味的店里」

她和听到梅尔特原来是娼妇的时候已经有很大差别了。

是察觉到我的想法了吗，菲奥奈稍稍嘟起了嘴。

菲奥奈：「这附近几乎没有什么好的饭店」

凯伊姆：「自己不能做饭吗？」

菲奥奈：「我吗？」

凯伊姆：「啊啊」

菲奥奈：「我是一个人住的，多少也会做些家务」

凯伊姆：「原来如此」

在菲诺列塔填饱肚子后，我们走向目标的街区。

菲奥奈：「这还是第一次有这么明确的目的地啊」

凯伊姆：「但是，作为接近对手的代价，遭遇黑羽的可能性也上升了哦」

菲奥奈：「穿着这件衣服，应该很难行动吧」

菲奥奈上下确认着衣服的状态。

凯伊姆：「到了紧要关头就把袖子拽下来」

凯伊姆：「之后再重新缝上就好」

菲奥奈：「就这么做吧，看来是不能和衣服同生共死了啊」

凯伊姆：「就是那么回事了」

一段时间之后，我们走进了贫民区。

路上没有石板，水洼也没有干涸，是有着一片腐坏景象的区域。

菲奥奈：「唔……」

即使表情因为扑鼻的恶臭而扭曲，菲奥奈刚毅的性格还是让她没有放慢脚步。

凯伊姆：「这一代集中着很多逃走方向的箭头」

菲奥奈：「一个不漏地打探看看吧」

凯伊姆：「不，看起来这个地方嗑药的人很多」

凯伊姆：「没法劝他们提供情报啊」

菲奥奈：「是那样吗？」

菲奥奈环顾四周。

在小巷和废屋中满地都是的乞丐，在一点和普通的贫民区没有区别。

但是，乞丐的眼神不同。

凯伊姆：「还是算了吧」

凯伊姆：「他们会做出一些常人完全无法想象的举动」

凯伊姆：「不加注意就接近他们很危险」

菲奥奈：「这样啊……」

菲奥奈：「我就遵从凯伊姆的忠告好了」

菲奥奈：「不过，向他们贩卖毒品的不是你们吗？」

菲奥奈：「然后反而还对上瘾者横加指责，让人感觉很奇怪」

凯伊姆：「不蚀金锁不经营毒品……这是先代定下的规矩」

菲奥奈：「这样啊……」

菲奥奈：「那就好」

菲奥奈似乎放心了下来。

菲奥奈：「以我心中秉持的正义来说，果然还是不希望和贩卖毒品的组织联手」

菲奥奈：「毒品无法给任何人带来幸福」

凯伊姆：「就算对娼馆有益，娼妇也不能嗑药吗？」

菲奥奈露出艰难的表情。

菲奥奈：「关于娼馆的话，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

菲奥奈：「不，我会努力让自己理解的」

凯伊姆：「哈哈」

菲奥奈：「有什么好奇怪的」

凯伊姆：「只是觉得，刚才的说法还真是有菲奥奈的风格啊」

菲奥奈：「……唔」

或许是微微感到那并不是在夸奖她，菲奥奈微微地皱起眉头。

我倒也没想要挖苦她就是了。

菲奥奈：「那么，那些人是从哪里入手毒品的？」

凯伊姆：「大概，是从风锒的商人那里吧」

凯伊姆：「有传言说，他们靠着贩卖毒品大发横财」

菲奥奈：「是那样的吗」

凯伊姆：「啊啊」

菲奥奈：「不蚀金锁对此什么也不管？」

凯伊姆：「风锒的势力和我们不相上下」

凯伊姆：「只想漂亮地消除毒品的贩卖，从现实上来说非常的困难吧」

菲奥奈：「……即便如此，能为特别受灾地区做些什么的也只有不蚀金锁了吧？」

凯伊姆：「嘛，或许是那样没错……」

凯伊姆：「那么防疫局又如何呢」

菲奥奈：「……虽然不知道能不能成功，但这次事件结束之后我会向上头申请的」

凯伊姆：「要再次联手吗」

菲奥奈：「那也不错呢」

——我们一边开着危险的玩笑，一边来回窥视着贫民区中没有地基的小屋。

菲奥奈：「凯伊姆」



凯伊姆：「那个是」

菲奥奈指向的是被风卷起的黑色羽毛。

菲奥奈：「去找找看还有没有其它的羽毛」

凯伊姆：「啊啊」

我们下至地面，上至屋顶，手法高明地探索着每一寸土地。

就算没有言语的交流，彼此也都能认清自己的任务，搜查进展得非常效率。

和当初为了打探情报就争执不下的情况相比，有种恍若隔世之感。

菲奥奈：「……」

凯伊姆：「……」

菲奥奈的罩衫上沾满了灰尘。

我的头发也满是积灰。

两人的鞋子都已泥泞不堪。

凯伊姆：「菲奥奈」

菲奥奈：「凯伊姆」

然后，几乎同时地，我们发现了黑色的羽毛。

即便是在最底层的贫民区中也难得一见的凄惨废墟中，在无论如何都想不到有人居住的地方，发现了这些东西。

仿佛用自己的羽毛铺成的床铺一般，散落着一地的羽毛。

凯伊姆：「这应该也是巢穴之一吧」

菲奥奈：「应该是」

菲奥奈：「不知道其它地方还有几处这样的据点」

凯伊姆：「啊啊」

凯伊姆：「它肯定有很多个这样的巢穴」

菲奥奈：「怎么办？」

菲奥奈：「让我这边的队员和你那边的人在这里蹲点的话，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逮到它」

菲奥奈：「但是，这应该比漫无头绪地四处搜寻要来得有效率」

凯伊姆：「也是啊……」

我捡起一枚掉在地上的黑色羽毛。

然后，认真地观察着。

凯伊姆：「羽毛已经很旧了啊」

轻轻一握就碎成了粉末。

之前在杀人现场捡到的黑色羽毛上，能够更清楚地感到脂肪的光泽。

凯伊姆：「也许已经没有在使用了」

凯伊姆：「你那边有能派到这种地方来监视的多余人手吗？」

菲奥奈：「没有呢」

凯伊姆：「我们也是」

菲奥奈：「给这边的孩子点小钱，拜托他们试试看吧」

凯伊姆：「你的想法和我们的做法不谋而合啊」

菲奥奈：「唔……」

菲奥奈发窘地移开视线。

凯伊姆：「把这想成是灵活的处理方法就好」

凯伊姆：「这说明菲奥奈的选择也变得多了起来」

菲奥奈：「啊，啊啊」

无法隐藏动摇的感觉。

凯伊姆：「不过再怎么，就算拜托这些家伙工作也只是浪费钱吧」

菲奥奈：「也是啊……」

菲奥奈：「没办法，就当成这里是现在仍在使用的巢穴来搜索吧」

菲奥奈转身走去。

菲奥奈：「……嗯？」

凯伊姆：「怎么了？」

菲奥奈：「这个是……」

菲奥奈扒开堆积在地板上的黑色羽毛。

从那之中捡起了一片纸片般的东西。

菲奥奈：「上面写着些东西」

菲奥奈：「……这是，文字吗……读不懂啊」

我取过纸片。

上面排列着带有某种意思的文字列或记号。

但是完全无法读懂文字的意思。

但是，似乎曾经在哪里看到过和这个相似的记号……

凯伊姆：「这个是……」

菲奥奈：「你能读懂吗？」

凯伊姆：「虽然读不懂，但是在艾莉斯的诊疗所中见过和这个相仿的记

号」

菲奥奈：「艾莉斯？」

凯伊姆：「在娼馆街从事着类似医生职业的女人」

凯伊姆：「我在她的家中好像看过这种文字」

菲奥奈：「也就是说，这是医生所使用的某种文字吗？」

凯伊姆：「虽然不敢确定，不过姑且去看看吧」

菲奥奈：「好，现在就去拜访那里」

这样做是比较稳妥的吧。

但是，把女性带到艾莉斯的家里，感觉相当的危险。

那可是面对缇娅都浑身带刺的艾莉斯。

如果再把菲奥奈带去，就算闹翻天也不奇怪。

也许还是一个人去艾莉斯的家会比较好。

菲奥奈：「……怎么了？」

不过，这件事也很难对菲奥奈说清楚。

如果把我为她赎身，还有她会嫉妒之类的话说出来，这回就该轮到菲奥奈不愉快了。

说到底，菲奥奈只是工作上的伙伴。

就算艾莉斯有什么过激的反应，我也还是该坚持到底。

那是理所当然的选择。

没有什么好迷惑的。

艾莉斯对于缇娅的反应十分过激。

如果再把菲奥奈带去，就算闹翻天也不奇怪。

不过……

菲奥奈：「……？」

菲奥奈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说到底，菲奥奈不只是工作上的伙伴吗。

和菲奥奈二人独处，会因为被别人说三道四而在意就没办法工作了。

没必要在意艾莉斯的反应。

好，就这么去吧。

凯伊姆：「抱歉，没什么」

凯伊姆：「艾莉斯是个乖僻的家伙，到那边后适当注意一点」

菲奥奈：「她是个怎样的人？」

凯伊姆：「对你的态度可能会有些带刺，不要在意」

凯伊姆：「别把她说的话当真就好」

菲奥奈：「唔……」

菲奥奈：「没办法，毕竟这是工作。但愿她能帮忙吧」

凯伊姆：「是啊」

凯伊姆：「打扰了」

艾莉斯：「我可是正在休息」

艾莉斯：「不接待任何客人」

凯伊姆：「别这么说啊」

凯伊姆：「这是有关那个黑羽的工作」

艾莉斯：「哼」

艾莉斯：「那么，后面的那个女人是谁？」

凯伊姆：「工作的伙伴，你之前有见过吧」

凯伊姆：「是羽狩的菲奥奈队长」

艾莉斯：「啊啊……」

艾莉斯本来就相当不爽的表情上，又增添了几分不快。

这家伙究竟有几个阶段的“心情不好的表情”啊。

菲奥奈：「我是防疫局的特别受灾地区队队长，菲奥奈·希尔法莉亚」

菲奥奈：「这次有事需要您提供协助，故此登门拜访」

艾莉斯：「我可没想过要帮羽狩的忙哦？」

菲奥奈：「我们过去曾做过什么让您心情不悦的事情吗？」

菲奥奈：「如果有的话，请容许我向您致歉」

艾莉斯：「我倒是无所谓」

艾莉斯很扫兴地说道。

凯伊姆：「这家伙的兴趣就是嫉妒别人」

凯伊姆：「和我待在一起的女性都会被她横眉冷对，不用在意」

菲奥奈：「嫉妒？」

菲奥奈：「所谓嫉妒也就是说，她对凯伊姆……」

菲奥奈说了多余的话。

菲奥奈：「我，我和凯伊姆还不是那种关系！」

艾莉斯：「那个『还不是』是怎么回事」

凯伊姆：「你们就住嘴吧」

我来回瞪着两个人的眼睛，让她们静了下来。

凯伊姆：「有什么牢骚之后再发。我们现在是因为工作而来的」

艾莉斯：「工作也不代表什么都能做……不过算了」

艾莉斯：「……那么，有什么事？」

凯伊姆：「你看这个」

凯伊姆：「我记得在这里看过和这个相似的文字和记号」

我拿出之前捡起的纸片，递到艾莉斯的手上。

艾莉斯：「……我只是看看」

凯伊姆：「拜托了」

菲奥奈：「拜托您」

艾莉斯：「……」

艾莉斯扫视着纸片的文字列。

凯伊姆：「怎么样？」

艾莉斯：「嗯……这些是……」

艾莉斯就这样看着纸片站起身来。

然后，打开柜橱，拿出了几个写在瓶子上的字条做对比。

凯伊姆：「？」

艾莉斯：「我想，这里写的应该是……麻醉剂的制作材料和方法」

艾莉斯：「材料是一些植物的名字」

艾莉斯：「制作方法则是指各个材料的分量、浓度和温度」

艾莉斯：「因为都是些记号，所以凯伊姆就算看了也不懂吧」

凯伊姆：「嘛，的确是一窍不通」

菲奥奈：「麻醉剂指的是？」

艾莉斯：「是在切割和缝合身体的时候，缓解疼痛的药物」

菲奥奈取出自己的笔记，开始做着记录。

凯伊姆：「有那种东西吗？」

凯伊姆：「我不记得自己受伤的时候有用过那种东西」

艾莉斯：「不是很严重的伤势是不会使用的」

凯伊姆：「费用很高吗」

艾莉斯：「与其说是价格，倒不如说它是种类似毒品的东西，会让人上瘾的」

菲奥奈：「上瘾……吗」

艾莉斯：「所以说，能不用就尽量不会使用」

凯伊姆：「原来如此啊」

艾莉斯：「可是……」

艾莉斯挥了挥纸片。

艾莉斯：「这张纸上记载的配方，虽然和麻醉剂很接近但也有不同的地方」

凯伊姆：「哪里不同？」

艾莉斯：「不知道」

艾莉斯：「我又不是药物的研究者」

……。

到此为止了吗。

黑羽和麻醉剂。

看上去没什么太大关系啊。

菲奥奈：「……嗯？」

翻着日记的菲奥奈突然抬起头。

凯伊姆：「怎么了」

菲奥奈：「从前，在黑羽刚开始出现的时期所引发的实践中，曾经有过这样的话题」

凯伊姆：「啊啊」

凯伊姆：「菲奥奈应该已经托人调查过了吧」

菲奥奈：「当然已经大体上做过调查，但是却没有发现值得在意的地方」

凯伊姆：「不过……」

有什么疑点吗？」凯伊姆

菲奥奈点了点头。

菲奥奈：「从黑羽出现的那时起……」

菲奥奈：「特别受灾地区中，一个进行药物研究的建筑就被火灾烧得干干净净」

菲奥奈：「建筑的主人似乎是某处的药商」

凯伊姆：「你认为和黑羽有关吗」

菲奥奈：「说实话，不是很清楚」

菲奥奈：「但不管是否有关，去调查看看总没有错」

凯伊姆：「是啊」

没有犹豫的理由。

艾莉斯：「那个是类似事件簿的东西吗？」

艾莉斯指着菲奥奈手上的东西说道。

凯伊姆：「不，好像是日记」

凯伊姆：「那天的事件似乎也记在上面的样子」

艾莉斯：「还真是本乱七八糟的日记呢」

菲奥奈：「……咱们作为第三者，不适合对别人私人日记的内容评头论足吧」

艾莉斯：「嘛，也是」

凯伊姆：「不过，这次说不定能捕捉到一些头绪」

艾莉斯：「来，如果已经没事了的话，羽狩就把凯伊姆留在这里然后出去吧」

凯伊姆：「为什么我要被留下来啊」

菲奥奈：「多亏艾莉斯小姐的帮助，我们得到了重要的线索，非常感谢」

艾莉斯：「别什么事都道谢，让人不爽」

艾莉斯：「调查也好什么也好，赶快出去吧？」

菲奥奈：「承蒙费心」

菲奥奈一本正经的态度似乎连艾莉斯的毒气都无法侵入。

虽然我可能做不到这种地步，不过也算是学到新的应付艾莉斯的方法了啊。

凯伊姆：「艾莉斯，谢了」

艾莉斯：「好好」

莉莎：「啊一，是凯伊姆啊」

远处传来一个尖锐的声音。

菲奥奈：「这个声音是……」

凯伊姆：「菲奥奈也想起来了么」

菲奥奈：「我认识的人中，没有其它这么有精神的人了」

莉莎：「正好正好一！我有事要找你商量呢」

凯伊姆：「什么事？」

莉莎：「最近缇娅一直被某位先生丢着不管，所以我想找她一起吃顿饭呢」

凯伊姆：「啊啊，无所谓」

莉莎：「呜哇，好冷淡！」

莉莎：「好不容易才能聚在一起，你这是在做什么呢啊」

菲奥奈：「聚在一起？」

凯伊姆：「别在意」

被菲奥奈吐槽也很麻烦。

莉莎：「那我今天晚上就赶快去邀请看看吧」

凯伊姆：「交给你了」

莉莎：「好，好—」

说完这件事后，莉莎就跑开了。

真是吵人。

菲奥奈：「已经没事了吗？」

凯伊姆：「本来就没什么事」

菲奥奈：「啊啊……」

菲奥奈：「不过，凯伊姆的女性朋友还真多呢」

凯伊姆：「在娼馆街每个人都是那样」

菲奥奈：「缇娅小姐也是你的朋友吗？」

凯伊姆：「算是吧」

缇娅的事情被继续关注下去就糟了。

我被对菲奥奈的警惕感变得如此之薄的自己吓了一跳。

这家伙是羽狩。

不管做了多少工作，是多么值得信赖的人，这一点也不会改变。

如果知道缇娅是羽化病人的话，就算知道是我的朋友也会将她保护起来吧。

但反过来说，正因为她是这样表里不一的性格，所以也有值得信赖的地方。

不能让她知道缇娅是羽化病人。

凯伊姆：「……」

想到这里，心中微微地有些愧疚。

菲奥奈对我寄予了相当大的信赖。

而我却对她隐瞒了缇娅的事情，这和背叛没有太大的区别。

在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全不在意的事情，现在在我心中似乎也产生了某种变化。

菲奥奈：「怎么了？」

凯伊姆：「不，没什么」

凯伊姆：「来，继续工作的话题吧」

菲奥奈：「是啊」

菲奥奈清了清嗓子。

凯伊姆：「刚才说到的，发生火灾的那个地方，知道在哪里吗？」

菲奥奈：「似乎是在市场的深处，贫民区附近的样子」



菲奥奈：「具体的位置问周围的人就知道了吧」

凯伊姆：「那一带啊……」

菲奥奈：「有什么问题吗？」

凯伊姆：「那边是风锺的势力」

菲奥奈：「凯伊姆无法进入吗？」

凯伊姆：「不，倒不至于到那种程度」

凯伊姆：「只是……不想做太张扬的事」

凯伊姆：「最坏的情况下，有可能会挑起不蚀金锁和风锺的对抗」

菲奥奈：「我一个人去也行」

凯伊姆：「不，我也去」

凯伊姆：「只是……」

凯伊姆：「和风锺的那些人起争端的时候，或许会要用到你羽狩的名头」

菲奥奈：「正如我所愿」

菲奥奈：「不，虽然我也不希望会遇到需要使用的情況……但是防疫局的名号能起到作用，我还是很开心」

凯伊姆：「确实，在牢狱这个名声只是个累赘啊」

菲奥奈：「你也用不着特意改口吧」

菲奥奈板着脸说道。

凯伊姆：「好，走了」

凯伊姆：「是这里吗」

广阔的废墟出现在眼前。

伸出手指碰一下发黑的墙壁，立刻就沾上了烟尘。

焦黑的石壁，与烧掉的横梁。

看上去的确发生过火灾。

菲奥奈：「好大啊」

凯伊姆：「搜索应该要费一番功夫了」

我们大致做着调查。

因为曾经是进行药物研究的地方，地板上到处都散落着瓶子的碎片。

被专偷火灾现场的小偷光顾之后，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留下。

继续调查之后，发现了几样东西。

残留着不明正体的黑色粉末的瓶子。

作为某种原料而经过干燥处理的植物和其种子。

形状古怪的器皿和道具。

菲奥奈：「看来，这里曾进行过药物研究这点似乎是真的」

凯伊姆：「但反过来说，除了这点没有任何收获啊」

凯伊姆：「总之，先把捡到的东西拿去给艾莉斯看看吧」

菲奥奈：「不知道她是否已经原谅我了呢」

凯伊姆：「说话方式不被她误会就没问题」

菲奥奈：「那就交给凯伊姆了，我可没什么自信」

凯伊姆：「嘛，就交给我吧」

虽然对于菲奥奈诚心诚意的请求，艾莉斯应该是不会拒绝的，不过也罢。

菲奥奈：「接下来，要撤退吗」

菲奥奈：「抱歉，把你带来这里却没能有收获」

凯伊姆：「这也没办法」

凯伊姆：「一味的患得患失是不会有进展的」

菲奥奈：「你能这样说就好」

我们拿着战果……不知道能不能这么称呼的回收物离开了那里。

菲奥奈：「这个究竟是干什么用的呢」

菲奥奈看着拿在手上的，形状古怪的器皿。

菲奥奈：「哎哟」

菲奥奈一个踉跄。

凯伊姆：「不要紧吗？」

菲奥奈：「抱歉，没有找到落脚点」

凯伊姆：「……」

我观察着菲奥奈脚下的地面。

至今为止的经验正向我传达着某种违和感。

我搬开沉重的瓦砾。

菲奥奈：「怎么了？」

凯伊姆：「我有点在意的事情」

再搬开一堆瓦砾之后，发现了一块装有把手的铁板。

看起来，地下似乎还有空间。

凯伊姆：「是地下室吗」

菲奥奈：「打开看看吧」

吱……

沉重的声音响起的同时，门被打开了。

通往地下的楼梯出现在我们面前。

看不清里面的情况。

凯伊姆：「你能去问附近的居民借个灯笼来吗？」

菲奥奈：「交给我吧」

菲奥奈拿着装钱的皮袋，走出了废墟。

有钱能使鬼推磨，菲奥奈似乎也已经很习惯牢狱的做法了。

我拿着菲奥奈毫不费力筹集的灯笼，开始调查地下。

菲奥奈：「怎么样？」

凯伊姆：「有间小屋，但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凯伊姆：「不过……」

我看着在地下室中捡起的东西。

是黑色的羽毛。

菲奥奈：「黑羽……」

凯伊姆：「啊啊，而且相当的陈旧」

用指尖稍微一碰就变得四分五裂。

凯伊姆：「地下室的门也是，没有最近一段时间内被打开过的痕迹」

菲奥奈：「从黑羽出现的时期来考虑的话，这里应该是初期的巢穴」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

我拿出地图。

菲奥奈：「怎么了？」

凯伊姆：「不，逃跑方向的箭头没有指向这里」

菲奥奈：「你这么一说还真是」

菲奥奈：「初期的时候，关于黑羽的传言还没有流传开来」

菲奥奈：「因为这个原因，目击证言也很少吧」

凯伊姆：「也是啊」

凯伊姆：「在之前的巢穴发现的纸片，是从黑羽身上掉下来的吗？」

菲奥奈：「这样想应该比较妥当吧」

菲奥奈：「除了羽毛之外，还有什么显眼的东西吗？」

凯伊姆：「只有个像是坏掉的笼子一样的东西，别的什么都没有」

菲奥奈：「是吗，真可惜」

又发现了一个新的巢穴。

不过，也仅此而已。

菲奥奈：「凯伊姆，抱歉，关于这个设施的事情可以去询问一下吉克大人吗？」

凯伊姆：「倒是无所谓，怎么了？」

菲奥奈：「我想，黑羽可能有对作为巢穴的地点的偏好」

菲奥奈：「我希望能拜托他调查一下贫民区，如果有什么共通点的话，说不定会有什么头绪」

凯伊姆：「知道了，我去问问看」

太阳落下，天色已经很暗了。

今天的调查也差不多该到结束的时候了。

凯伊姆：「我现在就去找吉克问话」

凯伊姆：「今天的调查就到此为止吧」

回到娼馆街之后，太阳已经完全下山，天空中云朵的余光也已基本消失。

凯伊姆：「我去吉克那边了」

菲奥奈：「那么，明天在菲诺列塔再见」

菲奥奈微微行礼之后，转身走开。

凯伊姆：「哟」

吉克：「什么啊，是凯伊姆啊」

凯伊姆：「你以为是谁？」

吉克：「嘛，据说最近有个娼妇的技术相当不错，我还以为是她来和我打招呼呢」

凯伊姆：「那还真是对不住了」

嘛，一眼就能看出是在开玩笑。

谁会预定和那种人会面啊。

吉克：「今天是去那边的势力走了一遭啊」

凯伊姆：「消息真灵通」

吉克：「托你的福啊」

吉克：「那么，结果如何？」

我大致向他说明了今天事情的始末。

吉克：「原来如此……想知道那个发生火灾的设施的情况啊」

凯伊姆：「啊啊」

凯伊姆：「黑羽对巢穴的选择或许也有某种偏好在里面」

吉克：「等等……」

吉克打开几个抽屉，翻找着里面的资料。

资料意外地被收拾得相当整齐，不得不佩服奥兹。

吉克：「……有了，是这个吗」

吉克扫视着资料的内容。

吉克：「知道的情报就只有，那个建筑物曾经是被某个药店持有的」

凯伊姆：「那个药店的资料呢？」

吉克：「当时似乎是在下层，现在就知道了」

凯伊姆：「调查得还挺详细啊」

吉克：「那个发生火灾的设施，以前就有奇怪的传闻呢」

吉克：「似乎多次有牢狱的人无法想象的大人物光顾」

吉克：「而且，有传言说那里在研制下层和上层禁止制造的药物」

凯伊姆：「是什么样的药？」

吉克：「是贵族之间起了争执的时候用到的药」

用作毒杀的药吗。

嘛，似曾相闻的话题啊。

吉克：「你已经实际见过那个设施了吧？怎么样，看上去危险吗？」

凯伊姆：「大致上都被清理完毕了，没什么收获」

吉克：「嘛，也是啊」

吉克：「当然，也有可能是有普通的商人想要孤注一掷做一次赌博」

凯伊姆：「问别人借完钱以后就跑掉，这种事情确实相当常见」

吉克：「跟字面的意思一样，从悬崖上飞走了啊」

这玩笑一点也不有趣。

凯伊姆：「……最后再让我确认一遍」

凯伊姆：「那个药店，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吗」

吉克：「啊啊，连影子都不剩」

吉克：「无论在牢狱的哪里……恐怕，下层也是这样」

吉克：「向贵族出售这么危险的药品，这些顾客事后也不会对其坐视不理」

吉克：「这样一来，它就会彻底地消失掉了」

凯伊姆：「原来如此」

凯伊姆：「这条路走不通了吗」

吉克：「抱歉啊，我力有未逮」

凯伊姆：「不，已经足够了」

吉克：「关于另外一个话题……」

吉克点燃了烟卷。

吉克：「羽狩的动向如何？」

吉克：「他们是怎么处理这回的愚蠢之举的？」

凯伊姆：「把黑羽事件压了下来，某种程度上做出了公告」

凯伊姆：「菲奥奈和她的上司，叫做鲁基乌斯的贵族，似乎都把它看作是一个端正纲纪的好机会」

吉克：「嚯……」

吉克：「说到至今为止的羽狩，总是给人一副外强中干的感觉」

吉克：「或许，时代也在渐渐地产生变化吧」

吉克吐出一口烟圈。

凯伊姆：「应该维持和羽狩的合作体制会比较好吧」

吉克：「说得没错，想要断绝关系的话随时可以做到」

吉克：「我也想和那个叫做鲁基乌斯的人套套关系」

吉克：「从女队长那里打听到什么兴趣可一定要告诉我哦」

凯伊姆：「反正你已经知道了吧？」

吉克：「哈哈，或许是吧」

连我都不清楚，吉克究竟能运筹帷幄到什么程度。

至少，他应该没有被我超前的地方。

凯伊姆：「给你添麻烦了啊」

吉克：「最近，你工作起来相当的热心啊」

凯伊姆：「给你添麻烦了？」

吉克：「怎么会」

吉克：「只是觉得，对你来说还真是少见呢」

凯伊姆：「菲奥奈的工作方式相当危险」

凯伊姆：「如果我不在旁边适当提醒，这边也会受到牵连」

吉克：「呼……嘛，我就当成是这样吧」

吉克：「你要好好支持那个女队长哦」

看起来，似乎又有了很多流言蜚语。

梅尔特也好，吉克也好，还有那些娼妇，真是喜欢这种话题啊。

凯伊姆：「我也可以甩手不干的」

吉克：「不不，还是努力继续下去吧」

我微微打了个招呼后，离开了吉克的房间。

回到家中，却没有看到缇娅。

是还在和莉莎她们玩吧。

天色已经很晚了。

去看看情况吧。

梅尔特：「缇娅？」

梅尔特：「她今天好像是去莉莉乌姆玩了」

凯伊姆：「果然是吗」

我微微地叹了口气。

梅尔特：「因为凯伊姆总是放着缇娅不管，她们三个才会去找她玩的」

梅尔特：「再稍微重视点她吧？」

凯伊姆：「等黑羽的事件结束了再说」

梅尔特：「真是只想着自己的事情呢」

梅尔特有些吃惊地笑了。

梅尔特：「啊，对了……」

梅尔特：「刚才，羽狩的队长小姐过来了哦」

凯伊姆：「菲奥奈吗？她不是说要回看守所么」

梅尔特：「好像是要坚持自己去还外套呢」

梅尔特：「说是这样才显得有诚意」

凯伊姆：「还是一如既往的规矩人啊」

梅尔特：「牢狱里这种人很少见呢」

梅尔特：「顺带一提，她吃饭的姿势也相当有板有眼哦」

梅尔特：「刚开始的时候，显得特别的老实呢」

菲奥奈独自在菲诺列塔吃饭了吗。

梅尔特：「这不是你手把手教育出来的成果吗？」

凯伊姆：「只是为了不让自己被束手束脚，而教给她了最低限度的常识而已」

梅尔特：「还是一如既往的不诚实呢」

凯伊姆：「那只是你们的捕风捉影罢了」

凯伊姆：「那就这样」

梅尔特：「啊啦，不喝一杯吗？」

凯伊姆：「我去看看缇娅的情况」

梅尔特：「这样啊，一路顺风」

我转过身子，向莉莉乌姆走去。

前台的年轻人微微向我点了点头。

穿过人来人往的接待室，尽量不打扰别人地向三人的房间走去。

现在是工作的黄金时间。

三人组有陪缇娅玩的工夫吗？

我一边这样想着，一边在走廊中穿行。

……听到了一个哭泣声。

是缇娅吗？

凯伊姆：「？？」

缇娅：「……唔唔……」

缇娅正在抽着鼻子。

然后，三人正围在她的身边。

气氛阴暗而沉重。

凯伊姆：「究竟是怎么了」

莉莎：「那是因为啊，凯伊姆，那个呢那个呢」

库洛蒂雅：「由我来说明吧」

凯伊姆：「啊啊，拜托了」

莉莎的说明总是不明要点。

库洛蒂雅：「刚开始，是我们邀请尤斯蒂娅小姐一起吃饭」

库洛蒂雅：「然后，我们和她谈论了一些与凯伊姆生活的话题……」

缇娅究竟说了些什么啊。

库洛蒂雅：「那之后，我们向她请教被凯伊姆大人喜爱的秘诀……那个……」

库洛蒂雅：「然后，就和尤斯蒂娅小姐一起进了莉莉乌姆的浴室」

凯伊姆：「?!」

莉莎：「嗯，浴室」

莉莎：「正好最近变漂亮了，就想让她看看呢」

也就是说，当然也脱了衣服。

……我理清了状况。

阿伊莉斯：「她长着翅膀」

库洛蒂雅：「……」

库罗垂下眼睛。

莉莎：「真的，本来只是想开个玩笑的哦，谁知道一时冲动」

这下麻烦了。

被这三个人知道了缇娅是羽化病人。

完全是大意所致。



要怎么才能塞住这三个人的嘴……

凯伊姆：「看到翅膀的就只有你们三个人吗？」

库洛蒂雅：「是的，我可以向圣女大人发誓」

大家都默不作声。

库洛蒂雅：「凯伊姆大人，关于之后的对策……」

库洛蒂雅：「可以的话，能请您告知我们详细的情况吗？」

莉莎和阿伊莉斯也赞同地微微点头。

如果这样就能得到理解的话，那算是很便宜了。

我将从和缇娅相遇，到一起住下的事情的经过向她们说出。

凯伊姆：「基本上就是这么回事」

凯伊姆：「顺带一提，艾莉斯认为羽化病并不容易传染」

凯伊姆：「而且，每天都和她住在一起的我也没有被传染」

凯伊姆：「所以说，虽然不能下断言，但我想你们应该用不着担心」

我环视着三人的表情。

阿伊莉斯似乎没什么兴趣，莉莎稍微有点激动，库罗蒂雅则是似乎在思考着什么。三个人聚在一起商量着

是不是该死乞白赖地请求她们不要向羽狩通报呢。

还是说，要拿出封口费才行呢。

库洛蒂雅：「我觉得没有关系」

库洛蒂雅：「生活在这里的每个人，心中都有隐情」

库洛蒂雅：「无论是谁，都有不想告诉别人的事情」

库洛蒂雅：「而且，人会发光这样的童话，从凯伊姆大人口中听到也是件很有趣的事情呢」

库罗露出真心愉快的微笑。

阿伊莉斯：「凯伊姆，喜欢羽化病人？」

凯伊姆：「那是不可能的吧」

阿伊莉斯：「那就好」

阿伊莉斯：「我从前的朋友中有羽化病人，我也没有介意」

说完这句话后，阿伊莉斯抚摸着哭泣着的缇娅的头。

莉莎：「人家……」

莉莎：「不是很清楚，应该怎么办才好……嘛，脑子一直也不是很灵光啦」

莉莎：「只是稍微有点害怕而已」

莉莎：「只是稍微有一点，一点点哦？」

莉莎：「不过你看，她们俩都这么说了，我也不能自己在这里一个人怕个不停呢」

诶嘿嘿地笑着挠头。

凯伊姆：「大家，抱歉」

凯伊姆：「这份大恩……」

库洛蒂雅：「请不要言谢」

库洛蒂雅：「我也并不是要借此机会卖人情给凯伊姆大人」

阿伊莉斯：「我是怎么都无所谓」

莉莎：「嘛，我们都不会把缇娅出卖给羽狩的哦」

凯伊姆：「谢谢」

我由衷地感到，暴露的对象是这三人真是太好了。

就像库罗所说的那样，这里的人们都多多少少有着不愿被触及的伤痛。

对于异端者的同情也是人皆有之的吧。

库洛蒂雅：「在听到凯伊姆大人说出事情经过之前，我们也对尤斯蒂娅小姐说了几乎一样的话」

凯伊姆：「……那么，为什么这家伙还会哭啊」

缇娅慢慢地抬起脸。

脸上已经被眼泪弄得一塌糊涂。

缇娅：「呜呜……咕，稀……呜呜呜」

凯伊姆：「？」

缇娅：「呜呜……因为好开心……」

真是个容易让人误解的家伙啊。

缇娅：「可，可是，我从来没有遇过像现在的大家这样温柔的人」

缇娅：「告诉我这样的人，即使是羽化病人也没关系……」

莉莎：「好啦好啦，在凯伊姆的面前不要露出这么害羞的表情嘛」

莉莎：「好，和姐姐们一起去洗澡吧！」

凯伊姆：「算了吧」

如果目击者再继续增加的话就难以收拾了。

莉莎：「这样啊——真可惜」

莉莎：「我还在想，如果能够裸身相见的话，我说不定也不害怕羽化病人了呢——」

阿伊莉斯：「那么，就在这边的床上做吧」

莉莎：「噢噢！」

凯伊姆：「什么“噢噢”啊」

我砰地敲了下莉莎的头。

凯伊姆：「……你们在浴室也是硬把她的衣服扒下来的吧？」

莉莎：「哎呀，没有那种事啦」

凯伊姆：「天知道」

凯伊姆：「算了，这次也是我不够小心」

库洛蒂雅：「今后请不要再犯这种粗心的错误」

库洛蒂雅：「今天是我们交到了新的伙伴的好日子哦」

缇娅：「库，库罗蒂雅小姐……」

缇娅极力地噙住泪水。

阿伊莉斯：「我们不会出卖同类」

莉莎：「没错没错，我们会从羽狩那里保护你的」

缇娅：「非，非常感谢」

缇娅漏出了呜咽声。

总算是圆满收场了。

凯伊姆：「虽然由我来说这种话可能很奇怪」

凯伊姆：「你们知道担负羽化病人的危险性吧？」

阿伊莉斯：「知道」

库罗蒂雅露出有些悲伤的笑容点了点头。

如果这件事被公之于世，弄不好甚至会连累到不蚀金锁。

应该也会给吉克的脸上抹黑吧。

凯伊姆：「抱歉，拜托了」

我最大限度地传达着诚意。

库洛蒂雅：「已经够了，凯伊姆大人」

库洛蒂雅：「我也非常高兴，能与凯伊姆大人的心上人变得亲近」

……看起来，这些人是有何误会啊。

凯伊姆：「话先说在前面，我和缇娅可不是那种关系」

莉莎：「又来了又来了，老爷！」

莉莎马上就恢复了精神。

莉莎：「每天晚上都住在一个屋檐下，还什么都没发生——怎么想都不可能呢。是吧是吧！」

凯伊姆：「就算你说是吧是吧，还是什么都没发生」

阿伊莉斯：「不举？」

凯伊姆：「闭嘴」

库洛蒂雅：「还是说，艾莉斯小姐和尤斯蒂娅小姐都不能让您满意呢」

库洛蒂雅：「想要俘获凯伊姆大人的心，真是非常的困难呢」

库洛蒂雅：「究竟怎样的女性才能独占凯伊姆先生呢」

阿伊莉斯：「必须要满足他特殊的性癖啊」

莉莎：「这样啊—」

莉莎：「那就没辙了呢。嗯没辙了没辙了」

照这种状态下去，今天不知道会被她们捉弄到什么地步。

速速退散吧。

凯伊姆：「抱歉，今天在你们工作的时候过来打扰」

凯伊姆：「还有，谢谢你们」

库洛蒂雅：「不，请不要在意」

阿伊莉斯：「在菲诺列塔请我们吃一顿」

凯伊姆：「嘛，这种程度的话就交给我吧」

莉莎：「真的？！可以点梅尔特姐姐的秋波吗！」

凯伊姆：「算了吧」

秋波，是在菲诺列塔中价值最高的，价值 1 0 0 0 枚金币的糊弄人的菜单。

凯伊姆：「缇娅也来向她们几个道谢」

缇娅：「那个，非常感谢大家」

缇娅：「今后也请大家多多关照了」

缇娅深深地鞠了一躬。

而三人也用温柔的目光回应着缇娅。

凯伊姆：「走吧，缇娅」

凯伊姆：「打扰你们了」

库洛蒂雅：「没事没事」

推开门。

在冷飕飕的，娼馆的走廊上。

在那里，挂着一件外套。

这个是……

库罗的外套。

寒意在背脊不脛而走。

凯伊姆：「……」

缇娅：「凯伊姆先生，怎么了？」

凯伊姆：「……不，没什么」

这件外套是库罗借给菲奥奈的东西。

按照梅尔特的说法，她应该是想要直接还给库罗而特意拿了过来……

难道说，是在今天，而且恰好是这个时间来了吗？

而且，连门都没敲，只留下外套就回去了。

……开玩笑吧？

好不容易才让那三个人接受了缇娅……

现在却有可能被最不能被其得知的人知道了。

凯伊姆：「……」

不，还不能就这么下结论。

冷静下来。

如果主动去找菲奥奈确认的话，只会是自讨苦吃。

菲奥奈不擅长说谎。

如果知道了缇娅的真实身份，在调查的时候肯定会显露出什么征兆。

到那时再说吧。

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警戒着周围是否有羽狩埋伏。

虽然我为了不让缇娅注意到，已经很小心了……

缇娅：「凯伊姆先生，你在害怕什么吗？」

凯伊姆：「不，只是有点困罢了」

缇娅：「对不起，因为我而浪费了您这么多时间」

凯伊姆：「别介意」

凯伊姆：「赶快睡觉吧」

缇娅：「好的」

躺在床上，心情却仍旧无法平静。

说不定就在这个瞬间，羽狩就正在家门前列队。

然后，一脚踹开大门，把缇娅带走……

就算告诉自己，这种事不可能发生，也无法抹去内心的不安。

别在意，是我担心过度了。但越这么想，眼睛就越难合上。

今天是睡不着了啊……

胳膊和身体上浸满了鲜血。

这不是自己的血。

——这样就好  
不对。  
——杀尽  
不可以。  
——将所有污秽的人类杀尽  
自内心深处传来的声音。  
从自己的口中发出。  
——要对背叛者施以天罚  
别开……玩笑了……  
咬紧嘴唇。  
粘稠的液体满满溢出。  
那已经不是人类的血液了。  
——杀掉  
——杀尽  
停下来。  
不要这样。  
停止杀戮。  
——将天罚  
——还有吾辈的伤悲  
留下来。  
在我消失之前。

和菲奥奈在和以往一样的时间碰面。  
今天要对另一个疑似巢穴的地方进行调查。  
或许是我的错觉，总觉得菲奥奈的话变少了。  
但是，工作的话题还是一如往常。  
而且，菲奥奈如果听到了缇娅的事情，应该会主动开口问我。  
反过来说，没有提及这个话题，应该就可以认定菲奥奈没有听到。  
……我的思考在同一个地方无数次徘徊。  
凯伊姆：「关于昨天那个火灾现场的事情，我去问吉克了」  
菲奥奈：「怎么样？」  
凯伊姆：「那个建筑，似乎曾是药店的所有物」  
我将从吉克那里听到的情报向她转达。

菲奥奈：「也就是说，它的背后有见不得光的组织吗」

凯伊姆：「应该有吧」

菲奥奈：「卖杀人的毒药来挣钱，怎么可能会开心啊」

我原来也是靠杀人来谋生的……

菲奥奈只听到出售毒药就已经义愤填膺。

如果知道了我的事情，不知道会露出怎样的表情呢。

凯伊姆：「嘛，吉克似乎也不知道更多的情报了」

菲奥奈：「这样啊」

然后，对话便戛然而止。

虽然还有些工作上的对话，但除此之外的会话都无法进行。

就是这样的状况。

一天的搜查结束了。

虽然又发现了一个黑羽的巢穴，但这里也已经被弃置很久了。

菲奥奈：「明天再见」

凯伊姆：「啊啊，拜托了」

凯伊姆：「去菲诺列塔吃顿饭吧？」

菲奥奈：「……」

菲奥奈看了我一眼，然后移开了视线。

菲奥奈：「多谢你的邀请」

菲奥奈：「但兰格的事后处理还没有结束」

凯伊姆：「……这样啊」

菲奥奈：「失礼了」

迅速地敬礼之后，菲奥奈离开了。

果然，她的态度有些奇怪。

但是，我也不能主动开口询问缇娅的事情。

这样想来，看到菲奥奈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时，一眼就能看穿她藏着什么秘密。

明明什么便宜都占不到。

凯伊姆：「呐，梅尔特」

我坐在柜台旁啜饮着烧酒，和梅尔特搭话。

梅尔特：「什么事？」

凯伊姆：「……不，没什么」

梅尔特：「真让人在意啊，有什么烦心事吗？」

凯伊姆：「算是吧」

梅尔特：「对于你来说还真是稀奇呢」

凯伊姆：「是吗？」

梅尔特：「你一直都是张毫无烦恼的脸呢」

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

不过，这次是有关缇娅的命运。

而且，也有可能把不蚀金锁和吉克卷进来。

所以，我才会比平常更加愁眉苦脸吧。

一定是这样。

凯伊姆：「！」

是呼子笛。

我站起身来。

凯伊姆：「不用找了」

丢下两三枚银币后，从店内飞奔而出。

在哪边？

那边吗。

我毫不犹豫地朝笛声传来的方向全力奔跑。

笛声突然停了下来。

感觉不像是停止了吹奏的样子。

就是说……

我将讨厌的想象从脑海中赶走。

行人突然变少。

刚才吹完呼子笛以后，到了前方的哪个岔路之中吧。

我迅速冲到第一条岔路旁，

没人。

继续往前跑。

不是

不是

……

凯伊姆：「……」

然后，我感到了某种气氛。

自岔路中流散出的，紧张的气氛。

凄惨的气氛。



曾经数次感受到的重压感。

以及……

微微能够听到的，野兽般的低吼。

——是黑羽吗。

我无声地拔出小刀。

黑羽：「咕……」

黑暗中，出现了一个长着翅膀的人形身影。

仔细观察，能够看到它强健的骨骼，以及坚韧的臂膀。

是黑羽。

它没有拿着武器之类的麻烦东西。

取而代之的，是握在手中的一个球状物体。

脚边倒着一个人类。

只能看到身上穿着的羽狩制服，看不清长相。

因为，他的头正被黑羽擒在手中。

凯伊姆：「……」

这个展开正如我所想。

笛声之所以会中途停止，就是因为现在的情况。

而黑羽也不发一声地瞪视着这边。

黑羽：「……」

浸满鲜血的脑袋被随意地丢到地下。

然后，笨重地在地上弹起，眼睛朝着这边停下了滚动。

他的口中，仍旧叼着呼子笛。

凯伊姆：「真过分啊」

我沉下中心，将小刀握紧。

这家伙，既有速度又有力量。

就算全力施为，胜算也很低。

在来这之前的极短时间内，吹响呼子笛才是上策。

但是，已经晚了。

只要一移开视线，我就会被杀掉吧。

……唯有放手一搏。

在我下定决心的同时，黑羽亦开始了行动。

下一瞬间，黑羽便出现在眼前。

凭着本能将头移开。

爪子……

状似爪子的尖锐物体滑过我的鼻尖。

眼睛捕捉不到它的动作。

换做一般人，在知道发生了什么之前，便已经身首异处了吧。

冷汗自全身的毛孔中浸出。

仿佛雷光一般，黑羽在暗夜中奔腾。

我勉强才用小刀接下一击。

四散的小刀碎片，割裂了面颊的皮肤。

这速度绝不寻常。

但是，比起这个……

它的臂力实在太惊人了。

我好不容易才拨开爪子，向地面翻滚。

首先要找到空隙……

凯伊姆：「！！」

但是，黑羽再次在眼前出现。

……糟了。

小刀瞬间被击飞。

身体被摔在墙壁上，呼吸停止。

……这个，怪物。

麻痹感在脊髓内奔走。

感觉无法马上取回。

所有的动作也许都只发生在一瞬。

但对于眼前的怪物来说，已经足够让它杀掉几个人了。

……结束了吗……

菲奥奈：「凯伊姆！」

凯伊姆：「？！」

拔出刀的菲奥奈自背后斩向黑羽。

黑羽：「……」

黑羽消失了。

下一瞬间，它的身影出现在身高4、5倍的半空中。

就这样，越过了菲奥奈的头顶……

然后，在着地的同时，如同离弦之箭一般疾驰而去。

菲奥奈吹响笛子。

我勉强站起身，开始追击黑羽。

和菲奥奈一同，追在黑羽的身后。

不蚀金锁的年轻人：「给我站住，你这个怪物！」

一个男人堵住了黑羽的前进路线。

凯伊姆：「不要……」

呼啊还没有说完，男人的脑袋便被割掉。

毫不费力。

凯伊姆：「可恶」

我瞄准黑羽掷出小刀。

小刀袭向它的背后。

应该没有躲避的时间。

但是——

黑羽就像蚊虫扇翅一般，单用翅膀便将小刀挥落。

凯伊姆：「……」

菲奥奈：「虽然一直怪物怪物地叫它……没想到真的是个怪物啊」

凯伊姆：「啊啊……真希望它只是出现在谣传之中啊」

我和菲奥奈并肩拿起武器。

和平常一样地，在脑中构筑自己成功的景象。

但是唯有今天，无论如何也无法构筑成功。

黑羽向这边冲来。

将人类如同废纸般捏碎的右臂微微下沉。

不蚀金锁年轻人的鲜血，自胳膊上滴落。

仔细看去，它的长相不像人类。

眼睛无光，亦无焦点。

菲奥奈：「呃……」

凯伊姆：「要来了」

我沉下重心。

将或许是人生最后的一瞬。

全部下注。

黑羽：「咕……」

黑羽的身体摇晃起来。

黑羽：「嘎……啊……」

抱住头，跪倒在小巷中。

好机会！

我抓住这仅有的机会，一口气刺出小刀。

凯伊姆：「咕……」

黑羽的爪子挡下了这一击。

我与黑羽对视。

那洞穴般深邃的瞳孔，仿佛要把我吸进去一般。

在没有映射出任何感情的黑暗中，不知为何让人有种它想要说些什么的感觉。

黑羽：「……」

凯伊姆：「？？」

黑羽的嘴动了动。

就好像临终的老人，在低诉着遗言一般。

凯伊姆：「咕！」

小刀被夺去。

黑羽拉开距离，一步跳到了屋顶上。

小刀已经够不到了。

组织的成员：「凯伊姆先生！」

壮实的羽狩：「黑羽在哪里？」

不蚀金锁的成员和羽狩一起冲了过来。

小巷中突然变得喧嚣起来。

可是，黑羽已经逃到了很远的地方。

已经追不上了。

在极短的时间内，冰冷的小巷中就添了两具没有头部的尸体。

羽狩一人，

不蚀金锁一人。

壮实的羽狩：「可恶！这种……！」

组织的成员：「这个仇绝对会讨回来的……」

双方大概集中了十个人左右。

话语很少。

但每个人暗地里燃烧的斗志，即便是无知的孩童也能感觉得到吧。

悲伤与愤怒的空气拂过皮肤。

菲奥奈似乎在为部下的死而自责，低下了头。

不用付诸于言语。

这边也死了一个人。

这已经不是他人的事了。

无论哪方，士气都已高涨起来。

这本身是件好事。

但是……

脑海中，浮现出似乎想要说些什么的黑羽的样子。

那究竟是什么。

所有的要素都表明，它是一个妖怪无疑。

但是，那个空洞的眼神中，总觉得隐藏着某种感情。

黑羽……

究竟，是什么东西。

在几乎没有言语交流的情况下，我们来到了菲诺列塔。

在平常的座位上坐下。

梅尔特：「好像很辛苦呢」

梅尔特端来料理和饮料，担心地说道。

凯伊姆：「啊啊」

凯伊姆：「这边和羽狩都有一个人被杀了」

梅尔特：「这样啊……」

即使一直都很开朗的梅尔特，口中也在轻轻吟诵着祈祷的话语。

我和菲奥奈也无法露出明快的表情。

虽然想询问缇娅的那件事，不过今天是很困难了吧。

凯伊姆：「关于黑羽，有报告说过，它会说人类的话吧？」

菲奥奈：「我记得，它会说话的这个说法是从凯伊姆那里听到的」

凯伊姆：「那应该是在说兰格吧」

袭击缇娅的，十有八九是兰格。

如果和今天遇到的黑羽狭路相逢的话，就连呼吸的时间都没有就会被杀了。

菲奥奈：「那我就知道了」

菲奥奈：「黑羽说了什么话吗？」

菲奥奈停下了吃饭。

凯伊姆：「不……并没有说话」

凯伊姆：「但是，总感觉它好像在说着些什么」

菲奥奈：「没有听清楚吗？」

菲奥奈微微探出身子

在意的地方很微妙啊。

凯伊姆：「听到的话就告诉你了吧」

菲奥奈：「……是吗……也是啊」

菲奥奈摆正坐姿。

吉克推开门走了进来。

一听脚步声就知道了。

心情好像非常的糟糕。

吉克：「两位，喝得相当尽兴啊」

凯伊姆：「怎么可能尽兴」

菲奥奈：「在执行任务时喝酒，是被防疫局明文禁止的」

吉克：「那还真是失礼了」

吉克：「不过，我可是要喝个痛快」

菲奥奈：「请便」

吉克：「梅尔特，给我来些麦酒，再随便上点下酒菜」

梅尔特：「好—」

吉克到柜台点完菜后，重新向我们走来。

吉克：「咱们身边，终于也开始死人了啊」

凯伊姆：「啊啊」

吉克：「名字是加里波第……是个非常和蔼的人」

吉克：「他不仅深受娼妇们的信赖，做事也当断则断」

吉克：「先代……从父亲那一代开始，就一直在我们这边工作」

凯伊姆：「没错」

吉克：「嘛，他本人也有不能享尽天年的觉悟吧」

吉克：「不过啊……」

吉克：「让那家伙被杀的你，究竟都在做些什么啊」

吉克低沉的嗓音中透出愤怒。

凯伊姆：「……我只能说，我已经尽力而为了」

凯伊姆：「他很不走运，在黑羽面前冲了出来」

吉克：「我知道」

吉克粗暴地将麦酒一饮而尽。

吉克：「呼……」

菲奥奈：「我也失去了一名部下，能理解你的心情」

吉克：「没错」

吉克：「当然，我没打算要批评凯伊姆和队长大人的懈怠」

吉克：「但是，也无法就此沉默不言」

吉克从怀中取出一个小瓶子

吉克：「在我们这边，每个人都会使用这个」

这个是……

用来暗杀的，相当强力的毒药。

只要稍微喝下一点，无论多么强壮的男人都会立刻死亡。

菲奥奈：「那个是？」

凯伊姆：「……毒药」

菲奥奈：「等等！」

菲奥奈站了起来。

菲奥奈：「我接受的命令是『黑羽的捕获』」

吉克：「束手无策的话，也只有杀掉了吧」

吉克：「我不希望再有人牺牲了」

吉克：「还是说，你们能找到什么能和生命相抵的利益吗？」

菲奥奈：「但是，杀掉黑羽我们会很困扰的」

吉克：「您那边的部下都是看到同伴被杀也屁都不放一个的高尚人格吗？」

那还真是了不起啊」

两个人静静地对视着。

他们都是背负着组织，以及部下的领导者。

不能退让的地方也很多吧。

但是，唯独将取消合作关系这点一定要避免。

凯伊姆：「知道了，吉克」

凯伊姆：「我也会拿上这个的，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就交给我判断吧」

凯伊姆：「我与黑羽独自对峙的时候是不会使用的」

吉克：「……就这样吧」

吉克：「只要手下能不再被害，我就满足了」

凯伊姆：「怎么样，菲奥奈？」

凯伊姆：「只要我们能先抓到黑羽就好」

菲奥奈：「我不可能和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组织继续合作下去」

吉克：「那是当然」

菲奥奈：「可能对你们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对我们来说可不是这样」

菲奥奈：「我们会用我们的方法去行动的」

吉克：「还要拘泥于生擒吗」

吉克：「你们那边都是些为了达成命令，甚至不惜丢掉性命的人，还真是让人羡慕啊」

吉克半开玩笑地说道。

菲奥奈：「这是我的那份」

将几枚银币放到桌上以后，菲奥奈大步走出了菲诺列塔。

吉克：「真是够固执的」

凯伊姆：「她一直都那样」

吉克：「比起那个，你可不要也死了哦」

吉克：「如果你被黑羽杀掉的话，我会仿照先代的做法，把娼馆里浴室的椅子拿来给你当墓碑的」

凯伊姆：「那件事就饶了我吧」

红发的羽狩：「今天一定要抓住黑羽！」

胖羽狩：「不要让同伴的死白费！」

羽狩们：「噢噢噢！」

吉克：「这是祭奠加里波第的合战」

吉克：「都鼓起干劲来」

不蚀金锁的干部们：「噢！」

一眼望去，在街上巡逻的不蚀金锁的人还有羽狩都增加了。

居民们也注意到发生了什么事情。

凯伊姆：「羽狩的人数增加了啊」



菲奥奈：「你那边也是啊」

今天，菲奥奈的话也一如既往地很少。

脸上有着很浓的疲惫之色。

凯伊姆：「这几天你是不是有点奇怪？」

菲奥奈：「哪里？」

凯伊姆：「看上去没睡觉啊」

菲奥奈：「因为兰格的事务处理还没有结束」

又用这句话应付我。

是真的呢，还是在说谎呢。

凯伊姆：「如果不好好调整状态的话，会被杀哦」

菲奥奈：「我知道」

对话也只流于形式，没有什么实质的内容。

菲奥奈：「我们也要尽快调查」

菲奥奈：「不能让黑羽被杀」

凯伊姆：「啊啊……」

我们没什么干劲地行动着。

靠着这种状态，能取得怎样的成果呢。

又过了几天，状况还是全无进展。

黑羽也没有出现。

虽然两个组织的士气都很高，但持续着落空只是徒添焦躁。

我和菲奥奈也没了办法。

依据地图设想的巢穴全都转了一圈，但什么决定性的东西都没发现。

事到如今，只能付诸天命，等待着遭遇黑羽的机会了。

梅尔特：「啊啦，队长大人」

菲奥奈：「……」

菲奥奈只是点了点头作为回应。

我们在平时的座位上坐下。

凯伊姆：「来点能打起精神来的东西」

梅尔特：「好好，你们两个看上去都没什么精神呢」

梅尔特：「啊啊，就好像彼此赌气的夫妇一样哦」

凯伊姆：「我就连应付你玩笑的精神都没有了」

菲奥奈那边似乎也没什么开口的力气。

照这种状态，一旦遭遇黑羽，只能成为它的饵食。

凯伊姆：「身体状况怎么样？」

菲奥奈：「算不上很好啊」

别说不是很好，简直就是更加恶化了。

脸上的黑眼圈很重，双颊也消瘦了很多。

眼睛的深处，夹杂着各种各样的感情。

一副憔悴不堪的面庞。

茶也没有喝一口，她那没有血色的洁白双手就从陶杯上拿开了。

……果然，还是缇娅的问题吧。

作为同伴的我藏匿了羽化病人。

就算菲奥奈察觉到了这个事实，羽狩也没有来抓捕缇娅。

如果，菲奥奈把这件事藏在了自己心中的话……

对于我个人来说，当然是求之不得。

但是，一本正经的菲奥奈应该藏不住很大的秘密吧。

按照这家伙的思考方式，她肯定是觉得自己背叛了组织。

因此才会变得憔悴吧。

凯伊姆：「……」

……应该由我来挑明吗？

我知道这是个很荒唐的想法。

冷静地考虑一下的话，特意说出来没有任何意义。

但是……

如果菲奥奈知道了缇娅的事情，为什么会保持沉默呢。

我们之间的关系有这么值得信赖吗？

是對我产生感情了吗？

不，菲奥奈应该不会被这种感情所左右。

她可是将羽狩这个工作视作为自己荣耀一般的存在。

不可能将感情作为优先事项。

这么说，她是把捕获黑羽放在优先的地位了吗。

若是这样的话，这可是完全起到了反效果。

就算是为了捕获黑羽，也需要先解决眼前的问题。

凯伊姆：「……」

菲奥奈：「……有什么事吗？」

凯伊姆：「不……」

再怎么说……

在已经消耗得这么厉害的非奥奈面前，我很犹豫要不要继续保持沉默。

为了能让非奥奈继续对我抱持信赖。

如果有一天，某方必须要触及这个话题的话，不由我亲口说出来好吗。

如果由非奥奈开口说出的话，我们构筑起的信赖应该就会崩坏了吧。

……

在牢狱之中，值得信赖的人是非常珍贵的。

在这里，每天，所有人都想要抢走他人有限的财产。

正因如此，即使在不蚀金锁里，成员之间的信赖关系是最被看重的。

违背了信赖的背叛者，会受到最严厉的制裁。

这是铁一般的定律。

虽说时间很短，但我和非奥奈也是一起工作的伙伴。

如果，我把缇娅的事情向她坦白的话，或许会被她接受说不定。

凯伊姆：「……」

不，这是在做白日梦。

不能命运寄托在天真的幻想上。

就算估计结果会往好的方向发展也不行。

艰辛的时候，痛苦的时候，人们往往会依据希望与梦想去无谋地选择道路，然后死去。

那只能将自己从苦恼中解放出来而已。

是在牢狱中随处可见的，灭亡的形态。

绝对不能抱持乐观的想法。

梅尔特：「你们两个真是的——」

突然，抬起脸来，看到梅尔特正叉着腰站在那里。

梅尔特：「今天我特意做的料理都没用了不是吗」

我这才注意到，盘子上已经什么都不剩了。

不知何时，饭菜已经被全部吃完了的样子。

我和非奥奈的眼神瞬间对上，然后又立刻低了下去。

无法宣泄的焦躁感在我们之间聚集。

我合上日记。

至今为止，写日记的时候从来没有这么难受的感觉。

我这才意识到，事实只要化为文字，自己就无法加以否认了。

无法容许被忘却的现实，无法逃脱的现实，被用墨水固定在纸上。

咕……

心脏四周传来阵阵的刺痛。

疼得让我无法深呼吸。

我反复做着短促的呼吸。

喝水。

任水流慢慢滑入喉中。

冰冷的液体通过食道流入胃里。

再次吸气。

……

即便如此，脑中所想的事情却仍旧无法挥去。

黑羽。

和我们对峙的黑色怪物……它的容颜……长相……嘴唇……

就算已经有所改变，但还是残酷地和记忆中那个人的影像重合了。

……哥哥。

库格尔兄长。

一直走在我前方的哥哥。

学习也好，剑术也罢，不，所有事都是哥哥教给我的。

我的一切，都是哥哥的缩影。

从拿笔的姿势到挥剑的手法，全部都和哥哥一模一样。

他虽然很严厉，但一直都非常的疼爱我。

从来不觉得麻烦，只要我有了一点进步，他就会把这当成是自己的事情而高兴

结果，虽然一次都没有赢过，但和哥哥练习剑术真的很开心。



进入防疫局，也是在追逐哥哥的背影。

要说的话，他是我人生的指针，前行的路标。

是我无比尊敬，无比自豪的兄长。

库格尔兄长。

和朋友谈到哥哥的话题，我的声调也比平常要高。

即便如此，哥哥也没有丢下我，一次又一次地回头，等着我追上他的脚步。

我进入防疫局的时候，哥哥已经当上了队长。

在我为了不被人说自己是沾哥哥的光，而拼命地学习剑术和法律的时候

---

他却突然消失了。

并不是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出了事故。

而是在夜间，突然就失去了踪影。

正因如此，我一直期待着他的归来，但同时也害怕会突然看到哥哥的尸体。

但是，岁月流逝，无论哪方面的报告都没有出现。

菲奥奈：「哥哥……」

我站起身来，碰着放在暖炉旁的剑。

第一次和凯伊姆一同追击黑羽的时候。

我就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风貌。

修长的身材。

宽阔的背脊。

除了记忆中的哥哥所没有的翅膀，其它的地方都是那么相像。

之后，是直接的对峙。

千真万确。

那个就是哥哥。

不管别人如何否定，我都知道。

那个就是库格尔哥哥。

为什么，他会变成那个样子。

是谁让库格尔哥哥变成那样的。

哥哥是希望我怎么做呢。

哥哥他……能回到原来的样子吗。

但是……

我握住恩赐之剑。

黑羽已经杀了很多人了。

不能放过它。

……我要，抓住哥哥？

抓住那个我一直尊敬着的人？

但是，这是鲁基乌斯卿直接下达的命令。

是光荣的任务。

是为了守护诺瓦斯·艾蒂尔，为了守护人们的生活，值得赌上性命的崇高任务。

但就算我这么告诉自己，心中也无法停止迷茫。

果然，我的内心还是在希望哥哥能够逃掉。

但是，这种事情可能发生吗？

幸好，拥有多数的情报，离黑羽最近的人是我 and 凯伊姆。

不管是不蚀金锁还是防疫局，我们都能更早接触到黑羽的真相。

但是，我不认为凯伊姆会放黑羽逃走。

那样一来，他就会成为不蚀金锁的叛徒。

那么，我应该独自行动吗？

那是最后的选项。

凯伊姆作为友方非常值得依靠。

要怎么做，才能让他接受呢……

菲奥奈：「……」

只有一个办法。

但是，那是恶魔的选项。

作为人类来说，那是最为耻辱的选项。

肯定会被凯伊姆蔑视吧。

抓住他的弱点，扭曲法律。

用那个贵族对官差常用的手法。

同时，也是官差对民众常用的手法。

在从前的防疫局中，经常被使用的手法。

被鲁基乌斯卿作为负责人，我作为队长，所坚决杜绝的做法。

作为放过羽化病感染者的代价，收受贿赂。

作为放过羽化病感染者的代价，得到女性的肉体。

让人作呕。

做出这种事来，是不会得到民众的信赖的。

只有得到民众的信赖，对羽化病感染者的保护才能进展下去。

但是，我却要去做出同样的事情。

我要用这个方法，

去求凯伊姆。

这是最坏的选择。

但是……我想救我的哥哥。

凯伊姆应该也会谅解吧。

真没办法——说着这样的话。

做出像凯伊姆那样的，实际的判断。

然后，如果可以的话……

也仍旧保持着对我的信赖。

说不定，也会当成是无可奈何之事，而接受我的行为。

啊啊。

果然，这个想法太过天真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对凯伊姆开始抱持这么天真的想法了？

还真是没用呢，我。

背叛队伍，用卑劣的手法拉拢凯伊姆，还希望不被他讨厌。

这是多么贪婪的想法啊。

这些天，菲奥奈不知为何又开始申请对最初发现的黑羽巢穴进行再度调查。

看起来，是有什么无论如何都想确认的事情啊……

但是，她的脸上却仍旧是一副想不开的表情。

我们持续着没有条理的对话，只是单纯地走着。

从侧面看到的菲奥奈的脸，憔悴得非常厉害。

按照梅尔特的说法，我的状况似乎也好不到哪去……

凯伊姆：「到了啊」

菲奥奈：「啊啊」

我们站到散落在地上的羽毛上。

这里还是一股熏人的独特气味。

不知道是隐藏了气息，还是本来就没有，又或是已经死绝了，周围完全没有有人居住的感觉。

唯有乌鸦偶尔的阴郁叫声传入耳中。

凯伊姆：「那么，你是要来调查什么？」

菲奥奈：「……」

看向这边的菲奥奈的表情，痛苦地扭曲着。

不好。

我的直觉这样告诉我。

这个是……

要说出什么重要的，难以启齿的事情时露出的表情。

凯伊姆：「是要调查羽毛的新旧吗？」

菲奥奈：「不……」

菲奥奈：「凯伊姆……听我说」

凯伊姆：「……」

菲奥奈：「我就开门见山地说吧」

菲奥奈：「你知道那个叫做缇娅的羽化病感染者吧？」

既然她连缇娅的名字都已经知道，那就不管怎么做都无法糊弄过去了。

凯伊姆：「……………啊啊」

菲奥奈：「是凯伊姆藏起来的吗」

凯伊姆：「没错」

凯伊姆：「是我个人藏起来的」

与不蚀金锁无关。

嘴上虽然这么说，但还是想要为自己辩解一下。但是，在说出口之前，我还是闭上了嘴。

凯伊姆：「抱歉，对你隐瞒了这件事」

取而代之的，是道歉。

我这个隐瞒的做法，损害了菲奥奈给予我的信赖。

菲奥奈：「这样啊……」

凯伊姆：「你要怎么处理缇娅？」

菲奥奈抱起胳膊闭上眼睛。

为什么没有立刻回答？

我所知道的菲奥奈，应该会毫不犹豫地做出立刻将其保护的回答。

……

……………

菲奥奈：「我想知道，在就黑羽事件结成合作关系的时候，你是否就已



经藏匿了羽化病人」

菲奥奈：「那个时候……就已经？」

凯伊姆：「……………啊啊」

菲奥奈：「这样啊……」

菲奥奈微微地吐了口气。

微妙地安心下来了。

菲奥奈：「也就是说，我一直都在被骗啊」

菲奥奈的口吻，既没有挖苦，也没有谩骂。

她如果干脆被激怒的话，那倒是更简单。

凯伊姆：「不用说了」

我是作为当然的选项而骗了菲奥奈，即使现在也不认为自己有做错什么。

但是，在我的心中确实也有罪恶感存在。

我没有想过，自己居然会和这个羽狩的女队长结成这么紧密的关系。

菲奥奈：「为什么，即使欺骗我也不惜藏匿缇娅小姐？」

菲奥奈：「她果然是你的恋人吗？」

凯伊姆：「嘛，差不多就是那么回事」

菲奥奈：「……原来如此」

菲奥奈点了点头。

……抱着胳膊闭上了眼睛。

菲奥奈至今为止肯定已经将无数对羽化病感染者的恋人和夫妇拆散了吧。

或许是想起了那些时候的事情。

凯伊姆：「但是，也不只是那样而已」

凯伊姆：「不是」

菲奥奈：「那么，为什么你们会住在一起？」

菲奥奈：「你们两人不是在同居吗？」

凯伊姆：「这就说来话长了……」

凯伊姆：「缇娅不是普通的羽化病人」

菲奥奈：「哪里不同？」

凯伊姆：「你还记得，在大崩落发生的那天出现在天空中的，有着从未见过的色彩的光吗？」

菲奥奈：「哎……」

菲奥奈露出思索的表情。

菲奥奈：「不……已经记不得了」

菲奥奈：「不过，那个应该是被称为《终焉之晚霞》的现象吧？」

凯伊姆：「没错」

凯伊姆：「就我所知的情况，缇娅在过去就已经有两次，发出了和那时同样色彩的光芒」

菲奥奈瞪大眼睛。

不过，马上就又变得锐利起来。

菲奥奈：「你认为我会接受这个说法吗？」

她瞪视着我说道。

凯伊姆：「我说的全是真话」

凯伊姆：「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也认为那是我眼睛的错觉」

凯伊姆：「所以，我才会把她藏起来观察情况」

凯伊姆：「但是，第二次用这双眼睛看到的时候，我不再怀疑了」

凯伊姆：「她的确发光了」

菲奥奈：「那种，无稽的……」

菲奥奈困惑地皱着眉。

果然是无法立刻让她相信啊。

菲奥奈：「缇娅小姐是通过自己的意志发光的吗？」

凯伊姆：「她本人好像是什么都不记得了」

菲奥奈：「发光的部位是？」

凯伊姆：「全身」

凯伊姆：「全身都好像被发出的光芒包裹住一样」

菲奥奈：「发光的，羽化病感染者吗……」

凯伊姆：「如果你至今为止见过的羽化病人中有这样的例子，希望你能告诉我」

菲奥奈：「不，没听说过有这种事例」

因为我的话有些飞跃，所以菲奥奈看上去也很困惑。

凯伊姆：「我记得我以前跟你说过，我的人生在大崩落被毁掉了」

凯伊姆：「家人死去，失去了安身之所，只好在牢狱里求生存」

菲奥奈：「……」

凯伊姆：「这或许只是我的错觉，但缇娅或许和大崩落有什么关系」

凯伊姆：「所以，我才会将她藏在家中」

菲奥奈：「你的心情我可以……」

菲奥奈：「不，就算是这样，藏匿羽化病人也是犯法的」

凯伊姆：「我知道很没道理，所以才要拜托你」

凯伊姆：「要保护缇娅的话，能在我找到她与大崩落的关系之后再做吗？」

菲奥奈：「……」

凯伊姆：「拜托了」

凯伊姆：「我也知道，我这只是在图自己的方便」

凯伊姆：「但是，这件事情必须要得到菲奥奈的帮助才能顺利进行」

菲奥奈：「别尽说些好听的话」

凯伊姆：「这是我的真心话」

菲奥奈：「……」

菲奥奈沉默地抱着胳膊。

想说的已经全部说完。

……接下来，就看菲奥奈会做出怎样的判断了。

从她的洁癖上来考虑，她不会放过缇娅的可能性很高。

那个时候，我该怎么做呢。

是要守护缇娅吗。

还是说，要眼睁睁地看着缇娅被带走呢。

菲奥奈：「呼……」

菲奥奈大大地叹了口气。

凯伊姆：「……」

我凝视着菲奥奈的眼睛。

菲奥奈：「刚才」

菲奥奈：「我说了，『一直都在被凯伊姆欺骗』吧」

凯伊姆：「啊啊」

菲奥奈：「……说不定，我也在做相似的事情」

凯伊姆：「？」

相似的事情？

她在说什么啊。

菲奥奈：「这几天，我烦恼的是其它的事情」

菲奥奈：「不，当然也有在烦恼缇娅小姐的事」

凯伊姆：「有更大的问题吗？」

菲奥奈：「是黑羽的事情」

黑羽的？

兰格的背叛已经有了结果。

事到如今，还有什么烦心的事情吗？

菲奥奈：「黑羽……」

话到中途，变得踌躇起来。

但不久之后，她还是下定决心般地开了口。

菲奥奈：「黑羽可能是我的哥哥」

凯伊姆：「什么？」

黑羽是，菲奥奈的……？

我没有立刻理解菲奥奈的意思。

菲奥奈：「哥哥的名字是，库格尔·希尔法利亚」

菲奥奈：「现在咱们所在的这个巢穴，是我和哥哥充满回忆的地方」

我想起了第一次来到这里的菲奥奈的样子。

那时的她似乎在考虑着什么。

菲奥奈：「我刚开始在防疫局工作的时候，和当时身为队长的哥哥一起，在这里保护了一名羽化病感染者」

菲奥奈：「即使是现在，那个贫穷到瘦骨嶙峋的孩子仍旧会浮现在我的眼前」

凯伊姆：「……」

菲奥奈：「在咱们追击黑羽的时候，我总觉得那副模样在哪里见过」

菲奥奈：「然后，前几天对峙的时候，我发现了」

菲奥奈：「黑羽是我的哥哥」

凯伊姆：「这样啊……」

原来如此，让她夜不能寐的就是这件事啊。

菲奥奈原来说过，她的哥哥行踪不明了。

没想到，会以这种形式重逢啊。

菲奥奈：「我会进入防疫局，是源于对哥哥的憧憬」

菲奥奈：「从我懂事的时候起，哥哥就是我的榜样」

菲奥奈闭着眼睛，倾诉出回忆的话语。

那是在这个世上司空见惯的，要好的兄妹的话题。

菲奥奈：「能够坦白出来真是太好了」

菲奥奈：「这件事，一直压在我的心中」

菲奥奈露出脱力般的微笑。

说不定，她一直在对与我相似的事情耿耿于怀。

凯伊姆：「为什么，菲奥奈的哥哥会去当黑羽？」

菲奥奈：「我还想知道呢」

菲奥奈的口气中静静地传递着怒意。

菲奥奈：「为什么，哥哥他会做这种事情……」

菲奥奈用力地咬着嘴唇，眉头紧锁。

在自己身边最憧憬的对象。

自己一直追逐其背影的人。

更何况，与我不同，菲奥奈对他抱持着的感情远远超过尊敬。

而正是这样的哥哥变成了怪物，并且杀了人。

而且，还不是一个两个。

这样还有不会受到打击的人就怪了。

菲奥奈：「我记得我跟你说过，我们兄妹将患上羽化病的父亲送到治愈院的事情」

菲奥奈仿佛消除了某种迷惘般地再次开口说道。

凯伊姆：「啊啊，说过」

菲奥奈：「我至今仍然可以想起，淡然地叫我们把自己带到治愈院的父亲的身姿」

虽然无法接受，但却能理解那份高洁的思考方式。

真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

但是，菲奥奈也因此而很痛苦吧。

而她超越了这份痛苦。

菲奥奈：「我从父亲那里学到的，是公正无私的品质」

菲奥奈：「换言之，我已经有了作为官差而把有权利的觉悟」

说到这里，菲奥奈咬住下唇。

菲奥奈：「……所以」

菲奥奈：「所以，我本不想说出这种话的」

菲奥奈：「这是我丢弃了全部矜持的请求」

菲奥奈凝视着我。

菲奥奈：「可以放过黑羽吗？」

凯伊姆：「……你说什么？」

菲奥奈：「不，哪怕只是在捉到他之前，先宽限一段时间就好」

菲奥奈：「……我也会给予那个叫做缇娅的羽化病感染者，同样的宽限」

凯伊姆：「这是交易吗」

菲奥奈：「我是个卑劣的人，没资格做一个官差」

菲奥奈：「但是，还是拜托你了」

这样说着的菲奥奈，身体微微地颤抖。

眼角浮现出泪光，被用力咬住的下唇浸出了血。

悔恨，悲痛，将自己至今为止努力守护的一切予以否定的话语。

菲奥奈的痛苦亦传到了我的心中。

这是她独处异乡找到的唯一的亲人。

更不用说，对方还是她尊敬的兄长。

他究竟是怎么变成那个样子的呢。

就没有什么，能让他恢复原状的方法吗。

即使用尽手段，也要找到这些答案，是人之常情。

……从父亲的人生那里学到了公正无私的菲奥奈。

将缇娅的那件事作为交易的条件，向我这样拜托着。

她那懊悔的心情，完全传到了我的心中。

而且，这个交易对我也不是什么坏事。

缇娅如果遭到羽狩的追击，行动会受到非常大的限制。

没有拒绝的理由。

凯伊姆：「知道了」

菲奥奈：「真的吗？」

凯伊姆：「啊啊」

凯伊姆：「只是，要全面停止行动会很难」

凯伊姆：「就算对不蚀金锁那些人说了，应该也不会被接受吧」

菲奥奈：「我也不会对防疫局的队员说的」

菲奥奈：「所以，就要靠咱们两个人来做了」

菲奥奈：「比防疫局还有不蚀金锁更早发现哥哥」

菲奥奈干劲满满地说道。

凯伊姆：「嘛，就先假设事情会进展得那么顺利吧」

凯伊姆：「不过，我不认为面对那么强的对手，咱们还能手下留情」

凯伊姆：「我可没打算用自己的命去保护黑羽哦」

菲奥奈：「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菲奥奈：「只要不贸然行动，我就已经非常感激了」

凯伊姆：「知道了，就这么约好了」

菲奥奈：「……谢谢」

菲奥奈：「我由衷地感谢你能听我说这些话」

菲奥奈的眼眶变得湿润。

菲奥奈：「凯伊姆你……」

菲奥奈：「应该很看不起用这么卑鄙的手法要挟你做生意的我吧」

凯伊姆：「不会看不起你，这是当然的判断」

倒不如说，将自己的罪孽坦白出来的菲奥奈，更加深了我对她抱有的好感。

这是从来没有在牢狱中出现过的，压倒性的高洁之情。

菲奥奈：「……是吗」

我的话令菲奥奈露出安心的表情。

好久没有看到她再生硬的表情了。

菲奥奈：「以前我曾经说过，防疫局的工作是我的命运所在」

凯伊姆：「啊啊」

有这么深的因缘，确实是会将其当做自己的命运来考虑。

这不是那么简单就能消除掉的感情。

菲奥奈：「无论遭遇怎样的挫折，也一直坚信着，情况总有一天必定会好转」

菲奥奈：「我不会逃离这份命运，更不会容忍逃跑的自己」

菲奥奈：「不管遭受怎样的困难，都绝对要将其超越」

菲奥奈闭上眼睛仰起脖子。

正是因为不想否定至今为止的人生与家人的牺牲，菲奥奈才会用『命运』这个字眼吧。

又或许，她只是不想让自己逃避辛苦的日常，才用命运这个枷锁将自己牢牢锁住说不定。

……现在还是不要指责她了。

凯伊姆：「菲奥奈，太过于拘泥一件事的话，视野就会变得狭隘」

凯伊姆：「有时候，退一步去冷静地思考也是很重要的」

菲奥奈：「……」

菲奥奈：「也，是呢。我会注意的」

我大大地叹了口气。

凯伊姆：「我虽然也有过哥哥，但是他已经在大崩落的时候和其他的家人一起掉下去了」

凯伊姆：「就在我的眼前」

菲奥奈：「我只听说过你有家人，没想到凯伊姆也有兄弟啊」

凯伊姆：「即使是现在，我也会时不时地在梦中回忆起那时候的事情」

凯伊姆：「菲奥奈，我知道想要冷静下来是很难的事情」

凯伊姆：「但是，如今的我们是命运共同体」

凯伊姆：「无论哪方无法保持冷静，同伴都会陷入危险之中」

菲奥奈：「命运共同体吗……的确是这样啊」

菲奥奈：「没想到，我会和凯伊姆结成这么深厚的羁绊啊」

菲奥奈：「第一次……」

凯伊姆：「第一次怎么了？」

菲奥奈：「不，只是句坏话而已，忘掉吧」

凯伊姆：「哈哈，还是一如既往的正直啊」

两人微微相视一笑。

然后，菲奥奈向我伸出了手。

我也伸出手，握住了菲奥奈的手。

菲奥奈：「拜托了，凯伊姆」

凯伊姆：「啊啊」

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迎来和羽狩像这样握手的一天。

我用和当初在吉克的房间中冷淡的握手完全不同的力量，与菲奥奈十指交织。

菲奥奈率直地凝视着我。

菲奥奈哥哥的事情，还有缇娅的事情。

共同背负起彼此抱持的思念，用相合的双手缔下坚实的契约。

不知从哪方开始，我们相互点头。

菲奥奈：「接下来，关于之后的事情」

凯伊姆：「要怎么做？回去吗？」

菲奥奈：「不……」

好像发现了什么般地，菲奥奈环视着散落在地板上的黑色羽毛。

我也被她的视线所吸引，看向地面。

菲奥奈：「你看这根羽毛」

我看着菲奥奈捡起的羽毛。

漆黑的羽毛上显现出光泽。

就好像枯叶上掉落的新叶般异样。

在我们的搜索下，发现了5根新的羽毛。



凯伊姆：「看来，他似乎来过这里啊」

菲奥奈：「啊啊……」

菲奥奈继续搜索着周围。

菲奥奈：「……这个是」

凯伊姆：「怎么了？」

菲奥奈注视着墙壁。

仔细观察的话，能够看到似乎是被小刀削过的痕迹。

而且，还是最近的手笔。

凯伊姆：「菲……奥……」

菲奥奈：「果然，可以这么读吗」

菲奥奈：「菲奥是哥哥称呼我时叫的名字」

凯伊姆：「也就是说，写下这个文字的是黑羽？」

菲奥奈：「……应该是」

墙壁上留有给菲奥奈的信息。

也就是说……

凯伊姆：「在这里的时候，还有着人类的思想吗？」

菲奥奈：「至少，还能记得我的名字」

凯伊姆：「前几天黑羽也是好像想要说些什么的样子」

凯伊姆：「他可能还残留着些许的理性」

菲奥奈：「说不定还能说话」

菲奥奈：「如果可以的话，说服也……不，他的理性没有留到那种程度

吧」

菲奥奈的表情因苦涩而扭曲。

作为家人，想要放过哥哥。

作为羽狩，想要抓住黑羽。

这不是很简单就能得出结论的选择题。

凯伊姆：「不管怎么说，如果不能再见到他的话，咱们什么也做不了」

菲奥奈：「也是啊……」

凯伊姆：「可行的做法有二」

凯伊姆：「一个是，我和菲奥奈来轮流监视这个房子」

凯伊姆：「说不定黑羽总有一天会过来」

菲奥奈：「现在也不能让部下来轮换，只靠咱们两个吗……」

凯伊姆：「和黑羽一对一会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确实是这样」

凯伊姆：「虽然会很危险，但咱们只需要埋伏在贫民区里就行」

当然，监视的时候不能睡觉，所以换班回去的时候，时间基本就要用来进行睡眠与食物的补充了。

除了在这里埋伏之外，基本上做不了别的什么事。

菲奥奈：「瞒着部下做这种事，应该会很困难」

菲奥奈：「把这个作为万不得已的时候再采取的手段吧」

菲奥奈：「……还有一个呢？」

凯伊姆：「在刚才的墙壁上，留有只有菲奥奈和黑羽才能明白的语句」

凯伊姆：「咱们在上面刻上时间和地点的话，或许可以向他传达想要见面的意思」

菲奥奈：「好，走这条路试试看吧」

菲奥奈立刻拔剑，在墙壁前面站定。

然后，用剑尖削着墙壁刻上文字。

目不转睛，一心一意地做着这个工作。

就好像，想要用这一个又一个的文字，来取回黑羽丧失的理性一样。

一眼望去，上面用清秀的字迹刻着『清廉之镜』、明天的日期、日落时分，还有娼馆街外的小巷名称。

写完之后，菲奥奈站了起来。

凯伊姆：「这是你父亲的绰号吗？」

菲奥奈：「啊啊，这样一来，他应该就能知道这是我写的了」

凯伊姆：「地点在娼馆街外，时间是日落时……算是妥当吧」

凯伊姆：「如果被谁看到的话，可能会牵扯周围被害」

凯伊姆：「而且，如果被防疫局和不蚀金锁的成员看到的话，他们就会吹响呼子笛」

凯伊姆：「但反过来，如果太过冷清的话，到了紧急的时候也无法得救」

菲奥奈：「就是这样」

菲奥奈：「到某个指定的地方，然后我自己走出去的话，应该会有什么进展吧」

凯伊姆：「你是打算当诱饵吗」

菲奥奈：「说想要见面的是咱们这边，只有我本人出现才符合礼仪吧」

凯伊姆：「性命会有危险的哦」

菲奥奈：「这我早就知道了」

菲奥奈毫不拘谨地笑了。

凯伊姆：「明天没来的话要怎么办？」

菲奥奈：「等」

菲奥奈：「直到他来之前，不管多久我都会等」

这样做出断言的菲奥奈，脸上满载着悲怆的觉悟。

回到家里的时候，太阳已经完全落山。

菲奥奈也在一起。

凯伊姆：「在这里」

菲奥奈：「缇娅小姐也在吗？」

凯伊姆：「啊啊」

凯伊姆：「拜托你反应不要太大」

菲奥奈：「知，知道了」

缇娅会紧张先姑且不论，已经抓捕过无数个羽化病人的菲奥奈居然也相当的紧张。

凯伊姆：「是我」

缇娅：「凯伊姆先生」

缇娅推开门看着我。

缇娅：「欢迎回……」

缇娅：「咦！」

一看到菲奥奈，缇娅立刻跳了起来。

缇娅：「羽，羽狩……小姐？」

缇娅：「欢，欢迎光临」

紧张得浑身打战。

这么一来，就算不知道缇娅是羽化病人的人，也会对她起疑心吧。

凯伊姆：「不用担心，菲奥奈是咱们的伙伴」

缇娅：「伙，伙伴？」

凯伊姆：「不会把你抓走的」

缇娅：「是那样的吗？明明是羽狩小姐？」

菲奥奈：「啊啊」

凯伊姆：「总而言之，先让我们进去吧」

缇娅：「失，失礼了」

泡好茶后，缇娅开口说道。

缇娅：「感觉寿命好像减了10年呢」

缇娅：「我还在想，凯伊姆先生把我丢掉的那天终于来了，还带来羽狩

小姐要拷问我……」

菲奥奈：「别叫我羽狩小姐了，我叫菲奥奈」

缇娅：「啊，对对对，对不起」

缇娅：「是叫，菲奥奈小姐是吧，我，我会留心的」  
相当的害怕。

菲奥奈：「还有，防疫局是不会拷问情报提供者的」  
菲奥奈叹了口气。

菲奥奈：「凯伊姆究竟把我说成了什么样的人啊」

凯伊姆：「这是一般性的印象吧」

我一边喝着茶，一边把事情向缇娅说明。

她最开始的时候还很害怕，不过渐渐地也放心了下来。

缇娅对菲奥奈说道。

缇娅：「其实，我好像也被黑羽袭击过」

菲奥奈：「什么？」

凯伊姆：「虽然还不能断定」

凯伊姆：「她本人也一点都不记得被袭击的事情」

凯伊姆：「所以对我们的搜查也没什么用」

缇娅：「确实可能是这样没错……」

缇娅：「但是，我不会打扰你们的，请让我加入讨论」

缇娅：「可以的话，我也想尽可能地帮上忙！」

现在回想起来，缇娅已经被黑羽杀死两次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她和黑羽的因缘也相当不浅。

凯伊姆：「菲奥奈，可以吗？」

菲奥奈：「我无所谓」

凯伊姆：「那么缇娅，可不要打扰到我们哦」

缇娅：「好的」

缇娅摆出洗耳恭听的架势。

菲奥奈：「那个，在讨论黑羽的事情之前，我有件事想问」

菲奥奈：「缇娅小姐似乎也在菲诺列塔中出入，对周围的人是怎么说明的？」

凯伊姆：「关于缇娅的正体，该知道的人已经知道了」

菲奥奈：「里面有我认识的人吗？」

凯伊姆：「我是不会告诉你都有谁知道的」

菲奥奈：「……原来如此」

菲奥奈露出沮丧的表情。

嘛，都有谁知道这件事，她大概也应该能察觉得到吧。

凯伊姆：「大多数的人都以为缇娅是我的妹妹」

缇娅：「是的，我叫尤斯蒂娅·阿斯托利亚」

菲奥奈：「这样啊……」

菲奥奈：「要我说可能有点不合适，但这个身体什么工作都做不了」

菲奥奈：「平时的时候要怎么办？」

凯伊姆：「我把这个家的所有家务活都交给她了」

菲奥奈：「原来如此」

菲奥奈环视室内一周，微微地皱了皱眉。

是想说有点杂乱吧。

我记得菲奥奈的家里收拾得相当干净。

凯伊姆：「即使是这样，也是在缇娅来了以后有很大的改善了」

菲奥奈：「我还什么都没说」

凯伊姆：「你的眼神已经说了。还是说，你在想着别的事情？」

菲奥奈：「不……」

缇娅：「才，才不是呢！平常会收拾得更干净的」

缇娅：「可是每当想要大扫除的时候，就分不清哪些是该扔的东西」

杂乱还有其道理所在啊。

缇娅：「我马上去收拾」

凯伊姆：「不听我们的谈话了吗？」

缇娅：「没关系，我会边扫除边听的」

缇娅开始收拾起家里。

凯伊姆：「接下来，今后该怎么办，菲奥奈」

菲奥奈：「哥哥如果能回应那个留言就好了」

菲奥奈：「无论如何，我都想和哥哥说一次话」

凯伊姆：「目的是这个啊」

凯伊姆：「不过，凭他那种速度和力气，很难一边战斗一边对话吧」

凯伊姆：「而且，他现在已经兽化了，对话也无法成立」

菲奥奈：「唔，说得也是」

菲奥奈：「就没有什么能取回哥哥理性的方法吗？」

菲奥奈又一次皱起端正的眉毛，表情变得严峻。

这让人不由得担心，她那光滑的脸上会不会因此而起皱纹。

缇娅：「那个……」

缇娅：「您是想和黑羽先生说话吧？」

菲奥奈：「嘛，应该不会有那种好事就是了」

凯伊姆：「但是，还是想要一试」

缇娅：「不拿武器的话，肯定会更好吧？」

凯伊姆：「你要我们空手去吗？」

缇娅：「我被袭击的时候也是，可能是因为没有防备的缘故，他的行动很缓慢呢」

缇娅：「我想，不管对谁来说，被人拿着武器相向也都会害怕的」

凯伊姆：「原来如此」

缇娅：「而且，如果是您的哥哥的话，应该不会不由分说地就将您杀掉的……」

嘛，已经差点被杀掉一次的他，就算面对自己的妹妹应该也不会手下留情就是了。

菲奥奈：「虽然很危险，但是有一试的价值」

菲奥奈：「这可是要让已经兽化的人取回理性，用半调子的做法是不行的吧」

凯伊姆：「可是……」

菲奥奈：「凯伊姆会保护我的吧」

凯伊姆：「别说得那么简单」

凯伊姆：「不过，嘛，到了紧要关头，能保护你的也只有我了」

菲奥奈：「拜托了」

菲奥奈：「抱歉，让你为我操了这么多心」

缇娅：「没，没事，没事没事」

缇娅在身前伸出手心，呼呼地摇着手。

羽狩向羽化病人道谢。

真是稀奇的光景啊。

菲奥奈：「接下来，就是怎么做能不让他逃跑」

菲奥奈：「如果一下子就逃掉的话，就算想对话也没法进行了」

我回想起至今为止黑羽的行动。

凯伊姆：「我觉得，只要人多到一定程度，他就会开始逃跑吧」

菲奥奈：「嗯，感觉很不可思议」

菲奥奈：「对于血这么渴求，又有那么大的力气，同时对付 10 个人左右应该是件很简单的事」

菲奥奈：「但是，他却选择落荒而逃」

凯伊姆：「虽然不清楚理由，但他或许是不想让别人看到他的正体」

菲奥奈：「被他逃掉就麻烦了，和他接触的人数必须要少啊」

菲奥奈：「至少，在被我和凯伊姆追的时候，黑羽是逃跑了」

菲奥奈：「避免一起行走会比较好吧」

凯伊姆：「不要大意」

菲奥奈：「我知道」

要离开一定距离的话，我还能守护菲奥奈的安全到什么程度呢。

说实话，我没有自信。

凯伊姆：「没有什么其它的，能让黑羽减缓攻击的方法吗？」

凯伊姆：「哪怕只能争取到一点时间也好」

菲奥奈：「这个嘛……」

菲奥奈用手托着下巴，梳理着记忆的抽屉。

菲奥奈：「这是哥哥还留有理性为前提的想法，拿着什么能让他回忆起过去的东西如何？」

凯伊姆：「有什么样的东西？」

菲奥奈：「……去家里找找吧」

凯伊姆：「总之，哪怕能争取到一点时间都好」

菲奥奈：「我知道」

菲奥奈：「反正早晚也要整理身边的东西」

菲奥奈：「尽可能地去找找看吧」

整理身边的东西吗。

菲奥奈也已经有赌上性命的觉悟了啊。

菲奥奈：「能够商量的事情就这些吗？」

凯伊姆：「在现在的话，是的」

菲奥奈：「好……」

菲奥奈站了起来。

菲奥奈：「一切都从明天傍晚开始」

凯伊姆：「啊啊」

凯伊姆：「怎么办？去菲诺列塔吃顿饭吧？」

菲奥奈：「不，今天就算了」

菲奥奈：「最近没什么食欲」

被冷淡地拒绝了。

今天晚上说不定是最后一夜。

但是，我却没有把这句话出口。

正因为可能是最后的晚上，所以才有各自度过的方法吧。

凯伊姆：「现在没有食欲就算了，等有食欲的时候，一定要好好吃饭」

菲奥奈：「……知道了」

说吧，菲奥奈就推开门，走上了回家的道路。

凯伊姆：「……」

缇娅：「羽狩小姐，看上去很疲惫呢」

凯伊姆：「因为没怎么睡过觉吧」

缇娅：「羽狩也很辛苦呢」

虽然倒不至于忘了自己身边有羽化病人这件事，但缇娅少根筋的说法还是让我少许安静了下来。

菲奥奈自身的紧张感，总是会让她周围的空气也变得紧张起来。

凯伊姆：「顺带一提，会放你一马的羽狩只有菲奥奈而已」

凯伊姆：「被其他人发现就完了，你还是要继续留心下去」

缇娅：「好的，我知道了」

笑着说完后，缇娅再次开始整理起家中。

我看着她的背影想到。

缇娅因为长出了翅膀而孤身一人。

就算是奉承，也没法否认她的不幸。

而另一方面，菲奥奈则是失去了家人。

虽然孤身一人这点和缇娅相同，但菲奥奈的人生中充斥着更加多的困扰。

在那个没有女人的散漫集团里，做到羽狩的队长。

作为上位者，虽然从事着不受欢迎的工作，但从那个年龄就得到的社会地位来说，也已经相当了不起。

和身为羽化病人的缇娅有很大区别。

但是。

菲奥奈说过，『防疫局的工作，对我来说就是命运般的存在』。

真顽固啊。

菲奥奈顽固到了让人担心的程度。

回想起来，副队长兰格的那时候也是这样。



菲奥奈相信部下的羽狩队员的正直，完全没有任何的怀疑。

虽然菲奥奈把这当成『命运』来对待，但这已经算得上是无法逃脱的，诅咒一般的存在了不是吗。

必须将自己工作认定为正义，正是所谓的诅咒。

被诅咒的对象，有父亲，有哥哥……

还有菲奥奈自己吗。

用自己视作命运的职务所换来的情报，来买到拯救哥哥的最后的希望。

除此之外，已经看不到任何能够救赎她的方式了。

在人生的每一个角落，都被叫这个名为命运的诅咒所束缚住的女人。

看到她即使那么憔悴也不轻言放弃的样子，我也不能简单地认输。

哪怕是为了赢得保护缇娅的宽限，我也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凯伊姆：「……」

在我看来，菲奥奈的生存方式太过笨拙，只是单纯的愚直而已。

但是，我想要支撑那份愚直。

缇娅：「凯伊姆先生，这个是？」

缇娅发现了一个小瓶子。

之从吉克那里拿到的毒药。

凯伊姆：「啊啊，是我的东西」

缇娅：「是食物吗？」

凯伊姆：「还没等尝到味道，你就会先去那个世界了」

缇娅：「呼哎哎？！」

我接过缇娅扔出去般递过来的小瓶。

如果把这个涂在刀刃上砍到黑羽的话，就算是怪物也至少会变弱吧。

当然，也有死亡的可能性。

这样一来，就会破坏了和羽狩之间不杀死黑羽的约定。

但是……

也绝对不能乐观到要把它留在家里的地步。

这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要去使用的东西。

这样决定以后，我将毒药揣入怀中。

黑羽：「呃呃……！」

似曾相识的，文字。

黑羽：「……菲……奥」

用爪子临摹着那些文字。

与纤细的文字相比，我的爪子实在太粗鲁了。

随着轻微的声音响起，壁面被剥离。

……它已经不容许自己再被我碰触了。

黑羽：「菲奥奈……」

——杀掉

黑羽：「别开玩笑……」

——我要杀掉污秽的人类

她才没有污秽的地方。

我们是被称为『清廉之镜』的父亲的孩子。

——杀掉她

黑羽：「……！」

黑羽：「没错……」

或许是这样没错。

——杀掉

——我要将背叛的，全部人类

黑羽：「咕……」

不传达不行。

在我死去之前。

我用爪子在墙壁上描着。

黑羽：「日期……」

黑羽：「地点……」

黑羽：「在……等着我，吗？」

黑羽：「菲奥奈……」

不蚀金锁的成员和羽狩们，今天也拼命地进行着巡逻。

我和菲奥奈避开他们，向将要埋伏的小巷走去。

菲奥奈：「凯伊姆，这个要拜托你保管了」

一个被布包住的棒状物体递到了我的手中。

我检视着里面的东西。

凯伊姆：「这个是……」

菲奥奈：「你知道的吧？是恩赐之剑」

菲奥奈：「能够让哥哥的记忆产生动摇的东西，只有这个了」

菲奥奈：「我们家族的每个人，都将家族的名誉和荣耀深深地镌刻于心」

凯伊姆：「为什么要交给我？」

菲奥奈：「如果拿着武器面对黑羽，他说不定会逃掉」

菲奥奈：「除了护身用的小刀意外，我不打算带任何东西在身上」

凯伊姆：「但是……」

菲奥奈：「这是赌博」

菲奥奈平静地露出微笑。

安稳的笑容下，可以看到满载的决意。

凯伊姆：「……知道了」

菲奥奈：「不过，不要粗心大意地对它哦」

菲奥奈：「虽然用金钱的价值来衡量可能并不值钱，但这是我们家族的灵魂」

结果，不正是这个束缚住了菲奥奈的灵魂，将她关在那个被称为正义的监牢之中吗。

正因为有这把剑存在，菲奥奈才会时刻监视自己的行为，并且不停地端正自己，至死不渝。

在我眼中看来，这把恩赐之剑更像是诅咒的象征。

凯伊姆：「我虽然会保管……」

凯伊姆：「但是，我希望之后能够把它还到菲奥奈的手中」

菲奥奈：「当然了」

菲奥奈：「我肯定会问你要回来的」

说罢，几乎赤手空拳的菲奥奈作为诱饵而站在原地。

我则将恩赐之剑挂于腰间，潜到了阴影之中。

菲奥奈：「……」

菲奥奈一动不动地站着。

虽然觉得她的姿势有些好的过分了，但这样才会更加引人注目吧。

黑羽会出现吗。

风吹着云朵缓缓流淌，不久之后，月光便被遮住了。

黑暗自街道的阴暗处涌出，笼罩四周。

寒气在后背缓缓上升。

仿佛黑暗发出了悲鸣一般，振翅声响起。

黑色的鸟融于夜空之中。

这个时间，已经没有出来捕食的鸟了。

如果有的话，那肯定是——

非鸟之翼。

自黑夜降临，吞食人肉。

——是黑色的翼人。

冰冷的存在感凝固于夜空的一点。

在那里——

菲奥奈：「……！」

凯伊姆：「……呃」

它降落在菲奥奈的面前。

瞬间，小巷中便充满了野兽的臭味。

菲奥奈：「那……那个……」

说不出话。

菲奥奈的脸上露出混杂着兴奋与恐怖的不安的表情。

一次又一次地咽下唾液。

菲奥奈：「哥，哥哥……」

黑羽没有回应。

仿佛没有听到一般，一动也不动。

……不行吗。

我用力握住手上的小刀。

不知何时，汗液已经渗入刀柄。

菲奥奈：「我是菲奥奈，想不起来了么？」

黑羽向菲奥奈走近一步。

一步。

再一步。

一段让人大气都不敢喘一口的时间过去了。

菲奥奈仍然没有将视线从黑羽身上离开。

黑羽也仍然凝视着菲奥奈。

凯伊姆：「！！」

爪子没有准备动作就伸了出来。

侧身闪开的菲奥奈的胳膊上，流下了鲜血。

菲奥奈：「！！」

菲奥奈的反射神经已经够好了，但还是慢了半拍。

换做普通人的话，现在应该已经无法再站在那里了。

菲奥奈：「哥哥……」

言语不通吗？

说到底，她把黑羽当成哥哥就可能是搞错了。

思考在脑中瞬间转了一圈。

总而言之，菲奥奈的生命受到了威胁。

他是敌人。

毫无疑问，他是我们的敌人。

我刚想要取出呼子笛，又被理智所制止。

就算被不蚀金锁和羽狩那些人抓到黑羽也没有意义。

菲奥奈：「是我啊……是菲奥奈啊」

黑羽：「……咕噜噜……」

对于菲奥奈恳求的声音，黑羽举起胳膊作为回应。

沾着鲜血的爪子，在月光下闪闪发光。

凯伊姆：「喝！」

我瞄准他毫无防备的后背，投出小刀。

黑羽用好像背后长了眼睛般的动作躲过小刀。

凯伊姆：「咕……」

和难堪地被小刀击中的兰格不是一个档次。

菲奥奈：「请听我说啊，我是菲奥奈，是你的妹妹啊！」

菲奥奈：「哥哥！回答我啊！」

菲奥奈继续接近黑羽。

太乱来了。

我冲出小巷。

菲奥奈：「别过来！」

凯伊姆：「放弃……」

菲奥奈：「我不会放弃的！」

内心的嘶吼响彻小巷。

那个声音，仿佛能比呼子笛穿得更远。

菲奥奈再次向前踏出一步。

菲奥奈：「哥哥，我是菲奥奈・希尔法利亚！」

黑羽：「咕……………」

黑羽瞪视着我们，眼中充斥着地狱的业火。

菲奥奈：「我是来帮助哥哥你的！」

菲奥奈：「看着我吧！求求你！」

黑羽的爪子融入风中。

菲奥奈没有做出任何的回避动作。

菲奥奈：「呃？！」

肩头的衣服被割开，露出洁白的肩膀。

不久之后，血液流了下来。

凯伊姆：「？？」

很奇怪。

黑羽应该可以很简单地杀掉菲奥奈。

难道说，是听到菲奥奈的声音了吗？

菲奥奈：「哥哥，可以的话就杀掉我吧！」

菲奥奈：「如果我的血能让哥哥回来的话，我就算死都无所谓！」

黑羽：「咕噜……咕噜噜……」

黑羽的咆哮渐渐安静下来。

菲奥奈：「哥哥，是我啊」

菲奥奈：「求求你，再一次，让我听到你温柔的声音吧」

黑羽：「……………」

黑羽的爪子切开虚空。

风压令菲奥奈的头发随风舞动。

菲奥奈：「……」

菲奥奈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一次都没有眨眼。

用力地瞪大双眼，不让视线放过黑羽任何的动作。

菲奥奈：「哥哥，你听到我说话了呢」

菲奥奈：「太好了……」

黑羽：「……奥……」

黑羽的嘴动了起来。

菲奥奈：「哥哥，是菲奥，请叫我菲奥啊」

黑羽：「菲……………」

黑羽的瞳孔中微微显出理性的光芒。

再一点。

再一点。

菲奥奈：「哎……？」

凯伊姆：「什么！！」

黑羽：「……………」

无数的脚步声靠近。

混账。

菲奥奈：「哥哥，快逃啊」

菲奥奈：「再待在这里会被杀的」

黑羽：「菲……………」

黑羽：「……奥……」

菲奥奈：「快啊！」

菲奥奈：「请快一点啊！」

黑羽没有动。

只是呆呆地伫立着。

仿佛回声一样，呼子笛的声音自四面八方合在一起。

两个组织的男人们同时杀到了小巷中。

凯伊姆：「住手吧，再稍微等等！」

不蚀金锁成员：「凯伊姆先生，请您退开」

壮实的羽狩：「放箭」

羽狩们弯弓搭箭，不蚀金锁的男人们则举起小刀。

凯伊姆：「住手！」

菲奥奈：「哥哥！！」

黑羽：「菲……奥……奈……」

有如阵雨袭来一般地。

箭矢和小刀，向着黑羽倾泻而出。

黑羽：「菲奥！」

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

黑羽抱住了菲奥奈。

黑羽的后背被射成了刺猬。

黑羽：「……咕……」

黑羽：「咕……咕……」

壮实的羽狩：「混蛋，放开队长」

菲奥奈：「哥，哥哥……」

黑羽：「啊啊啊啊！！」

菲奥奈：「啊呜！！」

黑羽放开菲奥奈，转而面向追兵。

黑羽：「咕噜噜噜噜噜！」

黑羽毫不费力地拔起刺在后背上的东西。

粘稠的黑色血液喷溅而出。

不蚀金锁成员：「毒没有效果吗？！」

黑羽：「……咕噜噜唔……」

翅膀强烈颤动的同时，黑羽高高跃起。

堵在黑羽逃走路线上的家伙们纷纷四散奔逃。

这样就好。

没有徒增死者。

黑羽踏着建筑物的墙壁，朝着屋顶一跃而上。

动作明显变得迟钝。

虽然运动能力依旧超乎常人，但曾经的敏捷却已不再。

追上去。

凯伊姆：「菲奥奈，走了！」

没有回应。

菲奥奈只是无力地倒在小巷中，呆呆地凝视着黑羽远去的背影。

我独自冲了出去。

在脑中描绘出地图。

将黑羽的行进方向与至今为止发现的巢穴位置进行验证。

来到了一个地方。

那个菲奥奈曾经说过的，她们两人回忆之地的巢穴。

凯伊姆：「……」

类似感伤的感情在心中掠过。

黑羽应该是看到了菲奥奈写下的信息。

也就是说，他已经去过我们曾经到过的那个地方。



从常识上来考虑是不可能的。

而且，那家伙已经取回了去保护挺身而出的菲奥奈的理性。

说不定，那家伙……

凯伊姆：「可恶」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期望着黑羽恢复理性。

怪物到最后都是怪物，结局就会皆大欢喜。

凯伊姆：「哈啊，哈啊……」

我抄着近道不停地奔跑。

如果黑羽回到了那个巢穴的话，穿过这个小巷是最近的道路。

我任由肩膀上下颤动，为了调匀气息而做着深呼吸。

凯伊姆：「……」

微风拂走尘埃。

月光透过云层的缝隙，射下清冷的光芒。

在月光之下，黑羽的样子出现了。

仔细观察的话，他的身体并没有大到足以被称为怪物的程度。

在清澈的月光照射之下，他甚至给人一种端正的印象。

黑羽：「……」

从刚才拔出箭头和小刀的伤口中，仍旧在流着粘稠的黑色液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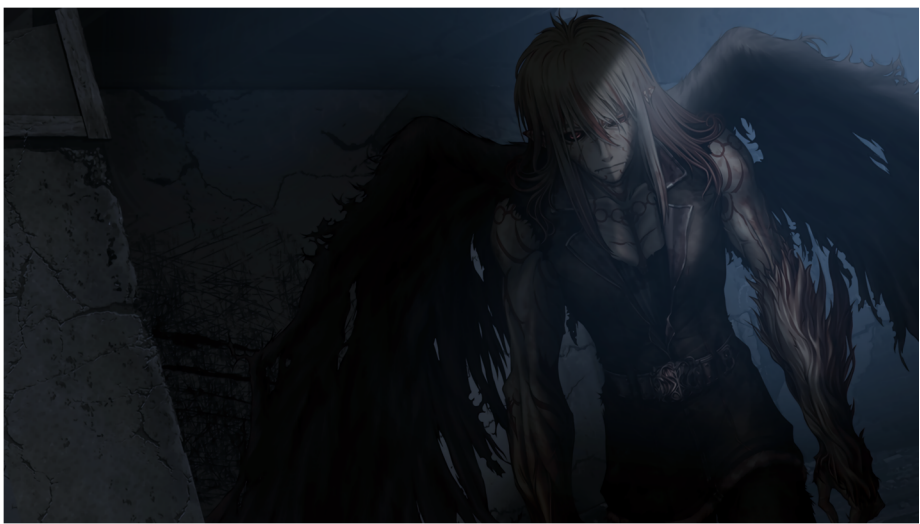
扭曲的表情下，流露出炽热的眼神。

一眼看去，就能知道他的动作已经变得相当迟钝。

我既然能够捷足先登，这也是理所当然的结论。

凯伊姆：「这是咱们第二次碰面了啊，黑羽」

黑羽：「……咕噜……」



凯伊姆：「我是菲奥奈的朋友」

凯伊姆：「如果能够听到我说话的话，就停止攻击吧」

凯伊姆：「和菲奥奈一样，我也希望你能够逃走」

黑羽：「……………」

沉默。

耳中唯有野狗的低吼。

凯伊姆：「拜托，为了菲奥奈，请你恢复正常吧」

黑羽动了起来。

凯伊姆：「咕！」

额发被割掉。

我一边向后倒去，一边拔出小刀。

黑羽做出了很有其风格的，毫不犹豫的洗练的一击。

黑羽：「咕噜噜噜！」

爪子再度袭来。

凯伊姆：「咕」

胸口传来灼热的痛感。

只是被黑羽的爪子稍微碰到，皮肤便被割裂。

简直就是防不胜防。

凯伊姆：「哈！」

我主动和他拉近距离。

冲进胳膊的内侧，应该可以避开爪子的直击。

但，和振翅的声音一起，黑羽消失在我的视野之中。

凯伊姆：「上面吗！」

我反射性地扭过身子。

爪子滑过胳膊击中地面，将石板击得粉碎。

深深插入地面的，钢铁般的锐爪。

突然，黑羽的动作停了下来。

正当我想要拉开距离的瞬间——

黑羽：「咕噜噜噜噜！」

从地面抽出的爪子挟着石板与土块向我袭来。

凯伊姆：「咕！！」

土块和石头已经迫近眼前。

眼前一白。

回过神来时，我已经倒在了地面上。

瞬间失去了意识啊。

应该是头被石块直接击中了吧。

视线有些模糊。

手上也没有了小刀。

平衡感也已经丧失，就连勉强站起来都做不到。

只有本能还在尖锐地报知着危险。

黑羽：「咕噜噜噜！」

耳旁传来跳跃的声音。

抬头向天空看去，

仿佛侵蚀了月亮般的，将必杀的利爪高高举起的黑羽映入眼帘。

在他着地的同时，我就会死。

血液和脏器散落一地，化为地面的污痕。

从开始杀人的那时起，我就没想过自己能得善终。

而那个时候已经迫近眼前。

火花四散。

瞬间变亮的视野里，出现了露出苦闷表情的黑羽的脸。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动起来的。

刹那间伸向腰间的手抓住恩赐之剑，挡住了爪子的攻击。

凯伊姆：「唔啊啊啊！！！」

我用尽浑身的力气推开黑羽，站起身来。

凯伊姆：「哈啊……哈啊……哈啊……」

视线依旧在摇晃。

身体在吱嘎作响。

头部流下的鲜血浸湿了脸庞。

我注视着黑羽摇动的身姿，摆出中段的架势（注：夜明里有详解，不加赘述）。

死之天使用她那冰冷的手拂过了我的脖颈。

但是，我还不能把这副身躯交付给她。

直到菲奥奈赶来为止。

黑羽：「咕？！咕啊？！」

突然，黑羽露出痛苦的表情。

黑羽：「啊啊啊啊啊啊！！！」

发出惨叫。

附近空屋的屋檐上，几只乌鸦飞起逃窜。

黑羽：「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黑羽双膝跪地。

我本以为是他看到这柄剑而想起了什么，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是毒。

不蚀金锁的那些家伙在小刀上涂的毒药，似乎现在才发挥效力。

黑羽：「咕呼……咯噗」

口中吐出大量的液体，发出粘稠的声音流落地面。

这个毒发作的时候，会吐出大量的鲜血。

我已经看见过这幅场景很多次了。

我举着剑靠近黑羽。

黑羽：「咕……」

黑羽：「那……那柄剑……是……」

凯伊姆：「？！」

是人类的语言。

果然，他能通人类的语言吗？

凯伊姆：「这个是菲奥奈借给我的东西」

黑羽：「菲……奥奈……」

黑羽任由口中的液体流下，努力地编织着语言。

灼热的眼神沉入黑暗，令人不寒而栗的光芒已然不再。

黑羽：「你是菲奥的……熟人，吗？」

凯伊姆：「啊啊，是工作上的伙伴」

凯伊姆：「你是菲奥奈的哥哥吗」

黑羽点了点头。

黑羽：「那么，替我向菲奥奈……传达」

黑羽：「治愈院……」

黑羽：「治愈院……是用来做实验的……设施」

黑羽：「被送进去的所有羽化病感染者……都会被……杀掉」

凯伊姆：「什么？！」

一瞬间，我没有明白他话中的意思。

羽化病人会在治愈院被杀？

之所以没有回来的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凯伊姆：「喂，这是怎么回事啊，再说得详细一点」

黑羽：「为了探索他们的秘密……我，潜入了治愈院……被抓到了」

黑羽：「那之后，就被移动到某个设施……接受了实验」

凯伊姆：「是什么样的实验？」

黑羽：「不知道……只知道，很痛苦……」

黑羽：「不知道过了多久……有一天，设施遭受了火灾……我趁着间隙……逃出来了……」

黑羽：「唔咳……咕」

再一次盛大地吐出液体。

黑羽：「那之后的记忆就……残缺……不全了」

黑羽：「咕……咕啊啊啊！」

黑羽咬破嘴唇。

血液溢出。

黑羽：「哈啊……哈啊……哈啊……」

黑羽：「我不知道，我的意识能维持到什么时候」

黑羽：「虽然连名字都还不知道……不过就拜托你了……」

凯伊姆：「喂」

黑羽：「……咕……咕噜……呃」

瞳孔中混入了火焰般的赤红。

我重新架起剑。

黑羽：「咕！」

黑羽用锐爪刺穿了自己的胸膛。

仿佛喷水般地，液体喷涌而出。

黑羽总算用脚支撑住了摇摇晃晃的上身。

他是在用疼痛来让自己保持意识吧。

黑羽：「我已经……没救了……」

凯伊姆：「菲奥奈想要救你啊」

黑羽：「我是……杀人凶手……」

黑羽：「如果救我的话……会连累到，菲奥奈……」

凯伊姆：「她也明白这一点」

黑羽：「她现在，在……防疫局，吗？」

凯伊姆：「啊啊，是队长」

黑羽：「呼……那么……就不用来，救，我了……」

黑羽：「作为家人，就更加……」

黑羽的嘴角微微上扬。

黑羽：「把我……把我，杀掉……」

黑羽：「既然你拿着那把剑……应该就是能理解菲奥奈的人吧……」

黑羽：「咕……」

黑羽漏出痛苦的声音。

凯伊姆：「振作一点！喂！」

黑羽：「她……菲奥奈就，拜托你了……」

黑羽垂下了头。

凯伊姆：「喂，你还好吗？！」

黑羽：「咕，咕啊啊啊啊！！」

再一次的惨叫。

黑羽慢慢地站了起来。

他的瞳孔中，再次染上了地狱的业火。

黑羽：「咕噜噜……呃！！」

好像刚刚才注意到全身的伤势一般，随着吼声，身体开始因愤怒而颤抖。

黑羽：「嘎啊啊啊啊啊啊啊！！」

左右手的爪子同时向我刺来。

死的预感——

菲奥奈：「凯伊姆！」

凯伊姆：「咳……」

我用胳膊作为盾牌，总算是免于受到致命伤。

不，恐怕是这个声音救了我吧。

菲奥奈：「……哥哥」

声音的主人是菲奥奈。

不久之后，菲奥奈赶了过来。

怎么办。

要怎么办才好。

如果相信黑羽的说法，这家伙已经无法做回人类了。

不杀掉他的话，只会让受害者继续增加。

但是，想要拯救哥哥的菲奥奈的感情又怎么办？

不——

既然不杀不行的话，果然还是应该要交给菲奥奈来解决吗。

还是说，为了不让菲奥奈的手染上家人的血，而将我的手弄脏呢。

黑羽：「……！」

我制止了黑羽的行动。

菲奥奈正从远处向这边赶来。

我下定决心，将所有精力集中在不让黑羽逃走，以及接下爪子的攻击上。

……黑羽让我杀掉他。

但是，这应该由菲奥奈用自己的手做一个了断。

不，应该是必须要让她来做。

直到菲奥奈跑过来之前，我一直拖住黑羽。

这是如今，我唯一能做到的事情。

菲奥奈：「哥哥！」

接下爪子几个回合的攻击以后，等着的人终于出现在我们面前。

菲奥奈：「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黑羽没有作出回应。

在闪耀着红色光辉的眼眸深处，只映射着猛兽本能的光芒。

凯伊姆：「在你来到这里之前，黑羽稍微恢复了一点正常」

凯伊姆：「他拜托我，在出现更多的牺牲之前杀了他」

凯伊姆：「趁着我抓住他的爪子，你来把他杀掉」

菲奥奈：「你在说谎！」

凯伊姆：「是真的！」

凯伊姆：「他也说了，如果自己被救的话，会连累到你」

菲奥奈：「怎么会……怎么会」

菲奥奈没有动作。

凯伊姆：「菲奥奈！」

黑羽：「咕！」

黑羽沉下腰。

爪子横向切来。

凯伊姆：「嘎」

我被这好不容易接下的一击击飞。

我难看地倒在地面，甚至没能来得及做出守势。

瞬间，变得无法呼吸。

即便如此——

我还是有着必须要向菲奥奈传递的东西。

凯伊姆：「菲奥奈！」

我把剑扔给菲奥奈。

我变成赤手空拳也没关系。

总之，一定要把这个传给菲奥奈。

凯伊姆：「接下那把剑！」

菲奥奈：「凯伊姆……」

菲奥奈半是茫然地握住剑柄。

凯伊姆：「听好了，如果在这里收手的话，又会有无罪之人白白死去！」

凯伊姆：「你觉得，你的亲人会想要继续杀人吗！」

黑羽：「……咕噜噜……呃……唔」

凯伊姆：「咯呼」

黑羽的脚踢到了我的侧腹。

铁的味道在口中扩散。

凯伊姆：「菲奥奈……动手吧」

或许是看到我已经浑身脱力，黑羽慢慢地向菲奥奈走去。

菲奥奈：「哥哥……请住手吧」

菲奥奈：「我是来帮助你的」

黑羽：「咕噜噜噜……」

仿佛被轰鸣催促着一样，菲奥奈架起了剑。

剑锋不停地颤抖。

架势也没有摆好，宛如第一次拿剑的孩童。

黑羽向前踏出。

菲奥奈：「呜！」

虽然身体勉强躲开了，但脸颊却已被割伤。

菲奥奈：「哥哥，请停手吧」

菲奥奈：「听不到我的声音吗！」

在眼前，架起剑看着这边的人是…

菲奥。

——杀掉她！

不行啊。

我必须要看清才行。

将已经微薄到几近消失的意识击中在眉心。

——杀掉她！



——杀掉她！杀掉她！杀掉她！！

菲奥奈，正在向我持剑以对。

架势完全不成样子。

亏我曾经那么用心地教授她剑术。

这样下去，会被杀的。

会被我杀的。

被我这双不知已经吸过多少人鲜血的手。

小小的菲奥。

一直追在我身后的菲奥。

那个菲奥，会被我杀掉。

——杀掉她！杀掉她！杀掉她！！

——杀掉她！杀掉她！杀掉她！！！杀掉她！！！！

体内的声音令我的身体擅自自动了起来。

……别开玩笑。

虽然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我怎么可能会让你去杀菲奥呢。

身体难以抑制的冲动，用理性让它屈服。

我要取回我自己。

至少，要撑到菲奥将我贯穿的那个瞬间！

醒醒吧菲奥。

菲奥！

黑羽：「嘎啊啊啊啊！」

菲奥奈：「咳！」

鲜血四溅。

菲奥奈：「哥，哥哥……」

黑羽：「咕噜噜！」

菲奥奈：「咳！」

爪子刺进侧腹。

不管什么时候受到致命伤也不奇怪。

但是，菲奥奈总算忍耐住了。

……不，不对。

凯伊姆：「……！」

黑羽的眼神不再炽热。

他的眼睛，就好像因为毒药而痛苦的时候那样，落入阴暗之中。

是回复正常了吗。

那样一来——

难道说，他是想要让菲奥奈下定决心？

黑羽：「嘎啊啊啊啊啊！！」

野兽般的狂吼。

无数次胡乱挥舞的爪子。

但那份攻击在碰触到菲奥奈的要害之前就改变了轨道，只造成了很小的伤势。

就好像在进行着剑术的练习一样。

……不是错觉。

爪子每挥一次，我的确信就增强一分。

黑羽的神智清醒了。

黑羽：「咕啊啊啊！」

狂暴地来回挥舞的爪子微微割破了菲奥奈的身体。

每一次挥爪，或许都是黑羽灵魂的喊叫。

——赶快挥动那把剑。

——我已经不是你所认识的那个兄长了。

——就由你来终结吧。

爪子划过虚空的破风声，响彻着黑羽痛切的声音。

凯伊姆：「菲奥奈，振作一点」

凯伊姆：「这是必须要由你来做出的终结」

菲奥奈：「做不到……由我来……把哥哥……」

黑羽：「嘎啊啊啊啊！」

黑羽用夸张的姿势拉开了距离，

从正面接下爪子的攻击，令菲奥奈被击飞。

菲奥奈：「唔咳，唔咳……」

菲奥奈用剑支撑着身体，好不容易站了起来。

躯干摇摇晃晃，膝盖也失去了力量。

凯伊姆：「挥剑」

凯伊姆：「你的兄长正希望你这样做」

菲奥奈：「但是，但是！」

菲奥奈哭了出来。

凯伊姆：「你不是父亲和哥哥的人偶吧」

凯伊姆：「你选择了自己的道路，然后站在了他们两个人的身边」

菲奥奈：「站在他们……身边……？」

凯伊姆：「黑羽最后这样说了」

凯伊姆：「叫你别被父亲和自己所束缚，去找到自己的道路」

菲奥奈：「！！！」

事实上，从把父亲送入治愈院那时开始，菲奥奈就背负着沉重的枷锁。

羽狩必须要秉持正义。

自己必须要成为理想的羽狩队员。

但是，如果做过头的话，就会丧失自己的判断标准，变成依赖着他人评判的生存方式。

菲奥奈必须要用自己的脚踏出这一步。

作为一个羽狩的队长……

同时，也作为一个人类。

菲奥奈：「……」

菲奥奈闭上了嘴。

湿润的眼睛，向黑羽射出锐利的视线。

菲奥奈：「哥哥……」

全身透露出坚决的意志。

菲奥奈：「觉悟吧！！！」

菲奥奈向黑羽冲了过去。

间不容发地踏前，拉近被拉开的距离。

身体流利的动作——

仿佛乘着风的燕雀一般，菲奥奈的身体滑入绝妙的间隔。

菲奥奈：「唔啊啊啊啊啊啊！！」

黑羽：「嘎啊啊啊啊啊啊！！」

菲奥奈的剑在黑夜中疾驰。

那一瞬间，黑羽似乎露出了微笑。

眼神中渗出安心的感觉。

寓意着拯救的剑法。

恩赐之剑自黑羽的侧腹刺入，到达了锁骨的附近。

黑羽：「咕……」

伤口中喷出大量的液体。

菲奥奈：「啊……」

身上溅满黑色鲜血的菲奥奈呆呆地瞪大眼睛。

血液的温度仿佛刚刚才让她察觉到了自己的行为。

菲奥奈的手失去力气，恩赐之剑的剑柄自指间滑落。

身上插着白刃的黑羽，身体慢慢倾倒。

菲奥奈：「哥……哥……」

在瞪大眼睛的菲奥奈面前，黑羽倒了下去。

菲奥奈凝视着兄长知道刚才还站立着的空间——

然后，动作僵硬地向脚边看去。

黑羽仰天倒下。

胸口上插着的剑微微地晃动着。

库格尔：「是，菲奥吗……？」

菲奥奈：「是，是的」

库格尔：「真是招……不错的，剑法……啊……唔咳」

随着咳嗽，口中吐出黑色的东西。

那个分不清是液体还是气体的东西，在嘴边稍作停留后，很快就扩散到了空气之中。

库格尔：「杀掉我的人……是菲奥奈，太好，了……」

菲奥奈：「那种，那种事情」

菲奥奈抱住黑羽的身体。

库格尔：「『恩赐之剑』吗……」

库格尔：「菲奥……你要记好……」

库格尔：「剑的意义……会随着挥剑之人……而改变」

库格尔：「你要役剑……」

库格尔：「绝对，不要为剑所役……」

菲奥奈：「哥哥……」

库格尔：「你要不被，家族之名束缚地，生活下去」

库格尔：「用自己的双眼……看透，何为正义」

说到这里，黑羽大大地吐了口气。

就好像，把肺中的空气全部吐出一般。

菲奥奈：「哥哥？！哥哥？！」

黑羽露出僵硬的笑容。



菲奥奈：「嘿」

菲奥奈：「哈」

库格尔：「后脚再踩实一点，用上体重」

菲奥奈：「哈」

菲奥奈：「喝」

库格尔：「再快点，敏捷点！」

库格尔：「把剑想象成手臂的延长，把每一寸神经和剑相连！」

菲奥奈：「哈！」

菲奥奈：「喝啊啊！」

菲奥奈：「喝啊一」

库格尔：「呼！」

哥哥的木剑将我的剑击飞。

菲奥奈：「多，多谢指教」

库格尔：「已经有相当的长进了啊」

菲奥奈：「不，我还差得很远……」

库格尔：「你的悟性很强，什么时候变得比我强都不奇怪」

菲奥奈：「怎，怎么可能」

库格尔：「前提是你每天坚持不懈地去锻炼」

库格尔：「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菲奥奈：「好的，非常感谢！」

结果，直到哥哥行踪不明的那天为止，我都连一次都没有胜过他。

他是个即使在模拟战中也绝对不会放水的严格的人。

但是，在练习结束之后，他肯定会摸我的头。



这份喜悦感让我不曾沮丧，持续着剑术的练习。

虽然很强很大，但也很温柔的，哥哥的手。

被我当成宝物的那只手……

已经……

库格尔：「这是第一次在比剑中输给菲奥啊……」

菲奥奈：「？！」

黑羽将长而锐利的爪子伸向菲奥奈。

然后，温柔地敲着菲奥奈的头。

菲奥奈：「……哥哥……呜呜……呜呜……」

菲奥奈的声音中断，取而代之的是滴滴滴落的泪水。

黑羽的表情微微缓和。

然后……

那双大手，垂到了地上。

菲奥奈：「哥，哥哥……哥哥，哥哥！！」

菲奥奈用力地摇着已经一动不动的黑羽。

但是，她的哥哥已经不能再动了。

菲奥奈：「……哥哥……」

菲奥奈将黑羽的手放在脸边，漏出呜咽的声音。

这拼命压抑着的哭泣声，在贫民区中流淌。

我什么都说不出来。

只能闭上眼睛，听着菲奥奈发出的声音。

凯伊姆：「菲奥奈……」

不久之后，我走到菲奥奈身边。

菲奥奈：「唔咕……唔咕……」

菲奥奈慌忙用衣袖擦拭着泪水。

即便是在这个时候，也不想被别人看到自己的眼泪吗。

那么，我也装出平常的样子吧。

说到底，我本来就没有安慰她的权力。

凯伊姆：「羽狩和不蚀金锁的人要来了」

菲奥奈：「啊啊……也是呢……」

菲奥奈：「我不想让部下看到我不成体统的样子」

菲奥奈好不容易站了起来。

菲奥奈：「啊……啊咧？」

似乎已经脱力的膝盖让她又瘫坐回地面。

菲奥奈：「无，无论如何都绷不紧呢」

菲奥奈：「唔……膝盖……动不了……」

不管多少次试图站起，最后都无力地瘫倒。

如果被其他人看到菲奥奈在黑羽的尸体旁边抽泣的话，菲奥奈和黑羽的关系就会被人怀疑。

虽然对菲奥奈有些过意不去，但是现在必须要让她振作起来。

至少，要做出漂亮地击倒了凶恶的妖怪的队长的样子。

凯伊姆：「来，抓住我」

我伸出手去。

但是，菲奥奈却摇了摇头。

菲奥奈：「我要自己站起来……不那么做的话，我会瞧不起自己」

凯伊姆：「嚯……」

菲奥奈：「凯伊姆，能拜托你件事吗？」

菲奥奈：「给我一巴掌，让我打起精神来」

凯伊姆：「……还真是个奇怪的兴趣啊，没问题吗？」

菲奥奈：「拜托你了」

菲奥奈注看着我说道。

嘛，既然她都这么说了，我也用不着顾虑太多。

我轻轻地打了一下菲奥奈的脸颊。

仿佛在体味着残留的痛感般，菲奥奈合上了眼睛。

然后……

菲奥奈：「好！」

虽然还在颤抖，但菲奥奈总算是用力站了起来。

就好像是刚生下来的马驹努力站起的样子。

菲奥奈：「抱歉，费了你一番工夫」

凯伊姆：「没什么」

凯伊姆：「虽然可能有些冒昧，但我认为你相当的了不起」

菲奥奈：「没想到居然会被凯伊姆表扬，我很吃惊」

菲奥奈露出苦笑。

笑容很无力。

但是，却交织着很多的感情，是个非常成熟的笑容。

菲奥奈：「谢谢你让我来送哥哥上路」

菲奥奈：「如果拜托凯伊姆来做的话，我肯定会认为自己是是个没用的人」

凯伊姆：「这不是我的功劳」

凯伊姆：「做出选择的人是你，拿出自信来」

菲奥奈：「谢谢」

说完，菲奥奈还剑入鞘。

壮实的羽狩：「队长一！」

奥兹：「凯伊姆先生，您没事吗」

羽狩和不蚀金锁的人匆匆忙忙地赶了过来。

看到黑羽的尸体，他们同时一瞬间停止了动作。

虽然我是尽可能想让菲奥奈来埋葬他，不过这点很难办到吧。

奥兹：「这是……」

菲奥奈：「我们本来想将其捕获，但他的抵抗太过激烈，结果就变成这样了」

奥兹：「原来如此」

凯伊姆：「抱歉，没能让你们赶上这场复仇之战」

奥兹：「嘛，这也没办法啊」

奥兹微微地笑了笑。

菲奥奈：「对不起，没有遵守命令」

菲奥奈：「我会去接受斥责的，你们不用担心」

壮实的羽狩：「你这是在说什么呢，队长」

红发的羽狩：「看到您的这副样子，我们只会感到惭愧，怎么可能会认为是队长的错呢」

菲奥奈：「我的样子？」



菲奥奈看着自己的身体。

制服上已经数不清有多少破损了。

而且，全身也都沐浴着赤黑的血液。

壮实的羽狩：「本来，这些血是必须要由我们来背负的东西啊」

菲奥奈：「你们……」

极度的感动令菲奥奈的眼角变得湿润。

奥兹：「接着，看来围观者也已经聚过来了呢」

凯伊姆：「黑羽的尸体就交给羽狩处置吧」

凯伊姆：「现场的清理就由不蚀金锁来负责了」

菲奥奈：「拜托了」

凯伊姆：「奥兹，之后就拜托你了」

奥兹：「知道了」

有奥兹在，现场的事后处理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吧。

凯伊姆：「我和菲奥奈就先去休息了……刚才可是大打了一场啊」

奥兹：「请二位好好休息」

壮实的羽狩：「两位辛苦了」

凯伊姆：「走吧」

菲奥奈：「……啊啊」

菲奥奈眺望着黑羽的尸体。

口中轻轻地吟诵着祈祷的话语。

缇娅：「欢迎回……」

缇娅：「哇」

看到我和菲奥奈样子的缇娅吓得跳了起来。

缇娅：「发，发，发生了什么事？！」

缇娅：「受，受伤了吗？！」

凯伊姆：「没受什么大不了的伤，不用担心」

凯伊姆：「把绷带和热水拿过来」

缇娅：「知道了」

缇娅去烧热水了。

凯伊姆：「菲奥奈，先坐下吧」

菲奥奈：「抱歉」

应该放松下来了吧。

菲奥奈的站姿也终于有模有样了。

总之，我们先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菲奥奈：「……」

时而露出被抽走灵魂般的空落表情，时而又突然皱眉露出严厉的表情。

时而看上去咬紧牙关不让自己哭泣，时而又呆呆地凝视着空无一物的虚空。

凯伊姆：「菲奥奈，没事吗」

菲奥奈：「啊，啊啊……」

凯伊姆：「如果还有精神的话，我想把黑羽的话传达给你」

菲奥奈的身体猛地一颤。

凯伊姆：「等你更加冷静点我再说吧？」

菲奥奈：「……不用，我现在就想听」

菲奥奈：「究竟，哥哥有什么想要向我传达的……」

菲奥奈用力地摇了两三次头，仿佛在取走袭来的睡意。

挺直背脊，摆正头部，端正坐姿。

我将黑羽所说的事情，慢慢地向她说出。

凯伊姆：「黑羽……不，库格尔，似乎是某个实验的实验品」

菲奥奈：「什么实验？」

凯伊姆：「那个我不知道」

凯伊姆：「但是，他说在设施发生火灾的时候逃了出来」

菲奥奈：「火灾……也就是说……」

我点了点头。

凯伊姆：「应该就是药物持有的那个研究设施」

凯伊姆：「在那里发现的羽毛，相当的老旧吧」

菲奥奈：「原来如此」

凯伊姆：「这只是我的推测，库格尔应该已经处在了几乎无法保持意志的情况下」

凯伊姆：「和我说话的时候也是，靠着咬破嘴唇，伤害身体，好不容易才能断断续续地说出话来」

凯伊姆：「他自己也知道，自己无法长时间地保持理性」

凯伊姆：「所以，就对我说了」

凯伊姆：「要我把他杀掉」

菲奥奈：「是吗……」

凯伊姆：「我想，他应该也知道自己犯下了大量杀人的罪行吧」

菲奥奈：「哥哥……」

细小的泪珠自菲奥奈的眼中滑落。

菲奥奈：「这到底是怎么了啊……」

仿佛为了隐藏泪水一般，菲奥奈抬头望向天花板。

菲奥奈：「这或许只是我的愿望……」

菲奥奈：「在被我砍中的瞬间，哥哥感觉好像在笑」

菲奥奈：「那张脸不是黑羽，而是我温柔的哥哥」

凯伊姆：「我也看到了」

菲奥奈：「那就好」

这并不只是单纯的愿望。

在和菲奥奈对峙开始，黑羽应该一直保持着清醒。

为了让菲奥奈不再犹豫，将自己斩在剑下，才会大声地咆哮，胡乱地挥爪。

那个有如祭祀的道化师般的动作，在我的眼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

缇娅：「那个，热水已经烧好了……」

凯伊姆：「抱歉，就放在那边吧」

缇娅：「知道了」

感受到这不寻常气氛的缇娅，放下热水后便即离开。

我将毛巾浸过热水后拧干，递给了菲奥奈。

向我点头之后，菲奥奈用毛巾擦拭着脸。

……一段时间内，她都把脸埋在布料之中。

我也用别的毛巾擦拭着脸。

菲奥奈：「抱歉」

菲奥奈抬起头来。

菲奥奈：「哥哥的话就是这些吗？」

凯伊姆：「不……」

凯伊姆：「倒不如说，接下来才是正题」

菲奥奈：「……说吧」

凯伊姆：「……」

凯伊姆：「话先说在前头，你要坚强一些」

菲奥奈：「……啊啊，我已经有觉悟了」

菲奥奈绷紧表情。

即便如此，这个内容还是过于的苛刻。

但是，这并不是能予以隐瞒的事情。

我深吸一口气。

凯伊姆：「按照库格尔的说法……」

凯伊姆：「被带到治愈院的所有羽化病人，都会被杀掉」

菲奥奈：「……」

菲奥奈紧盯着我，甚至忘记了眨眼。

菲奥奈：「……拜，拜托你再说一遍」

凯伊姆：「治愈院似乎是为了进行某种试验而建立的设施」

凯伊姆：「被带去的，所有羽化病人，都会被杀掉」

我用更加容易理解的方式，慢慢地倾诉着真相。

菲奥奈：「……………」

菲奥奈的动作完全停了下来。

什么话都没有说。

我也想不出什么可以安慰她的话语。

只能将自己所听到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她而已。

菲奥奈：「那么……被我们保护的感染者……全部都……」

我低下眼睛，显出肯定的意思。

菲奥奈站了起来。

菲奥奈：「别开玩笑了！！！」

菲奥奈：「那种事……那种事我怎么可能接受啊！！」

抓住我的衣襟。

菲奥奈：「那种……那种……」

那个说法，我已经接受了。

凯伊姆：「我原先也认为，这只是无稽之谈」

凯伊姆：「但事实上，确实没人见过有人从治愈院归来」

菲奥奈：「你以为我会相信吗……那种，荒谬的事情……」

菲奥奈的胳膊缓缓脱力。

凯伊姆：「我不知道真伪」

凯伊姆：「只是向你传达黑羽的原话而已」

菲奥奈：「怎，怎么会……………」

菲奥奈的手从我的衣服上滑落……

无力地，再次坐倒在椅子上。

菲奥奈：「凯伊姆……这是你编的谎吧？」

凯伊姆：「我只是传达了原话」

菲奥奈：「骗人，骗人骗人骗人骗人骗人！！」

菲奥奈捂住耳朵，激烈地摇着头。

凯伊姆：「没有骗你」

菲奥奈：「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菲奥奈浑身都在颤抖。

脸上失去了血色。

眼睛充血，仿佛坏掉的人偶般不停地摇头。

凯伊姆：「黑羽是为了向菲奥奈传达这件事，所以才会从那个设施里逃出来的吧」

凯伊姆：「所以说，不惜让自己的双手沾满血腥也要苟活下来」

凯伊姆：「或许正因为如此，在传达完毕之后，他才说出了『杀掉我』这句话」

菲奥奈：「住嘴」

菲奥奈：「住嘴住嘴住嘴！！」

菲奥奈再次揪住我的衣领。

但这次，我也抓住了菲奥奈的双肩。

然后，直直地凝视着她悲痛的眼睛。

菲奥奈：「请你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

凯伊姆：「这是黑羽赌上性命向你传达的事情」

凯伊姆：「如果菲奥奈无法接受的话，他的思念要怎么办」

菲奥奈：「啊啊……………」

被我放开肩膀的菲奥奈没有坐回椅子上，而是直接瘫倒在地面。

各种纷乱的思绪，正在菲奥奈的心中上下翻腾吧。

以『保护』的名义，被自己送进治愈院的那些人呢？

深以为豪的，自己做出进入治愈院决断的父亲呢？

菲奥奈常常挂在嘴边的，必须秉持正义的工作呢？

那份工作的结果却是……

助长了大量的杀戮。

菲奥奈：「我曾经坚信，防疫局就是我的命运」

菲奥奈用仿佛下一瞬就会消失的飘渺声音说道。

菲奥奈：「抱持着荣耀感，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菲奥奈：「这是为了居民……当然也是为了羽化病感染者好，我一直对此坚信不疑」

凯伊姆：「啊啊，我也看到了」

菲奥奈：「可是……」

菲奥奈：「这份工作，只会给羽化病感染者带来死亡？」

菲奥奈：「父亲也好……赠与我这个胸针的老婆婆也罢……现在都已经……」

令人痛心的沉默持续着。

我完全不知道，自己该对现在的她说些什么。

菲奥奈：「哥哥他或许注意到了这点」

菲奥奈：「潜入调查……被抓到，自己也……」

菲奥奈：「然后，变成黑羽，将人们……甚至还有我的部下都……」

哥哥和自己将父亲送上死亡之路，然后，哥哥杀害了菲奥奈的部下，菲奥奈又夺走了哥哥的生命。

真是过分的事情。

实在太让人绝望了。

凯伊姆：「但是，正因为有他在，我们才能被告知真实」

菲奥奈：「……不知道就好了」

菲奥奈：「我不想知道这种事情」

菲奥奈看上去好像在哭，但是眼泪却没有流下。

父亲的生存方式，哥哥的生存方式，还有自己的生存方式。

与这一切相比。

与自己曾坚信有其价值所在的东西都全部崩坏了的现实相比。

菲奥奈：「啊啊……」

菲奥奈：「已经……没有什么生存下去的意义了……」

菲奥奈：「防疫局……是我的命运啊……」

完全被摧毁。

支撑着她的一切，在瞬间便被毁得体无完肤。

这太残酷了。

凯伊姆：「……」

菲奥奈的肩膀仿佛被抽干了力气一般，垂了下来。

充斥在她心中的是虚无感……又或者，是败北感吗。

坚信是自己『命运』的，当做自己依靠的名为羽狩的这个职业。

在一瞬间崩溃了。

自从将父亲送入治愈院以后，对于菲奥奈来说，羽狩就是必须要秉持正义的存在。

她从来不曾承认，那个设施是像世间所说的那样，一旦进入便永不得归的地方。

否则，她就变成了杀害自己父亲的凶手。

在羽狩这个『正义』的组织，做着『正确』的事情，正是菲奥奈的使命……是为了让自己原谅将父亲送入治愈院的自己的，唯一的一条道路。

然后，这条路现在崩塌了。

留给菲奥奈的，除了让思考长时间停止的这个残酷事实以外，就只有压倒性的罪恶感了吧。

失去心灵的庇护所，失去依附于其中的信念，会让人变得格外的软弱。

而支撑着菲奥奈这个存在的顶梁柱逝去的如今，只会更加地崩坏。

……但，决不能这样结束。

真正的强者，是不依靠任何事物，靠自己的双脚伫立于世间的人。

黑羽应该就是期望着妹妹变成那样坚强的人类。

我也一样。

深深地吸引着我的菲奥奈，也正是希望成为那样的人。

她就这样放弃而迎来终结。

丧失目的，迷失路标——

很容易让人想象到，她在娼馆中像个人偶一样工作的样子。

我希望阻止她变成那样。

就没有什么办法吗？

……

凯伊姆：「哈哈……真是不成样子啊」

凯伊姆：「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吧，你只是在讴歌自己的理想而已」

菲奥奈：「什么？！」

凯伊姆：「你只注视着理想，而将视线从现实上面逃开了」

凯伊姆：「所以，在面对这无可奈何情况的时候，你才会不堪一击」

菲奥奈：「你，你说什么？！」

菲奥奈的脸上因为愤怒而涨得通红。

很好。

这样就好。

凯伊姆：「什么叫羽狩就是命运啊？」

凯伊姆：「那只是菲奥奈的妄想而已」

凯伊姆：「认定是命运而轻易放弃，放弃之后便变得不再思考」

凯伊姆：「脑子里空空如也什么都不用想，那还真是开心啊」

凯伊姆：「和脑死没什么区别呢」

菲奥奈：「凯伊姆……」

凯伊姆：「那也是命运，这也是命运」

凯伊姆：「如果那些被否定的话，你是不是就该去死了？」

凯伊姆：「嘛，如果不当个被这么操纵的人偶的话，也做不了羽狩之类的工作吧」

菲奥奈：「你说……什么……？」

菲奥奈瞪视着我，缓缓地站了起来。

凯伊姆：「嘛，谁让你是在那种除了遵纪守法之外别无长处的家里生下来的呢，没办法」

菲奥奈：「你是在侮辱我的家人吗？」

凯伊姆：「就算他们还活着你也拿我没办法吧？」

凯伊姆：「更何况现在家也已经没了，哪还算得上是什么侮辱啊」

菲奥奈：「咕」

凯伊姆：「如果你也就这么死去的话，你那靠着杀人而苟延残喘的哥哥，也完全白死了呢」

菲奥奈：「不，不是的！」

凯伊姆：「不是才怪」

凯伊姆：「你死掉的话，黑羽用生命去调查的情报也会就此消失」

凯伊姆：「结果，你们这一对兄妹所作的事情，不过就只是在杀人而已」

菲奥奈：「不是的！」

菲奥奈发出惨叫。

凯伊姆：「黑羽好像也没有看人的眼光啊」

凯伊姆：「居然会把重要的情报托付给这样一个不成样子的人」

菲奥奈：「我不允许你继续侮辱他」

凯伊姆：「不，我只是在说着普通的感想罢了」

菲奥奈：「凯，凯伊姆……」

双拳因愤怒而颤抖。

愤怒吧。



这样，即使时间很短，也能将其化为生存的动力。

真是自以为是啊。

任谁都会这样说我的吧。

但是无论如何，我都不想看到菲奥奈崩溃的样子。

凯伊姆：「你在这里徘徊不前没关系吗？」

凯伊姆：「嘛，毕竟你也只是个没有脑子的人偶啊」

凯伊姆：「应该也不知道该去做些什么吧」

凯伊姆：「嘛，反正你长得也不坏，如果希望的话我也可以把你留在这个家里哦」

菲奥奈：「住口！」

菲奥奈握着剑站起。

菲奥奈：「我真是看错你了」

菲奥奈：「你对我的这几次侮辱，总有一天会让你后悔的」

留下强烈的目光之后，菲奥奈走了出去。

我用勉强做出的轻薄笑容目送着她的背影。

凯伊姆：「……呼」

缇娅：「凯，凯伊姆先生……」

缇娅从墙壁的阴影中露出脸来。

缇娅：「为什么，要做这种违心的事……」

凯伊姆：「……」

缇娅似乎看穿了我的想法。

不，菲奥奈以外的人大致上都会注意到吧。

即使是对于菲奥奈来说，如果不是今天的她，也肯定不会当真的吧。

凯伊姆：「这样就好，就当尔多管闲事了吧」

缇娅：「但是，这样一来凯伊姆先生会被菲奥奈小姐讨厌的」

凯伊姆：「别说了」

我轻轻摸着缇娅的头。

被这家伙担心了啊。

凯伊姆：「还有，在这里对菲奥奈说的话，绝对不要告诉别人」

凯伊姆：「在这个世上，有无论如何都无法逆转的事情，你也知道这一点吧」

缇娅：「是，是的」

缇娅是羽化病人。

如果被羽狩抓到的话，现在就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吧。

不过，虽然治愈院向世间进行的说明与事实不符，但是他们究竟在进行着什么样的研究呢？

特意把羽化病人集中起来，应该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吧。

将库格尔变成黑羽的，也是同样的研究所致吗？

还没听到最重要的部分就结束了。

缇娅：「怎么了？」

凯伊姆：「不……我在想，放着你不管的话，你会不会也变成黑羽」

缇娅：「请，请不要说这么可怕的话」

凯伊姆：「开个玩笑」

虽然嘴上这么说，但我可不敢保证她真的不会变成黑羽。

缇娅不是普通的羽化病人。

之后会变成怎样，任谁都说不清楚吧。

……嘛，也就是说，现在就算思考也得不出像样的结论。

凯伊姆：「咱们久违地出去吃顿饭吧？」

缇娅：「……啊，好的」

我们向菲诺列塔走去。

回来的路上，顺便去向吉克报告这次事件的始末吧。

我将黑色的液体自剑身抹去。

这是哥哥的血。

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用这柄剑砍向哥哥。

菲奥奈：「……」

血很难擦掉。

用抹布很难擦掉上面粘着的鲜血。

当然，这不是人类的血液。

哥哥究竟是接受了怎样的研究呢。

被回收的遗体，被装入了搬运用的朴素棺材中。

按照鲁基乌斯卿得到指示，把哥哥的身体带过去进行研究。

一想到哥哥的身体之后将要遭受的对待，我就会庆幸没有将他活捉。

活着接受解剖的实验，只是想想就让人汗毛直立。

不，我没有考虑这种事的权力啊。

说不定，至今为止所保护的羽化病感染者中，大部分都遭受了同样的对待。

只为自己的亲人而感到悲伤，是不会被容许的。

菲奥奈：「抱歉……」

能说的便只有这句话。

就算道歉，也于事无补。

被杀的感染者的遗憾。

他们家人的遗憾。

我背负着无数的罪孽。

不能逃走。

都是停止了思考的我的责任。

我一直认为，羽狩是我的命运。

但是，或许我只是在用这个借口，让自己从许多的疑惑和问题中移开视线而已。

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去调查过治愈院的实情呢——

为什么，没有去探寻羽化病的治疗方法呢——

那是因为，我害怕看到与自己的理想迥异的真实。

拿出勇气去调查的哥哥，恐怕受尽了苦难吧。

这就是哥哥和我决定性的不同。

哥哥直面了自己的工作。

我却从自己的工作那里逃开了。

库格尔：「剑的意义……会根据挥剑之人……而改变」

库格尔：「你要役剑……」

库格尔：「绝对不能，为剑所役……」

库格尔：「你要不被，家族之名束缚地，生活下去」

库格尔：「用自己的双眼……看清，何为正义」

哥哥所说的话，就好像是他一直注视着我。

我只是在被恩赐之剑所役使，盲目地向前走着。

哥哥用性命让我认清了这一点。

我还能死去。

不能让哥哥的努力白费……

同时，也要争口气给给了我奇耻大辱的凯伊姆看看……

年轻的羽狩：「菲奥奈队长，您还在这里啊」

还带有些许稚气的队员，自门外走进来敬礼。

菲奥奈：「怎么了？」

年轻的羽狩：「不，今天是我值班」

菲奥奈：「你这几天也一直在通宵巡逻吧」

菲奥奈：「今天可以回去了」

菲奥奈：「值班我会做的」

年轻的羽狩：「是」

年轻的羽狩：「那么，属下失礼了」

敬礼之后，队员走了回去。

迎来新的世代，防疫局也要有所改变。

不，应该有所改变的人是我才对吧。

正是我自己，不能再用从前的思考方式了……吗。

我要做出改变。

而且，也必须解决哥哥留下来的试题。

治愈院的真实。

用羽化病人做的实验。

是谁，为了什么目的……

接近了真相的哥哥，肯定是被其中的黑幕所消灭了。

绝对不能原谅。

正因如此，我必须慎重地思考这个试题的解法。

如果在表面四处声张的话，不仅敌不过对方，就连我也有可能会被肃清。

要巧妙行事。

不巧妙行事不行。

哥哥，父亲，那些羽化病感染者，还有他们的家人。

不能再凭借自己的感情，去重蹈夺走无数人命的覆辙。

我要得到结果。

失败才是最不能容许的事情。

必须要冷静地，用巧妙的方法进行探寻。

用宽阔的视野。

用长远的观点。

菲奥奈：「……」

果然，离开防疫局只会让我远离情报。

但是要留在这里，也就意味着今后我也要感染者送进治愈院。

甩开家人们留恋的手。

将哭泣着挣扎的感染者，送进只能等死的设施。

不可能去做那种事情。

那是和杀人无异的行为。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都不能容许的行为，在已经知道的如今，那就是在杀人。

这是修罗之路。

菲奥奈：「……呼」

突然，在视线的上方，我不停地磨着的剑身上，映出了我严峻的表情。

菲奥奈：「……呼」

必须要……变成魔鬼，呢。

要甘于忍受，将羽化病感染者置于死地的批判。

不留在内部的话，就无法得到那些不为人知的情报。

即使背负所有的罪孽，也要抓住真实。

同时，也是为了不被凯伊姆笑话。

我拿出日记。

一页页地翻过，关于凯伊姆的记录在逐渐增多是一目了然的事情。

好好看着吧。

我一定会掌握住他所不知道的事实，然后让他在我的眼前低头认错。

菲奥奈：「……」

我将从和凯伊姆相遇开始的日记全部撕下，送到蜡烛的火焰上。

太糟了。

为什么，我不得不去羽狩的看守所拜听贵族的赐教啊。

说到底，这本来应该是向吉克传达的话才对。

吉克：「组织的头领总不能这么轻易地自己投进对方的怀抱吧」

嘴上说得冠冕堂皇，实际上只是嫌麻烦吧。

所谓的贵族给人的印象，就是在大崩落之后的那段绝望的时期，将牢狱弃之不管的一群人。

贵族常年通过独占政治与农田，掌控着这座都市。

就算实质上支配着牢狱的不蚀金锁，在食物上也必须要仰仗上面的输送。

我虽然不喜欢那些家伙，但也不能引发什么问题。

嘛，我今天是吉克的代理人。

就老老实实听听教导，然后赶快出来吧。

和菲奥奈已经有三天不曾见面。

吉克知道黑羽的死讯后就已经很满足了。

本来，不蚀金锁就是想制止犯人不明的杀人事件。

不过，菲奥奈的立场就有些微妙了。

她没有能够达成捕获黑羽的命令。

而且，虽然没有让哥哥活着去受辱，但却也没能拯救他。

说实话，我现在都不知道，自己当初的选择是否正确。

我被那家伙憎恨倒是没什么，缇娅就不一样了。

如果情报被告知羽狩的话，今后我们的生活肯定会变得很辛苦。

.....

虽然只有很短的时间，但我认为自己和菲奥奈也曾结成过命运的共同体。

而让她斩向哥哥的人，也正是我。

应该没有.....做错吧。

我打心底希望菲奥奈能够迈出自己的脚步。

这份心意，传达到她的心中了吗。

『只有遵纪守法这一个长处的家族』，我对她做了这样的侮辱。

也对她说了，『你那个不惜杀人也要苟活下来的哥哥的死，也完全白费了』。

那个时候，她愤怒得几乎想将我杀掉。

虽然说已经达到了意图，但我的脚步还是很沉重。

在站岗的年轻羽狩带着怀疑的眼光看着我。

壮实的羽狩：「哟」

凯伊姆：「今天我是作为不蚀金锁的代表来的」

壮实的羽狩：「我们已经听说了，来，请进」

我在羽狩的带路下踏入看守所。

菲奥奈：「.....」

凯伊姆：「.....」

因为有很多其它的羽狩在场，所以我只向菲奥奈微微地行了个注目礼，然后便走向里面。

大量的羽狩排成整齐的队伍。

我和菲奥奈走到最前列。

一个身姿笔挺的男人站在我们面前。

.....这就是，鲁基乌斯卿吗。

比想象的要年轻。

端正的脸上，有着能够感到强烈意志的双眼和嘴角。

在这种年龄就能成为羽狩的负责人，不是出自显赫的名门，就是有着相当优秀的手腕。

鲁基乌斯卿的身旁侍立着貌似副官的年轻女性。

这个女人，我曾经见过一次。

凯伊姆：「我叫凯伊姆，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凯伊姆：「身为头领的吉克因有要务缠身难以赴会，故委任我为代理，如有失礼请多多海涵」

我将库罗蒂雅教给我的话一字不差地背了出来。

鲁基乌斯微微颌首看着我。

看起来，这些话没说错的样子。

鲁基乌斯卿：「事情我已经从菲奥奈队长那里听说了」

鲁基乌斯卿：「这次的事件，凯伊姆殿下非常的活跃啊」

鲁基乌斯卿：「请容许我对你致以谢意」

拿殿下来称呼我啊。

鲁基乌斯卿：「虽然这次会合作是因为双方的利害一致，但还是希望您能向吉克殿下传达，今后也请多多关照之意」

凯伊姆：「我会向他转达的」

室内响起一片窃窃私语的声音。

站在国家的角度上，不蚀金锁不管怎么看都是非合法的组织。

和这种集团作出通好的发言，会引起不小的争议。

这究竟是社交辞令呢，还是真情实意的流露呢。

鲁基乌斯卿无视掉当场的气氛，向菲奥奈转过身去。

鲁基乌斯卿：「菲奥奈队长也做得不错」

菲奥奈：「哈，属下不胜惶恐」

菲奥奈：「没能将黑羽生擒，汗颜之至」

鲁基乌斯卿：「也是啊」

鲁基乌斯卿沉着脸点了点头。

鲁基乌斯卿：「虽然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我们还是希望能将之生擒」

鲁基乌斯卿：「为此，才会将这份工作置于比保护羽化病感染者更加优先的地位」

菲奥奈：「……非常抱歉」

想要生擒黑羽，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羽狩们对此也有切肤之痛。

同情菲奥奈的空气在室内中流动。

鲁基乌斯卿：「再加上局内出现牺牲者，以及对副队长的监管不力」

鲁基乌斯卿：「菲奥奈队长，必须要负起相应的责任」

菲奥奈：「属下谨遵教诲」

把责任推到了菲奥奈一个人头上吗……

不平的感情在心中涌出。

把工作和责任都推给部下。

即使被称为是优秀的改革派，到底也只是个贵族么。

鲁基乌斯卿：「即日起，菲奥奈队长将会被降职，担任防疫局强制执行部队特别受灾地区队的副队长」

鲁基乌斯卿：「同时，队长由我来兼任」

凯伊姆：「……」

菲奥奈：「……鲁基乌斯卿」

菲奥奈降到副队长，而鲁基乌斯卿来兼任队长，也就是说……

实质上，羽狩的体制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队伍中的羽狩队员们，有很多都微微地发出安心的叹气声。

在名义上给予菲奥奈处罚，是为了给上面一个交代吧。

……不得不说，他的手腕实在高明。

鲁基乌斯卿：「菲奥奈副队长」

鲁基乌斯卿：「最近，关于特别受灾地区对防疫局评价的改善，我也有所耳闻」

鲁基乌斯卿：「今后，这支队伍也拜托你了」

菲奥奈：「哈」

菲奥奈敬了个礼。

鲁基乌斯卿：「我要说的就这么多」

鲁基乌斯卿：「今后，也请各位为守护居民的安宁而尽忠职守」

鲁基乌斯卿：「若有什么在意之事，无须顾虑，尽可以通过菲奥奈副队长来向我汇报」

羽狩们：「哈」

所有的羽狩同时敬礼。

此时，女副官开口说道。



副官：「菲奥奈副队长，之后的事情就拜托您了」

副官：「正式的敕令，将后稍后下达」

菲奥奈：「属下了解」

菲奥奈向部下转过身去。

菲奥奈：「所有人都回到各自的岗位上去吧」

在菲奥奈的指示下，羽狩们迈着响亮的步伐走出了看守所。

我的任务应该也完成了吧？

我向女副官看去——

副官：「非常抱歉，凯伊姆殿下请稍待片刻」

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在看守所宽阔的空间里，只留下了鲁基乌斯卿和副官，还有我和菲奥奈四个人。

副官：「非常抱歉让您留步」

副官：「鲁基乌斯卿还有事要与凯伊姆殿下商谈」

凯伊姆：「是什么事」

鲁基乌斯卿：「凯伊姆殿下，咱们应该还有一个问题尚未解决吧？」

鲁基乌斯卿：「不是吗？」

是黑羽遗言里有关治愈院的事情呢，还是缇娅的事情呢……

不管是哪个，都不能随随便便地回答。

凯伊姆：「我不清楚阁下的意思」

鲁基乌斯卿：「哈哈哈，不用对我这么戒备」

鲁基乌斯卿：「所谓的问题，指的是黑羽的发言」

鲁基乌斯卿：「关于对治愈院持有的种种疑义，我从副队长那里收到了报告」

凯伊姆：「！」

我不自觉地看向菲奥奈。

菲奥奈则是一如既往地皱着眉头闭上眼睛。

鲁基乌斯卿：「副队长说过，除了自己之外还有知情的人……」

鲁基乌斯卿：「果然，那个人就是你吗」

凯伊姆：「……」

既然鲁基乌斯卿是防疫局的负责人，那么他是幕后黑手的可能性就很高。

菲奥奈居然会直接去问这种人吗。

这可是有生命危险的行为。

从菲奥奈的表情上，看不出她的想法。

……原来如此。

菲奥奈之所以会说除了她之外还有知情人，是为了保险起见啊。

也就是说，哪怕将她一个人杀掉也无济于事。

这里我应该做出的回答是……

凯伊姆：「哎哎，我也有所耳闻」

凯伊姆：「虽然没有将这件事广而告之，但还是报告给了组织中几名主要的人」

这是在说谎。

但是，如果让他知道，知晓这件事的就只有我和菲奥奈两人的话，我们可能会在这里当场被杀掉。

要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鲁基乌斯卿：「原来如此」

鲁基乌斯卿：「为了不让您有所误解我先说在前头，虽然防疫局和治愈院是联动的工作，但管辖确是各有所属」

菲奥奈：「是那样的吗？」

鲁基乌斯卿：「菲奥奈副队长也不知道吗……」

鲁基乌斯卿：「管辖治愈院的，是某位贵族」

菲奥奈：「……」

似乎不能说出对方的姓名。

估计，是有着相当权力的人吧。

鲁基乌斯卿：「说来惭愧，我也并不清楚治愈院的详情」

鲁基乌斯卿：「毕竟，我就任防疫局的负责人也只是不久之前的事情」

菲奥奈：「那么，接下来就对治愈院展开调查……」

副官：「关于这件事，需要进行高度的政治上的判断」

副官：「如果菲奥奈副队长的报告属实的话，将会演变成不可收拾的事态」

副官：「但是，如果将这件事不了了之的话，也有可能引发更大的问题」

也就是说，鲁基乌斯卿也不敢轻举妄动吧。

副官：「两位应该清楚慎重行事的必要吧？」

凯伊姆：「……」

副官的话也是在对着我说。

鲁基乌斯卿：「关于这件事，我会暗地里展开调查」

鲁基乌斯卿：「能给我一些时间吗？」

菲奥奈：「鲁基乌斯卿」

菲奥奈：「在此期间，对羽化病感染者的保护要继续进行吗？」

鲁基乌斯卿：「……」

菲奥奈这句锐利的话，让鲁基乌斯卿也沉默了下来。

副官：「鲁基乌斯大人，为了不让咱们的行动被有所察觉，现在就保持现状……」

鲁基乌斯卿：「如果完全停止对感染者进行保护的话，咱们的行动应该会被感觉到」

鲁基乌斯卿：「但是，有关治愈院的情报，还不能对其真实性下断言」

鲁基乌斯卿：「在进行调查的期间，对感染者的保护，就限定在老年人与重病患者上面」

鲁基乌斯卿：「具体的斟酌就交给你们这些现场的指挥官了，菲奥奈副队长」

鲁基乌斯卿：「但是，这么做的理由还是要向队员们保密」

鲁基乌斯卿：「如果感染者受保护的人数因此而减少的话，我会负起相应的责任」

菲奥奈：「……」

菲奥奈：「……………属下知道了」

这是很难让人接受的事情。

根据从菲奥奈哥哥那里得来的情报，被送到治愈院，就等同于死亡。

这样一来，去保护感染者就会变成一个让精神备受煎熬的任务吧。

但是，站在鲁基乌斯卿的立场上考虑，的确也有左右为难的地方。

鲁基乌斯卿：「凯伊姆殿下，希望你不要在不蚀金锁将这件事公开」

鲁基乌斯卿：「请您接受我们这个单方面的任性」

贵族会向牢狱的小混混低头请求，是一副令人难以置信的光景。

一旁的副官也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凯伊姆：「知道了」

我不由自主地这样回答。

换做是平常的话，我肯定不会买他的帐。但刚才他的那些话把我的气势给削减了。

副官：「那么，今天就到此为止」

鲁基乌斯卿和低头行礼的副官转身走开。

菲奥奈：「哈」

凯伊姆：「……」

我们目送着二人的背影。

他们是要回到上层吧。

鲁基乌斯卿迈着飒爽的步伐走出看守所。

留下我与菲奥奈两人独处。

我也差不多该撤退了吧。

菲奥奈：「凯伊姆」

凯伊姆：「啊啊」

菲奥奈：「希尔法利亚家的名声由我来守护」

菲奥奈：「你曾给予我的侮辱，我是不会忘记的」

她带着挑战的视线看着我。

凯伊姆：「啊啊，不要忘了」

如果，这就是菲奥奈所决定的，自己前进的道路的话。

凯伊姆：「……缇娅的事情，你没有对别人说吗？」

菲奥奈：「这是你我的约定」

凯伊姆：「我可没有满足交易的条件」

菲奥奈：「我希望你能忘记交易这件事本身」

菲奥奈：「之后，我也必须要带领着防疫局前进」

作为让我放过黑羽的代价，她也会放过缇娅。

这完全是在违反职务。

对于今后的菲奥奈来说，这是一块不想触及的伤疤吧。

凯伊姆：「也就是说，你是要我将交易的因果包含在内，全部都忘得干干净净吗？」

菲奥奈：「当然」

菲奥奈：「我没有去莉莉乌姆还过外套……就是这么回事」

凯伊姆：「谢了」

菲奥奈：「……」

菲奥奈露出沉重的表情。

但很快，便将那份沉重挥之而去，抬起脸来。

菲奥奈：「虽然鲁基乌斯卿将我作为副队长而留了下来，但我还是想要去调查治愈院」

菲奥奈：「今后，将队伍体制整顿完毕后，我会去向鲁基乌斯卿申请加入那边的任务」

凯伊姆：「是吗」

菲奥奈：「我不会让你再说，哥哥的死是白费的了」

菲奥奈的胸前，挂着曾经的那个羽化病的老婆婆送给她的红色胸针。

这是为了加深自己背负的觉悟吗。

凯伊姆：「好好加油吧」

凯伊姆：「但愿下次见面的时候，咱们不会是敌人」

菲奥奈：「那要看凯伊姆的用心程度了」

我背过身子，向看守所的门口走去。

向吉克传达完鲁基乌斯的意向之后，返回家中。

同时，也向缇娅说明了与她有直接关系的事情。

凯伊姆：「也就是说，菲奥奈已经忘掉你有翅膀这回事了」

缇娅：「这样啊……」

凯伊姆：「但是，不能保证今后一直是这样」

凯伊姆：「如果你的翅膀被其他羽狩发现的话，和以前相比还是不会有什么变化吧」

凯伊姆：「注意一点」

缇娅：「好的，我知道了」

缇娅偷偷地看着我，仿佛在窥视着我的心情。

凯伊姆：「怎么了？」

缇娅：「菲奥奈小姐还在生气吗？」

凯伊姆：「我应该告诉过你，不要再谈这个话题」

缇娅：「但是……那样一来，凯伊姆先生不就」

凯伊姆：「……别说了」

这是我自己做出的判断。

不想被他人所同情。

我虽然觉得菲奥奈那种高洁的精神很傻，但是也确实有些被她所吸引。

菲奥奈有着我所没有的东西。

会觉得她很傻，也许只是在掩饰对她的嫉妒吧。

我当着菲奥奈的面，与她一刀两断了。

虽然全部都是为了菲奥奈的将来所考虑，但是这并不是她所期望的事情。

大概只是我的自我满足而已吧。

缇娅：「真是笨拙的人呢」

凯伊姆：「你说什么话了吗？」

缇娅：「不，什么都没说」

结果，菲奥奈选择留在羽狩。

应该是个很痛苦的选择吧。

今后，她也会抱持着这份巨大的矛盾，而去努力拼搏吧。

我就在圈外注视着她就好。

我和菲奥奈保持着这样的距离就好。

……她是坚强而高洁的官吏，我则是沾满了牢狱污秽的前杀手。

就算向着同样的方向前行，也永远无法相交的两条线，确实有一瞬间交汇在了一起。

但是，那也只是回到彼此人生道路上之前的小插曲而已。

凯伊姆：「缇娅，咱们去菲诺列塔吧」

凯伊姆：「我今天，稍微有点想要喝酒」

缇娅：「什么叫今天……您基本上每天都在喝吧」

凯伊姆：「你现在也学会顶嘴了啊」

缇娅：「对，对不起」

缇娅连忙摆正姿势。

没错……

将要开始新的生活的人，不是只有菲奥奈自己。

我也在等待着今后生活的到来。

这段时间，我和从未说过话的官差有了接触，也知道了他们所抱持的苦恼。

回想起来，感觉也是段非常开心的时间。

至少，相比与菲奥奈相逢之前，现在的我已经有了改变。

风吹散云霭，露出月亮的身影。

凯伊姆：「要丢下你了哦」

缇娅：「请，请等我一下」

夜里的强风掠过小巷的一角。

在牢狱沉闷的空气之中，那份清澈，渐渐地流向不知名的彼方。



[未完待续]

# 秘翼的尤斯蒂娅 第一卷

Aiyoku No Eustia

## 基本信息

原作：August

编剧：榊原拓

插图：べっかんこう

实体书文档制作：

枫音乡的来客（bilibili）

请不要再来（bilibili）

V1.0.0-2025.1.16

## 技术参数

成品尺寸 14.8cm×21.0cm A5

字数 224 千字

版次 2025 年 1 月第 1 版

PDF 版本 1.6

页数 440

色彩模式 RGB



使用协议



发布网站



@请不要再来

NEKOBOOK

## 字体使用声明

本书/文档（含封面以及内文文件）使用了以下字体：

OPPOSans2.0

MiSans

宋体

思源宋体

香萃刻宋

Chillax

以上字体均为免费可商用字体。

本书/文档未使用任何付费字体或不可(免费)商用字体。

## 温馨提示

本书/文档为免费分享，仅供个人学习交流，禁止用于商业用途。

若发现商用售卖的情况，请善用举报按钮。

本书/文档全部内容均在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 中国大陆 (CCBY-NC-SA3.0CN) 许可协议下提供。

